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峽傳 第六回 僧道較藝梅花莊 英雄暗探白蓮寺

前回書表至艾道爺聽見房上有躡足潛蹤聲音，掀簾櫳，縱身形，一道電光相似，蹤影皆無，直奔西跨院尋找行刺賊寇。白蓮寺和尚白天是先來踩道，夜間前來行刺。究竟是為什麼呢？

這都是小人的伎倆。皆因焦公子被棍打傷，眾家人搭回私邸，請大夫調治，言說公子的傷痕並不見甚重，只是身體太虛，吃幾劑藥便可痊癒，第一樣必需忌房事。焦公子治傷，每日叫王七到縣衙催促捉拿兇手。王七去了幾次，班房裡也都認識啦，遂坐在一處談話，並問拿賊有什麼動靜沒有。班房遂將安樂村賀家堡班役看見之事，告訴了王七，去安樂村拿人未獲等情與王七也都說啦。王七聽在心裡，遂回歸焦公子私邸，與焦公子學說了一遍，焦公子更追逼府縣官人，非拿盜搶犯不可。王七說：「公子爺，您聽話聽音，那日咱們在彩棚裡比武，我被黑漢踢倒，您打倒了黑漢，黑漢動刀，您亮出槍來，賀照雄了事，他說是他的盟弟，才算瞭解。散了會武場子，咱們逛廟，才看見蘇秀才之妻，我與大管家出主意假立借約，用轎子搶秀才妻。

路過酒樓，那五六個人跳下酒樓，我們眾人把六個人團團圍住，梳沖天杵小辮的黑胖子跟大少爺動手，我們去圍住那五個，正要拿人，來了個使棍的，他拿著棍來了事，二管家李七偷著給他一刀，他用棍將刀繃飛，刀落在大管家的頭上，大管家立刻殞命，您才與那使棍的交手，被他一棍打傷，搶去白龍駒。比及我們一救護您，兇犯七人乘機逃走，這群人一走，咱們當時就給府縣送信捉人。這群人落在他的莊院之中，府縣三班都欠過他的情，誰也不肯進去搜人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王七，我知你會躡房越脊，今夜，你可探他之宅院，七個人倘若真落在他院裡一個，我就有法子辦他。」王七小腦瓜子一晃說道：「大少爺，我的本領恐怕不成。您要信任我，我能給您介紹一個人。」

焦公子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王七說道：「那日您在東門外觀音庵去取樂，我打的引馬，有幾個家人跟隨，到東門洞時候，有一個和尚擔著兩個鐵鐘，您還說：『這個和尚有多大氣？』那個和尚與我有交情。我武藝別看不佳，我可是名人的傳授，我在白蓮寺學藝。白蓮寺與少林寺皆互通聲氣，八大名僧，皆是老方丈之徒。老方丈派大徒弟法藍為白蓮寺掌院僧，二徒弟法慧，三徒弟法緣，四徒弟法寶。少林寺的老方丈，派這四個徒弟掌管白蓮寺，我拜的掌院僧法藍為師。我拜在門下十二載之久，忽然吾之恩師叫我落髮，我捨不得父母毛髮，吾棄了白蓮寺，多蒙少爺款待，收我在您這兒當一份教師。」

王七這本是一派謊言。確實他人倒是拜的掌院僧法藍。白蓮寺有二百餘僧人，少林寺有五百餘僧人，少林寺的方丈在募化十方的時候，他若路過杭州，他必到白蓮寺看看。老方丈名叫壁和僧，有一日到了杭州，進了白蓮寺，掌院僧法藍遂偕同三個師弟拜見恩師。老和尚壁和僧出家少林寺，乃是世外的高人，武技高超，在少林門中屬第一，因為有杭州白蓮寺，所以每逢出來募化的時候，必然假道杭州，為的是看看徒弟掌寺的成績如何，應興應革之事，必須指導一番。這日四個徒弟俱都與老和尚磕頭行禮，然後又將所收的門徒俱都喚入，拜見師祖父，其中就有短毛狼王七，短毛狼王七是法藍的徒弟。眾徒弟俱都與師祖磕頭行禮。眾徒弟行禮已畢，壁和僧一眼望見短毛狼王七，遂問四個徒弟說道：「這個徒弟是誰收的？」法藍見問急忙站起身軀，躬身答道：「此人是弟子所收的門徒。」老和尚壁和僧遂與大徒弟說道：「咱們出家人收徒弟，可是不講究品貌的丑俊如何，但是必須要五官端方的。你收的那個徒弟王七，你怎麼也不看看他的相貌如何？你看他，雞眼，長脖，龜背，蛇腰，這宗人所在之處，輕者惹禍招災，重者家敗人亡，廟裡收留此等門徒，必得惹是招非，敗壞清規。你趕緊將他趕出廟外，如不然，白蓮寺禍不遠矣。」法藍聞聽了老方丈之言，遂說道：「謹尊恩師之命。」老方丈在白蓮寺住了一夜，第二日同著隨身所帶的四個徒弟，遂由白蓮寺起身往他處去了。

法藍遂將王七召到跟前來，對王七說道：「昨日老方丈前來，眾徒弟俱都與師祖爺磕頭行禮，惟獨你在後頭，以手觸地，不與師祖爺行大禮，藐視師祖爺。我自幼拜師祖爺為師，至如今師祖爺派我出來掌寺，所以一切俱都聽師祖爺的指揮，不敢違背師祖爺，你方在此廟二年之久，對於師祖爺就這樣藐視，將來對於恩師不問可知了。沒有別的，寺有寺規，我按寺規處治你，從此逐出廟外，永不准你入廟。」王七還要分辯，大叫：「弟子冤枉！」法藍拂袖而退，不容王七辯白，無奈逐出了白蓮寺。他在廟裡學藝，本來好吃懶作，嘴頭兒饞，未學了甚麼本領；王七出了廟，仍然遊手好閒，手中又無錢，只好偷雞摸狗，越偷膽兒越大，弄來弄去，遂偷買賣大戶人家，作的案子也多啦，錢塘、仁和兩縣拿得甚緊，甚至無有安身之處，這小子遂結交了焦公子的大管家。王三那乃是勢利小人，王七所偷來的錢便給王三送禮，後來就認為當族，王三遂將王七介紹到焦公子家裡為教師，所作的案子無形中就算銷啦。官人一見他在府裡給焦公子當了教師啦，誰還敢辦公子的教師？他自從當了教師，對於作賊的行道，他也棄啦。這是王七的出身。他方才與焦公子說，在白蓮寺受過高人的傳授，那話果然不假，可就是被廟裡驅逐的事他可沒說。今天焦公子要叫他夜探賀家堡，這小子在廟上會過黃三太、賈明、楊香五等，他知道黃三太的厲害，倘夜探賀家堡，必然進的去，出不來。他眼珠兒一轉，遂想起一位高人。他遂對公子說：「若前去探賀家堡，恐怕不成，在廟上那些人，准都在賀照雄家裡，連與我動手那小子大概也在那裡，我去了恐怕不是他們這些人的對手。公子爺，你要是報一棍之仇，搶去白龍駒之恨，非此人不可，若用此人，管保給公子爺報仇雪恨。可有一件，公子爺必須捨得重資。」

焦公子報仇心勝，遂問道：「此人為誰？」野雞溜子王七說道：「那日咱們出東門洞的時候，在門洞裡不是遇見一個陀頭和尚嗎？此人並不是外人，公子爺在馬上還誇他膂力過人，那人正是我的四師叔法寶。自幼出家，提起他的恩師、小人的師祖，大大有名，天下皆知，乃是一位世外的高人，是少林寺掌寺僧，名叫壁和僧，乃是有道的高人。我這四叔有千斤膂力，金鍾罩鐵布衫的工夫，公子若將他招致在門下，必然能給公子效勞，殺賀照雄一家，擒在廟上與公子動手那群土匪，猶如探囊取物。可他就是這樣，他老人家最好酒貪財，您要聘請他，我去請他決不能不來，您必須用金蝦釣魚之法。什麼叫金蝦釣魚之法呢？您花上幾兩銀子，作一套新僧帽，裝在捧盒之內，將僧衣僧帽折疊好了，捧盒底下放上幾個大元寶，上用紅紙蓋好，叫家人搭著禮物，我騎著馬，前去請他，就說奉公子爺之命，他一見許多的銀兩，必然前來。但是他住的三官廟，是一座破廟，連牆壁都沒有，這許多的銀兩，他是沒有地方放的，必然還得收在公子爺家裡。這就叫金蝦釣魚之法。」公子他是報仇心急，連連點頭。遂照王七所說的話，置了一身新僧衣僧帽，叫兩名家人搭著，王七騎著馬，遂奔東門外三官廟而來。

來到廟外，王七下了馬，將馬拴在廟外旗桿之上，王七先走入廟內，告訴外面搭捧盒的，說道：「你們聽我的話，我若是叫你們進去，你們就搭著進去。」囑咐已畢，王七遂向廟裡走去，一看和尚的那對鐘正在院中放著呢，王七心中歡喜，和尚必然在廟裡。走入大殿之內，王七一看，和尚正在那蒲團打坐，二目閉著，王七進去，和尚連眼都沒睜。走到和尚身前，控背躬身，叫道：「四師叔一向可好？」和尚兩眼一翻，看了一看，遂說道：「我打量是何人？原來是你。哪一陣風將你吹到破廟裡來？誰是你的四師叔？你從今以後別叫我師叔。你忘記那日東門洞裡狹路相逢，你騎著高頭大馬，貧僧擔著兩個鐘，你將頭一低，連一句話都沒有，如今你跑到這兒又叫我師叔，必然沒有好事，快去快去。」野雞溜子王七聞聽，爬在地下就磕頭，說道：「可冤死姪兒啦。姪兒那日在東門洞裡遇見你老人家，本來要下馬磕頭，皆因為姪兒給焦公子引馬，在大路之上，姪兒若下馬與師叔施禮，有些不便；再者說，既在公門當差，身不由己，以致錯過去了，您老擔著鍾走啦。姪兒與少爺回到府裡，坐在一塊飲酒吃飯，姪兒因想起了四叔您老人家，姪兒便就把東門洞內怎樣遇見師叔您老人家，未得下馬行禮之話，說了一遍。公子爺悶悶不樂，姪兒問他為何不樂，公子爺說道：『我的本意為是投名師求高友，府裡頭聘請五十三位教師，無奈俱是平常之輩，終不得會有高人。』姪兒遂對他說：『您要會見高人，這有何難？白天所遇的陀頭和尚，自幼練的金鍾罩、鐵布衫，全身武藝，可稱天下無雙。』他聞聽心中甚喜，非叫姪兒聘請您老人家，拜您為師，情願終身奉養。我以為他是少爺脾氣，當時高興，我也未曾切實應允，豈料他自那日，天天不斷的催著我來，叫我訪您老人家，我看他果然是真心實意，我才應了他。」法寶聞聽，一陣哈哈大笑說道：「這公子品行如何？」王

七說道：「他是知府公子，讀書知禮，文武兼全，專結交天下英雄，外號人稱小孟嘗。禮賢下士，仗義輕財，濟困扶危，真是好人。」王七說到此處，向外一招手說道：「速將公子的禮物與我四師叔抬進來。」前文表過，陀頭和尚是最貪財之徒。及至打開捧盒觀看，是一套僧衣僧帽，取出僧衣僧帽，捧盒底下鋪著紅紙，和尚一掀紅紙，白花花俱是元寶，和尚不由見錢眼開。王七在一旁說道：「四師叔，這是見面禮，您要是到府裡，大碗吃酒，大盤食肉，都很隨便的。」

陀頭說道：「既蒙公子見愛，貧僧理應拜訪。但是我是出家人，住在府裡，出入恐有不便。」王七說道：「公子好靜，不住在府裡，在護牆河外另有一所四合房子，那是公子私宅，公子平常住在私宅。您要去，夜晚您到護牆河，見有四棵桃樹，那就是公子的宅院。」和尚說道：「化緣常常在那裡休息，那是熟路。我夜晚前去，你先在那裡等候便了。」王七點頭出了廟，上馬遂回公子私邸覆命。

夜晚和尚果然來到護牆河外桃樹下，天已初更，王七早在焦公子後花園牆等候，王七見和尚說道：「四師叔您來啦，公子等您猶如枯苗盼雨。」王七引路，由花園後門穿宅越院，來到焦公子外書房門口。王七喊道：「公子爺！大師傳來啦。」

兩個書童攙扶焦公子，隨眾教師迎接出來，如眾星捧月。焦公子雙膝跪倒，口中說道：「弟子今日得見高人，真是三生有幸。」

和尚打問訊，伸手相攙說道：「和尚有何德能，勞公子這樣錯愛？」眾人將和尚讓至屋內。焦公子讓和尚坐於上首，自己下首相陪，童子將茶獻上。焦公子說道：「若非王教師聘請高僧，弟子焉能得見老師之面？」王七吩咐掌燈擺酒，工夫不大，杯盤羅列。擺好上等酒席。和尚見公子面容消瘦，和尚問道：「焦公子為何面容枯瘦？」焦公子歎了口氣說道：「師傅得知，我拜您為師，總算有了師生之情，養老送終，都是弟子之事。皆因弟子有一件不白之冤，本杭州府有一家富戶，住在安樂村賀家堡，此人明善暗惡，坐地分贓，家中窩藏許多的大盜，明著施點小惠，收買窮民。他跟弟子有隙，囑托他手下匪人，在八月廟上搶弟子的綢緞店衣舖，此事適被弟子遇見，我的管家過去一攔，匪將我大管家王三用刀紮死。弟子要拿明伙仗仗之人，又來了一個賊頭，手使盤龍棍，將弟子打傷，墜落馬下，口吐鮮血，這賊人竟敢在人山人海之中，搶去弟子白龍駒。縣太爺驗屍已畢，兩縣一府嚴拿，據班頭報告，此項匪人俱都落在安樂村。兩縣一府馬快班頭，能為俱都平常，不能進莊拿人，弟子之仇不能報復，所以叩求師傅，設法為弟子報仇。」和尚聞聽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公子何不早言？貧僧有藥一粒，專療紅傷。」語畢，由腰間取出一個紙包，打開紙包取出一粒丸藥，遞給公子，說道：「這是少林寺老方丈配的丸藥，公子用下，當時便愈。」公子接藥在手，用白滾水服下，頓覺精神爽快。

王七接著說道：「四師叔，搶犯俱都窩藏在賀照雄之家，四師叔你看怎辦？」和尚問道：「這群人都什麼長相？」王七說道：「有一個好認的，頭上梳沖天杵小辮，大肚子，羅圈腿，狗蠅眼；還有一個瘦小枯乾，頭戴馬尾透風巾；有一個面如少女，年在十六七歲，長的女相，使一對判官雙筆；有一個黃白臉面，手使樸刀，細腰窄背；有一個面如紫玉的，手使一對練子槍；有一個面似桃花的，手使一對練子錘；未了來了一個使棍的，劍眉朗目，二十上下年紀，乃是棍打焦公子，搶白龍駒的正凶。」王七說著話，和尚吃得杯乾盤淨，已有七分醉意，聽完王七之言，說道：「焦公子，非是貧僧說句大話，我殺這七個人，如同探囊取物。明天我仍著破僧衣，擔著雙鍾，前去踩道。明著募化，夜晚我到賀宅，殺他一門老幼，然後將搶奪白龍駒的人頭帶回來。」王七說道：「師傅你不行，賀照雄甚得人心，他家又有七個大盜，此地正屬杭州所管，賀照雄男女下人好幾十個，你殺那些人，地面上擔不起。我給你出個主意，叫公子爺打發家人出去，多買硫磺、發硝引火之物，您殺完了，圍著他的宅院四外放火一燒，完事之後，官家無所調查，就報一個火燒獨門。」他們在那兒正議論此事，房上有一位劍客聽了一個滿耳，他們在屋中連一個影兒都不知道。和尚醉倒了，第二日，吃早飯之後才起床。王七說道：「師叔，您今天吃飯少喝點酒吧。」和尚吃完了飯，養養精神，再回南門外三官廟，將焦公子所送的僧衣脫下，仍然換上破衣服，擔著鐵鍾前去安樂村踩道。僧人焉知劍客艾蓮遲在賀宅？來到賀宅一化緣，賀照雄給了五百錢。和尚說了一句：「好大的宅院，人旺財旺。」

擔著鍾回歸三官廟，換上衣服，至夜晚奔向焦公子宅院而來。

焦公子當晚與眾教師正在秉燭飲酒，見和尚來到，急忙迎接進去。和尚遂將白天在賀宅化緣之事，對焦公子說了一遍。焦公子說：「給錢的人，就是賀照雄。穿青布衣服，是給他父親守制。」和尚坐下，仍吃得杯乾盤淨。王七說道：「四叔，您先少喝一杯，回頭再喝。」和尚放下酒杯，王七將發硝口袋取出來，遞給和尚。和尚斜插戒刀一口，臨行時叫道：「焦公子！貧僧三更一過，必然回來，請公子驗看人頭。」語畢，站起身形，一掀簾子，一道黑影，蹤跡不見。眾教師皆贊美和尚的工夫及身法的靈便，王七晃著小腦瓜子說道：「我師叔好比大宋朝的趙匡煜，取人頭去了。」

不表王七從心裡美，單說和尚白天踩的道，晚上再去，輕車熟路，和尚進了安樂村西橋口。前文說過，有馬快把守西橋口，和尚行走如飛，一道黑影過了西橋口，馬快見一道黑影，再看也看不見什麼了。和尚來到賀宅，由大門西上房，到西跨院，西跨院北牆有一棵榆樹，和尚扶著樹枝子向下一看，賀宅前後黑暗，惟有二道院書房燈燭明亮，光露於外。和尚思索：必是賀照雄同著明火仗仗的七個人在內。和尚遂先奔二道院燈光而來，就看東北上有一道白線，猶如立閃一般。和尚由房上躡房越脊，奔這道白線而來，走到近前，蹤影皆無。又向正北一看，又是一道白線，和尚又追，又不見人，和尚心中納悶。

忽然見花瓦牆上又一道白光，和尚又追到花瓦牆上，向牆外邊一看，原來是一道松林。和尚在樹林中一找，北至護莊河，南至賀宅花瓦牆子，並無一人。和尚心中暗道：「賀照雄家中有財神，若是妖魔必現黑氣，仙家修成正道，方是白光。」和尚自己正在思索，聽到一棵大樹上枝葉嘩啦一響，只見一人頭朝下腳朝上，離地七八尺一折身，腦袋朝上雙足落下，腳尖一沾地，口中念道：「無量佛，師兄因何黑夜至此？」和尚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道友，我被友人所托，要辦一件大事。」道爺說：「師兄你酒氣逼人，背後背著那物，有硫磺之味。夜入良家之宅，何需此物？」和尚說道：「我是受人之托，終人之事，道友不用多管。」道爺說道：「過耳之言不可聽。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眼見為真，耳聽為虛，不可妄信。焦公子聘請你，那叫金鉤蝦米釣鯉魚。許你養老送終，以何為憑？你好酒貪財，要殺一門良善，師兄你也彩探彩探，本宅母慈子孝，男女下人都是義僕。你聽信小人之言，不察賢愚好歹，你好酒貪財，並在北六省酒後無德，殺了十餘人。我跟你到杭州，貧道有心拿你，送在白蓮寺，或是少林寺，按戒規治你的罪名。」

到了杭州府，寄居三官廟，夜靜更深，你盜取古廟之中兩個大鍾，鍾裡墜上鐵膽；你又偷道友之錢，打了一條鐵扁擔，每日募化。我看你此種舉動，要挽回劣性。咱們和尚老道，拉鐵練，釘手心，都為贖前孽，我就不能再拿你了。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你要悔改前非，在深山之中，找一座大廟，你再從新受戒，改過自新。不可聽信一面之詞，傷害良人。」法寶僧聞聽大怒道：「老道不要嘮叨，你必是賀照雄之黨。你要多言，我先殺你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不聽吾言，休生後悔。」法寶僧大怒，背後伸手抽戒刀，照著艾道爺的道冠就是一刀，艾道爺向旁一閃，戒刀刺空；和尚回手橫著又是一刀，艾道爺又一閃身，和尚劈空；衝定面門又是一刀，艾道爺又將身一閃，遂說：「你且慢動手。紅花白藕青荷葉，自古僧道是一家。吾讓你三刀，你要再動手，吾要削了你的頭。」艾道爺說著話，遂伸手一提藍布道服，取出一宗對象，其形同皮球相似，裡邊是牛羊尿泡，外面再用奶茶、松香、白蠟熬成汁，一層一層蘸了，用手一按是軟的，被風一吹是脆的，一沾熱是黏的。左手拿著此物，右手將寶刀離匣，如同一汪秋水，寒光逼人。和尚第四刀斜肩帶背而來。老劍客一遞劍，只聽和尚的刀背嗆啞啞一響，刀分為兩段。和尚一看刀斷，剛要念阿彌，未曾出口，老劍客橫著一劍，和尚的人頭已落，老劍客又一伸手，用球將腔子上一堵，此球被熱血一浸，貼在脖子之上，連點兒血都未曾流出。老劍客早已預備停當，大樹底下一堆沙土，後花園子掃花廳的一個破苕帚，婆子們不用的一塊破捶布石。此石一尺多寬，二尺多長，老劍客將捶布石四面用劍挫了四個口兒，放在就地，將和尚死屍搬在捶布石上，由腰間掏出繩子，十字花將和尚摠在捶布石上，然後將和尚人頭血跡，用沙子墊好，拿苕帚掃淨，用手提著和尚死屍，走到了護莊河的岸旁，用力一拋，就聽嘩咚一聲，擲在

了護莊河內。再回樹林子，將和尚的人頭用油綢子包好，提在手中，夠奔護莊河西橋而來。來到橋旁，一晃寶刀，一道寒光奪人二目，班頭馬快，一打冷戰，艾道爺走過護莊橋，直奔焦公子的私邸而來。

且說焦公子自和尚走後，便在外書房與眾教師們候等，直等到三更來天，仍不見和尚到來，焦公子說道：「王七，你到安樂村去看看，作個接應。為何天至三更，還不見師傅到來？」野雞溜子王七如何敢去？這小子一晃悠長脖，計上心來，叫道：「公子爺！您不要著忙，賀照雄全家三四十口子人，師傅到那裡殺人放火，總得半夜的工夫。您沒有看見過紅差嗎？要是殺多了，還得換人呢。三四十個人，您想不得殺會子嗎？還有那七個搶犯，全都精武術，賀照雄也是練家子，師傅總得先跟那七個小輩們交一回子手，然後才能在四外放火，也得個工夫呢。公子爺您只管放心，我師叔是萬人不當之勇，一會兒您淨情著看人頭吧。咱們也別淨等著，此時三更已過，師傅也該著回來啦，咱們擺上一桌接風酒等候師傅，師傅此時大概許在路上呢。腰中圍著七八個人頭，再殺半天人，在路上也許休息休息。」焦公子不知道王七這小子是膽兒小，信以為真，遂用上等的古董家具、銀杯金壺，擺上一桌上等酒席，淨等和尚到來。正在大伙談天論地之際，就聽書房窗戶叭噠一聲，拋進來一物，眾人一看，原來是一顆血淋淋的人頭。書童嚇得尿了一褲，眾教師俱各毛骨悚然，野雞溜子王七咋舌縮頸，焦公子乃是武夫，留神一看，見有月牙箍的一顆首級。焦公子說道：「這不是師傅嗎？」野雞溜子王七說：「可不是師傅是誰呢？」

焦公子說道：「王七，你說師傅有萬人不當之勇，有金鍾罩的工夫，日行千里。如今怎麼未曾殺人，反被人殺了？這可怎麼辦吧？」野雞溜子王七心中也是膽寒，事處無法，只得說道：「這還不好辦麼？不問可知，這一定是賀照雄羽黨所為。我給公子出個主意，將此人頭提著進城，報告府台大人，就說賀照雄窩藏大盜，坐地分贓。他賊黨雖多，也敵不了官勢。」焦公子聞聽，深以為然。披上斗篷，叫書童給備馬，野雞溜子王七也騎著馬，過了海河橋就是杭州府，來到城前叫門，門軍問：「什麼人？」野雞溜子王七說道：「本府的少爺。」門軍一聽是本府的少爺，急速開了城。二人進城門，沿路上野雞溜子王七教給焦公子一套話。到了府衙門，看門的問明白了，這才開門而入，又問：「少爺背後是何人？」焦公子說：「是我的親隨。」到了府台的書房，適逢恰巧，官宅裡來了內親，乃是知府的內姪女，知府在外院書房安歇。門軍到外書房問道：「大人睡了嗎？」知府說道：「本府尚且未睡。何事稟來？」門軍說：「少爺進府，有重要之事。」府台大人聞聽公子有機密之事前來，遂傳喚童子秉燭。公子進了書房，給父親請安，王七在焦公子背後，又有書童擋著，知府未及留神。知府問道：「這兩天你的傷痕痊癒了？」公子說道：「孩兒傷已痊癒大半。」

知府又問道：「孩兒為何深夜入府呢？」焦公子說道：「今有大事報告天倫，搶綢緞店的主謀，乃是本地紳士賀照雄。孩兒派人去到那裡踩探，致觸賀照雄之怒，賀照雄殺了一個陀頭和尚，三更半夜將和尚的頭扔在孩兒的書房。孩兒正在書房看書，血淋淋的人頭由窗戶扔進屋中，當時眾教師出了書房，那人上房逃走，眾人追到安樂村賀家堡，那人進了賀照雄的宅院，蹤跡不見。」焦知府聞聽，一捻頰下墨髯，說道：「振芳，你可不許胡鬧。為父上任以來，二載有餘，賀照雄乃是書香門第，為父深知。他若坐地分贓，難道前任府縣就不辦他嗎？你可別將為父四品官鬧丟了。誰追到的安樂村賀家堡？」焦公子用手一指背後王七，說道：「就是這位王教師。」知府一看王七相貌，大大不悅說道：「什麼人？敢夜入官宅。」焦公子請安說道：「這位王教師乃是孩兒的近人。」知府心中暗說：「吾兒為何交此不良之人？」王七一晃悠小腦瓜說道：「小人追到安樂村賀家堡，見那七個搶犯俱都藏在賀宅。大人若搜不出來七個搶犯，重辦小人。」知府手捻墨髯，正自思索，焦公子眼淚汪汪，叫道：「天若不給孩兒作主，孩兒性命難保。」知府見公子如此，遂動了愛子之心，暗暗叫道：「賀照雄，打狗你得看主人。你與我孩兒作對，就是跟我作對。」叫童子立刻去請刑名師爺。

這位師爺姓汪，童子去請師爺，工夫不大，汪師爺一步三搖，來到書房。就見兩道黑胡，歲數不大，八月節後，還拿著團扇，步眼兒都有一定的尺寸，說話唔呀唔呀的進了書房，說道：「大人在上，吾學生拜見。」作了一個揖。知府欠身，遂說道：「先生請坐。」又向振芳道：「見過汪師爺。」焦公子過去請安，汪師爺答禮相還，遂問道：「大人，黑夜之間傳喚我，有何吩咐？」知府將賀照雄坐地分贓，窩藏大盜，在廟上搶綢緞店、估衣鋪並公子的白龍駒之話說了一遍。如今又殺了陀頭和尚，將人頭擲在少爺書房之中。請先生辦一大套文書，要重辦照雄，非叫他滅門不可，本府方才出了此氣。請先生即刻辦稿，本府看完了再錄卷。」汪師爺聞聽，遂說道：「這個事情倒好辦，我擬一個底稿，請大人觀看。」就此在書房之中，命書童取過文房四寶，書童將墨研濃，汪師爺提筆，不加思索，起成了一張稿子，雙手遞與知府，遂說道：「請大人觀看，哪兒不對，望大人斧正。」知府接過稿子，手捻黑髯，將稿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先生大才，一字不用刪改，就照此稿錄卷吧，明天用印打封。」正在此時，就聽書房之外說道：「大人一輩作官，輩輩作官。不要聽細人之言，害賀照雄一門良善。望大人不可縱子行兇。」語畢簾櫳忽起，一道寒光進了書房，滿屋中亂轉，知府與師爺眼前劍光雙繞，只見劍光不見人影。汪師爺是南人膽小，遂喊道：「大人！我的腿沒有啦！我的腦袋也沒有啦！哎呀，要了我的命啦！」劍光一晃，簾櫳一起，再看蹤影皆無。

就聽書房外說道：「大人不要誣害善良。大人要走文書害賀照雄，我就先奔江寧府欽差大人衙門上控告與你。如其不然，吾要到北京告御狀。」此時屋中劍光也沒有啦，汪師爺定睛一看，方才起的稿子也沒有了。汪師爺叫道：「大人！吾的腦袋還有沒有？吾的腿還長著嗎？」知府說道：「汪師爺，你嚇糊塗啦，人要沒有腦袋，怎能說話呢？」知府一看，汪師爺左眉上鮮血淋漓，知府說：「先生左眉毛沒有啦。」汪師爺一摸，滿手的血跡。汪師爺說：「唔呀，府台的鬚鬚沒有了。」知府用手一摸，頰下鬚鬚剩了一寸多長，如同麻刷子了，知府慚愧之甚。

汪師爺說：「大人，我回家抱娃子去了。要將我右眉毛再剃下去，我成了什麼師爺啦？明天吾就走了。」焦知府雖不是清官，也莫有過惡，當時大怒，叫道：「焦振芳小冤家！你無故找禍，此人若是殺了你父子，如同割雞一般。」越說越氣，叫道：「來個人，給我掬出去！」書童過來說道：「少爺，府台大人正在盛怒之下，您先請吧。」焦公子嬌慣成性，說道：「父親，搶去孩兒的白龍駒，明伙的這七個人，難道您就不辦嗎？」知府拍案大叫：「縣衙門公事已去，本府亦曾派差役捕拿。你不要管我的公事，這七個人自有辦法，不與賀照雄相干。」焦公子與王七羞慚出了書房，老劍客掃眉削須，焦知府再不敢加害賀照雄。

焦公子無精打采，垂頭喪氣，出離了府衙，乘著坐騎說道：「王教師，這麼一來更糟啦，大人氣怒之間，也沒吩咐和尚的人頭驗不驗。」王七搖著小腦瓜說道：「少爺，我自有利策，非叫您遂心不可。」遂仍然叫開錢塘門，出城過了海河橋，二人下了坐驢，進了書房。人頭仍舊提回來啦。將人頭向桌上一擲，焦公子向王七道：「這可怎麼辦？」王七小腦瓜一晃，冷笑道：「少爺還不知道，俗家人疼兒女，和尚老道疼徒弟，孝師傅，敬重師兄弟。少林寺、白蓮寺，兩個寺院有八大名僧，這位在白蓮寺的是我四叔，官面的事，少爺您運動，在八月廟上高搭一座擂台，全憑我三寸不爛之舌，將我師傅請出來鎮播。

那使棍的與梳冲天杵的必然上擂台，當著擂台下的眾人，擒著一個，用板子夾棍那種刑法，他必供出賀照雄來。到了那時，賀照雄有應得之罪，然後由他宅院之中搜出白龍駒，仍然歸您。」

焦公子復仇心盛，遂點頭應允。王七由陀頭上起下月牙箍，用藍綢子包好，要到白蓮寺搬請老僧法藍，這且不提。

單說賀照雄見師祖追出和尚，至天明未歸，放心不下，遣人四外打探。這日有家人走東門外，見貼有佈告，說廿四至廿八日，在廟前高搭擂台，聚會天下的英雄豪傑，如有武學精奇之士，拔為府縣班頭，如不願當班頭者，請為府縣的教師，教傳兩縣一府的官人習武。擂台上拳腳、刀槍棍棒，點到而已，如傷人者，府縣衙門以法處罪。家人見了告白，報告了賀照雄。

賀照雄說道：「古今沒有拔班頭立播之理。」蕭銀龍一笑說道：「淨為我們爺兒七個。鎮播台者必有意外高人，明著是播台，暗著擺下香餌釣金龜，掘下壕坑擒虎豹。咱們爺兒七個，到在了播台那兒，他們必以言語激咱們，教咱們上播台。到了那個時候，拿住一位，必然嚴刑拷問。」金頭虎說：「此話有理，咱們不到播台那去。」蕭銀龍說：「賈五哥，你真是渾人。你看賀大哥，每日提心吊膽，全都是為咱們，咱們不到播台下，不算英雄。咱們打播台下一走，不就給賀大哥擇清了嗎？咱要離了賀宅，就沒有賀

大哥的事啦。師祖父萬無差錯。可有一樣，咱們上擂台，可另有一個擊法。」蕭銀龍遂開了一個條兒，叫家人備了一匹馬，到杭州城裡，置買東西。候至家人快回來的時候，蕭銀龍生上炭爐。家人將東西買來，蕭銀龍將買來的物件配好，對上水，放在砂鍋內煎好，就如同油粉相似。蕭銀龍叫：「黃三哥，李二哥，你們將此油粉擦在臉上。」黃三太與李煜擦完了，臉上的顏色，粉潤透著紫色。賈明說：「短命鬼，我與香五怎麼辦呢？黑臉有什麼法子？」銀龍說道：「自有良法。」又對上材料熬了一回，金頭虎與楊香五擦上，俱都變為黑臉啦。賈明說：「你真損，連我自己都不認識自己啦。你將張茂龍怎麼辦？」蕭銀龍又將材料對好，與張茂龍擦在臉上，擦完了一看，二人的臉上，紅中透亮，亮中透黃。眾英雄一看，俱都變了本來模樣，大家一場好笑。又與長工月工借了六身衣服，無非是粗布藍布。到在擂台下邊所用的傢伙，俱叫家人給預備停妥。到了二十四日這天，眾人俱都抹了臉兒，穿上長工月工的衣服，惟有黃三太不換衣服，蕭銀龍說：「三哥為何不換衣服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一穿上長工月工的粗布衣服，便失了本來的面目。」銀龍道：「這不過逢場作戲，何必固執呢？」

眾人俱都勸解，黃三太這才換了賀照雄穿的青衣服。金頭虎穿長工的破衣服，一臉灰色的大麻子。連同家人，共有三十餘位，分三撥而走，每撥夾雜黃三太等二三人。縣府在安樂村賀家堡的官人也撤啦。大伙臨行時，約會在擂台東南角相會。東南角有大茶棚，大伙來到擂台下，俱到在了大茶棚內喝茶。賀照雄、黃三太、楊香五等，一看這座擂台，是坐北向南，寬有二十餘丈，長有十餘丈，有後台，上下門掛著彩簾，擂台上東、西、南有紅油漆欄杆由平地起，有一丈三尺高。擂台上東西設擺兵刃架子，十八樣短兵刃在西，刀槍劍戟、斧鉞鉤叉、擗練鎗耙、拐子流星、撓鉤鐵尺；擂台上東面，十八樣大兵刃，畫桿戟、大槍、蠟桿子等，俱都是加重的分量。擂台上可並無一人。

等到天至午前，西南方一陣大亂，大少爺來啦，鎮擂的老師傅也來啦，眾教師騎著馬，惡奴等在後面跟隨，來到擂台切近，亂抖嚼環，齊撒撒駒，有鐵青馬、有紅鬃馬、有艾葉青，就是沒有焦公子那匹白龍駒。眾惡奴當中，有一個太師椅，繡在兩根轎桿上，四人抬著一個老和尚，身穿藍布僧袍，足下白襪開口僧鞋，領下一部銀髯。和尚分三門，有留鬚子的，有不留鬚子的。四個大漢搭著這座椅子，放在台口下。焦公子大眾棄了坐驢，家人等接過馬來，前去遛馬不提。眾人都由西台口梯子上上了擂台，老和尚在台口下椅子上端坐，焦公子與眾教師在台上面朝南，惟有王七搖頭晃腦，焦公子控背躬身說道：「請掌院當家的登台。」老和尚腳尖一點地，丹田一運氣，擰身縱上擂台的欄杆上，身子搖三搖，晃三晃。金頭虎說：「看和尚要掉下來。」楊香五說：「傻小子，那叫蜜蜂兒戲花蕊，縮小棉軟巧。」和尚飄身下了欄杆，焦公子說：「老當家的請坐吧。」後台有點心茶水果品，彩簾起處，點心茶水端取老和尚面前。焦公子說：「老當家的，您先喝著茶，有高人上台，你再出首。我先請請。」焦公子遂向台下一抱拳說道：「五方八處，三教九流，教場子的老師傅們，這座擂台是兩縣一府所設，府裡有明文，縣裡有告示，專為提拔人材起見，皆因為府縣案子太多，而且逆案歷久未破的更不知有多少。有本領願意當差，在擂台上取了勝，便請在府裡縣裡充當班頭，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。如願充當班頭，請上來較量較量。我可沒有本領，鎮擂的老師傅本是白蓮寺掌院僧，有好武的先請上來，在下領教領教，無非點到而已。」焦公子在台上面言說提拔紅名班頭，台底下有的是馬弁班頭，並有府縣二十名馬弁，三班衙役彈壓播場，這些官人聽他這宗口氣，俱都有不憤之意，但是因為他有勢力，也無可如何。焦公子請一次無人上台，焦公子說：「四鄉八鎮的不敢上台，本處杭州府連一個出色的人物都沒有嗎？」焦公子本來為是擠兌賀照雄，豈知杭州府武學家，並不是賀照雄一人。當時台下怒惱了一位英雄，在台口南面，一聲吶喊：「焦公子休要藐視人，某家來也！」

正台口之人向兩下一閃，此人五尺餘，五短的身材，絳紫的大髻，絳紫短靠，十字絆英雄帶，絳紫壯帽，赤紅臉，五官端正，三中得配。後邊跟著教師與家人二十餘名。看熱鬧的真是人山人海，俱都吶喊：「打擂的來啦！」此人繞到西台口，順著台口的梯子上上了台，不叫家人等跟隨。蕭銀龍問賀爺道：「此人可認識嗎？」賀爺說：「我是城外的紳董，這位是城內紳董，乃是武舉出身，姓趙名元成，趙總兵之子。世代簪纓，全城富戶，他屬第一。」金頭虎說：「這小子不行，他這一順台梯上台，就不是焦公子的敵手，焦公子的武學受過名人的指教。」看熱鬧有知道此人的，俱都說：「這是舉人老爺。」就見趙舉人上了台，對著焦公子一抱拳說：「焦公子請了。」焦公子面帶笑容說道：「趙師兄，你何必上台呢？等我台上事畢，咱哥倆酒樓上喝酒去。」趙舉人說：「大少爺，我也不是人物，我也不當馬弁班頭，我奉陪大少爺走幾招，我是特來請教。」

焦公子笑嘻嘻地說道：「仁兄，你這是何必呢？倘若插拳動手，兩人有受了傷的，豈不是反為不美？」趙舉人說道：「你家專作知府，打死人還用償命嗎？」焦公子說話非常的軟和，趙舉人說話有點太硬，多少人觀看著，焦公子面上有些不掛，遂說：「我就此奉陪仁兄吧。」二人這才插拳動手。趙舉人的拳腳雖然精明，俱是死招，焦公子是雜學工夫，二人戰了三二十個照面。焦公子在北臉朝南，趙舉人在南面台口臉朝北，焦公子劈面照定趙舉人就是一掌，趙舉人一避招，焦公子照定趙舉人的胸前一腳，趙舉人向後一退，由台欄杆仰下去了，就聽台下「撲咚」一聲，眾家人趕緊向前去攙，左腿已摔傷了。趙舉人說道：「將我搭回家去，他們家裡有知府，摔死人都是白摔。」擂台下趙舉人的老教師一看，心中非常難過，趙舉人將腿摔壞不能上進，老教師自己的飯鍋也算砸啦，老教師倒是有夜行術的本領，無奈不能傳授人家總兵之子。這位老教師氣向上撞，甩大衣上了擂台，遂說道：「焦公子，府裡明文、縣裡告示何用？他是金榜有名之人，你將他腿摔壞，怎能上進？」焦公子一看這位老教師，身穿寶藍短靠，英雄帶十字絆，面上皺紋堆累。焦公子說道：「老邁之人，也要上播現丑？」語畢掄拳就打，洪教師接架相還。怎奈年老之人，眼目昏花，焦公子底下一個掃堂腿，老教師剛一閃身軀，上面一個二龍吐須，雙指直奔老教師二眸子挖去，老師傅左閃未及，焦公子的中指已入左目，公子向外一帶，老師傅的眼珠應手而出，鮮血淋漓。

眼是心之苗，那大年紀傳得哎呀哎呀怪叫，向後一仰身栽下擂台。洪教師有夜行術的工夫，一個燕子翻身，墜下了擂台，倒莫摔著，從此惹下塌天大禍。到後學監生員二百餘家，黎民百姓兩千餘戶，告焦公子倚勢凌人，暫且不提。且說趙武舉搭回家去，請高人醫治傷痕，原來是摘了骨環也。

小弟兄等一看，不由的怒從心頭起，氣向膽邊生。先前打抱不平，本是我們七個人，如今倒教好人受了連累啦。黃三太甩大髻，勒十字絆，就要上擂台，黃三太剛勒完十字絆，仰面一看，前面跑去了兩位，濮德勇與金頭虎二人。濮德勇個大腳步寬，先跑到擂台前，台高丈三，向上一縱，捋住欄杆，爬上擂台，一聲吶喊：「焦振芳！你仗勢欺人！老師傅那大年紀，你將他挖去一目。有句俗言，七十不打，八十不罵。濮爺跟你拼命！」焦公子一見濮德勇，得意洋洋，心中暗說：「賀照雄的苗子有啦。」二人揮拳動手，二十餘個照面，焦公子一腳踢在濮爺肚臍之上，濮爺向後一退再退，仰身而下，離地且近，用了個燕子翻身，未曾站穩，碰躺下了好幾位看打擂的。金頭虎賈爺向上一縱，抓欄杆爬上擂台。焦公子一看，頭上帶著一個草簾，身穿月白布破褲褂，襪子如同地皮，破紫灰巾單臉鞋，大肚子，羅圈腿。焦公子遂回頭問道：「王教師，你看搶綢緞店有這個沒有？」王七低聲說道：「有這麼一個，是穿一身青緞子衣裳，臉有黑麻子。這個是灰麻子，口音也不對。」金頭虎此時改了山東人的口音啦：「俺說大少爺，俺練了一個三座毛四門斗，可不敢說會把勢。大少爺要看俺的能為，給俺一個二頭三頭就行，俺就有了飯吃啦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你姓什名誰？」賈明說：「俺姓王，叫王家二的，俺哥哥叫王家大的。」

焦公子說：「你一個莊家笨漢，還能上台打擂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大少爺說的這是什麼話呀？人往高處走，水往低處流啊。大少爺要保舉俺們一個三頭四頭，俺比地方還露臉呢。」焦公子說：「你怕死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大少爺，我活著不耐煩啦，我是耗子舔貓爪。」焦公子也樂啦，二人遂插拳動手。二人這一動手，和尚也站起來啦：「好俊的一套羅漢拳！」擂台下齊聲喝采。若是平常的能為，就輸給傻小子啦，焦公子受過高人的傳授，能人的指教。傻英雄是後鬆，三十六招完了，就沒有招啦。楊香五說：「黃三哥，眾位請看，傻小子要完。」就聽傻小子說道：「大少爺，我可真急啦。」照定焦公子的英雄帶就是一把，一縱身照定面門就抓，焦公子方閃開，傻小子伸手就抱，焦公子說道：「這是什麼招兒？抓人抱人。」焦公子手在上面一揚，底下一腿，這一腿踢在小肚子上，通的一聲。傻小子說道：「大少爺，不躺下去不算輸，大少爺你打吧。」擂台下笑聲四起。焦公子納悶：

「我的腳踢他，我怎麼腳趾疼呢？拳頭打上，我的手疼，這是何故呢？」傻英雄心中說：「我這兒挨打，他們取笑？捨不了孩子套不了狼，捨不了媳婦，拿不著和尚。我豁出我挨打，我老在北面，我不上南面去，我將他抱住，我們兩人一塊兒向台下滾。」焦公子掄拳就打，雙拳攢兩肩頭，傻英雄看著並不閃躲，閉著眼就抱，焦公子向後倒退，傻英雄只顧閉著眼睛去抱，擂台上地方寬大，焦公子向東一閃身，繞到了英雄背後，傻英雄還哈著腰，向前去抱人呢，焦公子在背後用了一個蹠子腳，就聽咚的一聲，傻英雄說：「得啦，王家二的現了眼啦。」離地四尺來高，一個燕子翻身，站立不穩，晃晃悠悠，向擂台南便跑。

黃三太咬牙切齒，憤恨難當，甩大氅，走到台口，一擰身上了擂台，遂說道：「焦公子，你以官壓私。」黃三太縱身上擂台時，焦公子早就留神啦，一見黃三太縱上來，焦公子便搶站上手。一看黃三太，青布四楞小帽，青布短靠，青皂布靴子青布英雄帶，青棉花繩的十字絆，細腰窄背，雙肩抱攏，面似桃花敷粉，紅白之中透潤。焦公子叫道：「王教師！你看搶白龍駒的有這個人嗎？」王七說道：「大少爺，有一個黃白臉面，穿的綢緞衣服，沒有他。」此賊素日奸巧，今日可輸了眼啦。

焦公子問道：「來者姓什名誰？家住哪裡？」三爺說道：「家住浙江紹興村，山陰縣結義村，姓黃名三太。」焦公子問道：「以何為生？」黃三太說：「保鏢為業。」台下蕭銀龍、楊香五等一怔。報完了名姓，二人插拳動手，挨幫擠靠，短打長拳，動者如風，站者似釘，他二人免起鴿落戰在了一處，拳腳的聲音叭叭亂響。工夫一大，黃三太的身體笨，焦公子身體靈便。

黃三太是血氣足，焦公子乃是酒色之徒，身子虛弱，二人動手，渾身一用力，此時焦公子的汗珠向下一滴，黃三太也見了汗啦，黃三太因面有油粉，未敢擦汗。正在棋逢對手，高低不分，台下賀照雄、楊香五等提心吊膽之際，忽聽東台口人聲吶喊：「眾位請看啊！要飯的會飛呀！」就見由擂台下一縱身，一丈五來往，越欄杆而過，縱上來一人：四尺來往的身材，身穿一件藍破夾襖，足下窄幫鞋，襪色亞賽地皮，瘦小枯乾，短頭髮有一寸多長，長頭髮挽了個髻兒，黃臉膛，滿臉的油泥，黃鬍鬚不多，七長八短，手中拿著一條打狗的棗木條，看其相貌亞賽個病夫，恰如乞丐，將棗木條放在台口欄杆內。此時焦公子正與黃三太打在難解難分之處，此乞丐由東向西，一遞右手，一龍分二虎，面向南對三太說道：「方才我聽說您是保鏢的？保鏢的有飯吃，您讓給我吃碗飯吧。我若在府裡或縣裡當了一份小伙計，我就有了飯啦。」說著話，向黃三太擠鼻子弄眼扭嘴。黃三爺乃是個正直之人，不知何故，不由的就是一怔。蕭銀龍在擂台底下叫道：「香五哥，你看這不是那位張旺張大叔嗎？你看一丈五六，他飄身就上去啦。」楊香五說：「不錯，正是他老人家。」蕭銀龍遂叫道：「黃三哥！快下來吧！」三太下了擂台，矮人轉身與焦公子面對面。焦公子說道：「你病的這樣，你上的哪一家子擂台？」矮子一疵牙，說道：「大少爺你說錯啦，府裡明文，縣裡告示，並沒寫病夫乞丐不准上擂台。尋茶討飯太難了，我是餓急了，我有幾招粗笨拳腳，少爺若愛老憐貧，賞給我一個小差事做，我就吃了飽飯啦。現下八月二十四，正是一場白露一場霜，如若討飯吃，天氣一涼，豈不凍餓而死？」焦公子說道：「今打人莫善手，你可要小心。」

矮人說：「我活得不耐煩啦。」隨手將破衣前後襟向上一掖，焦振芳掄拳便打，矮子閃身一縱，頭髮都要擦著上邊的擂台頂。和尚站起身軀，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哪也沒有這個討飯的高明。」矮子眼似電光，股似彎弓，走似蛇行，快如鳥飛，真有貓躡狗閃、兔滾鷹翻之妙。二三十個照面，下邊一腳，上邊軟肋一拳，焦公子栽倒擂台的台板上。矮人一樂，說：「就是這個能為？我還討我的飯吧，我不當差啦。」矮爺方要下擂台，和尚站起身軀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且慢。你這樣高明的武學，你焉能是乞丐？你是巧扮私行。你瞞不過我去。」矮子一樂，遂說道：「你是和尚，就是老道，我也敢跟你比賽。」和尚將藍布僧袍一閃，二人這才插拳動手。和尚乃是十三太保的橫練，拳似流星，腳似鋼鑽。張旺張爺縮小綿軟巧。向高處一縱，二人都是頭快擦頂棚；向下一落，並無聲音。真是拳腳要准，發招要穩，旋轉如風，動手多時，未分勝敗。工夫一大，張旺由東向西，和尚由西向東，掌院僧法藍右手運用鐵沙掌、重手法，矮身形向張旺背後打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張旺覺著背後生風，閃躲不及。別看張爺瘦小枯乾，乃是一位練家子，要換別位，這一掌骨斷筋折。張旺向前走了三步，臥伏在台板之上，只覺筋骨皮肉疼痛，五腑六臟都翻了個，嗓子眼一發甜，鮮血順著口角直流。黃三太等眾英雄擦拳磨掌，著急憤恨。金頭虎說：「亮傢伙！」黃三太說：「幹什麼？」金頭虎說：「殺鎮播的。」黃三太說：「你這叫廢話。」正在此時，就聽台下一聲吶喊：「好大膽的出家僧人！敢用重手法，下絕招打人。飛天玉虎蔣伯芳來也！」蔣五爺縱上擂台，與棍打焦公子，搶去白龍駒，乃是一樣打扮。王七與眾教師向台下就跑，說道：「師傅，這就是打焦公子的正凶。」連焦公子也向下跑，台上只剩和尚與張旺、蔣五爺三人。蕭銀龍、黃三太等一看，五爺上了擂台，蕭銀龍說：「乘此時咱們上去人，將張爺救下來吧。」

濮德勇與金頭虎、楊香五三人上了擂台，濮德勇背著，金頭虎開路，楊香五斷後，將張爺背下擂台。

蔣伯芳與張旺從哪裡來的呢？一張嘴難說兩下話。勝三爺與歐陽大義士由孟家寨一同起身奔杭州，蠻子說：「三哥，您帶著寶刃吧。」勝三爺說：「我有刀，還是賢弟暫且佩帶。到了杭州，找著道兄，物歸原主。」勝爺到處是恭而敬之，蠻子走到何處都是玩笑，每逢走到村莊鎮店，必有一圈人在後頭跟著喊：「看漢奸！看漢奸！」勝爺一看這宗光景，蠻子不好好走道兒，淨與百姓們在道上玩笑，勝爺說道：「賢弟，咱哥倆實在走不到一塊啦，咱們到杭州見面吧。你帶著寶劍到杭州，找著道兄物歸本主，然後再找惡道七星真人。咱們哥倆杭州府見。」勝爺在路上與蠻子分手。這一日來到杭州，在飯鋪中喝茶吃飯，聽見吃飯喝酒之人說閒話。那就有人說：「這個事越鬧越大。八月廟上，知府的公子搶秀才之妻，那時看熱鬧的真是人山人海，誰也不敢管。從酒樓上跳下一伙人來，要看相貌就完啦，雷公嘴，狗蠅眼，羅圈腿，有一位瘦小枯乾，有位俊俏人物，有位黃白臉膛，將焦公子的家人教師都打啦，救了蘇秀才之妻。」勝爺一聽，正是黃三太等。又聽一人說道：「這六個人惹下禍啦，後來又來了一個使棍的。焦公子正與梳沖天袴的打的分不開啦，這位使棍的來了事，焦公子不聽，後來二人說僵了，他們二人也動上手啦，一棍將焦公子打下馬來，搶去白龍駒，打的焦公子口吐鮮血。現在一府兩縣，一體嚴拿，這幾天還沒拿著人呢？」勝爺一聽，心中暗想：「又是一場是非，使棍的非是蔣伯芳不可。他們決不敢在城裡鬧，我在離城十里八里的地方去尋找他們。」勝爺吃了飯，溜達著到了錢塘堤，走下堤坡，向西北尋找。勝爺出去十餘里地，天色已晚，走到一個鄉莊子，也沒有大店，勝爺進了一家小店，看著西鄰有一道小牆並不甚高，店中單有一個西小院，勝爺住了北房單間。伙計將茶沏來放在桌上，轉身出去。

勝爺喝著茶，就聽馬叫之聲，聲音響亮。勝爺打北房出來，來到西牆頭，長身形一看，拴著一匹銀鬃白馬。心中思想：為何此馬亂叫呢？勝爺焉知此馬是戀群，如今單馬無伴，它才亂叫。勝爺一看此馬雪霜白，勝爺心中暗說：「小店裡那裡來的這匹好馬呢？」看畢，遂轉身形進了屋中。伙計又來沏茶，勝爺問道：「這馬是你們店裡的嗎？」伙計說道：「這是一位客人的馬，客人偶得風寒之疾，住了我們店啦。這匹馬生人不敢上前，聽說客人是鏢行人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是哪個鏢局子的？」

伙計說道：「是十三省總鏢局的。」勝爺聞聽一笑，遂說道：「此人二十上下歲吧？」伙計說：「正是。」勝爺捻髯思索：「許是老五，惹下禍跑這裡隱著來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伙計，你到那院去說，就提有勝英住在北上房啦，問他認的不認的？」

伙計出來，勝爺也隨著出來。伙計來到蔣五爺的屋中，跟蔣爺一說，蔣爺立刻出屋來到院外，隔著矮牆一看，正是勝三爺。

蔣五爺叫道：「三哥您這院來吧！我住三間呢，咱們一同吃飯吧。」勝爺這才來在五爺屋中。五爺要了酒菜，勝爺問道：「你棍打焦公子，有其事嗎？」蔣五爺說：「不錯。」勝爺又說：「你搶焦公子白龍駒，也有其事嗎？」五爺說：「有其事，現在院中拴著的就是。」勝爺道：「五弟將假做真，現在兩縣一體嚴拿。」蔣五爺說：「嚴拿豈能奈我何？」勝爺說：「不是那樣說法。黃三太等落在何處，五弟可知道嗎？」五爺說：「小弟不知。」勝爺說：「五弟你千萬別露面，我用完飯出去尋找他等。」勝爺吃完了飯，前去四外莊村尋找六位小弟兄，找了半日，杳無蹤跡。一連幾天，勝爺在外面看見貼有立播的告白，勝爺心中明白，立此播台是為他們的事。勝爺回到店裡，可不跟蔣五爺說。二十四日哥倆在屋中吃早飯，伙計愛說話，遂說道：「客官，您不看打播的去嗎？」五爺問道：「哪裡有播台？」伙計說道：「八月廟東設立一座播台，今日是頭天開播。」蔣五爺叫道：「勝三哥，咱們哥倆前去看看如何？」

勝爺一笑說道：「這是官府的公子焦振芳設立的播台，就為的是你們爺兒七個所立。」蔣五爺說：「他既為我們爺兒七個立

的，我更得去啦。」勝爺說：「賢弟若去，千萬不可性傲。立播之事，我早就知道，我未肯告訴你，你不去最好。」蔣五爺聞聽勝三哥之言，遂說道：「您要不叫我去，就急死小弟了。」

勝爺知道不能攔阻，遂說道：「若去可不許攜帶傢伙。」蔣五爺說：「這倒可以。」蔣五爺由腰間取出一塊碎銀子，叫伙計買了一丈白布，將盤龍棍纏好，放在床下。勝爺叫道：「伙計！此馬多加草料喂養，我們十天半月不來，一樣給店錢。如有官人前來，若問此馬是何人的，你就提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勝英寄存的，因在西河沿見有人牽著此馬售賣，勝英因買馬，錢不夠用的了，回到城裡取銀子去了。」蔣五爺帶上馬連坡草帽，遮蔽著臉面，弟兄二人這才夠奔擂台而來。

來到擂台下，一看真是人山人海，此時正是賈明上擂台，勝三爺在蔣五爺背後，一看賈明一臉灰色麻子，戴著一個葦簾的草帽，說話操山東口音。蔣五爺問道：「三哥，這是為何？」

勝三爺說：「必是有人划策，喬裝改扮。」賈明在擂台上，三十六招羅漢拳已畢，被焦公子踹下了擂台。三太上台，青布短靠，面賽桃花，報名姓與焦公子，插拳動手，未分勝敗；張旺上播，戰敗焦公子，復又與和尚動手，被和尚用重手法所傷。

蔣五爺一看，遂將草帽甩去，就要上播，勝爺剛一勸解，蔣五爺說：「你還勸我作甚？張旺看看要死於台上了。」蔣五爺遂縱上擂台，楊香五與傻小子賈明見蔣五爺上了擂台，這才將張旺搶下了擂台。勝爺也到了眾人的跟前了，勝爺遂叫道：「張賢弟，你怎樣？」此時張旺已昏迷不醒，濮德勇將張旺放在地上，這且不表。

單說擂台上和尚一看蔣五爺五官清秀，俊美之甚，年約廿餘歲，和尚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你就是蔣伯芳嗎？」蔣五爺答道：「不錯，正是蔣五爺。」和尚說：「蔣伯芳，你太無王法了，搶綢緞店估衣鋪，棍打焦公子，搶去白龍駒，兩縣一府正在捉你不著，你還敢出頭露面？」蔣五爺說：「你不稱和尚二字，你是賢愚不分。按說此話跟你交代不著，我們倒不是搶綢緞店估衣鋪的，你們確實是搶了秀才之妻，以官壓私，以強壓弱。你助紂為虐，你是銅和尚、鐵和尚，我若砸不扁你，我不叫蔣伯芳！」五爺掄拳便打，和尚架架相還，兩個在擂台上，一來一往，各使平生的學業，一位是金鍾罩、鐵布衫童子工，一位是踢柏木樁，橫推八匹馬，和尚軟硬的工夫在身，蔣爺是藝精氣傲，和尚拳到處泰山粉碎，蔣五爺腳踢處神鬼皆驚，二人戰了百十餘回合不分勝負。和尚用少林寺的絕藝三十六把左右神拳，一伸手將蔣五爺的英雄帶捋住，鷹爪力亞賽鋼條。蔣五爺用右手，將和尚手腕纏住，用大指一點和尚的寸關尺，和尚五指俱開。和尚三十六把左右神拳，蔣五爺七十二手破法，一會兒被和尚拿住，一會兒被蔣五爺破開。金頭虎說：「楊香五你看，這要是我上去，和尚將我擲出二里地去。」和尚二十六手左右神拳，蔣五爺七十二手破法，不分高下，兩人又遞拳腳，看熱鬧之人，猶如木雕泥塑一般。蔣五爺動著手，鋼牙一咬，雙睛一瞪，心中思索：「我自十八歲出世，棍掃十三省英雄，又回松竹觀練了三年，反不如初也，今天遇見對手，何不使我老師所傳的那陰陽童子腿的絕藝？我教師雖然傳授於我，當初可受過戒，但分有一線生路，可不許使這一招。今日我用這一招，將和尚踢死，以報我張大哥之仇。」蔣五爺思想至此，遂使跨虎式，右手二龍吐須，奔和尚二目，和尚用手一蔽，豈知上面是假招，底下用陰陽童子腿，左腿起來照定和尚腿腋一晃，和尚一閃身，蔣五爺右腿抬起來，照定和尚胸前就是一腿。

這一腿使的十足的力量，蔣五爺有踢柏木樁的工夫，四五寸的柏木樁，飛起腿來一腳踢折，沒有千餘斤的力量，踢不折柏木樁，今天這一腿踢在和尚胸脯之上，和尚要不是童子工十三道橫練，就是筋斷骨折。和尚中了一腳，向後一退兩退，嗓子眼發甜，「哇呀」一口鮮血吐出，仰面躺在擂台上，昏迷過去。

擂台下一陣大亂，老和尚死在擂台之上！此時焦公子與眾教師早就下了台啦，一見如此光景，他遂齊集兩縣一府的官人，將擂台東西兩台口早已團團圍住。就聽吶喊：「拿呀！拿呀！將老當家的打死啦！」蔣五爺不慌不忙，在擂台上一抱拳，說道：「列位，公門當差的朋友，帶軍裝穿號坎的眾位，你們當一份小差事，都有妻子老婆，賺錢養家，我蔣伯芳須說明白了，樹從根上起，水從源處來，八月廟上，知府的公子焦振芳搶秀才之妻，廟上人山人海，都不敢干預，秀才之妻哭的可憐，我們打的是抱不平。知府之子，以官壓私，說我們搶綢緞店估衣鋪，賊咬一口，入骨三分，焦公子比賊都厲害，比賊都惡。我從中解勸焦公子，惡奴家人由背後劈我一刀，我用棍將刀磕飛，刀落在那一個惡奴頭上，焦振芳說我是明伙，我才棍打焦振芳，眾教師包圍我，我才騎焦振芳的馬逃走。我們打的是不平，眾位每月賺幾兩銀子，不致賣命。我把話也交代明白啦，眾位擋我者死，放吾者生。」眾差人也知道此事，只喊「拿呀拿呀」，就是沒有人上前。蔣五爺由擂台上跳下來，官人俱都將道路閃開，看打擂台的猶萬佛頭一般，蔣五爺到處，人俱閃開。蔣五爺來在勝爺人群之中，遂說道：「走！」此時賀宅家人背著張爺，張爺口中的血還直滴答，大伙相商夠奔何處呢？賀照雄說：「先奔我家，還能上別處去麼？」

眾人到了賀宅，天已平西。賀照雄吩咐家人，預備軟榻藤床，將張爺放在軟榻之上，仍然昏迷不醒。勝爺叫道：「照雄！速取文房四寶。」勝爺開了治吐血的方子，叫家人備快馬，到大藥鋪照方抓三劑藥。家人去了工夫不大，將藥買來，勝爺說道：「照雄、三太，這時要有你師叔、師大爺在此，他們的藥比我開的方快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前幾天我師祖父來了，追刺客出去未歸，叫我們不必懸念。」勝爺心中暗道：「事情是越鬧越大，連我恩師都露了面了。」此時將藥煎好，把張爺扶起來，用筷子將牙關撥開，用匙將藥灌下，灌下幾匙去，張爺就稍能自己下嚥了。服完了藥，將張爺放躺下穩了一穩，勝爺拍張旺的肩頭說道：「張賢弟心中明白不？」張旺翻了翻眼說道：「擂台上這一掌，小弟自知受傷太重，大約不能久存人世。二十年前，您救過小弟之命，小弟如今方要報答，不想半途遭此。有兩宗事您得給我辦。」勝三爺問道：「那兩件事？」張旺說道：「第一件就是這一掌，您得給我報仇，若不與我報仇，至九泉下我也不能瞑目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張賢弟，你眼前站立的這位，你可認識？」張旺上眼皮一翻，說道：「我由四月就未離您左右，所有您這一干老少賓朋，也有見過的，也有沒見過的，差不多我都認識。此時我只覺心中發慌，眼目昏花，看不清楚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張賢弟，這一位就是飛天玉虎蔣伯芳蔣五弟。」張旺說：「原來是蔣五弟。在火燒紅棚之時，我就見過一次，分手不過幾日。」勝三爺叫道：「張賢弟，第一件事，已經給你辦完了。當你受了重手法的時候，蔣五弟就上了擂台，楊香五、賈明、濮德勇三個才將你救下擂台。蔣五弟與和尚當時動手，和尚中了蔣五弟一腿，比你的傷還重，踢的和尚滿口噴血，當時就昏迷不醒。用的是陰陽童子腿的絕藝，一腿正踢在胸脯之上。賢弟不要思慮，好好的養傷，別看此時心中發慌，吃下第二服藥去就穩的住了。你偌大年紀之人，吐血焉能夠不心中發慌呢？年輕的人要是吐一口血，也得頭暈眼花。賢弟，這頭一件算不用辦啦。但不知第二件是什麼事呢？」張旺打了一個唉聲說道：「勝三哥，有狠心的兒女，沒有狠心的爹娘。兄弟有一個犬子，名叫張玉龍，前三年在杭州我會見他一面，那時我正在酒樓上獨自喝酒，他也上了酒樓啦。我見了他，一問他：『這幾年總沒見你之面，孩兒你做什麼事情呢？』玉龍言說：『在蓮花湖充當水八寨的寨主。』我當時一聽，就唾了他一口。我說：『好冤家！你不走正道，當了臭賊啦？為父養你，指望光大門楣，光宗耀祖，你不知上進，流為臭賊，從此我只當沒有你這個兒子，咱父子從此永別，你當你的賊，我當我的保鏢的。』說完了，我甩袖下了酒樓，他伸手拉我的衣服，跪在地上央求我，他言說從此改邪歸正，我一時氣惱，遂下了酒樓。」

過了二年我又煩人打聽他的行蹤，據說由前三年父子酒樓分別，他就棄了蓮花湖啦，我再想找他也找不著了。張氏門中只此一子，第二件事就是此子，以後您要遇見他，千萬提著他的小辮，由苦海中將他提到岸上，把他安置在十三省總鏢局內，將來好叫他得一個好結果，接續我張門之祀。這孩子的長像，可與我大不相同，他的長像酷似他母，乃是俊品人物，現在雖不在蓮花湖，吾想他絕不能走正路，不是在深山，便是在海島，不為大王便為匪首。這就是小弟第二件心事，這事關係張家的香煙，三哥要遇見他的時候，無論他怎樣無理，三哥要看小弟之面，就說有小弟的遺言，務必將他導入正道，小弟死亦瞑目了。」

勝三爺說道：「張賢弟，這兩樣事，第一件，不用提啦。第二件，愚兄無論在何處遇見吾那賢姪，必然遵賢弟的話辦理。只要有愚兄在世，絕不能叫他走入邪途。賢弟你安心養病要緊，千萬不要多思多慮，騷擾自己精神。」張旺將話聽完，閉目合睛，仍然昏昏睡去。勝爺說道：「眾位賢姪，咱們大家也該吃飯了。」賀照雄說道：「飯已預備好了，就請恩師與蔣五叔和眾位兄弟等，到

前面客廳用飯吧。」大伙這才來到前院客廳之內，一張圓桌面，爺兒十位入座用飯。蔣五爺還是不喝酒，勝三爺叫道：「蔣五弟！你這一腳，恐怕踢出禍來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勝三哥，何禍之有？便有禍豈能奈我何？慢說他是肉和尚，就銅和尚鐵和尚，我也砸得扁他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五弟你有所不知，少林寺老方丈九十餘歲，他手下有和尚不下六七百名，皆因少林寺地方狹窄，所以又創設白蓮寺於杭州，這座白蓮寺是老和尚的四個徒弟掌管。別人的本事大小，賢弟不知，你還不知恩師的本事麼？老和尚與恩師呼兄喚弟，小巧軟硬勁的工夫不提，老和尚與恩師時常在一處較量。冬天二人俱都脊背對脊背坐在冰上，一坐三天三夜，只穿一條單褲，這三天三夜，不吃不喝，也不大小便，老和尚伸手摸摸恩師的身上滾熱，恩師再伸手一摸老和尚的身上也是滾熱。夏天在少林寺中大殿裡，生四盆火，放在大殿的四門，恩師與和尚俱身穿皮衣，二人脊背對脊背打坐，一坐三天三夜，俱是週身冰涼。這種驚人的絕藝，誰人能行？白蓮寺掌院僧是老和尚的徒弟，賢弟這一腳，恐怕有禍。」蔣五爺說：「勝三哥，我一條棍打南七北六十三省，五七百和尚何足道哉？」勝爺見蔣五爺性傲，遂說道：「五弟還是有欠涵養。」

爺兒十位正在喝著酒，忽聽家人來報，說道：「回稟少當家的，現在四角貼告示，擂台不動，明日止播一天，廿六日仍然開台。告白上寫專會南七北六十三省保鏢護院的英雄，打不了南七北六十三省的俠客，誓不止播。」勝爺聞聽，一攏銀須，叫道：「五弟！你這一腳踢出禍來啦，少林寺老和尚大概許要出世。」蔣五爺叫道：「勝三哥！就是他項長三頭，肩生六臂，小弟也要與他見個高低！」到了八月廿六日這一天，爺兒十位及賀宅的家人，起早用飯已畢，眾位英雄分三撥前往擂台。眾人來到擂台下，一看擂台仍舊，四門貼著告白，看熱鬧的人較前尤多。在路上就見遊人如鯽，到擂台下再一看，就好似螞蟻一般，萬頭攢動。作買賣的皆去趁生意，茶棚搭了無數，惟擂台上人皆無。爺兒十位，擂台下來的溜達，觀看擂台下的形形色色。金頭虎賈明與張茂龍一同走，蕭銀龍與楊香五同走，黃三太與賀照雄等偕行，勝爺與蔣五爺同行，大伙等在擂台前後閒溜，有的看十樣雜耍，有的閒遊。蕭銀龍與楊香五二人走到擂台下，蕭銀龍仰面向台柱子上觀看，見有白紙黑字，一張告白，字有核桃大小。蕭銀龍看上面寫著「告白」兩個字，下面寫的是：「為通告事，本播發起，緣以盜匪充斥，官家需求武術人材，拔尤選萃，以應需要。不料事出意外，白蓮寺掌院僧在擂台上受傷甚重，因之散播，對於立播本意，未收效果。」

茲再續播若干日，為選擇人材起見，專會南七北六十三省保鏢護院教場之老師，及俠義劍客，四海英雄。其有懷藝未售，不得展其所長者，正可作出身之階梯，或不願意聘公門，亦可借此揚名天下。望各界英雄、武術大家，一臨此播，實為幸甚。」

蕭銀龍看畢告白，再看兩擂台柱子上紅紙黑字，這副對聯的口氣，真有打遍天下的意思。蕭銀龍叫道：「楊五哥！你看看這個告白，是多大的口氣？所說的話，完全是對咱們鏢行說的。」

楊香五說：「這回的熱鬧可大啦，必然有出類拔萃的人材。要似你我之輩，決上不了擂台。」

蕭銀龍與楊香五在閒談之際，就聽東南一陣大亂，塵沙蕩漾，人聲喧嚷：「鎮播的來啦！」眾人閃開了道路，一看前面正是焦公子，騎著一匹艾葉青的馬，後面緊跟著就是野雞溜子王七，座下一匹帶花驢，在馬上搖頭晃腦，精神露外。再看後面，就是焦公子的那群惡奴，護院的、當教師的，俱坐在馬上，洋洋得意，齊撒坐驢，亂抖嚼環。當中間有一乘二人亮轎，轎上坐著一位僧人，白臉膛，白鬚鬚，白眼眉，壽毫有二寸多長，穿著灰色的僧袍，光頭未戴帽子，灰色的僧褲，灰色的僧鞋，灰色的襪子，一身灰色，露出一種出塵逸世之概，閉目合睛，穩坐在亮轎之內，連氣兒都看不見喘。金頭虎叫道：「楊香五！你看這個和尚都要死啦，用轎搭到擂台底下，必是斂缸錢來啦，死了好坐缸。怎麼連氣兒都看不見喘呢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別胡說啦，這必是鎮播的。」二人說著話，焦公子的馬已經來到擂台之下，後面的轎子也到啦。焦公子棄了座騎，家人接過絲韁，牽往擂台後面去了，其餘眾惡奴緊跟著也棄了坐驢，自有人接馬去遛。眾人猶如眾星捧月一般，將老和尚圍的風雨不透，焦公子來到轎前，面對老僧，控背躬身行了一禮，說道：「老方丈請下轎上擂台，已經來到啦。」老僧這才微睜二目，看了看眾人，下了二人亮轎，轎夫將轎抬走。老方丈對眾人一擺手，向兩旁一打手勢，眾人雁排翅分開，列於兩旁，真是連大氣兒都不敢喘，惟獨看熱鬧的人，聲音鼎沸，人聲嘈雜。眾人立於兩旁，老方丈走至擂台切近，將左腿向上一揚，腳心扣在後腦海上，作出朝天凳的架式。金頭虎遂說道：「楊五哥你看，老和尚小子還弄這麼一手給大家看看呢。他必是覺著他老啦，在眾目之下逞能呢。這一手我由五六歲上就會，香五你看。」傻小子當時抬起右腿用手一搬，貼在後腦海；又放下右腿，再用左手一搬左腿，放於腦後，然後又來了一個大叉，遂說道：「這算什麼？這還驚的了人嗎？」楊香五說：「你別裝瘋賣傻啦，人家搬朝天凳就完嗎？你看看，那是要上擂台的架子。但不知他怎樣上法？反正一條腿，一丈五六高他不准躡的上去。」金頭虎說：「你別抬舉他啦，搬過梯子來他也上不去。」

二人正在說話之際，就見老方丈，右腳向地一踹，耳輪中就聽得「呱嗒」一聲，聲音震人的耳鼓。再一看老方丈，左腿仍然搬著朝天凳，縱上了擂台啦。此播有一丈三尺高，播上又起二尺餘的欄杆，共合一丈五尺餘高，老方丈一條腿縱上擂台欄杆之上，來了個金雞獨立的架式，猶如站在平地一般。老方丈面向擂台，縱上欄杆，仍然面朝裡。此時台下之人，一見老方丈單腿縱上擂台，個個莫不愕然，喧嘩聲音忽然而止，猶如鷹入松林，群鳥無聲一般，真是鴉雀無聲，將看播之人俱都鎮住，萬眾目光，俱都射在擂台欄杆上的老方丈的身上。就見老方丈一轉身軀，僧衣一飄，賽蝴蝶一般的輕巧，一個旋子，面朝外而立，仍然單足，好似釘子釘在木頭欄杆之上。面對擂台下之人，口中念道：「阿彌陀佛。」焦公子走到老和尚面前，先作了一揖，遂說道：「請老方丈後台用茶。」老方丈一擺手，焦公子無語而退。老方丈手打問訊說道：「眾位施主，我出家人來此鎮播，雖說焦公子之聘，事實上不然。那麼貧僧是為功名富貴而來嗎？也並不是為功名富貴而來。只緣貧僧有一長門大弟子法藍，掌院白蓮寺，年已七十有餘，自幼出家，拜在小僧門下，小僧晝夜教授，六十餘年的苦工，派來杭州掌院於白蓮寺。也是他不知自愛，一時糊塗，參與杭州之播，受焦公子振芳之聘，前來鎮播，致受重傷，這也是他學藝不精，禍由自取。但而有一件，孺子蔣伯芳乃是玄門的門徒，自古紅花綠葉白蓮藕，三教原來是一家，孺子不知玄門義，用陰險童子腿，下毒手，一腿將我長門弟子法藍踢得口吐鮮血，不知人事，倒於擂台上，老僧因此才出頭露面。但是出家人焉願攪攘紅塵？你們俗家疼兒女，孝父母，敬兄長，愛兄弟；我們出家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一塵不染，萬慮皆空，惟有一樣，疼徒弟，孝師傅，敬師兄，愛師弟，這就是出家人所有的牽掛。吾的掌院僧法藍，竟被蔣伯芳小兒所傷，老僧此來，就為的看看蔣伯芳小兒的陰陽童子腿，要與徒兒略報一腿之仇。」老和尚語至此，將腿放下，一個轉身落在擂台之上，仍然臉朝外，不聞台板的聲音。面對台下，厲聲叫道：「蔣伯芳孺子聽真，貧僧知汝是艾道爺之徒，倚仗你有陰陽童子腿的絕藝，橫推八匹馬，倒拽九頭牛之能力，藐視一切，不知義氣。自古三教是一家，你是玄門徒弟，吾徒法藍乃是僧門弟子，你不知僧道之義，竟下毒手傷了吾徒。今天貧僧播台，並無他意，貧僧也不傷害生靈，蔣伯芳你也不要擔驚害怕，你要是人物，你就此速上擂台，貧僧要看看你的陰陽童子腿。就憑乳臭小兒，黃口孺子，胎毛尚且未退，你就敢藐視天下英雄豪傑？你要是畏頭畏尾，怕死貪生，不敢上播，貧僧必要找你師傅，分辯理論，決不輕饒與你！小畜生還不上擂台，等待何時？」此時擂台下，勝三爺與蔣伯芳、黃三太、賀照雄等眾人，已經聚到一塊，蔣五爺一聽，老和尚在擂台上口出不遜，口口聲聲叫自己上擂台，蔣五爺只氣的三屍神暴跳，立刻就要上擂台。勝三爺伸手攔，叫道：「五弟不可。且息雷霆之怒，聽為兄有言相告。此和尚名曰壁和僧，愚兄在賀宅酒席上曾對五弟談過，賢弟萬不可逞一時之憤，自取其禍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勝三哥，恩師與他為友，小弟不知，恩師又未曾與小弟介紹過，他為誰的長輩？他就是鐵打的金剛，小弟又何懼之有？」勝爺仍然不放蔣五爺。蔣五爺大怒，叫道：「三哥別管！」一把抓住勝爺的手腕，向外一推，竟將勝爺推了一個趔趄。勝爺叫道：「三太、香五！攔阻你五叔，千萬別叫上擂台。」三太等弟兄八位上前攔阻，蔣五爺用手一分眾人，這八位東倒西歪，蔣五爺奔向擂台而去。勝三爺知道蔣五爺青年剛復，決不能攔，只可聽之而已。蔣五爺來到擂台之下，一聲吶喊：「僧人不要口出大言，你家蔣五爺來也！」語畢，縱上擂台，遂說道：「你不稱和尚。」此時焦公子等見蔣五爺上了擂台，王七在老方丈耳邊低言說道：「師祖，打我恩師的就是此人。」老方丈一擺手，野雞溜子一拉焦公子，眾人俱都抽身下了擂台。此時台上只剩鐵鍊金剛的壁和僧與蔣五爺二人，眼看就是一場惡戰，蔣五爺大禍臨身，從此惹起一場風波，僧道鬥藝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表。

眾位要問壁和僧由何而來？書中不得不補敘一番。話說法藍僧那日在廟中，正在盤膝打坐，忽然野雞溜子王七進廟，門頭僧叫道：「王七！你被逐出廟，永不許回廟，又幹什麼來啦？」

王七說：「師兄，你給稟報一聲，我此來乃是心血熱膽，有機密大事。」門頭僧無法，只好回明法藍僧，法藍僧叫門頭僧將野雞溜子王七喚入。野雞溜子王七進了禪堂，見師傅法藍僧，雙膝跪倒，放聲大哭。法藍僧問道：「你有話快快說，何必如此？」野雞溜子王七由腰間取出小包袱，打開了小包袱，取出法寶的戒箍，雙手遞與法藍僧，說道：「恩師，吾四師叔現在被殺，小徒不避危險，將戒箍盜來，特報與師傅知曉，好與我四報仇雪恨。」法藍一看，果然是四師弟之物。原來，和尚受戒之後，戒箍上有自己的名字，決不能到在別人之手。法藍這麼一看，果然是自己親師弟的戒箍，當時顏色更變，一問情由，野雞溜子王七便將賀家堡如何暗藏巨盜，殺死四師叔之事說了一遍。法藍僧聞聽王七之言，怒髮衝冠，當時就要前往賀家堡找賀照雄與師弟報仇。野雞溜子王七說道：「恩師你先別忙，此事因為焦公子所起，賀照雄又將我師叔的人頭擲在焦宅，焦公子氣憤不出，雖然埋了我四叔的人頭，事不算完。府台大人並吩咐焦公子，欲拿獲正凶，刻不容緩，你要自己去報仇，殺人流血，王法攸關。要借著焦公子之名，既能報仇又不礙王法，一舉兩得，何樂而不為？」法藍僧問道：「怎樣借焦公子之名，報你四叔被殺之仇呢？」野雞溜子王七便說：「杭州八月廟立播，明著為要拔選人才，暗為訪拿賊人。賀家堡距八月廟一水之隔，賊人必然上播。在播台之上擒著匪人，送於官廳治罪，叫他身首異處。一舉兩得，豈不勝過恩師你一人前往報仇嗎？」

法藍僧一時報仇心急，竟受野雞溜子王七之愚弄。此及在播台上打了張旺，蔣五爺上播台用陰陽童子腿，破了法藍的金鐘罩，口吐鮮血，眾教師遂叫道：「野雞溜子王七！你說你師傅天下無敵，壓倒群雄，如今卻與你四師叔一樣啦，這可怎麼辦吧？」

焦公子也是埋怨。王七小腦瓜一晃，嘿嘿一笑說道：「公子爺，我還有主意呢，只要公子爺能照計而行，準能報仇雪恨。但有一件，公子爺到了那時，心滿意足，可別忘了我王七的功勞？」

焦公子說道：「你還有何法？快快說出，不要絮叨了。」野雞溜子王七，晃小腦瓜兒說道：「公子爺，我提起一位來，你大概沒見過面。當然，也得有個耳聞。」焦公子問道：「又是何人？」王七說道：「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，少林寺的長老，吾之師祖，壁和僧。現年一百來歲，自幼出家習武，掌院於少林寺，這個人可能行嗎？」焦公子說道：「提起此人，誰人不知，哪個不曉？若能聘這位高僧出世，可以打遍天下。但是誰能介紹呢？」野雞溜子王七說道：「此事非這樣辦不可，公子爺你可曉得？出家人愛惜徒弟。如今吾老師被蔣伯芳踢的昏迷不醒，將我老師抬回廟去。現在老方丈正然遊方至此，一見長門弟子被人所打，決不能善罷干休，必要報仇。可有一宗，這回我自己可不行，你得辛苦一趟，皆因為我是人微言輕，老方丈身價太重，不能聽我一面之詞。用人抬著我的師傅，咱們二人一同去，我先見了我師祖，將我師傅被打之事，先說了；然後你再進去，必然當面應允。他老人家要一出世，別說是這些小輩們，也不是我說一句大話，打遍天下的俠劍客，都不費吹灰之力。」

焦公子聞聽野雞溜子王七之言，甚為喜悅，當時派人將法藍抬回白蓮寺，野雞溜子王七同著焦公子，也一同來到白蓮寺廟門外。野雞溜子王七在前，後面幾個人抬著法藍僧向裡就進，門頭僧向前一看，大吃一驚，抬著的不是別人，正是老師法藍！

不由的一怔，說道：「這是怎麼啦？」王七就將播台上老師被打之事，報告了門頭僧，門頭僧這才到裡面禪堂，回稟了壁和僧，言說：「王七求見祖師爺。」壁和僧問道：「是那一個王七？可是前者被吾驅逐的野雞溜子王七嗎？」門頭僧說道：「正是此人。」壁和僧說道：「他又來此作甚？我有言在先，不准他再進白蓮寺，何以又引他前來？告訴他，就提祖師爺已回少林寺，叫他去吧。」門頭僧說：「還有一事，吾們恩師在播台上被蔣伯芳所傷，渾身是血，不知性命如何。」壁和僧聞聽，長歎一聲，遂說道：「果然不出吾所料，白蓮寺必要斷送在此人之手。快將汝師抬進來，也叫王七進來吧。」門頭僧這才來到外面，喚出幾個小和尚，將法藍抬入廟內，野雞溜子王七隨後跟了進來，焦公子仍在門外候等。野雞溜子王七見了老方丈壁和僧，跪倒行禮，叫道：「祖師爺，再晚生與師祖爺磕頭！」

老方丈壁和僧叫道：「野雞溜子王七！你幹什麼來啦？」王七便將賀照雄明善暗惡，家中窩藏江洋大盜，如何將法寶害死，人頭扔在焦公子宅院，以及法藍僧播台上受傷之事說了一遍。

這小子他並不懂的什麼叫陰陽童子腿，他就告訴壁和僧說：「蔣伯芳先抬左腿，後抬右腿，正踢在我師傅胸脯之上。」壁和僧聞聽王七之言，叫道：「王七！你是無故搬弄是非！你又前來害貧僧？賀照雄的為人，誰人不知？汝師昧於考察，被汝一時所抬，致有此禍。貧僧九十餘歲之人，焉能叫你小孩子利用？」語畢，叫小和尚：「到禪堂將緣簿拿來。」小和尚遂將緣簿取來，壁和僧左一篇，右一篇，掀開緣簿，叫道：「王七！你來看，賀氏三輩行善不替，施捨白蓮寺都有賬可查，他乃是杭州第一的善人，到賀照雄本人，仍是奉行善事，你無故的要加害於人。王七，王七，須知人容天不容，貧僧焉能聽汝一面之詞呢？你快快退去吧，以後不許進廟。」野雞溜子王七聞聽老方丈這一席話，把小腦瓜一晃，叫道：「祖師爺！你可屈死晚生了。賀照雄坐地分贓，有真憑實據，搶綢緞店，搶焦公子的白龍駒，這些人俱都在他那裡住著呢。你看他兩輩施捨，在他先兩輩，我可不知道，在他這輩，你看他每年施捨一萬，江洋大盜暗中分與他三十萬呢，以他表面上而論，行些小惠，遮掩人的耳目。別的事情你不辦，難道說我之恩師被蔣伯芳踢的昏迷不醒，不知死活，這樣的仇，你就不報了嗎？」壁和僧聞聽野雞溜子王七之言，長歎一聲說道：「貧僧昨日心驚肉跳，偶占一課，知有血染衣襟之禍。大數來臨，豈能逆天？」野雞溜子一看老方丈說話，有犧牲性命之意，遂叫道：「祖師爺！現在焦公子還在門外，要拜見祖師爺。」壁和僧說道：「何以早不告知我？快快請進。」這就是子以父貴，杭州府知府的少爺，誰不敬重？再說壁和僧以為白蓮寺在杭州，又是知府的治下，焦公子前來，豈有不見之理？並且王七所說之話，壁和僧全都不信，也要問問焦公子始末根由，所以叫王七來到外面，將焦公子請入禪堂。焦公子見了壁和僧，納頭便拜，口稱：「老祖師，弟子焦振芳與祖師爺磕頭。」壁和僧伸手相攙：「焦公子請起，貧僧不敢當。」焦公子站起身形，侍立一旁，恭敬溢於表外。壁和僧一問焦公子，賀照雄是否有窩藏江洋大盜之事，焦公子滔滔不斷說了一遍。壁和僧聞聽，心中暗想：「堂堂知府的公子，諒不至有虛言。縱有不實之處，法寶被殺，將人頭擲在焦公子的書房，當然是實事；播台之上吾徒法藍被打，現在目前。」壁和僧思索至此，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貧僧血染衣襟之禍，諒難脫卻。焦公子，你趕緊回去辦理一切，今日二十四日，明日停播一天，二十六日重新開播。你四門張貼告白，口氣越大越好，就提專會南七北六十三省的俠劍客、保鏢的、護院的。貧僧打不淨保鏢護院的俠劍客，誓不回歸少林寺。播台上再作一幅對聯，口氣越大越好。」焦公子聞聽，滿心歡喜。野雞溜子王七這才搖頭晃腦，得意洋洋，向焦公子抵著嘴，眯縫著眼竊笑。焦公子叫道：「祖師爺！後天二十六日，弟子前來接你上播。」壁和僧說道：「不必來白蓮寺迎接於我，後日晨刻，我到城里長春寺等候你們。什麼也不用預備，只要一個太師椅子，穿上兩條轎桿，前去長春寺迎接。播台之上，也不要預備什麼，貧僧連一杯水都不喝。你們就去照辦吧，後天辰刻，貧僧必到長春寺等候。」

焦公子與王七二人這才告辭，回歸焦公子私邸，辦理一切。所有告示對聯，俱是焦公子請人作的，第二日貼出，城裡關廂四外俱是告白。單說壁和僧見王七和焦公子俱都走了，自己獨坐在禪堂之內，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大數來臨，誰能倖免？雖由於王七之蠱惑，亦貧僧之命也。」語畢，遂向小和尚說道：「你師傅現在何處？」小和尚說道：「現在東禪堂呢，人事不知，微有呼吸之氣。」壁和僧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這都是剛愎用事，不察賢愚所致。當初不聽我之勸戒，野雞溜子王七這宗人一人廟，我就知道白蓮寺必化為灰燼。」站起身形來在東禪堂，叫小和尚將法藍僧衣襟用刀挑開，一看正在胸際，有腳印一個，不偏不倚，如紅色染的一般。壁和僧遂叫小和尚取了一碗滾水，一碗涼水，對在一處，由腰間取出一粒丹藥，用陰陽水化合，以筷子撥開牙關，將藥灌下，又叫小和尚取來棉被與法藍覆蓋。小和尚問：「祖師爺，何時可癒？」壁和僧說道：「十八日恢復原狀，金鐘罩的工夫休矣。」

白蓮寺之事暫且不表，單說壁和僧到了廿六這天清晨來到長春寺，焦公子與眾惡奴早已等候，接壁和僧到播台。壁和僧臨上播台之時，獻了一手絕藝，然後才對台下說道：「貧僧我並不是為功名富貴而來。你們俗家愛惜子女，孝敬雙親，我們出家人愛惜徒

弟，孝敬師傅。吾之長門徒弟法藍，被蔣伯芳陰陽童子腿踢傷甚重，那蔣伯芳不知自古僧道是一家，不講僧道的義氣，竟下毒手傷人。」又道：「貧僧不開殺戒，孺子上得台來，我不過教訓你一回。你要膽小，不敢上擂台，我也是找你師傅辦理。孺子不要怕死貪生，也叫貧僧試一試你的陰陽童子腿。」就用這一些話，把蔣五爺激惱。蔣五爺在台下，怒髮衝冠，勝三爺一把未曾抓住，一聲吶喊：「和尚你不要逞能，蔣五爺來也！」壁和僧雙睛一轉，打量蔣五爺：五官俊美，面如白玉。再一細看，蔣伯芳赤線穿雙眉，紫紅線兩道，由左右眉中穿過，天庭飽滿，福壽綿長之相。老方丈久讀相書，善於相法，這一看蔣五爺有八十餘歲之壽祿，自己心中暗想：「出家人螻蟻未曾害過，我豈能拗天而行？」老方丈看罷，叫道：「孺子蔣伯芳！你身負重罪還敢上擂台來？」蔣伯芳說道：「可惜你偌大年紀，不知賢愚好歹，助紂為虐。你是銅和尚、鐵和尚，我要砸不扁你，我不叫蔣五爺。」壁和僧微然一笑，向後倒退，脫去灰布僧袍，擲在台板之上。怎麼沒有人接衣服呢？

焦公子與王七早都溜之乎也了。大眾一看裡面這身衣服，好似灰鼠皮兒相似，蔣五爺掄拳便打。老和尚的本事與蔣五爺可不同，週身是軟的，柔能克剛，軟能克硬，鐵鍊金剛壁和僧，以柔軟的工夫相招架。笑嘻嘻的走了三四十個回合，老和尚一漏招，右手腕子被蔣五爺掙住，無奈，不論怎樣的擱疊，隨著蔣五爺的勁兒走。蔣五爺一怒，向外一擲，擲出五六丈遠，老和尚仍輕輕落在台板之上，聲音皆無。接續再戰，蔣五爺又將老和尚腿兒掙住，提起向上一擲，擲了四五丈高，老和尚頭朝下，離台板一尺來高，一疊腰又輕輕落在台板之上。老和尚筋骨如棉，所謂縮小綿軟巧，蔣五爺行動颯颯帶風，二人戰在一處，一個硬是金剛一般，一個軟像嬰兒一樣。老和尚與蔣五爺動手好像耍笑，蔣五爺一怒，伸手指一點老和尚面門，老和尚用手一迎，蔣五爺心中暗說：「這回就行啦。」底下抬左腿，照定老和尚的腿腋踢去。前文書表過，這條腿是假的，陰陽童子腿，左腿晃右腿踢。那知道老和尚並不躲閃，兩手叉腰，騎馬蹲檔式，站立在蔣五爺面前紋絲兒不動。蔣五爺心說：「老和尚完啦，他還不如他的徒弟呢，他徒弟倒能躲開左腿，他連躲都躲不開，更好踢啦。」蔣五爺此時按足了踢柏木椿的工夫，抬起右腳，照定老和尚腿踢去。老和尚仍然是騎馬蹲檔式，並不躲閃，容蔣五爺鉤右腿，距離胸前一二寸遠，老和尚向左一歪身，蔣五爺踢空，腳擦著老和尚的胸口過去，老和尚一伸左手，將蔣五爺的右腿拿住，用鐵沙掌、鷹爪力的工夫，這一拿蔣五爺的腳後跟，蔣五爺就覺得混身發酸，不能用力。老和尚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。貧僧不害生靈。」右手掌翻著，照定胸上打去。老和尚這一掌，使了七八成勁，距離護心的橫骨讓過二指打的，若打在橫骨上，蔣五爺是當時喪命。老和尚這一掌打在蔣五爺的身上，蔣五爺就覺心中發熱，一粒混元氣壓不住，一張口，鮮血吐出。老和尚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。蔣伯芳小兒，貧僧不與你一般見識，去吧。」蔣五爺一退兩退，站立不穩，腳跟無力，「撲咚」一聲，仰面朝天，栽倒於台板之上。這一掌雖不能喪命，十幾載橫練的工夫，化於烏有。

老和尚將蔣伯芳擊倒，面向台口念了一聲：「阿彌陀佛。還有哪位保鏢的護院的前來？」在蔣五爺被打的時候，勝三爺與小弟兒等站在一處，看得明明白白，此時老和尚又招呼保鏢的護院的，勝爺如何能夠袖手呢？勝爺一飄銀髯，甩大髦就要縱上擂台，與和尚較量輸贏。正在此時，就見東台口一陣大亂，人聲鼎沸：「看漢奸啊！看漢奸啊！」由東台口縱上一人，頭戴春秋帽，狐狸皮馬褂反穿著，面向老和尚說道：「王八羔子，我打你個和尚！」老和尚一看長像，心中暗想：「常聽說過有這麼一位。」遂向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閣下莫非是歐陽大義士嗎？」歐陽大爺說道：「我不是義士，我是雞屎。我打你個王八羔子！」一翻手照定老和尚就是一掌。老和尚向後一退，就見由歐陽大爺袖口之中，呼的一聲，冒出一股子連煙帶火，緊跟著又是兩甩，呼呼黑煙紅火。老和尚一怔。老和尚可怕燒，老和尚也不知道是哪來的火，向後就退。台下看熱鬧的人，萬頭攢動，就一齊亂喊：「火燒擂台啦！」眾人這麼一亂，把台口近處的人讓開一條道路，蕭銀龍心裡明白，叫道：「楊五哥！歐陽大爺這是鬼火，一會兒就沒有本事啦。趁此一亂，咱們快上擂台救蔣五叔吧！」濮德勇、楊香五、金頭虎賈明上了擂台，將蔣五爺救下擂台，蠻子的火也放完啦。遂說道：「我打你個老王八羔子！我揪你的鬍子！我捶你個老王八羔子！」老和尚說道：「歐陽義士，你失了身份了。」歐陽爺說：「我打你個老王八羔子！什麼叫失身份？」二人在擂台動起手來。歐陽大義士是皮襖馬褂，踢啦踢啦，二人戰了五六十個回合，老和尚用少林寺的絕藝，反背一掌，歐陽大義士躲之不及，眼這掌離歐陽大義士切近，老和尚反手將歐陽大義士的皮馬褂抓住。歐陽爺皮襖馬褂甚為寬大，並未抓住皮袍，歐陽爺一較力，不是老和尚的敵手，老和尚抓著歐陽爺向台柱上摔去，只見皮襖馬褂落於台下，歐陽爺仍在欄杆切近的台板上蹲著呢。遂說道：「老和尚，你懂得這一招嗎？這叫仙人脫衣。」語畢，縱下擂台。

勝三爺在那旁叫道：「歐陽賢弟，這邊來！」歐陽大義士來到勝三爺的跟前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！我沒栽過筋斗，我這回可輸啦。」勝爺將大髦早已甩去，摘下鏢囊，撤去魚鱗紫金刀，俱都交與黃三太，勒了勒英雄帶，正了正鴨尾巾，就要上擂台。

蠻子說道：「三哥且慢，你不行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蔣五爺口吐鮮血，不知性命如何，愚兄焉能怕死貪生？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脫不過。閻王叫我三更死，何人留到五更亡？」語畢，縱身上擂台，叫道：「老方丈！弟子勝英拜見。」壁和僧一看，勝三爺皺紋堆累，白髮蒼蒼。壁和尚遂說道：「勝義士，你上台來就好辦啦。你寫我一張字據，從此你和你師兄嘯啞仙師、師弟弼昆和尚，不許你們三大門的人保鏢，將十三省總鏢局關閉，是事皆無，言歸於好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老方丈，此言差矣。唸書的人沒有事做就教館，好武的沒有事做就是保鏢。倘若不叫保鏢養家，流為盜賊，豈不貽害於人嗎？現在我師弟被你打的口吐鮮血，歐陽大義士被你脫去皮馬褂，我同你非走幾招不可。」老和尚笑道：「勝施主，你不是貧僧的敵手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，死生由命。」老和尚遂與勝爺插拳動手，暗中贊成勝爺的武技。要講力量是蔣伯芳；要講快是歐陽天佐；要講究招數，還得讓勝英。一招一勢，一拳一腳，真與我少林寺牆上畫的圖樣相同。老和尚心中暗想：「勝英七十多歲啦，血氣已衰，我雖然九十有餘，可有童子工。我一粒混元氣提住，戰一天也不能困乏。」戰夠多時，勝三爺的鼻窪鬢角津津見汗，老和尚氣不喘促，面不改色，照舊向裡遞招，真是拳起處風捲雲舒，腳踢到神驚鬼怕。勝三爺此時臉面上汗珠向下直滴，上年紀之人，這一流汗可就喘啦。老和尚是一拳緊似一拳，一招緊似一招，勝三爺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。

老和尚心中思索：「勝英千世俠肝義膽，有口皆碑，我的拳腳若打在他的身上，就可立即廢命。我要那麼一辦，必招天下非議。但是我若不將他戰敗，豈不虛此一播？」老和尚思索至此，拿定主意：「我照他肉厚之處打他一拳，或踢他一腳，將他打倒擂台之上，使他知貧僧的厲害足矣。」列位，老和尚錯想啦，勝爺一生一世，衣裳襟都沒叫人家摸過，勝爺如要倒在擂台之上，那時站起來就得撞死。勝爺在此時力盡氣衰，吁吁帶喘。

歐陽爺在擂台之下，看得真而且實，遂說道：「傾了我啦！害了我啦！我也上不去台啦。」黃三太頓足捶胸，賀照雄擦拳磨掌，老少英雄正在焦急之時，台上的勝三爺，再要有十個八個回合，看看不穩。此時擂台下鴉雀無聲，練三十年四十年工夫的人，看得都成木雕泥塑的一般，沒見過這樣本領。

擂台下有看打播的，在擂台後還有聽打播的呢。此人聽到勝爺危急之時，心中暗說：「哎呀，我這個徒弟一輩子行俠作義的英名要壞於一旦！」這位道爺，遂將藍布道袍一脫，包在包袱之內，由台後向擂台板上一縱。擂台板伸出二尺餘長，在席棚之外。艾道爺先縱在台板之上，再一縱身，上了擂台之頂。

擂台由平地起有一丈三尺高，由台板向上至擂台頂，也是一丈三尺高，兩縱二丈多高。台頂上有橫桿，甚為堅固，艾道爺縱到台頂之上，由北向南緊行幾步，走到前台頂，一個雲裡翻身，上了擂台的橫桿。向北再行幾步，上面對著下面的台欄杆，頭朝下，腳朝上，直奔擂台的橫欄杆墜下。距離橫欄杆尺餘高，一個燕子翻身，一疊腰站在橫欄杆之上，真是身輕如羽，連一點聲音都聽不見。面朝外高聲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！勝英真乃大膽無禮，敢與你師伯較量短長？還不與我退下，貧道來了。」

勝爺此時熱汗淋漓，氣息吁吁，看看不支，一見艾道爺到來，虛晃了一拳，縱出圈子外，手扶在台柱之上，喘息不能言語，鴨尾巾亂顫。若是艾道爺晚來一步，勝三爺就得生生累死。艾道爺見勝英縱出圈子外，倚在欄杆上喘息，叫道：「大師兄！看在貧道的面上，饒過小徒勝英吧。小徒勝英年輕無知，不知尊卑長上，焉能是師兄的敵手？望師兄看在貧道的面上，從此罷休，貧道率領小徒勝英，與大師兄賠禮請罪。」老和尚微微一笑，遂說道：「艾道友，你這是看勝英不支，你才出頭露面。倘若勝英勝了貧僧，

你也就匿而不見了。貧僧豈能加害於他呢？他也不是貧僧的敵手。你這一來就好辦啦，也不是貧僧說一句大話，你大徒弟夏侯商元、二徒弟諸葛山真、三徒弟勝英、四徒弟聶昆，他們都上擂台，也不是貧僧的敵手。你這一上擂台好辦啦，咱們倆人倒要比賽比賽，貧僧不跟他等一般見識。你既縱徒行兇，你早就該出頭露面。」艾道爺說：「大師兄所言，俱是片面之詞，大師兄你是不明真相。自從在廟上起事之時，貧道就在此處設擺卦攤，由始至終，貧道俱都看的真而且真，出家人決無妄言。當事起之初，原因焦公子倚勢凌人，搶人家有夫之婦，那婦人在轎內痛哭呼救，廟上之人無一敢過問，俱都躲在一旁。事逢恰巧，惡奴搶著轎子由酒樓下經過，婦人呼救聲音達於樓上，吾徒孫等才縱下酒樓，搭救了婦人。這是俗家之事，與僧道無乾，貧道當時並未過問。後來聽說誣鏢行之人為匪，什麼搶綢緞店，搶白龍駒，俱是一片捏詞，因拿不著人，遂搭此擂台，令徒法藍不知真相，助惡為非，致張義士上擂台，被令徒一掌打的口吐鮮血，小徒蔣伯芳才上擂台復仇，腳踢令徒。那一場擂，傷了一位鏢行人，令徒可也受傷了，俱都是口吐鮮血。如今大師兄你在擂台上，又將小徒蔣伯芳打的口吐鮮血，破了十幾載晝夜的苦工夫。大師兄，你那方傷了一位，鏢行傷了兩人，兩相比較，大師兄那方不為吃虧，是了也就是了。大師兄若能存一份退讓之心，立刻我帶小徒勝英與大師兄請罪賠禮，僧道言歸於好，不失和氣，豈不美哉？」鐵鍊金鋼壁和僧說道：「道友，你那方傷了兩個，我這方傷了一個，論理你那方較比我方充足，本應從此解決，一場風波化歸烏有。但有一事，貧僧不明真相，我四徒弟法寶被何人所殺？我實在糊塗。」艾道爺聽到這裡，將二目一翻，口中念道：「無量佛，大師兄，出家人不說妄言，令徒法寶是貧道殺的。皆因他不知賢愚好歹，夜入賀家宅院，要殺一門良善，貧道勸之不聽，故此將他殺了，請大師兄原諒。」鐵鍊金鋼壁和僧聞聽，二目圓睜說道：「空門有空門之規，清門有清門之法。吾之徒弟犯戒，自有我依空規處治，我決不姑寬。為何你將我徒弟殺死？」艾道爺說道：「誰教他聽信細人之言，要殺害一門良善？吾善度他不從，因此我才把他殺死。」老和尚說道：「你既然替我教訓徒弟，已經殺死不能復生，空言無益。你我今日到了擂台之上，咱二人就要比賽比賽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大師兄，還是不動手為妙。動起手來，難免失招露空，還請師兄慈悲為是。」

老和尚說道：「我心如鐵石，艾道友縱有蘇秦、張儀之舌，也是徒傷和氣。」道爺遂叫道：「師兄非此不可，貧道也沒有法子，只可奉陪。一伸手解下小包袱，遞與勝英，勝英此時也歇過來啦，艾道爺叫道：「勝英！拿小包袱下台去吧。」勝爺遂下擂台去了。老和尚使了一個漁翁搬櫓，對著艾道爺劈面一掌，又雙掌一反就是雙鋒貫耳，下面又是一腳。艾道爺三閃身軀，遂說道：「紅花白藕青荷葉，自古三教是一家。三招貧道不敢還手，大師兄若是非動手不可，貧道可要奉陪了。」二人插拳動手，打在一處。一個是鐵鍊金鋼，一個是玄門劍客，二位戰在一處，他們二位的徒弟蔣伯芳與法藍僧二人的技藝，叫說書的無法形容，臨到他們二位老師交上手，真是叫說書的更是莫贊一詞啦。二位這一施展武術，艾道爺用了個黑驢打滾，二位在台板上地躺十八滾，輕燕十八翻，全憑腕跨肘膝之間，先拿七十二次，後找三百六十骨節。老和尚與老道互相拿破，各盡所長，將三百六十骨節，七十二穴道，都問到啦，二位俱都各自蔽住，看打擂的人在台下皆都呆呆發怔。就見老和尚驟然手支台板飄身站起，老劍客艾蓮遲，也疊腰挺立，「哎呀」一聲：「無量佛，吾敗了，吾敗了。」老和尚說道：「道友衣服不破，皮肉未傷，何以言敗？」道爺說道：「吾是久而久之，氣力不敵。」老和尚說道：「道友氣力不支，何以無汗？」艾道爺說道：「貧道不愛出汗。」老和尚又說道：「艾道友，咱倆人在擂台上打一夜，也分不出勝負來。明天我在擂台東邊，擺一陣勢，咱二位可以比賽輸贏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無量佛，大師兄，吾自幼身入玄門，大師兄自幼身入少林寺，咱二人相識以來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俱都是幾十年的苦工夫，不可因此傷了和氣。」老和尚說道：「道兄不要多言，吾意已決。你明天來不來吧？」艾道爺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貧道明知大數來臨，難免輪迴，明天貧道必然前來。」二人遂各道請字，一個打問心，一個打稽手，俱各一飄身下台。只聽東面有人喊：「哎呀，老師向哪裡來？」艾道爺一看，原來是歐陽大義士。艾道爺一打稽手，賀照雄說道：「都回弟子之家吧，此事已都挑明啦。」

大眾遂歸安樂村賀家堡而來。

家人背著蔣五爺，工夫不大，來到賀宅，預備了軟塌，將蔣五爺背到張旺一處，並床而臥。艾道爺看看張旺，遂說道：「無量佛，家人快取無根水來。」艾道爺打開小包袱，取百草轉陽丹兩粒，叫家人快將丹藥研細，與張旺、蔣五爺二人各灌藥一粒，張、蔣二位將藥嚥下。因何艾道爺也有轉陽丹呢？諸葛道爺的良方還是從艾道爺手中所得的呢。張旺方將藥用下去，就覺精神加增，蔣五爺已能保住性命。賀照雄叫道：「師祖父！齋飯已擺好了，請師祖用飯吧。」老老三輩這才夠奔大客廳而來。進了客廳，當中擺著一個大圓桌面，老劍客在上座，勝英在左，歐陽大義士在右，下面是小弟兄八位。賀照雄給艾道爺預備的是鮮果，又煮熟了一碗大米粥。艾道爺叫道：「子川！你看賈明與濮德勇滿臉的煞氣，明天老方丈擺陣，必是少林寺的絕藝梅花樁，他是六十年的整工夫。此梅花樁是四角四棵柏木樁，當中一棵竹樁，俱都用刀削得利銳鋒芒，每一個梅花樁是五棵樁，共合是一百單八座，五百四十棵竹木樁，一座上一招，一樁上一招。他要不是六十年的整工夫，焉能在這一百單八座的竹木樁上運用工夫呢？上此樁時，還得脫去鞋襪，以腳心踏樁尖，氣一提不住便穿透透面，金鍾罩橫練的工夫俱都蔽不住。到在樁上我們二人，他留我的神，我留他的神，一團精氣神俱都放在個人與敵人的身上，無暇他顧。我們倆人一上梅花樁，不是貧道帶重傷，就是老方丈死於非命，倘一疏神，就有性命之憂。到在了那個時候，子川你千萬照顧著老方丈的餘黨，恐怕有暗算貧道之人。賈明與濮德勇二人臉帶煞氣，恐有災厄及身，明日不去觀陣才好。」勝三爺聞聽點頭稱是，叫道：「恩師請放寬心，樁下有我們眾人留神照顧。」艾道爺又叫道：「賀照雄！凡事不可大意。貧道我想，焦公子必然以勢力欺人。明明知道伯芳及我們眾人都你宅中居住，他必然動勢力前來抄沒你的家產。為防患未然計，你家中有什麼細軟的東西，房產契紙，俱都存在一旁，所有下人們俱都打發他們暫且回家。如果焦振芳沒有意外的舉動，那就更好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照雄！你將此意稟知你母，速作計較。」賀照雄奉師祖與師傅之命，回到內宅，進了內上房，一提大鑿，雙膝跪倒叫道：「娘親，孩兒罪該萬死！」賀母叫道：「吾兒照雄！何事這樣驚慌？」

照雄說道：「已往之事，孩兒未敢與娘親說知。皆因我師叔與師兄黃三太等，與咱們都是世交，他們在八月廟上，遇有知府的小爺搶秀才之妻，黃三哥打抱不平，惹了是非，我五叔蔣伯芳趕到，棍打焦公子，誤傷惡奴之命。焦公子言說我五叔是明仗強盜，我五叔一怒，搶去焦公子的白龍駒，我黃三哥大伙來在咱家中避難，我未敢回稟娘親。焦公子現在派兩縣一府的官人嚴拿，又請陀頭和尚來咱家行刺，多虧我師祖老劍客，將和尚引出宅院，把和尚殺了。焦公子復又立擂台，明著是立擂訪英雄豪傑，暗中是為捉拿黃三哥眾人。明天老方丈又在擂台東面擺陣，我師祖與師傅，命我回稟您，杭州府的官宦之家，俱都是非親則友，老娘暫且躲避躲避，倘若平安無事，我再將娘親接回家來。」賀照雄心中思索，老太太一定難捨家業逃往他處，哪知道老太太乃深明大義之人，遂叫道：「照雄！你師兄打抱不平救人，乃是好事，可稱英雄豪傑。你師傅是俠客，你師祖是劍客，你要作轟轟烈烈奇男子。為娘無所不從，我婦人家隨夫貴隨夫賤，汝父去世，隨子貴隨子賤。你要作了奇男子大丈夫，為娘隨你尋茶討飯，甘心樂從。為娘雖不敢比賢母，我也是詩書門第之女，遇事我還跟你商議呢，你何必面帶為難之色，怕為娘不依？現有你姨父姨母在京為官，常常打發家人接為娘前去，你姨父本是江蘇省的原籍，你也知道，他們來接，為娘以孝服未滿，未便前去；為娘此時孝服已滿，我借此上你姨娘家去，住些日子，豈不好麼？」賀照雄說道：「如此很好。咱們護莊河通大江，可以直抵江蘇，咱家有五七隻船吧，用一隻大船多載細軟對象，派人護送老娘，娘親趕緊派丫環婆子，快快收拾收拾細軟對象吧，就此起身。」母子商議已畢，賀照雄回歸前院。勝爺問道：「照雄，你與你母親商議如何？」賀照雄便將母親之話對師祖師傅說了一遍。艾道爺聞聽，叫道：「子川，賀母去江蘇，可將張旺、伯芳兩人，用一隻小船順便帶到江蘇鏢局養傷。」賀照雄唯唯而退，預備小船，將蔣五爺、張旺二人用軟榻搭在小船之上。賀母上了大船，賀照雄對於老娘，有戀戀不捨之狀，賀母叫道：「照雄！你不要如此，只要你作了奇男子，為娘死也瞑目。」語畢母子分別，賀照雄回歸本宅。艾道爺說道：「照雄，你房契地契，汝母可曾帶去？」照雄說道：「業已帶去。其餘重要之物，對過有一家小雜貨鋪，那是再晚生拿的本錢，後來將買賣便送與掌櫃的啦，掌櫃的是山西人，非常老誠可靠，再晚生將要緊

的東西存在那裡，決無差錯。現在家人、婆子、丫環，無用的都打發走了，每人另外給五十兩銀子，存薪者照給，男女下人有不願走的，再晚生俱都未敢容留，全都是灑淚而別，現在只留下廚師傅及精明強幹的男僕，尚有二十餘人。」艾道爺聞聽，長歎一聲，遂說道：「不想累及汝賢母子了。」第二日天光將亮之時，眾人起來梳洗已畢，又將裡外各屋門戶鎖好，大家用完了早飯，收拾應用對象，兵刃各自帶好，大伙出了大門。楊香五在院內又將大門關好，然後由梯子上牆縱下來。大家走到大門外的時候，賀照雄仰面一看迎面「樂善好施」的匾，自己不由的一陣傷心，心中暗想：「我家四輩積善，今日怎麼落得這般光景？」思索至此，所以傷心。艾道爺眼神好，早就看見賀照雄面帶悲泣，艾道爺叫道：「照雄！你豈不聞楚昭王還國，有萍實之祥？當初昭王出亡在外，一時群臣盡散。焉想後來再興楚國，回國時在大江中得萍實，文武大臣食之甘美，為散而復聚之徵。賢契只要心存濟物，將來自有散而復聚，萍實之徵可為賢契預卜也。」

賀照雄道：「師祖，再晚生非傷心也，因見此情景，不覺悲慘。」

閒言不表，眾人由大道中走到外面，出了安樂村西護莊橋，奔擂台而來。到廟場一看，人是一次比一次多，老少三輩及賀宅的家人，都在茶鋪門口一坐，觀看擂台，紋絲兒未動。擂台東面設立梅花樁，四棵柏木樁，當中一棵竹樁，土中埋著多深不知道，露出土外是六尺六寸。真是官面的勢力大，梅花樁外面，俱都是倒立牛耳尖刀，土外露著半尺餘尖刀朝上。再看梅花樁東南，高搭彩棚，彩棚口紅綠藍黃的綢子繫著彩球，彩棚裡邊，有八仙桌、六人桌，對桌有琴桌，老方丈當中正坐，眾教師與焦公子、王七在南北陪坐。勝爺師徒大伙一看，兩縣一府的官人俱在彩棚左右，一日比一日的勢派大，這次是一百馬隊，一百步隊，都是預備彈壓的。此時尚早，眾英雄喝茶，耗到巳分時，艾道爺在前，勝爺在後，黃三太等在勝爺之後，賀宅的家人，俱都站在四外，各帶小包袱及手使的兵刃。艾道爺來到彩棚，口誦一聲：「無量佛，師兄請了。」老方丈站起身形，打問訊說道：「道友言而有信，不愧出家之人。」老方丈用手向西北指點，叫道：「道友可見過此陣嗎？」艾道爺說道：「出家人未曾見過。」老和尚說：「出家人不許妄言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我見過圖上畫的，未見過真的。」老和尚說道：「道友，咱二人上那一百單八座樁上，或在柏木樁上，或在竹子樁上，比賽動手。」勝爺和黃三太等一看，這一百單八座柏木竹樁，相隔最遠的一丈六，最近的也有五尺，若打上面掉下來，就落在中耳尖刀之上。艾道爺叫道：「大師兄！咱們二人是六十年的朋友，何必如此？誰要打上面落下來，不是死於非命，便是破去工夫，卻不可惜。你我俱都是百八十年的苦工，難道不可惜嗎？師兄容讓貧道了罷。」老和尚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道友不必多言，我意已決。天下好武之人，都不是貧僧之敵手，就是道兄與我可告平平，咱們二人正可借此一分勝負，也使天下武術家知道知道誰強誰弱。」艾道爺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大師兄既不能讓，貧道便與師兄上樁。大數來臨，誰能脫過？神人尚有遭劫之時，何況你我一凡夫哉？」老方丈叫道：「王七何在？」王七在彩棚中答道：「再晚生在此。」搖著小腦袋瓜喜樂非常。這小子這一來，害了兩個知縣一個知府，皆由他一人所起。閒言不表，王七答應完了，就見老方丈一指紅絨毯，王七遂將紅絨毯鋪在塵埃。老和尚脫去灰布僧袍，在絨毯上一坐，打開繃腿護膝，脫去灰布僧鞋、僧襪，將底衣挽到膝蓋上面。有家人托著四方托盤，裡邊是八寸寬七八尺長的白綾子兩條，老和尚用白綾子將底衣綁住。為何用白綾子呢？

皆因為白綾子這宗東西，它不緩扣。老劍客也是預先有備，在賀宅早都預備好了。艾道爺見老和尚打扮完畢，說：「我也借借光。」語畢，也坐在絨毯上，脫去藍布道袍，脫去白襪、雲鞋，藍布的底衣又肥又大，將底衣向上一卷，卷到膝蓋之上，叫道：「子川！拿過應用之物。」勝爺由大鑿中一伸手，取出一條白綾子，整匹的綾子一扯兩條，有一丈二長，艾道爺綁住底衣，蝴蝶扣一條。勝爺將艾道爺的白襪、雲鞋、繃腿、護膝、道服等，打成一個小包袱，叫楊香五一背。金頭虎此時還是忘不了砸鍋，在旁說道：「老和尚要鬧大光溜。」勝爺狠狠瞪了賈明一眼，他才不向下說。艾道爺與老和尚並肩一站，老和尚叫道：「道友！你先上梅花樁，還是我先上梅花樁？」艾道爺叫道：「師兄！尊敬不如從命，任憑師兄吩咐。」老和尚說道：「道友，貧擺的陣，貧僧先上去。」此時僧道俱都站在梅花樁的東南角，老方丈丹田一運童子功，氣兒向上一提，縱在梅花樁正當中竹子尖上，臉朝北，一粒混元氣一提，轉臉朝南，猶如蜻蜓落在木樁上一般，一個童子拜佛式，手打問訊說：「道兄，貧僧恭候指教。」道爺在樁下，叫道：「子川！」勝爺走向進前，叫道：「老恩師呼喚弟子，有何事議？」艾道爺說：「你看見過此陣沒有？」神鏢將勝英叫道：「老恩師，弟子沒看見過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這叫九宮八卦連環陣。你看那梅花樁當中的竹樁，削成刀刀，鋒利無比。你莫輕視那竹刀，當年韓信中計，命喪未央宮，就用竹刀將韓信誅死，今日竹刀林立，焉可輕視？」勝爺點頭會意。艾道爺又叫道：「你附耳過來。」

勝爺低頭附耳，艾道爺說：「子川，我在賀宅所說的話，你千萬可不要忘了。我二人到在梅花樁之上，誰也不照顧外面，你千萬可謹防暗算貧道之人。子午絕命弩，那是少林寺所興，前者你在家中中弩，就是那物，金鍾罩鐵布衫，全都避不住。防備他們暗算我，可不許咱們暗算他們。」勝爺諾諾連聲說道：「弟子遵命。」勝爺把守東南，歐陽大義士把守東北，黃三太、張七、李煜等把守西北，賈明、楊香五、濮德勇把守西南，正南、正北、正東、正西賀宅的家人把守，前文表過，賀宅的家人都帶著傢伙來的。

艾道爺此時已縱上梅花樁，僧前道後。何為僧前道後呢？

老和尚腳踏竹尖，用腳心前邊，艾道爺腳踏竹尖，用腳心後頭，誰要踏錯地位，竹尖子穿過腳心去，就算輸啦，落在中耳尖刀上，必得死於非命。僧道在梅花樁上，由左邊這棵竹樁縱在右邊竹樁之上，由右邊這棵竹樁再縱在左邊竹樁之上，二人在一百單八座梅花樁上，各用一招工夫，貓躍狗閃，兔滾鷹翻，鹿伏鶴行，二人亞賽兩個飛燕相似。老方丈壁和僧，由幾歲時，身入空門，如今九十多歲，週身的童子功；艾道爺由六七歲上，身入玄門學藝，現在一百零幾歲，練的通乎神道，真是練什麼有什麼。老和尚在梅花樁上，練了一百單八手，返回來仍然落在由地下縱上去那棵樁上。艾道爺心中歡悅，說道：「你就會一百單八手啊。」艾道爺在梅花樁上用的是龍探爪、鳳翻身、蟒抖鱗、蛇吐須、虎撲食、豹攬尾，老和尚一看，遂叫道：「道友比我的招數多。」老和尚倒步又背向東北退，這座樁離有四五尺，正退在東南角上，此時東南角上有一僧人，扮作俗家，正是老方丈的二徒弟法慧和尚，年已半百，落髮的和尚。三俠劍這套書，在僧人中他算第一大惡，白天募化，看見財主，到晚間前去竊取偷盜，法慧和尚都是扮成俗家偷盜，三年之久，未曾破案。他有香砂迷魂袋，無論多大的英雄，也躲不了他這條袋。有一日在鄉下家竊取偷盜，巧遇少婦安歌睡熟，天氣炎熱，睡覺未穿著衣服，赤條條的身軀，躺在炕上，法慧年過半百，一看這個婦人，欲心熾盛，遂破戒採花。由那日之後，他便採花殺命，肆無忌憚，他用香砂迷魂袋，將少婦長女熏過去，裝在箱子之內，偷走以縱淫欲，現在錢塘縣裡因丟人報官廳的就有七個案子，還有老實厚道不肯經官的，尚不知有多少。這個和尚在白蓮寺是二當家的，除去法藍之外，就屬著他。淫僧一見他師傅向後退，艾道爺向前進，他就知道他師傅不是艾道爺的敵手。淫僧心中暗想：「我給他來一個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算無常死不知。」一仰手照著艾道爺背後比畫，就聽袖口裡面有咯啾咯啾的聲音，比畫一回，他又放下。他怕打不著艾道爺，再打在他師傅的身上，所以比畫一回，又把手放下。此時勝三爺正在法慧背後站著，看的明明白白。勝爺心中暗說：「吾恩師囑咐我留神暗算之人，果不出所料。這小子一定是賊和尚喬裝，壁和僧的餘黨。」勝三爺正在思索之際，就見法慧又揚起手來，這回來的勢猛，仰起手來就要打的樣子，勝三爺心中暗說：「你暗算我恩師，你算瞎了眼啦，我在你的身後頭，先給你一鏢吧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賊和尚方一仰手腕，勝爺在背後蹬出一枝金鏢，臨打的時候想起恩師之言，不叫傷人命，勝爺因不敢違背師命，又怕打輕了，他手中拿的暗器打出去，勝爺抖手一鏢，向淫僧法慧背後肉厚的地方打去。這一鏢淫僧法慧的樂子可大了，口中念了一個「阿」字，兩條袖口裡都有袖箭，無論怎樣反臂起鏢，兩隻手也摸不著這只鏢。淫僧正在焦急萬分的時候，勝爺伸手將淫僧的草帽連繃頭網帕都給掙將下來，這一掙下了淫僧的網帕，法慧可就現了原形啦，大伙看熱鬧的一陣喧嘩，喊道：「原來是和尚呀，不是俗家。」西北又聽有人喊道：「吾打你個王八羔子！原來是賊和尚。」和尚此時俱都現了原形，四面八方與和尚動起手來。此時壁和僧在梅花樁上心中一散，艾道爺已趕到前面，用手點和尚的太陽穴，和尚用手向外一推，艾道爺底下一腿，照定老和尚肋骨的空隙處踢去。艾道爺這是一份厚道，因為老和尚打蔣五爺，在橫骨以上二指打的，未忍傷害蔣五爺的性命，這就是施李還桃；老和尚倘若打蔣五爺不

留情，艾道爺此時決不留情，若一腳踢在和尚肋骨之上，老和尚必然當時殞命。老和尚一翻身，一個蟬兒似的，掉在梅花樁下，面前一棟梅花樁的尖子，正穿在老和尚左邊大眼角的眼皮上。金鐘罩如何能練到眼角上？當時鮮血滴下，緊跟著身軀躺在中耳尖刀上。地下尖刀太多，躲得開這一枝，躲不開那一枝，大腿上划了一道血槽，鮮血淋漓。翻身爬起來，叫道：「艾道兄！一百日後再見。」揚長而去。

此時勝三爺伸手由法慧背上將鏢起下，法慧翻身撤出戒刀來，勝三爺握魚鱗紫金刀，與法慧動手。歐陽大義士也與賊和尚動手，黃三太等也與和尚動了手啦。法慧不是勝爺的敵手，早已逃走了，老方丈也早走啦，和尚雖然人多，主腦人已定，人心自亂，被鏢行人殺得四散奔逃。金頭虎、濮德勇二人，拆擂台取下殺身的大禍，金頭虎叫道：「濮德勇！你有膽子沒有？」濮德勇問賈明道：「你有什麼事？」賈明說：「你看看，惹這麼大的禍，都是這個倒臺的擂台。咱們倆人拆他個王八羔子的。」濮德勇說道：「不好動手，得拆多半天哪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真是渾人。還用解繩扣嗎？你手中有一把大樸刀，我搶了和尚一把戒刀，這個擂台柱子不過一尺多粗，咱們兩人這個力氣，一刀剝進一寸去，十刀就是一尺，還用的了二百多刀嗎？剝完南面這兩棵，再繞到北面去剝那兩棵，一會兒，擂台就倒啦。你看這個擂台要是倒了，樂子才大呢。」濮德勇說道：「好好，咱們倆賣賣力氣砍柱子去。」二人遂先由南面上，每人在一棵大台柱子下用刀便砍，砍完了南面上這兩棵柱子，又砍北面上這兩棵，工夫不大，北面上這兩棵也砍得不差什麼啦。

此時正趕上黃三太等追殺和尚，刀槍無眼，連看熱鬧的帶和尚向四外紛紛亂逃，有不少人俱向擂台底下逃跑，有擠在台柱上的，四棵大柱子砍斷了，還有小立柱未斷，人多力大，眾人這一擁擠，將擂台柱子咣咣一聲擠倒。擂台這一倒不要緊，擂台底下未跑了的人，一見擂台底下碰了人，那有見死不救之理？

眾人遂向上搭擂台，由附近買賣家借來的大柱子支起點來，用柱子支上，將擂台底下的人受傷的、砸死的、有受重傷走不動的，一一救將出來。艾道爺尚在梅花樁上觀看，一見傷了不少的人命，艾道爺叫道：「子川，走！」艾道爺因為看見傷的人命太多啦，恐怕再與官兵馬快套上事，那就越鬧越大了，故此三十六招走為上策。哪知道眾人俱隨同勝三爺逃走啦，惟有金頭虎賈明與濮德勇二人，是如同沒有那回事一般，他們倆人還站在一旁看熱鬧呢。

擂台下鬼哭神號，當時野雞溜子王七眼神快，叫道：「公子！你看那邊手擎戒刀的，不是那天搶綢緞店的兇犯嗎？一臉黑麻子，狗蠅眼，羅圈腿，大肚子。」焦公子抬頭一看，正是廟上最先動手那個大黑漢。焦公子遂一聲呼嘯，調齊官兵小隊及眾教師，他們齊奔金頭虎與濮德勇二人而來。濮德勇手中擎著大樸刀，一見眾官兵圍繞上來，掄起大樸刀，不管官人與民人，誰要一擋他的路兒，就是一刀，身體也大，腳步也寬，闖出重圍，只剩金頭虎被官人團團圍住。焦公子吩咐眾教師，趕緊拿搶綢緞店估衣鋪、拆擂台之人。兩縣一府的官人在外邊圍著，金頭虎橫杵豎撞，他一看刀槍都向身上紮，躲不開了，他就閉著眼拿戒刀亂紮，向前就撞，他那個意思，是誰要紮死我，我也紮死誰。無奈官人因幾兩銀子的俸銀，誰也不跟他拼命，俱都向後倒退。焦公子大怒，叫道：「家人何在？取過我的槍來！這些人拿不著他，還了得嗎？」家人將槍遞過，焦公子接槍在手，追奔賈爺而來。焦公子來到切近，叫道：「小子！咱倆看看誰行誰不行。」說著話，焦公子在馬上抖槍便刺。傻小子的戒刀沒有招數，不到三個回合，便將戒刀對焦公子拋去，口中喊道：「著法寶！」焦公子手明眼快，用槍向下一壓，當當戒刀落地。賈明又說道：「小子，還有傢伙呢？」背後撤出一字杵，傻英雄一看，裡三層外八層，裡裡外外圍得風雨不透，傻英雄抽出一字杵來，可就得著理啦，三十六杵上下翻飛，一招緊似一招。焦公子這條槍恰似蛟龍出水，傻英雄三十六杵使完，又大聲喊道：「著法寶！」杵奔焦公子面門打去。焦公子一閃身，一翻腕子將杵壓落塵埃。傻英雄此時手中可就沒有傢伙了，焦公子照定傻小子面門一槍刺來，傻英雄伸手抓槍，焦公子將槍抽回，槍槍照定頭頂硬砸，傻英雄一閃身軀，還是搶焦公子的槍，焦公子抽槍再向傻英雄軟肋刺去，傻英雄這回手伸得甚快，一伸虎爪將槍攔住。焦公子在馬上，傻英雄在步下，二人用力搶槍，傻英雄這頭槍尖子有錐金鏝擋著，焦公子用力也奪不出去。野雞溜子王七在旁說道：「兩縣一府的官人，趁著此時，還不用勾桿子搭他？」王七這一句話，提醒了眾人，立刻四棵勾桿子，奔傻英雄二肩頭、沖天杵搭來，焦公子福至心靈，在馬上將槍向前操，傻英雄一退兩退，仰面朝天。眾官人奔上前來，將傻英雄按著，鎖鏈纏胳膊纏腿，將傻英雄捆好，這位傻英雄繩鎖加身，難免牢獄之災。

焦公子說道：「王教師，點點兩縣一府的官人傷了多少？」

野雞溜子王七當時一點，受傷身死的連官人和百姓十一人，受傷的三十餘人，受輕傷的不計其數。焦公子說道：「這就是明伙執仗，搶綢緞店、估衣鋪、白龍駒的匪首。」眾官人一聽，趕緊將傻英雄搭到錢塘縣。錢塘縣班頭向裡一回，縣官一聽嚇了一跳，竟死人十一口，受重傷不知死活的三十餘口。縣太爺慌張張袍服不整，就急忙升了大堂。官人將傻英雄足下綁繩打開，倒綁著二臂，攙扶著上了大堂。三班人役說道：「跪下！跪下！」傻英雄說：「跪下就跪下，跪官不算丟人。」錢塘縣的縣官雖然不是清官，然而可不是刮盡地皮之官，就是有一樣兒，最怕上司。縣官在上面問道：「大盜抬起頭來。」傻英雄說道：「抬頭就抬頭。」說著傻英雄將頭抬起來，復又說道：「你看看，長的不錯吧？准好看。」縣太爺一看，雷公嘴，狗蠅眼，沖天杵小辮，身上衣服用桿杵子搭的一縷一縷的，一身的土。縣官在上面問道：「明伙的大盜，你家住在哪裡？姓什麼名誰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家住江蘇省，三歲喪父，五歲喪母，無有手足弟兄，身無正業，流落在外。先前拔煙袋，端雞籠，偷鐵鍬，到後來膽子愈來愈大，撥門戶明伙路劫。」縣太爺問道：「上次搶綢緞店、估衣鋪，你們多少人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一個人。」縣太爺問道：「你一個人怎樣搶兩家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搶了這家，路過那家，又捎走了點兒。」縣官問道：「內中有瘦小枯乾的是誰？」賈明說：「不知道。」縣官又問道：「內中有使鏈子鎗的，有使判官筆的，有使樸刀的，偕同你打槍。都是何人？照實說來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廟上好幾萬人，什麼長像的都有，我哪認的呀？」縣官又問道：「你搶的贓物俱都放在哪裡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什麼叫贓物？」縣官說道：「綢緞、銀錢、估衣之類，都叫贓物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是隨走隨賣，一匹綢子兩吊錢，誰要買給誰，估衣也是如此。」知縣又問道：「窩主是誰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什麼叫窩主？」縣官說道：「你住在哪裡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杭州府有的是破廟，我專好住破廟。」

縣官又問道：「將焦公子打得口吐鮮血是何人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是我。」縣官又問道：「你不是使杵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什麼傢伙都能使。刀也使，棍也使。」縣官又問道：「拆擂台是何人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也是我。」縣官又問道：「那黑臉的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黑臉白臉的無數，我不認識。」縣官又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傻英雄說道：「我姓賈叫明。」縣官道：「你是攪鬧本縣來啦？你一人能在杭州府作這些個案子？給我拉下去打。」賈明心中想：「賣給你兩下吧。」脫下褲子按在大堂上，先過來一名衙役，打了五板子。列位，三板就得見血，賈明挨了五板，黑色屁股沒有變色，又換人打仍然如故，一氣打了八十大板子，黑屁股蛋子一點兒不動。縣官在上面問道：「賈明，你同伙有多少人？還不從實招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」賈明說道：「這不是我在這兒打官司吧！」縣太爺說道：「好膽大的匪人！你敢在公堂撒野？看大刑伺候。」左右一聲答應，取過了夾棍、鐵鎖鏈子，值堂站班的威嚇，賈明的心中亂跳，自己暗想：「這回要乾。」遂說道：「縣太爺，就是我一個人，官司還不夠打的嗎？」縣太爺在上面一拍驚堂木說道：「將他夾起來！」衙役將賈明沖天杵打開，用麻繩沾上水，將賈明綁纏上，又將夾棍鐵鎖擺在傻英雄面前，縣太爺問道：「賈明，你看看夾棍，你不說實話，能熬刑嗎？你就是鐵打的，你擔不住七成刑去。」賈明叫道：「縣太爺，一輩子作官，輩輩居官！大人你還不明白麼？現在我一個人都招認啦，官司還不夠我打的嗎？頭上有青天，人容天不容。縣太爺，你要動刑，我就招出有焦振芳。這樣招法，你能夠認可麼？縣太爺你就積點陰德吧，不必連累好人啦。」縣太爺在上一聽，賈明說的句句有理。原來，這縣官並不是贓官，就是有點懼上，此事又是焦公子的原告，縣太爺焉敢不細細審問？明知焦公子因搶蘇秀才之妻起的事，無奈誰也不敢作證。知縣心中一想：「事由焦公子一人所起，擂台也是焦公子辦的，我何必做此缺德之事？賈明已經自己招認了，我將賈明的口供作套公文，送上知府衙門，有什麼事叫知府去辦。」縣太爺思索至此，叫道：「賈明！你一人豈能作這些事？你要將幫你的賊人招出來，還許有你的活命；你一人要打這場官司，可就沒有你的命啦，畫了供可就反不了悔啦。倒是有別人幫你沒

有？」賈明說道：「純是小的一人所為。」縣官說道：「你畫供吧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不會寫字。」縣官又說道：「你畫一個十字，再印上指紋。」賈明說道：「那個行，多畫幾個也沒有關係。」衙役拿著狀紙，賈明畫了供，印了指紋。縣官叫師爺作了一套公事，連供帶人一併送到知府衙門。

知府立刻升了大堂，命衙役帶犯賈明。衙役將賈明帶上了大堂，知府這一上大堂，眾官人一看，幾乎樂出聲來，知府半尺餘長的墨髻，剩三四寸長啦。都頭叫道：「府台大人的墨髻是怎麼啦？」知府長歎一聲，遂說道：「別提啦，前天本府刮臉，剃頭的一時失神，竟將本府墨髻刮下去了。」此時衙役一喊堂威，將大盜賈明帶上了大堂。知府坐在上面，一拍驚堂木，伸手一攏墨髻。這是習慣，知府沒攏著墨髻，自己的臉一紅，在上面叫道：「大盜賈明！你搶綢緞店、估衣鋪都同何人？你要從實的招來，免得你皮肉受苦！」賈明說道：「台府大人在上，錢塘縣有供，你就照著錢塘縣的口供辦吧。」知府大怒說道：「你胡說！你一個人就拆播台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大人請想，鐵打房樑磨繡針，工夫到了自然成。我一個人用刀砍的台柱子。」知府說道：「你胡說，還有一個黑臉的幫助你拆播台，那是何人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黑臉白臉播台底下無其數，我都不認識。」知府說道：「搶去焦振芳的白龍駒，你放在哪裡？從實說來。」賈明叫道：「府台大人，您老人家看看，我是羅圈腿。搶去焦公子的馬，當時我就騎上啦，跑出去有三四里地遠，那馬一尥蹶，將我掀下來，它就跑啦。」知府說道：「大盜賈明，本府不動大刑，大概你決不能順情順理的招認。就憑你一個人，辦得了這些個事？左右看夾棍伺候。」衙役答應一聲，工夫不大，將夾棍取到大堂之上，打開了賈明的冲天杵，用麻繩兒將賈明腦袋纏住，將賈明放在了夾棍之上。知府一拂袍袖，伸了三個手指頭。前清的刑法，擒著飛賊大盜，官在上面用袍袖擋著臉，用左手伸幾個手指，上幾成刑，賊人若是不招，再加刑牢問。閒言少敘，知府伸了三個手指，衙役將賈明的腿夾在夾棍之內，兩人一較棍，上了三成兒勁，賈爺就覺著骨頭有點發麻。傻英雄心中暗想：「這東西可真不好受。我要將我蔣五叔、黃三哥、賀照雄他們都招出來，我也免不了一死。在賀宅說過，誰被官人拿去，一板子打死，夾棍夾死，誰也不能連累別人，誰要一哼一哈，那就不算英雄好漢。」賈爺想到這裡，咬住牙關，一粒混元氣向下一壓，一語不發。知府在上面問道：「大盜賈明，搶綢緞店、估衣鋪，都同何人所為，還不招來？」賈爺一語不發，知府一怒，一拂袍袖，又伸了五指。衙役又一較勁，上了五成勁，賈爺就覺渾身發酸，仍不言語。知府在上面又問，賈爺還是無話，知府在上面又拂袍袖，用大指與食指中指一捏，衙役一看，又將夾棍上了七成的勁。賈爺心說：「這下子可乾啦。」就聽骨頭啾啾的聲音。賈明心生一計，再不然可真挺不住啦，黑麻子裡熱汗直向下流。他母狗眼兒一翻，黑珠向上眼皮裡一擠。知府又問道：「大盜賈明，搶犯共有多少人？窩主是誰？還不從實招來？」衙役回道：「府台大人，大盜賈明閉過氣去了。」知府一看，嚇了一跳。你道為何知府害怕呢？前清的法律，飛賊大盜，無論在哪个衙門過堂，必須畫了招供；倘若未畫招供，頭一堂就受刑而死，無論什麼衙門，也得擔處分。知府一看，賈明並未畫招供，他就死過去啦，知府在座上說道：「鬆刑。」衙役這才由七成刑放到五成，由五成刑又放到三成。為何不一氣兒放刑呢？列位，夾棍這宗刑法，若是將人夾死，驟然間一鬆，人就緩不過來了，非得陸續向下放，然後慢慢的緩醒。衙役給賈爺將刑放鬆了，賈爺假裝「啊啞」一聲，母狗眼似睜不睜，說道：「啊呀，方才我到枉死城啦。兩邊有牛頭馬面，當中正座上閻王爺，他派牛頭馬面取過生死簿來，一查我的陽壽，閻王爺說我的陽壽不盡，尚不該死，打發牛頭馬面將我送出枉死城，路過一個惡狗村。」賈明眯縫著眼一看，衙役共有三十多個，遂說道：「這個惡狗村可太厲害啦，三十多條惡犬，肥胖大耳朵，將我團團圍住，咬得我渾身疼痛。啊呀！這是什麼地方？」衙役不知道賈明是暗中罵他們，還在一旁講究呢。張三叫道：「李大無怪乎出殯掛的牛頭馬面閻王爺呢，原來真有其事。」知府心中暗說：「江洋大盜，野性方熾，一堂決不能招。他既然供了搶綢緞店啦，先叫他畫了供，在獄裡將他先圈圈，然後再叫他受刑，自然他就招啦。」

知府遂說道：「大盜你畫供吧。」賈爺說道：「我不懂畫供。」

知府說道：「畫十字，按指紋。」賈爺說道：「畫個十個二十個的，那沒什麼。」遂畫了供，砸上手銬腳鐐，批了公事，下在牢獄。傻英雄思索：「剛才裝死，這時要一走就漏啦。」遂叫道：「府台大人！你一輩作官，輩輩作官。我的腿被夾棍夾得這樣，焉能走得了呢？」知府說道：「將他背下去。」傻英雄心中暗想：「小子，我的腿一點兒也沒壞，將這群小子都瞞住啦。」賈爺也錯想啦，班頭之中有的是武術學家，明白賈爺是橫練，知府是文官，不明白這個。那麼班頭為何不報告知府呢？皆因為班頭暗恨焦公子設立播台，提拔班頭，故此暗與知府作對。不表傻英雄下了牢獄，單表播台之下，哭聲震天地，不罵折播台的，俱都罵播台的，所有砸死之人，哭主自己往家中搭死屍不提。單說這時府衙門站班的在門口閒談，說道：「今日被獲的這位姓賈的真是好朋友，並不連累別位，自己招承，也畫了供啦，可惜這樣英雄，這一畫供就算完啦。」衙役在門前這一談論不要緊，一個傳十個，十個傳百個，茶鋪酒館，都作為茶餘酒後之美談。惟有勝爺自己在酒樓喝悶酒，尚未回賀家村，勝爺正聽人談論：「折播台砸死人，只拿住一個梳冲天杵的。縣太爺過堂，送到府衙門，板子打，夾棍夾。真是英雄，受了好幾個死啦，並未招出別人來，折播台，搶白龍駒、綢緞店、估衣鋪，俱都自己承認，一個人也未攀出來。」勝爺喝著酒，吃著飯，心中甚為難過：「怎麼都逃走了，單單傻孩子被獲了？」勝爺開發完了酒飯錢，出了錢塘門，尋找黃三太太大眾。由錢塘堤走出去五七里地，正在殘秋之時，一陣陣的寒風刺骨，南邊天氣較北方稍暖，寒蟲叫的聽著可慘。勝爺觸景生情，又聽錢塘堤的下坡，有人叫道：「老師這邊來！」勝爺一看，敗葦叢中有一座坍塌倒壞的破廟，堤坡下有一道土牆，人可通行。勝爺走到破廟後，一看黃三太、楊香五、張茂龍、李煜、蕭銀龍五人席地而坐。勝爺說道：「你們五個何時到的這兒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在播台一亂的時候，我們五個人就奔此處而來，所以未曾離開。」勝爺一看，一片敗葦倒在地上，勝爺放下小包袱，坐在小包袱之上。勝爺叫道：「三太，你知道你兄弟賈明被了案嗎？」黃三太聞聽一怔，遂說道：「弟子不知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賈明在縣裡，並未受任何的刑罰，到在府裡，死而復生者數次。這回一句胡話都沒說，完全自己招認成案，砸了鐐下在府獄啦。」黃三太頓足，眼淚汪汪，叫道：「師傅！惹禍是我們小弟兒六人，在廟上打抱不平，然後我將五叔趕到，誤傷惡奴，禍是大家惹的，叫我兄弟一人受牢獄之災，弟子不忍。明天弟子一人到府衙自行投首，我一人所作的案子，就說我兄弟他是瘋子胡說，弟子將僕兄弟替出來，千刀萬剮在所不辭，只要替出吾那僕兄弟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三太，你是癡人。你去一個人就替出你那僕兄弟？豈有此理。兩縣一府官人沒有不拿你們的，你們都去了才好呢。老夫不該跟你說這個話，我勝家門中沒有犯法的人，你們若果是明伙仗仗，我可不能救你們。但你們所做之事，都是我們行俠作義之人應當做的事，所以老夫並不嗔怪。明天老夫獨自一人越府獄，救你兄弟出獄就是了。」說罷又問道：「你們吃了飯沒有？」銀龍說道：「都還沒吃呢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們等著吧，老夫與你們取飯去。」勝爺走出破廟，來到西湖岸，買了一個竹筐，又買了魚肉燒酒、燒餅等食物。勝爺買妥帶到破廟之內，放在敗葦之上，此時天已昏黑，爺兒六位坐在一處，勝爺又喝了點酒，師徒爺兒六位，躺在敗葦之上，風餐露宿。黃三太、蕭銀龍這一干小英雄，在鏢局中都有當差的伺候，如今落得這般光景。

勝爺道：「再給你們買點吃食，今晚就可叫你們弟兄相見。」

勝爺又給小弟兒五人買了酒飯，老俠客走到府衙門口，看了看獄裡的形式，外面頭道獄牆甚高，半尺餘長的棗樹枝棘。勝爺又在毯鋪中，買了一條獨睡毯子。又回錢塘破廟後，三太、香五問道：「師傅，盜獄的東西可曾備齊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已經備齊了。」叫楊香五打開毯子，兩頭紮了兩個孔，叫香五在破廟外找了一個磚，用刀打成四條，挑兩條齊的，當中刺上口兒，用繩子係在毯子上面。三太說道：「師傅，我們去幫你救我兄弟如何？」勝爺說道：「用不著你們幫助我。獄裡班頭都會把勢，你們本事平常，要是我將你兄弟救出，你們再被獲，豈不又費了事啦？你們去兩個人在斷橋等候就行啦。」勝爺等候關城門打點的時候，借著出入城的人多，混進城去。勝爺將毯子裹在小包袱內，老英雄進城找個清靜地方，候至二更來天，繞到府獄東牆外。此時二更半已過，獄牆外靜落落無人，勝爺打開小包袱，將獨睡毯條打開，晃著火折照照獄牆高矮，將毯條向獄牆上拋去。獄牆不比城牆，獄牆是直上直下，飛抓絨繩又接上一條繩子，一抖如抓，抓住獄牆瓦簷子磚，向下一捋抓咬住，雙手揪著絨繩，腳尖登牆磚上了獄牆，跨在獨睡毯條之上。向下一看黑忽忽，將飛抓纏在腰間，向牆下縱去，夠奔二道獄牆，縱身形上了大牆。三更已到，大牢中有掛鎖鏈

的，有帶腳鐐的，也有每人一間的，都是問成死罪的囚犯。勝爺聽獄裡哭父喚娘，外場人打官司，雖然不能說出栽筋斗的話，也是眼淚汪汪。列位，還是忠厚能忍的，那才是真君子呢，牢獄之中俱都是人命盜案，不是省事之輩。誰見天堂地獄？兩般盡在人間。勝爺聽夠多時，未有賈明的下落，他若是在這個獄裡，他必然喊叫。勝爺在獄裡找到四更多天，並不見賈明，老英雄仍然出了二道獄牆，用飛抓搭住頭道大牆牆簷子，上了大牆，往獨睡毯條上一跨，然後再用飛抓將獨睡毯條搭住，將絨繩擲在地上，勝爺縱到地上，一引絨繩將毯條引下來，抖了抖囊樹枝棘，直奔錢塘門，順著馬道上城，身貼城牆，腳後跟踏磚而下，繞到海河橋，由錢塘門外夠奔斷橋亭而來。

來到斷橋亭，天光剛亮，黃三太問道：「老師，怎麼樣了？」

勝爺說：「我在獄中沒找著傻孩子。這一次道路也熟啦，到了晚晌我再去。」爺兒幾位仍回破廟，白天在蘆葦深處一睡，勝爺又給他們幾個人多買了點酒菜。至夜晚，勝爺仍用獨睡毯條裹著兵刃暗器，仍然進了大獄，由二更多天，找到四更來天，仍是沒有賈明的下落。勝爺心中暗想：「焦振芳就是誠心害人，也得過個四天五天的，決不能這樣快呀？」勝爺一連進獄找了三天，並無賈明的下落。

第三日這天，四更來天，勝爺出了大獄，心中忐忑不安，不知道賈明性命如何。勝爺正向前走，奔縣衙門大獄而行，就見獄牆前一箭來遠，前面一帶小樹林，忽由小樹林中出來一道黑影，一身夜行衣服，背後明晃晃一把鋼刀。勝爺心中暗想：「四更來天哪裡來的偷盜之賊呢？若是大盜偷盜剛回來，必然背著包袱，此賊怎麼由樹林出來空著手？」勝爺一旁思索著，就見此人也奔錢塘縣城牆而來。勝爺看此人原來與自己一道，就見此人來到城前，順著馬道上了城頭，到了城上，由腰間掏出飛抓搭在城磚上，面頭朝城牆，兩隻手一把搗一把順繩而下。

勝爺心中暗笑：「好笨的賊人，下城牆使飛抓就夠蠢笨的啦，他還頭朝裡。」下了城牆直奔斷橋亭而去。勝爺隨後也上了城牆，由城牆上面一看這賊人，與自己又是一路。勝爺心中暗想：「為何他又與我一路呢？我倒要看其究竟。」此黑影過了斷橋亭，直奔錢塘堤。走出不遠，迎面一帶樹林，就見那人跑入樹林中。勝爺將身形隱在樹後，暗中觀看。就見那人進了樹林子，唉聲歎氣，頓足說道：「恩師呀，恩師呀，弟子對不起你老人家，弟子空生一個人來，眼睜不能救恩師之命。可惜恩師你老人家教養弟子一場，弟子一連三夜，打算進獄牆裡搭救你老人家，無奈獄牆高插雲霄，弟子連獄牆都未曾進去。」勝爺在樹後一聽，心中暗說：「這倒有趣，我一連三夜到府獄救人，我可進了獄牆啦，就是沒找著我姪子賈明。他也是盜獄，可憐去了三次，連獄牆都沒有進去。這不成了同病相憐嗎？究竟此人救的是何人呢？好了，我倒要聽他說些什麼。」就聽此人又說道：「恩師，恩師，弟子若早知千方百計進不去獄牆，我不能搭救恩師，我還能請人去呢。如今竟被弟子耽誤了，眼看著屈打成招，問成了死罪。蒼天啊，蒼天啊，都說有報應，何曾有報應呢？沒有別的，你教養我一回，臨難我又救不了你，弟子只好以死相酬。」語至此，由腰間取出飛抓絨繩，尋找歪脖子樹，口中又說道：「若有這兩個人在場，老師你的事就好辦了。可惜勝三爺現在直隸莫州納福了，我黃三哥在鏢局子作買賣，不常在家中。要准知他在家，他雖然武學不十分精，他也能認的俠劍客呀。」勝爺聽到此處，打了一個咳聲，由腰間掏出火折，一晃火折，叫道：「這位壯士，可認的在下嗎？」此人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，急忙說道：「老大爺，你別答理我，我是在此說胡話呢，請你別管我的事。」勝爺笑道：「壯士，你方才言說勝三大爺、黃三哥。你可認識勝某嗎？」

此人說道：「要提起勝爺，我可不認識。他老人家跟我之恩師是磕頭的弟兄。」勝爺說：「你的恩師是哪一位？」此人說道：「提起吾之恩師，大大有名，家住浙江紹興府，山陰縣結義村，姓黃。」勝爺聞聽一笑，遂說道：「是不是黃昆？」此人聞聽一怔，遂說道：「那正是我的恩師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此人說道：「我姓趙名叫得勝，人稱玉面書生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老夫就是神鏢將勝英。」趙得勝聞聽愕然，說道：「你是神啊仙呢？」勝爺一笑說道：「哪有神仙？」語畢，由鏢囊中註銷一隻鏢，叫道：「趙得勝，你來看。」趙得勝向前一看，金鏢上有字，上書神鏢將勝英。」趙得勝這才說道：「你就是勝三大爺呀？可屈死小姪男了。」語畢，放聲大哭。

勝爺叫道：「趙賢姪，何必如此？有話請講明白。究竟你為何來到樹林要行短見？」趙得勝哭著說道：「我之恩師被知府的公子焦振芳栽贓，陷入監獄，屈打成招，問成死罪。」勝爺問道：「究竟為的什麼事呢？」趙得勝說道：「皆因為我師娘早已故去，我師傅來到杭州，又後續了一位老伴。焦公子霸佔了我師娘，恐我師傅不依，故此先出這宗惡手段，將我師傅置之死地。」勝爺又問道：「汝與神拳無敵黃昆，因何有師生之誼呢？」趙得勝說道：「要提起小姪男來，出身太低。皆因我三歲之時，我的天偷去世，我娘年輕，無有瞻養，攜我另行改嫁，嫁在杭州趙家村，趙姓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有死有嫁，古今有之。」

趙得勝又說道：「趙姓乃是大戶人家，並無兒女，家財巨萬。自從我娘嫁到他家不到三年，趙姓又死，只剩我母子度日，留下巨萬的家財，當然由我母子掌管。豈知趙姓當族之人，皆視我母子為眼中之釘，肉中之刺，不叫我母子承受家業，終日欺壓我母子。我年紀小，我母親老實，不能爭論，一生氣領著我離家，在外尋茶討飯，家財產業俱被強橫的當門族戶占去。我娘領著我尋茶討飯，要到浙江紹興府山陰縣結義村。只因我凍餓不堪，終日啼哭，憂愁成病，住在結義村外一座破廟之中，被我恩師所救，將我收在門下為弟子，將我母親送在黃三哥家中。我母親本來得的是饑餓之病，一有飽飯，當時病也就好啦，多蒙黃伯母大恩，不叫我母當奴婢看待。我自從六歲拜在我恩師門下學藝，八九載未離左右。」勝爺點了點頭說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

列位，提起黃昆之為人，並不是惡人，當年曾與勝爺在北路開過鏢局子。為人有一宗毛病，最好杯中之物，每日總得二三斤酒。開鏢局子剩了幾個錢，遂與勝爺將買賣分開，回歸紹興府，不到一年的工夫，他的髮妻就死去了。黃昆此時已與三太之父分居另過，每日喝完了酒仍然練武，練完了武仍然喝酒。

那日清晨，黃昆早起正向村外去練武，就見有幾位老者說道：「黃二爺來啦。黃二爺急功好義，必能搭救他母子。黃二爺常提念要收一個義子，皆因為黃三太是長門，絕幼不絕長。」黃昆此時已經走到眾老者切近，遂問道：「什麼事呀？」有一位老者說道：「破廟稻草之中，有一位四十多歲的婦人，還有一個小孩五六歲啦。你要修點好，豈不是一舉兩得嗎？」黃昆說道：「怎叫一舉兩得呢？」其中有明於料事的老頭兒，一聽黃昆說話有點不悅，遂說道：「這個小孩你抱在家去，收為義子；那個老婆子叫他去到黃大奶奶那院住著，不過多添一雙杯筷。」

黃昆說道：「此事總得與我嫂嫂相商。」黃昆回去與三太之母一商議，三太之母甚為歡悅，遂叫家人們搭著一乘四人小轎，將趙得勝之母搭到家中。當時就叫大夫與趙得勝之母看病，原沒有什麼大病，吃了兩三劑藥也就好了。黃昆將趙得勝也領回家中，黃母問趙得勝之母：「家住哪裡？姓什名誰？」趙得勝之母說道：「我乃趙門王氏。」遂將自己所遭之事，對黃母細說了一遍。黃母聞聽甚為歎息，說道：「有死有嫁，古今之常理。嫁來的何以不能承受家業呢？你就在此安心度日吧。我家中事也多，正自無人料理，你就幫我照料家務吧。你的孩兒現在認了我們二叔為義父了，咱們就是姊妹相稱。」趙得勝之母千恩萬謝。日久天長，黃三太之母與趙得勝之母真如同親妹妹一樣。趙得勝此時年歲稍長，黃昆遂傳授趙得勝武學。每日兩餐，黃昆必要喝酒，也叫趙得勝喝酒。趙得勝由六七歲就練習喝酒，黃昆每一頓飯必喝一斤多酒，趙得勝到十餘歲，每一頓飯也是一斤來酒。黃昆自己有五六頃地，爺倆除去吃就是喝，坐食山空，由趙得勝八九歲的時候，黃昆每年就將地賣出去一頃八十畝的，至趙得勝十六七歲的時候，黃昆將自己的地也就賣淨了。這一日黃昆叫道：「趙得勝！杭州府趙家村你還認識嗎？」

趙得勝說道：「出來這些年啦，我不准認識，我母親大概都能認識。想當初我母親被驅逐之時，我只六七歲，所以我記不清楚了。」黃昆說道：「咱爺倆也該離別啦，我的地也都賣完啦，再往後連我都沒有吃的啦。我自己也得想法子動一動了。我先給你出一個主意，杭州府鏢行裡我有的好朋友，我給你寫一封信，你同你母親回奔杭州。先住在店裡，將書信投到鏢行，然後前去趙家村，找你的當家族人，他們若要打官司，隨他們之便。要講私打，鏢行裡有的是人，去五十位六十位的。要打官司，杭州府、錢塘縣，你就自己去告狀，背地裡叫鏢行的人幫著你。你母子到在趙家村，就說隨娘改嫁，自古有之，我幼時不知事故，我母親老實，

被你們驅逐在外。現在我已長大成人，回歸故里，子承父業，父債子還。前者霸佔我母子田產的，地算白種啦，房子算白住啦，趕緊物歸原主。你們若是不服，動文的就告狀，動武的就打。」趙得勝一聽，也很歡喜，去到黃母那院，和自己母親一商議，他母親也只好依從。於是黃昆叫賬房的先生寫了三封書信，俱都是杭州府的鏢局子，信封上面寫明某處某鏢局子某人。趙得勝遂與他的母親由江蘇起身，夠奔杭州而來。到了杭州，將書信遞到鏢局子，鏢局子裡眾人打開書信一看，原來是黃昆的義子，所有趙得勝家務之事，俱都寫得詳詳細細。鏢局子的人哪位不知道黃昆是三太的親叔父呢？大伙俱各替趙得勝抱不平。於是由鏢局子裡一約會，果然約會了七八十位，全都各擎單刀、花槍、雙手帶、手叉、匕首刀、三節鞭、齊眉棍，擁護著趙得勝母子的車輛，來到趙家村。

到了趙家村，先將村中有名的人請出幾位來。此村趙家是大戶，姓趙的最多，約出來的人，內中有趙家的族長，由趙得勝對族長將原委說明。族長一想此事，一點不錯，想當初這一群窮當家子，將趙得勝的產業完全瓜分了，實在於理不合。如今人家長大啦，同他的母親又回來啦，並且又有鏢行好幾十位，俱都是幫著打架來的。族長明知此事不好瞭解，決不能善罷干休，族長遂將當初奪趙得勝產業的人，俱都喚至面前，與大家商議此事。其中就有膽子小的，一見這宗光景，明知理虧，情願將所占的產業交出，但還有強橫不準備給趙得勝產業的。族長說：「你們要是不給趙得勝這項家產，你們是自裁筋斗。把趙得勝跟他母親擠走，這是人所共知的事。自古隨娘改嫁之子，就有承繼產業之權，臨到打上官司，也只得將產業退歸趙得勝。你們白住十數年房子，種十數年地，還不便宜嗎？」眾人一看趙得勝這宗形勢，這一方面又屈於理，不得已只得將房產退回，仍歸趙得勝承繼。

得勝將家產承繼之後，遂給黃昆寫了一封書信。黃昆接到了書信，甚為喜悅，遂有夠奔杭州之心，一來是喝酒也不富足啦，二來是也要到杭州看看徒兒，有了機會在鏢局子再作一份事，好賺酒喝。黃母雖然累次派家人給黃二爺信，告訴黃二爺，要沒錢花到黃母那院去取，無奈黃昆是一個固執人，他能受窮也不去向嫂嫂要錢去，故此才奔杭州。轉過年來，黃昆遂到杭州鏢局子，鏢局之人誰不敬奉掌櫃的叔父呢？皆因為勝爺一回家，將鏢局子一切事物俱都交派了黃三太。黃昆到鏢局子，一言說要做一份事，大伙遂說道：「現在鏢局子俱都是你姪子為掌櫃的，還能叫你出來做事嗎？」黃昆說道：「你們大家還不知道我的脾氣嗎？我姪子不論多闊，我也不願花他的錢。我自己賺自己花，倒覺著痛快。」大伙一看黃昆非要做事不可，遂有人說道：「如今杭州府的焦公子要聘請教師，去了一位不是焦公子的敵手，請了幾位俱都不成，黃二爺若是應焦公子之聘，必然能勝其任。焦公子現對於求武學，如大旱之望雨。」黃昆說道：「要能成，大家就給我幫忙。只要供給我酒喝，錢之多寡還是不用提。」遂有人告訴了焦公子，焦公子果然遞名帖，聘請老師。黃昆到在焦府，焦公子對於黃昆如同長輩看待，每飯燒酒管夠，恭敬得黃二爺無以為報，遂將黃家三十六手進手拳，完全傳授與焦公子。焦公子更加敬重，黃二爺也真盡心竭力的傳授他功夫。後來焦公子又請了大管家、二管家、野雞溜子王七之輩，黃昆一看，焦公子不與好人相近，終日與宵小在一處，打成了一團，遂有退志。後來又聽說野雞溜子王七要叫焦公子搶男霸女，焦公子唯命是聽，老頭子可就惱啦。有心要管教焦公子，自己又一想：「我一不與他沾親，二不與他帶故，我若教訓他，他聽了還好，他要是聽，豈不自找沒趣嗎？」

老頭子自己越想心中越氣悶，長歎一聲說：「可惜我黃昆將黃家三十六手進手拳傳授匪人。幸他此時學壞，他要再等三年二年學壞了，我將武學再都傳授於他，那豈不更糟了？」老頭子思索至此，遂辭事不做，焦公子不論如何挽留，也是不成。焦公子無法，臨行時另送盤費。老頭子說道：「我在外面賣藝或是保鏢，都能賺錢，我不要錢啦。」於是由焦公子私宅裡將行李攜到鏢局子。閒暇無事，到自己乾兒子趙得勝家去。趙得勝便勸黃爺在家裡居住，說道：「您老人家不用走啦，就在孩兒家中養老吧。」黃昆說道：「得勝，你不明大禮。男子無妻謂之鰥，女子無夫謂之寡。你母雖五十歲，究竟是守寡之人，我豈能長久住在你家？你三哥現在鏢局子當掌櫃的，我住在那裡倒也方便。」且說鏢局子的人，就慫恿著黃爺再說一個後老伴，他們暗地裡也未與黃爺商議，便給黃昆說妥啦，說的是陶家村陶寡婦的姑娘，也是寡婦。說妥了之後，就要過門了，遂在杭州府東門外置了一所小三合的房子。媳婦也說妥啦，房子也買啦，三百兩銀子也花完啦，萬般無奈，遂將趙得勝喚至家中，對趙得勝說道：「我現在又說了一個後老伴，花費太多啦，手中空虛，也娶不了啦，你借給我一百兩銀子吧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一百兩銀子，義父您夠用的嗎？」黃昆說道：「夠用的啦，以後我有錢再還你。」趙得勝遂由家中拿了一百兩銀子給義父送去。黃昆遂擇了日子迎娶後老伴，焦公子、趙得勝等都去拜見師娘。娶過之後，黃昆手中仍是不富裕，遂到鏢局子裡與大伙要求，打算保一回鏢。鏢局子裡的人說道：「黃爺您來著啦，現在有一趟北口外的鏢，就是有點兒危險。這一趟買賣要是作完了，足夠你過幾年的。正愁著沒有人呢。」黃昆說：「好，好，大家賞給我碗飯吃吧。」三言五語，定規妥了，批了合同，黃昆遂起身保著鏢向北口外而去。臨走的時候，將家務之事俱都托付了趙得勝。

黃昆走後，趙得勝遂時常來到師娘家中，不過與師娘買些東西等事。這日趙得勝與師娘買完了東西，陶氏將飯做好，叫道：「得勝！你也在這裡吃吧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我到外面吃去。」陶氏說道：「你何必外面吃去呢？我是你的師娘，師徒如父子。再說你還是我的乾兒子呢，這還有什麼嫌疑嗎？」

趙得勝不忍拗師娘之意，遂與陶氏共桌而食。吃著飯陶氏問道：「得勝，你今年十幾歲啦？」趙得勝坐在炕沿上，站起身軀說道：「師娘，徒兒今年十七歲啦。」陶氏說道：「你怎麼這樣客氣？跟我說話還用站起來嗎？你是我的螟蛉義子，怎麼你總呼我為師娘呢？」趙得勝說話：「義母你不知道，稱呼師娘順口，我從自幼呼我義父為師傅，習慣成自然了。」陶氏縫著眼說道：「我聽說你家裡很有財產。」趙得勝又站起身軀說道：「要提起我這點財產，都是我的師傅一人給辦的。」陶氏說道：「你有多少地呢？」趙得勝又要站起身軀說話，陶氏一伸手將趙得勝拉住說道：「得勝，咱娘兒倆說話，你不必起來坐下的，家無常禮。」趙得勝遂坐下說道：「我現在有三十多頃地。」

陶氏說道：「浮財呢？」趙得勝說道：「浮財倒不多。先前的浮財被惡當家子都分散了，現我自己出了點地，也就有千八百兩的。」陶氏說道：「你那麼大的財主，你給過師娘什麼？如今你給我打一副鐮子吧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師娘，候我師傅回來之時，咱們爺兒三個到金店去打鐮子，你要什麼花樣的都行。」陶氏說道：「不用叫你師傅知道。你孝敬師娘，還有什麼說的嗎？」趙得勝說道：「這宗事情，背著我義父，我不能辦。還是等我義父回來辦的為是。」陶氏說道：「我今年也十七歲，你今年也十七歲，你怎麼管我叫師娘呢？」趙得勝說道：「你年輕，我師傅年紀比你大，我師傅今年五十餘歲啦，你就是十五歲，不也是我的師娘嗎？」陶氏縫著眼一笑說道：「我們是受了媒人的愚弄啦。當初媒人說的時候瞞了歲數啦，說你師傅三十八歲，到了男家這頭說我二十四歲。一過門我這麼一看，你看夠多麼堵心哪？年紀大點要是有財產也可行，聽說娶我的時候，還是借你的錢呢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我師傅花我的錢應當的。他老人家脾氣太滯啦，現在何必又要去走鏢？用多少錢我都能供給，他老人家說自己賺的花著硬氣。別看我師傅在杭州府沒有財產，蘇州府我師傅家中比我的財勢可大得多。你可別以為你沒有財產，我黃三哥就是自己一人，我師傅無兒無女，將來回家的時候，我黃三哥決不能錯待了你。」陶氏將嘴一撇說道：「指親不富，看嘴不飽。他跟他姪子分家另過，人家有千頃房子萬頃地，還當的了他的？」語至此，又問道：「得勝，你娶了媳婦沒有？」趙得勝說道：「我將家業要回來才一年來的，所有一切的事還都沒辦理就緒呢，對於這宗事還沒有工夫進行呢。」陶氏說道：「你十七歲啦，全都懂的啦，你不想媳婦嗎？」說著將手一伸，你看我這個鐮子，是定親的時候你師傅給我打的，是萬字不到頭，都老掉了牙啦，還是包金的。好徒兒，你現在就給我一副鐮子吧。你師傅回來的時候，徒兒給師娘打鐮子還有什麼說的嗎？」將胳膊腕子放在得勝的面前，猶如白蓮藕一般，緊跟著用手一提裙子，特意露出金蓮來，將腿向得勝身前一伸，遂說道：「你看我這件破裙子，絳紫色的，現在都沒有人穿啦，你師傅也不是打哪兒買來的？你要給我打一副鐮子，就勢再給我置一條裙子。我一帶鐮子，一穿裙子，必然想起你的好心來。」趙得勝聽陶氏說話語音不正，方要站起身軀，放下酒杯，酒也不喝啦，哪知道陶氏未容趙得勝站起來，伸手將趙得勝拉住，遂說道：「傻孩子，你怎麼什麼也不懂得？十七歲啦，怎麼裝傻呀？你看我也十七歲，你也十七歲，你師傅上北口外去保鏢，至少也得三四個月才能回來呢。你要是好徒兒，你就與師娘作伴吧，也省得我一個人怪冷清的。昨天黑夜，院裡嘆咚一聲，嚇了我一跳。」

趙得勝一看陶氏這宗光景，英雄一甩襖袖，站起身軀說道：「我從今後永遠不與師娘共桌食飯。我師傅浙江紹興府黃昆，誰人不知，哪個不曉？我趙得勝也是男子漢大丈夫，豈能作出對不過天理良心之事？我師傅由破廟中將我母子救出，由七歲收我為螟蛉義子，教授武學，雖然親父子也不過如此。師娘這一來，豈不叫趙得勝難以登門？」語畢，一甩袖子，出離了黃昆的宅院。陶氏方才賣弄風姿，對趙得勝說了一大套不堪入耳之言，以為趙得勝正在青年，必然上他的圈套，哪知道趙得勝竟將他數說一頓，拂袖而去。陶氏見趙得勝走去，自己頗覺無味的下了地，對著穿衣鏡照了照，遂說道：「好你一個趙得勝，給臉不要臉。就憑我這個容顏，哪一點比不了你呀？」陶氏自言自語，桌子上的殘席也沒有撤去，無精打采走到大門之外，站在衛衙口裡向外觀看來往行人，心中暗恨趙得勝。

正在此時，忽然由衛衙外面來了五匹馬，馬上有一家公子，年在二十餘歲，長的眉清目秀，白臉膛，人材楚楚，後面五六個家人。陶氏娘子由衛衙裡出來，故意咳嗽一聲，馬上的公子一回頭，見是一個十七八歲的美貌的婦人。這位公子本是色中的惡鬼，又加以陶氏故意賣弄風流，二人眉目傳情。後面的家人一看，公子的馬忽然不走啦，對著那婦人癡呆呆的不肯往前行走，遂故意的揚起馬鞭子，照定公子的馬屁股打了一馬鞭，這匹馬才奔騰而去。陶氏與公子正看的出神的時候，被家人一鞭打散，陶氏由衛衙走到院中，暗罵用鞭子打馬的這個家人。這位公子是上哪兒去呢？隔著陶氏住房這條衛衙，不遠有一個尼姑庵，這個尼姑不是好人，自幼專走大宅門，後來在這個尼姑庵半路出家，專引誘青年子弟。他有兩個徒弟，一個叫法善，一個叫法慧，俱都是十七八歲，每日一般狂蜂浪蝶的少年，不離尼姑庵之門。後來這位公子由尼姑庵經過，看出這宗情形來啦。這位公子到庵裡假裝燒香，一來二去，遂與兩個年青的尼姑發生了曖昧之事，由此常來常往。你道所說的這公子是誰呢？正是知府的少爺焦振芳。自從焦振芳一進此廟，遂將那些浪蕩少年都趕走了，今日焦振芳正是上尼姑庵中而來。由陶氏所住的衛衙經過，陶氏水性揚花，焦公子是風流少年，二人這一眉目傳情，焦公子恨不得當時就到一塊兒，才稱心懷。

後面打馬的正是野雞溜子王七，給了焦公子的馬屁股一鞭子，這才將焦公子與陶氏打散了。焦公子到尼姑庵，落下了座，便向老尼姑說道：「方才我在前邊衛衙路過，見有一位十七八歲的娘子，長的千嬌百媚，站在衛衙口兒，不知是何人的家眷？」

老尼姑問道：「穿著什麼樣的衣服？」焦公子說道：「中等的身材，上身穿藕荷色的小衣服，下身是絳紫色的裙子，金蓮也就在三寸之外。」老尼姑聞聽微然一笑，叫道：「公子，那不是外人，是陶寡婦的大姑娘，今年才十七歲，正在美貌青春，他還是你的師娘呢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師傅，這得罰你。我何時又有這麼一位師娘？」老尼姑說道：「我又不與公子你玩笑，黃昆黃二爺是你的老師不是？」焦公子一聽，這才恍然大悟，前者娶師娘的時候，前去隨人情，當時看見未甚留神。不錯，正是自己的師娘。」焦公子有心上師傅家去，又怕黃昆，眼珠兒一轉，遂叫道：「老師傅，方才我師娘與我很有心情，大概他是不認識我啦。咱們來一個將錯就錯，我要上我師傅家去，倒有些個不便，你要能夠給我成就好事，必有重賞。」說著話，由腰中掏出十幾兩散碎銀子，又說道：「老師傅，先以些許奉敬你作為香資，事成再為重謝。」老尼姑一見銀子，眯瞇著眼睛，叫道：「公子爺，這件事情我可不取大包小攬。」說著話伸手接過銀子，揣在懷中。焦公子說道：「煩師傅多多盡點力吧。」老尼姑說道：「公子爺，我必盡力而為。」焦公子與老尼姑又要笑了一回，遂回私邸而去，暫且不表。

單表陶氏娘子站在衛衙口，看見馬上的那位公子過去之後，回到院中，轉了幾個彎兒，心中思索：這位公子是誰呢？似乎在哪裡見過一般。可恨後面的那個人，不稱人心的家奴，打了馬一鞭子。陶氏正在院中自己搗鬼，忽聽大門有人拍門的聲音。

陶氏娘子問道：「誰呀？」門外面說：「是我。大姑開門來。」

陶氏一聽是女子的聲音，走進過道將門開放，一看原來是熟人，遂說道：「哪一陣風將你老人家吹來啦？你怎麼老不來呢？」

老尼姑說道：「我們怎麼來呀？你們爺們一見了我們，便說我們是人中怪。我早就有心叫你到我那廟裡住些日子去，你在家作姑娘的時候，我常常因颶風下雨住在你家裡，終日說說笑笑，有多麼熱鬧！這兒雖然離著近了，倒不能常常見面了。大姑，你們爺們在家嗎？」陶氏說道：「他現在保鏢去啦。大師傅別往心裡去，他不論說什麼，你都看在我的身上，該著串門子，你只管來。」老尼姑問道：「保的是哪兒的鏢呀？」陶氏說道：「這趙鏢可遠啦，北口的鏢呢。」老尼姑問道：「得多少日子才能回來呢？」陶氏說道：「還得等些個日子呢，至少也得三四個月。」老尼姑說：「這可巧啦，我要借花獻佛。」陶氏聞聽，遂問道：「大師傅，什麼叫借花獻佛？」老尼姑一笑說道：「我們廟裡現在有一位公子送去一桌素齋，因為他嬌妻死啦，杭州各廟都送齋給亡人懺悔。這桌素席勝似葷席，我們娘兒三個，如何吃得了呢？明天早晨，請你梳洗梳洗，到在廟裡去逛一逛，明天我來接你。黃二爺沒在家，你自己在家裡，出來進去一個人，不覺著怪悶嗎？並不在吃喝，你也散逛散逛。」陶氏因為趙得勝拂袖而去，方才又看見那位公子，正自悶悶不樂，遂說道：「明天我必然騷擾師傅。」老尼姑與陶氏娘子告辭而去。第二日預備了一桌葷席，先將焦公子請到庵內，老尼姑遂奔黃宅來請陶氏。陶氏早已梳洗完畢，陶氏娘子還是很外場，還拿了五百錢預備助香資之用。二人出了大門，將街門鎖好，夠奔觀音庵而來，進了觀音庵，到了禪房的內套間。陶氏娘子一看，乃是一桌葷席，俱是雞鴨魚肉，有兩個小道姑，募化的時候，常常住在陶氏的娘家，彼此都認識。陶氏娘子叫道：「老師傅，出家人何以妄言？這不是葷席嗎？」老尼姑一笑說道：「是葷強於素。」說著話，將陶氏娘子讓在上首，喝酒談話。老尼姑故意用風流話勾引，叫道：「大娘子！你新過門，爺們就走啦，擲下您一個人，連一個伴的都沒有，你不想嗎？」陶氏娘子聞聽，歎了一口氣說道：「我那丈夫他乃是一個武夫，對於舞刀耍劍，那是他的本行；要提起人生的興趣，他是毫不在意。並且他是五十多歲的老頭子，我是受了媒人的愚弄啦。」老尼姑聞聽一笑，遂說道：「娘子好命薄也。」正在說著話的時候，套間的軟簾兒一起，進來一位衣冠楚楚的公子，陶氏一看不是別人，正是昨日晚間在衛衙所遇的那位馬上公子。老尼姑一笑說道：「有緣人來了。」陶氏說道：「貴客來啦，我可要走啦。」陶氏口中連連說走，目不轉睛的觀看焦公子，可並不站起來。老尼姑說道：「這不是外人，娘子你不必躲避，這就是送酒席的那位公子。誰也別客氣，坐在一處兒喝幾杯吧，都是有緣之人。」老尼姑說著話，一伸手將焦公子拉在座位上。左邊是老尼姑，右邊是陶氏，焦公子坐在當中，對面就是兩個年輕的道姑。焦公子入了座，陶氏假意仍要躲避的樣子，老尼姑說道：「娘子你真客氣。你看廟中都是誰？除去我兩個徒兒之外，哪有外人？實告訴你說吧，焦公子這桌席還是為娘子你擺的呢。」焦公子此時急忙斟上一杯酒，雙手捧著遞到陶氏的面前，叫道：「娘子！如不嫌棄，請飲在下這一杯水酒。」陶氏假裝羞慚，接過了酒杯，遂說道：「謝謝貴公子。」焦公子說：「不敢當。」老尼姑又與焦公子斟了一杯酒，說道：「我替娘子回敬一杯吧。」焦公子接杯在手，一飲而盡。

如此推杯換盞，互相歡飲，一個是枉讀詩書，不知禮義的焦公子；一個是寡廉鮮恥，不顧天倫的賤婦人，到後來只落得身首異處。酒至半酣，老尼姑說道：「娘子，你方才言說，黃二爺那樣的行為，難道你年輕的，自己就不打個主意嗎？人過青春沒有少年，黃二爺對於夫妻之情那樣的冷淡，長此以往，你就甘心寂寞嗎？」陶氏娘子聞聽，面上一陣紅潮，說道：「師傅那大年紀，說出話來，逼得人無言答對。那麼師傅與少師傅，又當怎樣呢？」老尼姑聞聽，微然一笑說道：「我的傻大姑，我年輕的時候，就串百家門，無論男女，都得交際，人不是草木，還有沒情的麼？」說著話，老尼姑對著兩個小尼姑一擺手兒，兩個小尼姑會意，站起身形俱都走去。老尼姑隨後也站起身形，說道：「娘子，我要告便。」陶氏未及答言，老尼姑已經走出裡套間。陶氏方要站起身來，被焦公子伸手攔住，叫道：「娘子！何必這樣的避嫌？」陶氏本來是假意的要走，要是好人早就不能在廟裡與男子共桌而食了。陶氏被焦公子這一攔阻，正中心中之意，此時老尼姑與小尼姑俱都走了，房中只剩下陶氏與焦公子二人，四目對視良久，焦公子叫道：「師娘！你還認識我嗎？」陶氏說道：「我彷彿在哪兒見過貴公子，一時想不起來了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黃昆黃二爺是我師傅，他娶你的時候，我還前去行人情呢。」陶氏此時心中這才明白，哪知這佛門淨地，竟作了淫婦淫夫歡樂場了。二人正在敘談之際，小尼姑與老尼姑俱各由外面進來，老尼姑眯縫著眼叫道：「公子爺與娘子，你二人稱了願啦，可別忘了引線之人。老身還要討娘子的賞呢。」陶氏說道：「大師傅包含些，不嫌我們，我們還能忘得了大師傅的好處嗎？」自此日起，焦公子每日與陶氏在佛門淨地行其褻褻之事，日子一長了，兩個小尼姑也得不著焦公子的實惠啦，每逢焦公子與陶氏來到了的時候，兩個小尼姑便念叨開

話：「這是佛門淨地，不是專為你們修的觀音庵。」

焦公子雖然不願意聽，也不好意思發作。陶氏說道：「公子，咱們有現成的宅子，為什麼在這兒受他們這個窩心氣呢？明天你不要到觀音庵這兒來啦，簡直你就到我家去吧。咱們倆人也太糊塗啦，現放著獨門獨院，誰能干涉咱們呢？」焦公子說道：「黃昆可不是好惹的，他又與我有師徒之誼，倘若被他撞見，如何是好？」陶氏說道：「計算日期，最早也得四五個月。如今才二月有餘，人焉能來的了？現在你慮的過早。」他們二人在廟裡因為受小尼姑的氣，遂移在黃昆的家中。初時焦公子每日到掌燈的時候去，天光一亮便走；後來膽兒越發的大了，因為四鄰都是好人，也沒有人管這宗閒事。一個是色中的惡鬼，一個是水性楊花，二人正自如膠似漆。

這日正在吃早飯的時候，忽聽門外有人叫門的聲音，陶氏一聽，知道不是外人，正是玉面秀士趙得勝的聲音。就聽：「師娘開門來！師娘開門來！」陶氏嚇得魂魄皆驚，叫道：「公子，外面是黃昆的徒弟叫門，公子你暫且屈尊屈尊吧。」列位，焦公子與趙得勝都是黃二爺的徒弟，焦公子還到趙家村去過，彼此都有來往。在昔時，師徒這宗情誼，最重不過，焦公子一聽是師兄的聲音，他也嚇得無有辦法了。因為人要做出無禮的事，不論有多大的勢力，他當時也虧心，這是一種天良作用。

焦振芳聞聽陶氏叫他屈尊屈尊，遂問道：「怎樣躲避？」陶氏用手指床下的茶青簾兒，叫道：「公子你且鑽在床底下，用茶青簾擋著你，他要是進來，也看不見。」此時趙得勝在外面叫門的聲音更緊了。你道趙得勝自那日負氣而去，為何今日又想到他師娘這兒來呢？皆因為黃昆臨走的時候，將家中一切之事再再諄囑，俱都托付在趙得勝身上，得勝自己一回想：「師娘不好，我師傅他老人家可並不知道。倘若他老人家若是回來的時候，好幾個月的光景，我若不來照應，還有可說，對於師娘的用度，我當然要問問。」趙得勝想到這裡，遂由家中拿了十幾兩散碎銀子，送來作為度日零用之資，不想冤家路窄，正遇焦公子與陶氏在屋中共桌而食之際。此時焦公子鑽在床底下，陶氏心中止不住直跳，氣息喘吁吁的，就與趙得勝開門來了。陶氏來到門前，假意問道：「什麼人大喊小叫的，這樣忙啊？」

趙得勝說：「是我，師娘。你開門吧，怎麼這半天才來開門呢？」陶氏將門開了說道：「正梳著頭呢。你不是不上我們家裡來了嗎？你又幹什麼來？」趙得勝說道：「我怕師娘沒有花的，特意前來與師娘送些錢來。」陶氏說道：「指親不富，看嘴不飽。沒有花的，將就著也得活著。」說著話，一伸手說：「錢呢？拿來吧。」趙得勝一見師娘頭髮蓬鬆，神色不正，說話的聲音，氣息迫促，並且用雙手叉著門，不叫自己進去，趙得勝用手微一推陶氏的胳膊，陶氏一閃身，趙得勝遂進了院內。

陶氏仍然在面前迎著說道：「你師傅不在家，你年輕輕的，上我這裡幹什麼？你要有錢留下，沒有錢我也承你的情了。」趙得勝並不理他，向屋中便走。陶氏見趙得勝夠奔屋門而來，陶氏更帶出神色不安的樣子，緊行幾步，自己先走到屋中，臉兒朝外，雙手叉著門框，叫道：「得勝！你不許進我的屋子。」

趙得勝說道：「我是你的義子，我進你的屋子又有何嫌？」走到門口，用手一推陶氏的左胳膊，便進了屋中。趙得勝這一進屋子，只見床上放著一張墨玉石面的桌子，兩副杯箸，桌上擺著酒菜。趙得勝問道：「師娘，你自己吃飯，怎麼擺著兩副杯箸呢？」陶氏說道：「今天我吃飯想起你師傅來了。明天我還要預備三份呢，我在這邊兒喝一杯，再到那邊兒喝一杯，你管得著嗎？」趙得勝低頭向床下一看，茶青的帳簾兒露著一塊粉嫩色的衣裳襟。英雄一下腰，摀住左腿，提出床來，一看不是別人，正是焦知府的公子、自己的師弟焦振芳。英雄不由得怒從心頭起，一陣拳打腳踢，罵道：「焦振芳！你是禽獸不如！」

越打越有氣。焦公子因為理屈，不敢還手。正趕上趙得勝用腳一踢焦公子，陶氏娘子上前一護庇焦公子，這一腳踢在陶氏身上，趙得勝見碰著了師娘，自己一怔神，焦公子乘此時爬起來逃出門去。臨走的時候，穿著一隻靴子走的，將燕雲快靴被趙得勝摀掉一隻。趙得勝低頭一看，拾起了燕雲快靴，叫道：「師娘！我師傅來了，以此燕雲快靴為憑。」語畢揚長而去。

陶氏娘子一肚子委曲，自己將門倒著鎖了，奔向觀音庵，見了老尼姑，哭哭啼啼說道：「老師傅，我與焦公子之事，是老師傅你所成全，現在被趙得勝撞破，將焦公子暴打一頓。臨走之時，拿去焦公子的快靴，以備黃昆回來作證。我與焦公子大有妨礙，連老師傅也擔著干係。」老尼姑聞聽，眯嘻眼睛直笑，叫道：「大娘子！你太年輕啦，我由十五六歲慣作風流之事。你且止住悲啼，我自有良策。豬八戒擺陣，倒打一耙。你的丈夫何時回歸，你有准日期嗎？」陶氏說道：「少者兩三個月，多者四五個月。」老尼姑遂在陶氏耳旁：「如此如此，必能成就你與焦公子之願，不用憂慮趙得勝。」又待了一個來月，在尼姑庵內，又與焦公子於庵內會晤。光陰似箭，到了四個多月，此時陶氏娘子頭也不梳，臉也不洗，衣履污穢，正在逢場作戲，預備自己丈夫回來。

這一日，忽聽門外敲打門環，叫道：「娘子開門來！」陶氏娘子一聽，正是黃昆回來了。自己不由的吃了一驚，遂來到院中說道：「我們當家的沒在家。誰呀？這麼大呼小叫的。」

黃昆答道：「是我。」陶氏故意先向眼皮上抹點唾沫，慢慢的開了大門說：「呦，當家的，你還回來啦？我打算見不著你呢。」黃昆說道：「這夠多喪氣？我是發財還家。」說著話，一指自己牽著的馬，說道：「你看著。」陶氏假裝擦了擦眼淚，並不言語。黃昆一看，陶氏青絲散亂，臉面有幾天沒洗的樣兒，衣裳非常的不乾淨，兩腳歪歪咧咧。黃昆一看，叫道：「娘子這是怎麼的了？為何愁眉不展？莫非與街坊鄰居嘔氣了嗎？」

陶氏說道：「街坊鄰居誰好意思的？這都是你收的好徒弟。」

黃昆說道：「哪個徒弟？」陶氏說：「趙得勝。」黃昆說：「不錯，由六七歲就在我身旁學藝。有什麼話屋裡說去。」黃爺遂牽著馬進了院中，將馬拴在南小房柱子上，將被套搬在東屋暗間。陶氏上好街門，回到屋中，給黃爺沏著茶就哭哭啼啼。黃爺遂說道：「倒是怎麼一回事？」陶氏說道：「你頭天走後，你那好徒弟，第二天就來啦，拿著三個折子，二兩銀子，放在桌子上啦。他問我作什麼飯，他要在我這兒吃飯，我就留他在這兒吃吧，他他能喝酒。」黃爺說道：「那是跟我學的。」陶氏又說道：「喝著酒他問我多大歲數，我告訴他十七歲啦。他說：『我師傅今年五十多歲啦，你才十七歲。』我說：『過家之道，何必在乎歲數呢？』他又說：『人過了青春可沒有少年。師娘，我給你打一副鐮子吧。』我說：『等你師傅來了再說吧。』他就與我眉目傳情，我說：『得勝吃飯吧，別喝啦。』我也沒留神，他忽將我衣服拉住。這有一個憑據，你看看。」一伸手由被架底下取出裙子，遂說道：

「你看看，兩根裙帶都斷啦。若不是我給他兩個嘴巴子，大喊東鄰西舍，他還不放鬆。臨走的時候，他言說：『我師傅要回來，我用一隻靴襪作憑據。』就說由我屋中搜去的，就說我跟知府的公子有染。趙得勝走後，我一想，我們女子講的是三從四德，他是一個年輕的男子，將我如此的侮辱，我還有什麼臉活著？」說著陶氏由被格底下掏出一條繩子，又說道：「你看看，我都將套兒拴好啦。我有心一死，又怕對不起你，所以等了好幾個月。我們婦人家，隨夫賤隨夫貴，這兩天我也想開啦。街坊李大娘每天買東西，問我買什麼不買？這兩天我心想你快來啦，你不是愛吃溜爆肚嗎？天天我求李大娘買點給你預備著，你要不來我自己吃啦。今天你回來啦，我作點菜，咱倆痛飲一回，也算夫妻一場，我誓不欲生。你臨走的時候，剩下的半壇酒，我還沒有喝呢。」陶氏說完，將菜做好，兩口子一喝，陶氏為的是灌黃爺，黃爺雖然量大，他是逆心酒，工夫不大，就喝的有點醉了。列位，無論多剛強的男子，架不住婦人連哭帶尋死的一鬧，黃爺剛毅一世，也竟被一女子所勝。如今陶氏在黃爺跟前三行鼻涕兩行淚，尋死覓活的這麼一說，黃爺說道：「你可不要血口噴人。他打六七歲就在我跟前。」陶氏說道：「你真頑固不化。他六七歲才賽我大腿這麼高。如今他十七八歲了。」語畢，摘牆上的刀就要抹脖子，黃爺急忙將陶氏拉住了，遂說道：「娘子不要如此，我知道你是好人了。他吃飯忘了種地之人啦，由六七歲我便養活他，他娘在我嫂嫂院中，我嫂嫂待他如同親姊妹一般。我將小冤家，一日三餐，撫養長大成人。他家的產業，被當族霸佔，我托朋友與他仍舊索回十餘頃地，五十多間房子。這小冤家人獸心，我不殺他，誓不為人也！」甩大鑿將鋼刀一裹，出門而去。由東門外直奔趙家村，醉醺醺，氣憤憤，來到趙得勝的門首。

此時趙得勝家只僱了一位六十多歲的老者看守門戶，四十多歲的一位婆子伺候老太太。黃昆打門，叫道：「趙得勝！」

老者將門開了一看，叫道：「黃爺！你回來啦。」黃昆問道：「得勝呢？」老人家說道：「現在東頭給趙姓了事去了，我給你

請去。」黃昆聞聽，遂向東而去，來到東頭一家茶館門首，聽趙得勝在那裡高談闊論。黃爺一聽，趙得勝說道：「二伯父，你有長者之風，三哥你們爺倆斜對門，一輩官司三輩仇。俗語說的好，能惱遠親，不惱對門；能惱對門，不惱近鄰。再說為地畝打官司，衙門專想太平錢，為什麼咱趙家的錢給衙門送去呢？二大爺與三哥，咱們三家的地在一處，你們一家二三畝，我那塊六十四畝，二面四十弓的地頭，耕地之時，你們一家多耕我一攏，不要緊，霸地三年，不如多種一畝。二伯父你老是長輩，總得容讓他，三哥你也別死心眼兒，你們兩家之地，都夠了不就行了嗎，千萬可別成事。」黃爺在外面聽得真而且真，黃爺心中思索：「小冤家說仁義講道德，為什麼不做人？你怎麼辦那宗事呢？多虧我的賢妻，要不然黃昆帶了綠帽子啦。」

黃昆思索至此，叫道：「得勝這兒來！」趙得勝一看是老師，遂說道：「三哥，二伯父，我師傅來了，你們的事算完了。」

又對黃昆說道：「咱爺倆家去吧。」爺兒倆遂向西去，走到一個小雜貨鋪門前，黃昆遂一抖大氅，亮出樸刀。可惜年過半百的黃爺，不及十七歲的童子，趙得勝的本意，打算將黃昆讓到家中，爺倆喝著酒，含而不露的提一提，以後不叫黃爺出外，也就算完啦，聲張出去都不好看。豈知走到小鋪前，黃爺叫道：「得勝慢走！」掄刀就刺。口中叫道：「小冤家！可惜我撫養你十載之久，不想你人面獸心！」趙得勝聞聽，遂說道：「師傅，我有下情回稟。」黃昆說：「我先刺你幾刀再說吧。」大樸刀嗖嗖向趙得勝劈刺，恨不能一刀見血。此時苦壞了才義雙全的趙得勝，手裡又沒有兵刃，也不敢還手，只可閃展騰挪，好在黃爺有點醉意，樸刀刺下去不大准，明晃晃的樸刀上下翻飛。雜貨鋪掌櫃的是一位山西人，膽量最小，叫道：「我的親娘哪！我的鋪門口要出人命，我這雜貨鋪兒可要荒了。」此時趙得勝身後靠著立柱子，無有退步之地，黃昆縱起來，挾肩帶背一刀，咔嚓一聲，將兩搭的柱子，刺進去了半尺餘深。趙得勝一抽空，向村外跑去，黃昆用力拔出刀來，在後面便追，追出村口外半里來地，迎面一個小樹林子，趙得勝遂跑入樹林之中，黃昆追到樹林子，不見趙得勝的蹤影。黃昆回到村中，先奔趙得勝門口，叫道：「趙得勝家來了麼？」趙得勝的老娘說道：「黃二爺為何生氣？」黃昆在雜貨鋪門口刺趙得勝之時，早有鄉親與趙得勝的母親送信去啦，所以趙得勝的母親知道黃昆生氣。黃昆由村外回來，找到門上，趙得勝的母親說道：「未在家中。」黃昆回到小鋪門口，拾起大氅、刀鞘，回家而去。來到家中，陶氏問道：「怎麼樣啦？」黃昆說道：「便宜小冤家了，刺了好幾十刀，未曾將他刺著。」陶氏娘子又撒了一回嬌，說：「我決不能活啦。」黃昆說道：「娘子不要如此，我還去找他呢。」一夜晚景無書。第二日清晨，吃早飯的時候，陶氏娘子又假意慇懃，將黃昆用酒灌醉，黃昆又拿樸刀去找趙得勝。此時趙得勝在親朋家躲避，托人回家告訴了老娘，就說在朋友家暫且藏幾天，並要十兩二十兩銀子零用。黃昆每日吃完了早飯，便去找趙得勝拼命，一連找了十數趟，趙得勝之母，見了黃昆便請黃昆進宅內吃茶，黃昆也不進去，日子一長，氣兒也就消了。自己心中暗想：「趙得勝自六歲與我學藝，品行不惡呀。再說我若將他用刀劈死，倘若打上官司，官要一問，並沒有什麼證據。」黃昆對於這檔子事也就不十分追究啦。黃昆每日吃完了早飯，便上鏢局子去串門子。

陶氏趁著黃昆往鏢局子串門去的工夫，將街門倒鎖，仍到觀音庵與焦公子相會，並請老尼姑與他們出主意。陶氏便對老尼姑說道：「老師傅，咱們這個計策鬆了，黃昆也不找趙得勝去了。久後他師徒一和美，與我們大有妨礙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老師傅，你能叫我們二人為長久夫妻嗎？」老尼姑說道：「這個事可就費了手續啦。若能叫娘子與公子白頭到老，無憂無慮，可得豁得出去工夫，還得多花幾個錢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那倒無妨，只要有法子辦，我就能拿錢。」老尼姑說道：「少爺上回所許的謝禮還沒給呢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只要我二人若能得為長久的夫妻，我必謝你五百兩。」老尼姑說道：「少爺，我們這個廟裡可有神佛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老師傅，許願要不還，叫我死在亂刀之下，我決活不過今年去。」老尼姑一笑說道：「不過是笑話，少爺你就賭這麼重的誓。」遂就對焦公子說道：「少爺與我兩個徒弟們時常說，你們那個細脖子王教師他會越房越脊。少爺遲兩天，帶著那位教師，到你綢緞店裡串門子，叫王教師看好道路，然後到夜晚挖窟窿，偷綢緞店的衣緞與掌櫃的衣服。少爺你別露面，叫綢緞店的掌櫃的報盜，正屬錢塘縣所轄，縣裡必派馬快驗盜拿賊。遲個三兩天，你再叫王教師到你的估衣鋪去偷估衣，然後再偷雜貨鋪，多作些盜案。你再到縣衙門，你就說：『縣太爺，怎們單獨我的買賣老被盜呢？你要不給我拿賊找東西，我可就要上告了，叫府裡辦啦。』知縣必然央求你。」焦公子聞聽，遂照計而行，將這件事辦完了。老尼姑又與陶氏娘子說道：「你再找個本家，如此如此，準能將黃昆置於死地。」陶氏聽了，果然去到陶家堡，找了一個陶三小，他本是土棍，硬認為親哥哥，叫他就去到縣衙門擂鼓聲冤。縣太爺升堂問道：「你為什麼喊冤？」陶三說道：「因為上了媒人的當，將我妹妹許配外鄉人黃昆。過門十幾天，就有十幾個大漢到我妹子家裡分東西，所分的俱是綢緞金銀細軟的對象，分東西的時候，黃昆每次分四分之一。我妹子一看有些形跡可疑，就勸黃昆，叫黃昆改邪歸正，他不但聽，而且時常打罵，我妹子被打罵不過，才哭回家去，言說此事。小人一聽黃昆這宗行為，必是江洋大盜，將來必然受他株連。小人的妹妹出閣之時，小人並未在家，小人的老娘受了媒人的愚弄，所以現在出首。」知縣一聽，氣得顏色更變：「怪不得這十餘天就出了三個案子，原來是黃昆所為。」於是硃批，飛簽火票捉拿大盜黃昆。捕快都頭請安說道：「黃昆叫神拳無敵將軍，下役拿他不了。」縣太爺將驚堂木拍得亂響，將簽票擲在當堂地上，說道：「你們當捕快是作什麼的？竟敢說不能捉拿黃昆嗎？你們一定是與他有關係！限你們三天之期，如不將黃昆捉到，必然砸折你等的腿。」捕快都頭無法，大家商議：「黃昆武藝超群，不能以力敵。咱們將他請來喝酒，將他灌醉了再拿他。」

眾人商議已畢，遂派了一個能言的伙計，拿著名帖去請黃爺。陶氏娘子出首喊冤已畢，焦公子早打點好了人情啦，案後聽傳，喊完了冤仍然回歸家中，對於黃昆虛情假意，伺候酒飯，也不露聲色。黃爺剛要喝酒，聽外面有人打門，叫道：「黃爺在家嗎？」黃昆出來一看認的，正是班上的伙計，姓李名三。

黃爺說道：「李三你幹什麼來啦？」李三說道：「現在我們三班都頭，打發我來請您喝酒去。」黃爺說道：「請也不能當時去呀，明後天再去吧。」李三說道：「不是專為喝酒。我們班頭將大桿子的十招進手，忘了三手，大家都想不起來，有人說黃爺回來啦，請您一來為喝酒，二來為求您傳授桿子。」你道何為十招進手呢？就是滑、拿、蹯、扒、軋、劈、砸、蓋、挑、紮。黃爺一聽，請他去傳授武學，遂說道：「行，這有何難？」

復又走到屋中說道：「娘子，將傢伙收拾了吧，我去到縣裡吃飯去。」穿上了大衣服，隨著李三，到快班房。眾人說道：「黃教師來了，請裡邊坐吧。你出外作買賣回來啦？」黃爺說：「回來啦。哪位忘了桿子的招數啦？」眾班頭齊聲說道：「你先喝酒吧，桿子的招數不忙，短不了求你指教。」黃爺說道：「眾位說的哪裡話？咱們是自己的弟兄。」於是黃爺入了座。

三班都頭用酒一灌黃爺，黃爺本是下坡酒，一灌就醉。酒至半酣，壯班又來了六位伙計，叫道：「黃爺！我們每人敬你三杯。頭的酒你喝啦，我們的你也得賞臉。」黃爺說道：「喝。」

喝了壯班的酒，捕班又來了六位，遂說道：「黃爺，你擾了他們的啦，你也得擾我們的。」黃爺說道：「每位擾三杯。」捕班的剛喝完了，又來了六位快班，也是每位三杯。此時天也到了掌燈的時候啦，黃爺喝得酩酊大醉。都頭說了一聲：「捆！」

伙計將黃爺捆好，當時報告縣太爺，縣太爺夜審黃昆，升了大堂。

將黃爺搭到大堂之上，縣署公廳的風一吹，值掌站班的喊道：「醒醒！」黃爺醉眼朦朧一看眾人，縣官升了大堂，自己是繩鎖加身，英雄不由的一怔，跪在堂前說道：「縣太爺，為何鎖拿小民？」錢塘縣一拍驚堂木，遂說道，「大盜黃昆！你手下有多少江洋大盜？在錢塘縣作了多少案子？還不從實的招來！」

黃爺叫道：「縣太爺！口角留德。民子就知道保鏢為生，不知道什麼叫坐地分贓。太爺你派差役去查，我保的是某號之鏢。」

縣太爺問道：「黃昆，你回來多少日子了？」黃爺說道：「小民回來一個多月了。」縣太爺問道：「這一個多月，你什麼事做不了？」黃爺說道：「是何人將小民告了？有何為憑？」縣太爺將焦公子托人招陶氏所寫的狀紙，並將陶三小與陶氏出首報告之事，俱都告訴了黃爺。黃爺說道：「我沒有內兄。」縣太爺問道：「黃昆，你妻子苦苦的勸你，你不但聽，你反倒打罵你的妻子，你的妻子被逼不過，跑回娘家去，你的內兄出外剛才回來，這才知道此事。你坐地分贓，你都不高明，你告訴你的伙計偷民戶

呀，為何單偷焦少爺的綢緞店、估衣鋪、雜貨鋪？連本縣都擔待不了呀。」黃昆一聽這一片言詞，在大堂上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：「焦公子失盜，陶氏報告自己，一定是陶氏與焦公子有染。我可冤屈了我那仁義道德的徒兒了。」黃爺有心要在當堂將陶氏水性楊花，焦公子酒色之徒，在縣太爺面前訴明；又一想，憑浙江紹興府黃昆，在大堂上說出這樣不人物的話來，豈不愧死？思索至此，遂對縣太爺說道：小民之婦，年輕無知，他告小民坐地分贓，贓物現在何處？」縣太爺哈哈一笑，遂說道：「三班人等，前去東門外搜贓物去。」萬惡的淫尼，早將估衣綢緞包了兩個包袱，與陶氏娘子送去了。

馬快班頭去不多時，一個人背著包袱，兩個人在後跟著，來到大堂之上。遂說道：「回稟老爺，差人到黃家搜翻贓物，在箱子之中，搜出兩個包袱，俱是估衣綢緞。」縣太爺一聲吩咐：「傳估衣鋪、綢緞店掌櫃的。」綢緞店與估衣鋪掌櫃的來到大堂之上，綢緞店掌櫃的說道：「回稟縣太爺，你看這緞子上有我們的字號。」估衣鋪掌櫃的說道：「回稟縣太爺，我們估衣上都有碼子，十兩的號二八，俱都如此。司有一宗，我們丟的還多，這並不夠數兒。」綢緞店掌櫃的也說不夠所失之數。又打開了那個包袱，也是綢緞、估衣，內中還有綢緞店孫掌櫃自己的衣服。兩包袱共合二十多件綢緞，綢緞店丟有六十多件。

縣太爺叫綢緞店將緞子暫且領去，容後再破了案，追出贓來的時候，再前來領物。估衣鋪也是如此。縣太爺問道：「黃昆，綢緞店掌櫃的與你有仇沒有？」黃爺說道：「無仇無恨。小民實在沒做此事。」縣太爺哈哈一笑，遂說道：「出首的，認贓的，俱都有證人，你還敢刁賴？若不動刑罰，量你也不招認。」

遂叫道：「左右，將黃昆重打八十大板！」這八十大板，將黃爺打的皮開肉爛，死而復生。縣太爺問道：「大盜黃昆，你手下有多少匪人？姓什名誰？速速招來，以免你皮肉吃苦。」黃爺說道：「小民就知道保鏢為業，安善為本。」知縣將驚堂木一拍，遂說道：「請大刑！」衙役等立時將鎖鏈夾棍取過來，俱都放在大堂之上。平日衙門內的官人，俱都與黃爺是朋友，到了這個時候，可就沒有交情啦。叫道：「姓黃的，招了吧！」黃爺仍是分辯，縣太爺吩咐將黃昆上了夾棍，將黃爺上了頂多五成刑，黃爺就死過去了。衙役遂將夾棍慢慢的鬆開，用涼水噴頭，黃爺甦醒過來，知縣說道：「黃昆你要不招，本縣要用非刑拷問。」黃爺心中暗想：「不怕仇人，就怕仇官。」黃爺叫道：「縣太爺！你一輩為官，輩輩為官。坐地分贓，我為首，可沒有伙計。」知縣說：「你先畫供吧。」黃爺哆哩哆嗦畫了供，砸鎖收獄。前清的獄規，每頓飯兩個小饅饅頭。黃爺在監獄之中，外面無人知曉，每日只靠著兩個小饅饅頭度命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焦公子自從黃爺下獄之後，每日與陶氏肆無忌憚，貪歡取樂。老尼姑這日到了陶宅，問道：「焦公子，你為何不急速把黃昆即刻害死呢？倘若日子一長了，黃家知道黃昆下獄，煩出門子來，將他救出去，豈不誤了你與陶氏終身的大事？」

焦公子說道：「還是老師傅有遠慮。」於是自己帶了四百兩銀子，奔錢塘縣而來。到了縣衙，直接進了監獄，面見管獄的朱四頭，遂對朱四頭說道：「四頭，我托你點事。大盜黃昆與我作對，他專叫他的伙計偷我，我煩你在暗中將他害了。我這裡有點心意。」語畢，將銀子放在朱四頭的面前說道：「這是四百兩。」朱四頭說道：「大盜黃昆現已問成了死罪，不久就要出紅差啦，你何必花錢呢？你拿四百兩銀子，小人也不敢收，小人天膽也不敢在私下裡害人。」焦公子聞聽，把臉向下一沉，提起銀包，拂袖而去，仍然奔黃宅。過了幾天，老尼姑假意到黃宅串門子，問焦公子道：「黃昆之事怎麼樣了？」焦公子說道：「朱四不敢辦。」老尼姑說道：「你怎麼這樣糊塗呢？你是府台大人的少爺，他敢收你的銀子嗎？你派一位別人去就行啦。貪贓枉法，是多大的罪孽？他焉能敢辦呢？」焦公子聞聽，這才恍然大悟，遂說道：「若不是師傅高才，吾哪裡想的到呢？」老尼姑走後，焦公平遂托了一個刀筆，此人名叫李鐵筆，二人當面講的，四百兩銀子，必將黃昆害死在獄內。李鐵筆收了焦公子四百兩銀子，遂來到縣衙，見了朱四頭，言明三百兩銀子害死黃昆。朱四頭說道：「焦少爺親自來的，要花四百兩銀子。你花三百兩就要辦事？」李鐵筆說道：「我還能白跑嗎？」

實話對你說，我淨落一百兩銀子。我這一百兩銀子不能白落，我給你出主意害黃昆，連病呈也不用遞。」朱四頭說道：「你出什麼主意呢？」李鐵筆說道：「黃昆此時無有通達信息之人，他這宗案子，也沒有人敢與他送飯，你就給他斷了飲食，他七天准得死，然後一報告，錢算落下啦。這件事還不缺德，他出紅差是殺罪，這樣他還落一個整屍首。」朱四頭說道：「咱就這樣辦吧。」於是監獄裡的大小伙計等，分了二百兩，管獄的朱四頭落了一百兩，黃昆從此就斷了飲食。三天水米未進，又加以身上板子夾棍之傷，大丈夫刀槍不怕，饑餓難當，只餓得七竅生煙，遂叫道：「上差老爺們！給我點涼水喝。」看獄的說道：「姓黃的，你自從打了官司，您連一文錢都沒拿出來。獄裡也沒有井，您等打了井再喝吧。」正在此時，就聽看獄門的說道：「二頭，別說閒話，朋友來啦。」這人進了獄門，向黃爺說道：「咱們都是朋友，您打了官司啦，我們實在無法照應您，誰也救不了您。現在您有朋友來看您來啦，要是別人我們就不叫他見啦，誰叫咱們是朋友呢？」黃爺說道：「是何人前來探監？」這個獄吏說道：「姓趙名得勝。」黃爺說道：「叫他進來吧。」

你道趙得勝被黃爺擠兌的在朋友家住著，忽然聽說此事，趙得勝遂回來見了他的老娘，放聲大哭說道：「母親，我師傅現在被我那下賤師娘害的身入監牢，問成了死罪，此事必是焦公子從中所為。母親，咱娘倆的生命都是我那恩師所救，將兒撫養十載，要回家產，若不然，母親與孩兒早就沒有命啦。孩兒打算豁出咱們這幾十頃地，我要與我恩師動動官司。」趙老太太聞聽，遂叫道：「吾兒，有恩不報非為君子。無奈大清的律條，既已問成了死罪，怎能更改呢？咱們這點財力，買不了這樣的案子。你先拿著三二百兩銀子，到獄中先運動運動獄吏，叫你師傅別受罪。此外再與獄卒們三二兩銀子，叫獄卒們與你師傅買些吃食，然後再為設法。」趙得勝遂包了二百兩銀子，另外又包了二十多兩散碎銀子，來到了錢塘的監獄裡，打聽了黃爺的案子，然後拜見管獄的頭目。趙得勝與管獄的頭目見了面，叫道：「上差，現在獄裡收著一股差事，姓黃名昆，那是我的師傅。我打算與他老人家見上一面。」管獄的頭目說道：「不行，不行，現在查獄的老爺們查的太緊啦。前者有我們的親戚打了官司，我去談了談話，被查獄的老爺撞見了，受了一頓申斥。」趙得勝說：「老爺，我有點薄禮，你給擔點不是吧。」語畢，由腰間掏出一大封銀子，雪花白二百兩。管獄的一見銀子，遂說道：「黃爺都與我們是朋友，你既與黃爺是師徒，咱們也是朋友。此事我一人也不敢專主，把二頭請來，先商議商議。」於是打發小伙計將二頭請來，大頭對二頭與趙得勝二人一介紹，說道：「這是趙少爺，現在要探監看看黃爺。這兒有點小心意。」用手指著二百兩銀子。又說道：「這是給大家買一雙鞋穿的。」二頭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我先到裡面言語一聲。」二頭遂到裡面，一看吏卒正與黃昆說損話呢，故此二頭當時攔攔說道：「朋友來啦。有你一位徒弟趙得勝前來探監，黃爺見嗎？」黃昆此時餓得將死，恨不得一見親人呢，遂說道：「請你將他帶進來，我師徒見上一面吧，我黃昆死後也忘不了大恩大德。」二頭遂將趙得勝帶到死囚牢內，趙得勝一見恩師蓬頭垢面，好似活鬼一般，牢中臭味難聞。趙得勝跪在黃爺面前說道：「老師受這樣之罪，弟子來遲，實在是弟子不知。」大英雄黃昆此時淚如雨下，遂說道：「為師實在對不起你，我拿刀找你一十三次，你不記為師之仇。」趙得勝也哭得淚如雨下，遂說道：「師傅的大恩大德，弟子豈敢忘去？以前之事，都是我那下賤的師娘之過。」黃昆叫道：「得勝兒！為師三日夜一口水都未進，你叫獄吏給我一口涼水喝吧，我此時幹得說不出話來啦。」趙得勝遂回頭叫道：「上差！你賞給我恩師一口水喝吧。」獄吏說道：「趙少爺，黃爺有夾棍之傷，不能喝茶。白水沖紅糖，能愈夾棍之傷，紅糖能活血。」語畢，獄吏端過來一碗紅糖水。大英雄黃昆，接過水碗，淚如雨下，眼淚都灑在碗中啦，因為渴的難受，眼淚糖水俱都喝下去了。

獄吏又給拿過來一包點心，黃昆糖水就點心，三日得此一飽。

趙得勝叫道：「老師！你畫了供沒有？」黃昆說道：「我畫了供啦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你為何畫供呢？」黃昆叫道：「孩子，人心似鐵非似鐵，官法如爐真是爐。八十大板打得我皮開肉爛，夾棍夾在身上，暈死過去數次，焉能受的了呢？」此時獄吏見他師徒說話的工夫太大啦，不耐煩催出了死囚牢獄。趙得勝低聲說道：「師傅你存心忍耐些時，孩兒三日之內，救你出牢獄。」

黃昆說道：「得勝兒呀，你與老夫所學的工夫，沒有盜獄的本領，你救不出我去，你的小命也就饒上啦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我怎麼沒有盜獄的能為呢？我必要救你出獄。」黃昆說道：「此事萬不可為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孩兒不能辦得到，此事誰能辦得到

呢？」黃昆說道：「你勝三大爺他能辦的到，可惜現在已經回家啦。若是你哥哥黃三太在此，他的學業雖不能盜獄，他可能聘請高人，他也認識俠劍客。除去此二人，誰也不能下此死力來救為師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我勝三大爺現在哪兒居住呢？」黃昆說道：「住在直隸莫州古城村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老師，直隸莫州離此太遠，我黃三哥不准在鏢局內，這二人來不及了，等他們來到，你就出了紅差啦。你放心吧，這三日之內，孩兒若救不出恩師，孩兒誓不生存，願與義父同歸地下。老師你存心忍耐些時吧。」語至此，吏卒已經進了牢獄中，趙得勝由袖中抽手巾包兒，將包打開，裡面是二三十兩散碎白銀。

趙得勝叫道：「上差老爺們，你多作德吧，與我師傅結個鬼緣，他欲吃什麼，就給他買點什麼。我今年十七歲，決不忘老爺們的大恩大德。」獄吏說道：「你就望安吧，黃爺自有我們照應呢。我們在飯館內有折子，黃爺吃不吃，每日三餐，必給送到。」

黃爺問道：「得勝，這個手捧子，你可以叫他們與我卸下去。」

趙得勝聞聽此言，遂與獄吏一要求，獄吏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」

當時下了捧子。趙得勝說道：「你多忍耐吧，孩兒走了。」黃昆叫道：「得勝兒！你且回來，為師尚有幾句言詞。」趙得勝回轉身軀，黃昆在趙得勝耳邊低聲說道：「盜獄之事千萬別辦，你的學業不成。為師還活五十多歲嗎？半百有餘，死也不為夭壽了。」又大聲說道：「為師只有兩個親人，黃三太與汝。三太是我姪兒，你是我螟蛉義子，又是我的徒弟。可惜三太未在跟前。我死之後，你將我埋在地邊兒上，買一口十兩八兩的柳木白皮材足矣。千萬好好孝敬你的老娘，武學只求強身體足矣，不要恃勇械鬥。逢年遇節，與為師燒一點紙。還有一件要事，為師出了紅差之後，千萬央求官人，花錢僱人將為師的首級縫在屍上。別的千萬別辦。」語畢，淚如雨下。趙得勝叫道：「恩師忍耐光明吧！」又低聲在耳旁說道：「你放心吧，三日之內我若救不出你去，孩兒也就不活在這昏亂的世上了。」語畢，出了牢獄。回到家中，自己喝了兩杯悶酒，躺下就睡，睡的这个工夫不小，趙得勝的老娘，將他喚醒了，喝了點菜，吃了點東西，候到日落之時，也快關城打點啦，趙得勝收拾利落，帶上鋼刀百寶囊，奔縣城而來。順著馬道進了縣城，來在獄門之外，獄門已經緊閉，獄牆甚高，如此兩夜，未能上了獄牆。等到第三夜四更半天，又奔縣城的馬道，被勝爺看見。勝爺第三次盜獄，未見賈明，遂奔了錢塘縣，又奔縣城的馬道，故此看見趙得勝。勝爺由背後跟下他去，到了窪內樹林叢中，趙得勝上吊，自言自語：「非勝爺與黃三太不能辦理。」勝爺一聽，這又是一件逆事，因為他自己辦不了，急得要上吊，非我與三太不可。勝爺聽至此處，這才趕奔進前，由背後拍了趙得勝一掌，打著了火折子問道：「你認識勝英嗎？我就是神鏢將勝英。」

趙得勝喜出望外，跪倒磕頭，細說根由。勝爺說道：「得勝，憑你的孝義，我必救你師傅。要將你拋開，黃昆是我盟弟，我也得前去相救。等到晚間，我救了你師傅，我再領著你見三太，要不然叫三太知道了此事，他比你性情還急呢。我救我的盟姪也是三天沒有救出來呢。現在三太他們在錢塘堤破廟後呢，我今天也不便回去了，等到夜晚辦完了，我再領著你與你師哥三太等相見。」列位，勝爺與趙得勝在樹林中說話，想不到樹上有人竊聽，強中更有強中手，暫且不提。單說趙得勝解下繩套，同著勝爺回了趙家村。到趙家村之時，天氣微明，趙得勝敲門，家人出來將門開放，趙得勝問道：「勝三伯父，請進去吧。」家人問道：「這是何人？」趙得勝說道：「不必多言，頭前領路。」趙得勝將勝爺讓到客廳，家人獻茶，勝爺喝茶休息，一日無書。到了晚間，趙得勝問：「勝爺，盜獄都用何物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什麼都不用，我這裡都預備好了。」勝爺遂打開包袱，取出獨睡毯子，叫道：「得勝，你將你的傢伙，也帶著，俱都放在毯條之內，背著同我進城。」趙得勝遂將自己的單刀零碎俱都包在毯條之內，背在身上，隨著勝爺進了縣城。天氣不過剛黑，爺倆進了縣城，找了個僻靜所在，休息了會兒，天到二更，爺兒倆這才奔監獄而來。

監獄的牆上，都是放著棗樹枝棘。來到獄牆的東面，趙得勝將包袱放在地上，打開了包袱，取出零碎東西。勝爺拾了毯條，叫道：「得勝，你可別離這兒，我將你師傅救出監獄，仍然打這兒出來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你請放心，我決不他去。」勝爺遂將毯條仍然拋到牆頭之上，掏出飛抓百鍊鎖，一抖飛抓抓住了牆頭，勝爺倒繩而上。到了獄牆上面，將獨睡毯條用手向下一按，壓倒棗樹枝棘，勝爺跨在獨睡毯條之上。趙得勝在牆底下一看，心中暗想：「不讀哪家書，不識哪家字。我要知道如此，我也能夠上獄牆啦。」就見勝爺在牆上，由腰內掏出問路石，先問了道路，然後摘下飛抓，帶在腰間。飄身下了大牆，拾起問路石子，帶在腰間，奔領班房獄吏住的房子而來。縱上房去，腳尖扣住陰陽瓦，用珍珠倒掛的工夫，濕破窗紙向屋中觀看。見一張八仙桌，左右各坐一人，外面坐著兩個人，床鋪上坐著兩個人。勝爺一看左邊坐著這個人，大胡瓜，就聽此人說道：「這不是二頭也在這裡麼，監獄之中，看更的人可就是咱們四個人，咱們吃的是陽間飯，當的是陰間差事，無事便無事，倘若有了事，便有身家性命之憂。要作官可作大官，當差可在大衙門當差，官大一級，可以壓死人。黃昆這案，可有點風聲，屈與不屈，是他當堂招認的，是縣衙門裡的事情，咱們應當的責任。惟有金頭虎這件差事，並不是應當押在縣裡的，無故的由府獄四更來天，偷著送到縣獄管押。府獄裡怕鬧錯，遂在縣獄裡；縣獄裡就不怕鬧錯麼？這就叫官大一級壓死人。」

可有一宗，這兩件案子，黃昆是江洋大盜，金頭虎賈明是明伙執仗，拆插台，十幾條人命案子，這兩案都與焦公子有關係。前天焦公子親手提著四百兩銀子，叫咱們害死黃昆，咱們不敢接他的錢，再說咱們當一份差，為四百兩銀子，屈害好人，也犯不上啦。咱們沒敢收他的銀子，臨走的時候，說了好些個不滿意的話。不用說，李鐵筆也是他托出來的。李鐵筆這筆錢是太平錢，七日餓不死，咱們也有說的，人家黃昆來了親近的人啦，咱們能夠攔阻人家送飯嗎？要是沒有送飯的，當然將他餓死，這一有送飯的，咱們就有言辭啦，七天餓不死也沒法子啦。

要能夠出法子橫止外面的送飯，那麼辦，咱們就管不著啦。這樣一來也不能害黃昆，咱們還使的是太平錢。」勝爺在房上一聽，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，心中暗想：「無怪乎我在府獄中，三夜未能找著明兒呢，原來在這裡寄押呢。若不是救黃昆來，至死也找不著明兒了。」又聽那大胡瓜的說道：「你們三位多辛苦，在黃昆與賈明那屋裡多留點神吧，千萬別懶惰了。」就聽那外邊坐著的那位說道：「黃昆在死囚牢第五間，賈明在第七間。今天賈明要酒要菜，我們說沒有給你預備，他張嘴就罵街，我還打了他幾個嘴巴子。這小子是死催的，他終日胡鬧。」

勝爺在外面點了點頭，心中暗說：「費心，費心。」又聽那個接著說道：「黃昆倒很老實，每日只是唉聲歎氣。」勝爺聽到這裡，由房上下來，夠奔二道獄牆，二道獄牆甚矮，也沒有棗樹枝棘，勝爺縱身形上牆。正在八月底九月初的時候，金風陣陣，現一種悲慘的景象。來到獄房，只聽唉聲歎氣的聲音，哭爹喚娘。老英雄長歎一口氣，心中暗說：「看起來，就該存心忍耐，吃虧讓人。為雞犬之爭，身入囹圄，豈不冤哉？」此時就聽賈明正自大呼小叫，勝爺心中暗想：「我先看看我盟弟去。」

勝爺走到第五間死囚牢，勝爺側耳細聽，就聽裡邊自己哀歎說道：「蒼天哪，蒼天哪，何其報應不公！想俺黃昆，平生未做過虧心之事，何以遇著賤人陶氏與禽獸不如的焦振芳，竟為姦夫淫婦所害。我黃昆死在九泉之下，也要活捉你們姦夫淫婦。」

勝爺啞然而笑，心中說道：「賢弟，賢弟，你是自取其禍，你五十餘歲，為何娶十七八歲的婦人呢？我再看看我那傻姪子去。」遂又奔第七間死囚牢而來。就聽見第六間與第八間，也是長吁短歎，有的說老娘妻子不能相見，有的說父母兄弟不能團圓，就聽賈明在第七間裡喊道：「小子們！喊什麼？悶了不會將鎖鏈玩麼？再喊我就要罵你們哪！」老英雄心裡想：「傻小子還頑笑呢，到了什麼時候啦？」老英雄思想至此，心中思想：「若先救人，方才那個黑胡瓜的有話，叫他的伙計多辛苦，先到死囚牢去看看。倘若我動手救人，他們來了如何是好呢？豈不誤了事。沒有別的，我先將領頭班房的人捆好了，然後再來救人。」勝爺思想至此，遂仍夠奔二道獄牆，縱過了二道獄牆，奔領班房而來。

來到領班房門外，勝爺不由的打了一寒戰，原來屋中燈光沒有啦。勝爺心中暗想：「為何他們將燈熄滅呢？獄裡向來終夜不能熄燈。」老英雄躡足潛蹤，走到門前，用手一推班房的門，並未關閉，隨手而開。勝爺走到屋中，掏出火折晃著一照，不由的呆楞楞發怔：這六個人俱都捆著呢，捆的非常之妙，兩個人的胳膊捆在一塊，腿也捆在一塊，六個人分為三對，俱都在地上躺著呢。勝爺說道：「是何人捆的你們？」就見那大胡瓜的口中物，直哼哼。勝爺伸手由那大胡瓜的口中掏出棉花，問道：「是何人捆的你們？」那大胡瓜的說道：「連我們都不知道。我們正在屋中談話呢，進來了一個妖精，青臉紅髮，一身毛。我們剛要喊嚷，那個妖

精神手每人點了一下，我們便都上氣不接下氣了，讓他隨便捆綁。老爺子您救我們呢。」勝爺一聽，心中暗想：「我露了白啦。人家帶著假面具，救出人去，神不知鬼不覺。我是本來的面目，這六個人將來都能認識我。」

勝爺思想至此，遂說道：「班頭，你不收焦公子的四百兩銀子，不害好人，我今天淨救人，不害人。」語畢，將棉花仍然塞於班頭的口內，仍然越過二道獄牆，走至五號死囚牢門前，勝爺不由的一怔，死囚牢的門已經大開。走到牢內，晃著火折一照，象鼻大鎖，擲在地上，黃昆蹤影不見。勝爺出了五號囚牢，奔二道獄牆，越過了二道獄牆，來至頭道獄牆一看，毯條仍然在牆頭上。勝爺掏出飛爪抓住獄牆，搗上了牆頭，單胳膊跨著牆頭，就見獄牆外那片樹林子東南角上，有一道白線。勝爺飄身下了大牆，奔樹林子東南角而來，那道白線已經蹤影不見。勝爺圍著樹林子繞了一匝，仍然不見其人，勝爺心中納悶：此人為何這樣的快呢？勝爺又一想：「我在這兒發怔何為？我回去救我姪子賈明去呀。」勝爺仍然回到監獄，再奔七號死囚牢。

勝爺一看，死囚牢門外蹲著一個黑影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賈明蹲在那裡，口中說道：「我不嚷。」勝爺低聲叫道：「明兒！」賈明一聽是勝爺的聲音，遂叫道：「三大爺！我不嚷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誰救的你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正納悶將鎖鏈子呢，一道立閃似的，進到死囚牢中，紅鬍子藍臉，竹葉眉。他叫我閉眼，我就將眼閉上啦，喇啦喇啦，我的手銬腳鐐就下來啦。他說叫我在門外蹲著，千萬別動，必有高人來救我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明兒，我聽說你下獄的時候，有人背著你下的獄。你能行動吧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三大爺，我那是裝著玩呢，我能走。」勝爺叫道：「賈明隨我來吧。」爺兒倆奔二道獄牆，賈明先縱過了二道獄牆，勝爺隨後也縱過了二道獄牆，爺兒倆來到頭道獄牆。勝爺抬頭向獄牆上一看，勝爺說道：「明兒，可了不得啦，我進獄牆之時，牆上有一條獨睡毯條，為的是出入的。現在毯條沒有了，棗樹枝棘最厲害不過，如何過去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必是被風刮下去了。」勝爺說：「不能，毯條兩頭有磚墜著，風刮不下去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咱爺倆砸開獄門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若將獄門砸開，罪名可就大了。」爺兒倆正在著急之際，忽見由牆外「喇啦」一聲，獨睡毯條搭在原處，緊跟著又聽撲刺一聲，上來一人，週身白毛。賈明說道：「三大爺，妖精來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光天化日，豈有妖異之事？」勝爺遂向上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牆上答道：「是我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原來是歐……」

語至此，就聽牆上之人說道：「老哥哥，念緩念緩。」擺著手不叫向下說。勝爺這才明白原來是歐陽天佐，賈明也明白了，叫道：「豆腐皮！你可嚇壞了我啦，嚇了我一褲子尿。豆腐皮，你快將我三大爺係上牆去，然後再係上我去。要不然，我招呼著你的名子喊嚷。」歐陽大義士遂係下了絨繩，勝爺搗絨繩上了牆，飄身下了牆頭；歐陽大義士再將絨繩擲下來，金頭虎賈明也搗絨繩上了大牆，飄身而下；然後歐陽大義士，將絨繩提上來，纏成一個團兒，帶在腰間百寶囊內，也縱下牆頭，毯條可就不要了。歐陽大義士帶路，奔獄牆後的樹林子，歐陽大義士叫道：「勝三哥！他們爺兒三個俱在樹林子內。」勝爺問道：「那爺兒三個呢？」大義士說道：「三太在樹林子北頭，趙得勝在樹林子當中，黃昆黃二爺在樹林子南頭。昨天早晨趙得勝在樹林中上吊，你們爺兒倆個談話，我在樹上竊聽呢。老哥哥言說不叫三太知曉，候等救出黃昆再叫三太知曉。老哥哥與得勝回家，我就到錢塘縣堤破廟後，敗葦之中，找著三太等。今晚我帶領三太混進了城內，在一個大寺院內隱藏，候到二更已過，我同著三太奔獄牆而來。來到這個樹林子，吾將三太領到樹林子北頭，叫三太上了樹，我用繩子將三太拴在樹上。老哥哥，我黑夜與白天看一般遠，你上了獄牆的時候，吾就來到樹下啦。趙得勝看見我，他就要跑，我說：『你不要跑，我複姓歐陽雙名天佐，勝三哥約我前來幫助救人的，你跟著我來。』他就跟著我來到樹林之中，我也叫他上了樹，我用繩子也將他拴在樹上。然後我再進了頭道獄牆，正趕上老哥哥在東房上珍珠倒掛，竊聽他們說話呢。我也聽明白啦，我先到第五間死囚牢，一看果然是黃昆，又到第七間，果然是賈明。比及老哥哥到了死囚牢，我早將班房裡的獄吏全都捆上啦。老哥哥又打算由死囚牢返回去捆人，我趁著那個空兒，就將黃昆救了，我手中有諸葛道爺的寶刀，將獄門大鎖俱都削落，救出黃昆去，將黃昆領到樹林之內，在南頭我扶著他上了樹，也將他捆在樹上了。然後回去又救的賈明。你再回去，賈明早在七號死囚牢門外等著呢。」

勝爺聞聽，這才恍然大悟。歐陽大義士將三太、黃昆、趙得勝俱都由樹上解下來之後，黃昆、三太、趙得勝俱都謝勝爺與大義士救命之恩。正在此時，就聽獄中一陣大亂，勝爺說道：「咱們趕緊走。」黃昆帶傷不能行走，趙得勝說道：「我背著你老人家。」趙得勝背起了黃昆，蠻子將皮襖脫下來，假面具早已摘下去。勝爺在頭前帶路，爺兒六個奔錢塘縣城馬道而來，順著馬道上城，歐陽大義士打皮兜子之中，取出長繩一條，拴在垛口眼之上，趙得勝放下黃昆，倒絨繩而下，第二個賈明，第三個三太，蠻子又用絨繩將黃昆係上，由上面送將下去，然後勝爺、蠻子將絨繩解下來，纏成一個團，帶在腰間，飄身而下。勝爺說道：「大家暫且歸在何處？」黃昆說道：「我的怨氣不消，二位仁兄既使我絕處逢生，我必報此仇，以解胸中之憤。我想焦公子必在我家，我回家看看；如果在家，我必要手殺姦夫淫婦。」蠻子說道：「若是回家捉奸，我可不管。」勝爺暗中用手一推蠻子，低聲說道：「黃昆此時倒無有什麼顧忌，三太臉最薄，你不要胡說。」勝爺遂又回頭向黃昆說道：「賢弟回家也好，我等相隨。」於是眾人遂奔東門外，仍是趙得勝背著黃昆。此時已有四更來天，眾人到了黃宅，進了衙門，黃昆叫道：「勝三哥！禽獸無振芳若在我家，二位兄長打牢中將我救出，我手無寸鐵，怎樣辦理？」黃昆的意思，是要與勝爺借刀，勝爺有心不借，又怕朋友為難。勝爺正在一怔神之際，得勝由背後抽出樸刀，叫道：「師傅，我這口刀雖不如恩師的刀，要殺人也像削瓜切菜。」黃昆接過樸刀，就要躍短牆。勝爺叫道：「賢弟且慢！賢弟你有傷在身，焦振芳全身的武術，你一人焉能行呢？」趙得勝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！我同我老師進去能行吧？」勝爺點頭。黃昆上了短牆，趙得勝扶著黃昆的腿，老英雄掙扎著越過了短牆，爺兒倆進了院子，狗奔南暗間窗戶外。黃昆此時氣兒助著，身體倒不覺甚痛苦，黃昆撕碎了窗紙向內觀看；黃昆這一看屋中，只氣得三屍神暴跳！見焦公子與陶氏二人對坐飲酒，陶氏娘子沒穿著汗褂，露著雪青的兜肚，繡著紫紫的團鶴，赤金的兜肚練，水紅綢子底衣，沒繫著腿帶子，軟底紫繡鞋。焦公子也赤著背，穿著茶青的兜肚，紡綢的褲子，桌上擺著燒雞、燒魚、肉等食品。怎麼這般時候還飲酒呢？原來姦夫淫婦，由定更天就睡了覺啦，睡醒了一覺啦。焦公子說道：「娘子，我今日覺著心驚肉跳，毛髮悚然，肉似鈎搭。」陶氏說道：「你是身體弱了。」焦公子說：「不是。」陶氏又說道：「要不然就是餓啦，我也覺著有點心慌呢。」故此他們二人這才起來喝酒。喝著酒，陶氏說道：「我與老爺你商量一件事。」焦公子問道：「何事？」陶氏說道：「咱們兩人的事，瞞不過去觀音庵的老尼姑去。頭一次你我並不相認，都是老尼姑的成全。後來兩個道姑氣憤，說閒話，才搬到我們家裡來。又被冤家趙得勝撞見，幸虧老尼姑用離間計，倒打一耙，與趙得勝和黃昆兩人拴成對兒。黃昆找趙得勝十餘次，都沒找著他，後來離間計又鬆啦，我們那口子也不找趙得勝去啦，隨後又用計才將黃昆置於牢獄之中。但不知黃昆何時出斬？」

焦公子說道：「我已派人起動看獄的，暗暗將他害死。你放心吧，想此時黃昆早已死了。」陶氏與焦公子喝著酒，將如何定計，如何報案，如何花銀子暗害黃昆之話，二人滔滔不斷的說了一通。最後陶氏又對焦公子說道：「老尼姑這五百兩銀子，你既然應許他，至今為何不給呢？」焦公子說道：「娘子你的記性真大，還惦記著這件事呢？我一文錢也不給他。他要和我要，我就與他瞪眼，我就說出家人不守清規，給人家出主意害人，非要錢不，咱們就來打官司。我就這樣一嚇唬他，他一兩銀子也不能要啦。」陶氏抵嘴嘻嘻著眼，用手一指焦公子道：「你真不好惹，堂堂的公子爺，說了不算。這件事倒不要緊，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情，黃昆是外來戶，此處也沒有親戚當門家族，咱們兩人之事，不能有人干涉。惟獨趙得勝是黃昆的乾兒子，倘若他要使出法子來，暗中害咱倆人，你可有什麼法子？」

焦公子聞聽一笑，說道：「你爺們黃昆比趙得勝名頭大不大？我一個誣盜栽贓，就將他置於死地，小小的趙得勝，何足為慮？小冤家那日痛打我那一場，我豈能忘懷？這件事仍由李鐵筆辦理，花錢買出兩個小偷，故意的犯了案，過堂之時，就說將賊都存在趙得勝家中，暗含著叫王七將賊物也放在趙得勝的家中。在大堂上趙得勝必然不認，派官人到他家裡去搜，將賊物由他家裡搜出來，他混身都是口，也難以分辯。然後再叫李鐵筆去到獄裡，花上三百兩銀子，將趙得勝害死獄中，你我定然高枕無憂了。」陶氏聞聽，微笑一笑，遂說道：「公子真是高才。到了那個時候，公子爺可別厭故喜新，將我忘了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我要將你舍了，

叫我活不到天明。」陶氏說道：「公子出言太重了。」語畢，與焦公子滿上了一杯酒，遞到焦公子嘴邊上。黃爺聽到這裡，可氣炸了肺腑，轉身形狗奔外屋門而來，兩腳踹開外屋門。列位，黃爺雖然有傷在身，當時見此光景，火氣助著，應了一句俗語：猛虎雖瘦，雄心還在。踹開外間屋的門，奔南暗間而來，掀開了軟簾。姦夫淫婦一看，蓬頭垢面，猶如活鬼一般，手中擎著明晃晃的樸刀。兩個人正在歡樂之際，黃昆用手一指，遂說道：「禽獸的焦振芳，認識黃爺嗎？」說著話抽刀蓋頂就刺，焦公子躲之不及，用胳膊一擋，半只胳膊落地，「撲咚」一聲。焦公子在床上腳，奔黃爺踢來，黃爺用刀一擦，右腿挨了一刀，連著一點肉皮，並未落下來。焦公子由床上向下一撲，一隻手將黃昆的腿腕子捋住，用死力一點，竟將黃爺點倒。焦公子這是死力，故此將黃昆揪住，點了一個仰面朝天。黃昆翻身起來，焦公子仍未撒手，黃昆用樸刀照定焦公子的胳膊上刺了一刀，此時黃昆的氣力可不敵一進屋的時候了，這一刀仍未將焦公子胳膊刺斷，又照焦公子的面門上刺了一刀，焦公子這才撒了手。黃昆用刀一指陶氏，說道：「好你一個賤人！」此時陶氏由床上下來，羔羊吃乳，跪在黃昆面前，叫道：「丈夫！一日夫妻百日恩。無論如何，你都看在我年輕無知。」黃昆的刀向下一刺，陶氏便圍繞著黃昆跪著爬，用手托著黃昆的刀，黃昆此時不覺心軟手軟，刀不忍下落。趙得勝站在外間屋說道：「義父，您老人家若饒了他，他可不會饒咱爺們。若只殺焦公子可得償命。」黃昆叫道：「得勝兒！你看著辦吧。」趙得勝在外屋說道：「陶氏身上可曾穿著衣服？」

黃昆在屋中這才用刀尖挑起陶氏的汗衫，遂說道：「賤人，你將衣服穿上。」陶氏不敢違命，遂將汗衫穿在身上，仍然跪在地下，苦苦的哀求。趙得勝掀起軟簾進了屋中，陶氏說道：「得勝徒兒，你若有好生之德，可憐之情，替我勸一勸你的師傅，將我饒了。求你休記前嫌，幫著你師娘，再說幾句好話，留下我這條性命吧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師娘，求情不難。這不是當著我師傅之面，師娘你要秉天理良心。我師傅走後，您留我在家中吃飯，喝著酒，是你調戲我還是我調戲你？你要實話實說與焦振芳有染，是在你的娘家認識，還是在黃家呢？究竟是何人的介紹？要你明言。」陶氏遂將調戲得勝及尼姑介紹焦公子等事，詳細說了一遍。黃昆這才明白方才陶氏與焦振芳所說誣良為盜之事，俱都是鄰居尼姑庵的老尼姑所為。趙得勝叫道：「師傅！你聽見了沒有？此事怎麼辦吧？」黃昆說道：「全憑徒兒你處治吧。」趙得勝聞聽，雙眉倒豎，伸手捋住陶氏的青絲，就聽撲的一聲，只見身首兩分，一腔子熱血，激了黃昆與趙得勝師徒一身。趙得勝又將焦振芳的首級割下，打開焦振芳的頭髮，又將陶氏的發也打開，兩個人頭像在一處，拴在窗櫺之上，又將兩個死屍，俱都挨在一處。

爺兒兩個由屋中出來，仍然由短牆上跳出，黃昆此時心中非常痛快，身上的傷倒不似出獄時之步履艱難了。趙得勝與黃昆來到外面一看，勝爺與金頭虎賈明、黃三太在外門等候，惟獨不見了大義士歐陽天佐。黃昆叫道：「勝三哥！姦夫淫婦已經殺了，小弟胸中一氣已出。」黃三太一見黃昆與趙得勝滿身是血，早就明白了，也不便詢問。金頭虎在旁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看短了一個人，你還發怔呢？」黃昆這才問道：「勝三哥，歐陽大爺哪裡去了？」勝三爺見問，不由的長歎了一口氣，遂叫道：「黃賢弟！愚兄是一事未已，一事又來。歐陽兄與我孩提相善，肩不離背，背不離肩，他是俠肝義膽的行為，除惡務盡，見善必為。現在錢塘縣出了七個奇案，俱都是失去少婦長女，姑娘與嫂嫂在一個屋中安歇，第二日門窗俱開，姑娘便沒有了。或是姊弟在一個屋中睡覺，第二日也是如此。還有丈夫不在家，丟了媳婦的，兒婦與婆母在一個屋中安歇，第二日竟將門窗大開，不見了媳婦。姑娘有了婆家的，女家便與男家送信，告訴情由，男家不信，兩造便打起官司來了。兒婦丟了的，娘家同婆家要人，婆家交不出人來，娘家便告狀。就這樣的案子有七案之多，歐陽大義士說：『此案非我辦不了。』他說到此處，便走去了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還有一事，小姪男要趁此時辦了，與錢塘縣除去大害。」勝爺問道：「何事？賢姪當面言來。」趙得勝說道：「與師娘陶氏勾引到一處，出計策害我師徒，誣盜栽贓，俱都是離此不遠的淫尼所為，方才在屋中問陶氏，陶氏俱都吐露實言。此尼師徒三人，俱都不是好人，專勾引青年子弟，為非作歹。小姪男打算將此輩刀刀斬盡，刃刃誅絕，以除大害。」勝三爺點頭說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還是你師徒去辦理，我與三太等在廟外等候。」說著話趙得勝、黃昆師徒在前，勝爺、三太、金頭虎爺兒三個在後跟隨，奔尼姑庵而來。此尼姑庵與黃宅相隔不遠。來到庵前，得勝掏出飛爪搭在牆上，黃昆揪著，奔尼姑庵而來。絨繩上牆，趙得勝用手扶著黃昆的腿。廟牆不高，黃昆上了牆，兩手再倒絨繩，自己就能下去了。趙得勝擰身縱過廟牆，爺兒倆進了廟，勝爺等在廟外等候。黃昆與趙得勝二人先奔禪堂，趙得勝將門撥開，爺兒倆個進到屋中。此時四更多天，睡的正熟，爺兒倆摸著一個殺一個，摸著兩個殺一雙，削瓜切菜一般，殺了三對半，內中正有野雞溜子王七。這小子雖然被殺，還便宜他啦。因為什麼便宜他呢？這小子一個人搬弄是非，引起杭州播，剮了他都不多，偏在睡中一刀將他殺死，這小子故此便宜了。他爺兒倆殺完了，走出門，開開角門，與勝爺等奔錢塘門下關。

正向前行走，只見前面來了一伙人，明亮亮燈籠火把，亮子油鬆，各人手中都有傢伙。內中有人說道：「老哥們快走，黃昆越獄必然回家，此處離他家不遠了。」黃昆聞聽一怔。勝爺叫道：「黃賢弟，你們快奔那片葦塘隱藏，我引眾官人到黃賢弟你的家中，叫他們明白明白。」黃昆與趙得勝、三太等急忙進了葦塘，勝爺迎著這伙官人走來。相隔十幾丈遠，勝三爺一亮魚鱗紫金刀，咳嗽一聲。眾官人俱都見著一個刀影兒，遂追將下來，勝爺在前邊跑出去一二百步，再等候眾官人，一見魚鱗紫金刀，眾官人又見刀影。內中有認識黃昆家的，遂說道：「必定是黃昆，離他家不遠了。」如此三次，將眾官人引到黃宅，勝爺遂隱藏在鄰居的房上。眾官人有會上房的，先由牆上越過去，開了門，二十多人持著燈籠進了院子，到了寢室一看，俱都一怔：只見兩個死屍倒在地上，窗櫺上係著兩顆血淋淋的人頭。眾官人早有明白的，焦公子與陶氏有染，必然黃昆越獄回家，殺了姦夫淫婦。眾人見此光景，明知道前面的故意引誘，捉人的心也打消了，眾官人商議，先回歸縣訊，有什麼事再說。

方然走出黃昆家的衙門，忽然有一物由南面打來，正打一個班頭的身上，原來是一個綢子條，包著一個石頭子。打開了一看，上面是四句言詞：「字啟眾官人，來把黃昆尋。夠奔觀音庵，可拿越獄人。」大伙一看，齊聲說道：「趕緊奔觀音庵吧，這裡頭又有原故了。」眾官人來到觀音庵，一推角門進了院中，各屋中尋找黃昆。比及到了禪堂，裡外屋中死屍三對半，眾官人看畢，回縣報案，暫且不提。單說勝三爺將眾人引到黃昆家中之時，在左鄰僻靜處，晃著火折子，撕下一塊綢子手巾，寫了四句言詞，為的是叫眾官人到觀音庵查看。勝爺見眾官人出了黃昆的南衙門，奔觀音庵去，勝爺便奔葦塘中而來。見了黃昆等，勝爺叫道：「黃賢弟，趙賢姪，眾官人已經由賢弟家奔觀音庵去了。大概此時都進了觀音庵啦。此事如今鬧的天翻地覆，但不知賢弟、賢姪奔向何處避難？」黃昆見問，不由的淚如雨下，遂說道：「勝三哥，小弟此時無有投奔，將要四海為家了。」勝爺見此光景，一聲長歎說道：「賢弟，愚兄生不逢辰，遭此變故，如今鬧的這樣，豈能私自罷休？我欲私自罷休，官家亦必徹底根究。一不作二不休，賢弟你既無有投奔，趙得勝賢姪也是無有投奔，此處虎狼之地，你們爺兒倆一時也不能停留。此事將來必然成訟，愚兄擬回江蘇鏢局，要告兩縣一府。若能將賀照雄的一切冤屈昭雪，愚兄便算闖過這步大難；若打輸了官司，愚兄惟有以死相拼。你們爺兒倆不必四海飄流，就從此到我鏢局避難。是福不是禍，久後愚兄若上訴贏了官司，賢弟你便能逍遙在光天化日之下；愚兄若是輸了官司，到了那時再作道理。」語至此，勝爺長歎一聲，又說道：「三寸氣在千般用，一旦無常萬事休。」

說著話，由腰間掏出一隻金鏢遞與黃昆，叫道：「黃賢弟，你們師徒到江蘇總鏢局，他們若有推托，賢弟便將金鏢取出來，叫他們觀看。以此鏢為憑，就說勝英有話，不論出多大的禍，有勝英一人承擔。」黃昆接過金鏢，跪倒身形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！小弟謝三哥救命之恩。」趙得勝也跪在塵埃給勝爺磕頭，勝爺說道：「你們爺兒倆這身血跡，如何能走？你們趕快回到得勝的家中，將血衣焚燒，用水洗淨了面上血跡。我見得勝東跨院廂房中尚存有許多的乾酒，你們爺兒倆可千萬別貪酒。再叫得勝表明他的老娘，你們由趙家村起身，奔江蘇十三省總鏢局去吧。我與三太等尚有許多的事未辦。」黃昆與趙得勝遂回趙家村而去，勝爺與三太、金頭虎爺兒三個，奔西湖岸斷橋亭而去。天光此時已然發亮，就見斷橋亭上站立二人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蕭銀龍、楊香五。蕭銀龍說道：「賈明哥哥可出了牢獄啦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別挨罵啦，你們在一邊兒涼快啦，姓賈的被官人拿去，連一個人看看都沒有。挨了多少板子都不記得數啦，夾棍夾了好幾個死，金鍾罩差點破了，杵也入了庫啦。」說著話，爺兒幾個回到破廟敗葦叢中。勝爺說

道：「你們小弟兄六人快走，出離此處二十餘里之外，你們再落腳。惹下這樣的大禍，兩縣一府必然先在附近搜索越獄的囚犯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您哪裡去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你歐陽大叔與我有約會，要在杭州辦理丟大姑娘小媳婦的案子。你們快走，莫要耽誤，快快去罷。」黃三太等小弟兄六人，各自收拾小包袱，奔錢塘堤坡走去。走出去四五里地，遇見賣燒餅果子的，金頭虎叫道：「三哥！咱們買點燒餅果子，我可餓啦。」傻小子遂買了些燒餅果子，一邊走一邊吃，又喝了點錢塘堤的水，遂又走出十餘里。賈明叫道：「黃三哥！這三四日，我淨在獄裡受罪啦，眼裡不知落了多少的淚，從此我可不打官司啦。咱們在此處先歇歇再走吧，三四天我也沒得安睡。」三太用手一指前面說道：「賈明賢弟，你看迎面那片樹林子，咱們進樹林子再休息。」傻英雄到了樹林叢中，躺下就沉沉睡去，打呼嚕說睡語。這五位小弟兄不敢歇息，都在樹林四外，窺視有官人前來沒有。就聽傻英雄說夢話，大聲喊道：「小子！啊叻什麼？怎在外邊惹是非來著？悶了捋鎖鏈呀！」喊完了仍然打呼嚕。三太與銀龍說道：「賈賢弟還在獄中呢。」楊香五過去就揉鼻子揪耳朵，傻英雄醒了，遂罵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，你們在外面舒服啦，我這幾天在獄中，三大件砸著，連骨頭都疼，我還是得睡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傻兄弟，此處距錢塘縣太近，咱們再向西走出去三十里、五十里，住店還不遲呢。」眾人這才由樹林中起身奔西走去。傻英雄方才吃完了燒餅果子，到此時遂叫道：「三哥！我又餓啦。」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你看，向西北去有一村莊，咱們到那裡找店打尖。」

眾人來到西村口，見村口外站著兩位老者，正在地淨場光之時，鄉下人無事，老者在村外閒眺呢。黃三太走上前去施禮，遂叫道：「二位老人家，此村叫何名？」老者一見三太壯士打扮，很恭敬的樣兒，遂答道：「敝村名奚家屯。」三太問道：「此村中可有招商客店，飯館子沒有？」老者說道：「此村中倒是有店，可是小店，都是帶賣吃食，還有酒缸帶肉鋪，離著店相隔三四家遠，店坐南，酒缸在路北。」三太遂謝過二位老者，眾人走入村莊。三太在前一看，路南果有一家小店，眾人進了店房一看，櫃裡邊坐著一位白胡老者，一隻手捻著銀髻。

蕭銀龍趕緊進前說道：「老人家是此店的店東嗎？」老者站起身形說道：「不錯，這小店正是小老兒的。」蕭銀龍問道：「可有單間嗎？」老者搖頭說道：「三十錢一位，通山大炕。要吃飯，烙餅大面都有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您若有單間，給我們騰一間，我們多花幾個錢都行。」老者說道：「有兩個單間，都是西湖作買賣的，三五個人包一間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老掌櫃的您費心，與眾人商議商議，若能給我們騰出一間屋子，我們必然多給酒錢。」老者問道：「客官是哪一行發財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們保鏢為業。」老者說道：「你們是哪一家鏢局？」

蕭銀龍說道：「是十三省總鏢局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少達官可認識勝三爺嗎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在下姓蕭，那是我勝三大爺。」老者一笑說道：「我這裡有一個西小院，是新蓋的三間房，還不十分乾呢。眾位暫且屈尊，住在那裡吧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費心老掌櫃的。」老者說道：「你們保鏢的達官都氣壯，眾位住在我的店裡，可不許多管閒事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們休息三天兩天的，決不多管閒事。」伙計在前引路，將六位帶到西跨院新房子之中。西暗間搭著一張大板床，明間屋中有一張破八仙桌子，弟兄六位到在屋中落座，伙計將臉水打來，兄弟六位擦臉已畢，金頭虎喊道：「有大壺茶先來二十壺茶！」伙計說道：「我們沒有那些壺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伙計你不用聽他的，有大點的壺，給我們沏上兩壺來就行啦。」伙計將茶沏來，金頭虎自己斟了好幾碗，大聲喊道：「在獄裡一輩子也喝不著這麼的茶。」楊香五暗暗推賈明，遞眼神，恐怕傻小子說出來。黃三太問：「伙計，有什麼吃的？」伙計說：「大餅大面。」三太說道：「外面有賣肉的，你給我們買五斤肉五斤酒。」

賈明說道：「五斤肉可不夠，我餓極啦，五十斤都不夠。」黃三太說：「賈賢弟不要取笑。」伙計去不多時，將肉買來，遂問道：「達官爺，怎麼吃？」黃三太說：「燉著吃吧。」伙計將肉拿到廚房，將肉熬上，剛半生不熟，傻英雄就要吃肉，招呼伙計盛肉。伙計說道：「肉還不熟呢。」傻英雄說道：「生的也行哪，先給我盛兩碗來吧。」伙計賭氣，將半生不熟的肉給傻英雄盛了兩大碗，放在傻英雄面前，傻英雄生肉就酒，吃了一個不亦樂乎。眾人誰也管不了他，都看著他好笑。傻英雄吃喝已畢，自己躺在板床上便睡著了。不表傻英雄睡覺，單說眾人叫店中的伙計，做了幾碗麵湯，烙了幾斤餅，大家慢慢吃喝。吃喝已畢，天到一更多天，黃三太說道：「眾位賢弟在敗葦之中，未得一夜安眠，今天咱們大家可要安頓一夜了。」每位又喝了幾碗，這才休息，俱都是和衣而臥。眾人俱都睡著，天到二更多天，傻英雄可醒了。您道，傻英雄喝西湖的涼水，吃的燒餅果子，到在店裡，燒酒就半生不熟的肉，這些東西到了腹中一生發，可就將傻英雄脹醒了。傻英雄醒了，自己坐在床上，心中暗想：「這房子沒人住過，大概鬧鬼吧？」楊香五挨著金頭虎睡，傻英雄要小便，正趕上楊香五睡了一個翻身覺，嚇了傻英雄一跳，又不敢出去，遂在屋中小便。然後躺在床上，再要睡可就睡不著了，傻英雄翻來覆去，又思想獄中受罪之事。

傻英雄正在思想的時候，就聽西面一牆之隔，忽有哭啼的聲音，叫道：「兒呀，兒呀！父女再要相逢，除非地府陰曹。不想上天真絕人之路，我唸書之人沒做過損陰傷德之事，為何這樣報應？唉！只好一死方休。蒼天啊！蒼天啊！」傻英雄一聽，心中暗想：「隔壁唱桑園寄子呢？這不是攪我們睡覺嗎？」思想至此，遂大聲叫道：「伙計！伙計！」他一嚷，把楊香五等也給鬧醒啦，香五問道：「怎麼的啦？你睡足啦？」賈明說：「不是，你聽聽那邊唱戲呢，不是誠心不叫咱們睡覺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人家老掌櫃的有話，不叫咱們管閒事，叫人家唱去吧，咱們睡咱的。」賈明這一喊，店裡伙計也過來啦，遂問道：「達官爺，何事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們聽聽，我們這邊睡覺，那邊唱戲。兒呀，兒呀，蒼天啊，蒼天啊，這不是誠心嗎？」伙計一笑說道：「達官爺，您別問這個事，他們那裡並不是唱戲，我要告訴您，您也得長歎一個唉聲。隔壁是我一位二大爺，他是個秀才，奚家屯的富戶，杭州有兩座買賣，也是運氣不佳，虧損了若干萬銀子，變賣家產補了虧空，尚能維持生活，又連遭兩次天火，只落得一貧如洗。現今指著教書為業，老先生急得眼目昏花，學生也散了。又指著姑娘作些針線度日，姑娘倒是能飛針快線，無奈鄉村中沒有多少活作。有幾門闊親戚，雖不算富，可也不算貧，就仗著幾家親戚周濟，敷衍度日。我們這位二大爺又一病在床，請了好幾位名醫，花了若干的錢，並不見效。我們這位妹妹賢而且孝，半夜子時在院中跪禱上蒼，燒香禱祝，為他的老娘祈禱。無奈在家祈禱無靈，又許下願：『如娘親病好，在白蓮寺燒香還願。』將願許下，兩三日後，我們這位二大爺略進飲食，不到二十天病體痊癒。老太太向姑娘說道：『為娘的病已不治啦，只求一死，想不到忽然又好了。』姑娘遂將白蓮寺燒香還願之事，對老娘學說了一遍。我們二大爺與老頭子一提此事，老先生說道：『這是姑娘孝心所感，父母就是活佛，何必燒香還願呢？』我們二大爺說道：『不能失信於神佛。』遂僱了一輛車，前往白蓮寺還願。這白蓮寺離我們這兒六里來地，母女前去燒香。白蓮寺廟宇廣大，有門頭僧，有值日僧，有侍客僧，有掌院僧，共二百多和尚。母女燒香，先奔五層觀音殿，老太太問值日僧有女廁所沒有，值日僧說道：『觀音殿西就是女廁所。』叫姑娘在觀音殿等候，老太太去廁所出恭，老太太回來再找姑娘，蹤跡不見。問值日僧，值日僧說道：『姑娘也跟著老太太您去了。』老太太聞聽，遂在廟內遍找，並沒有姑娘。將掌院僧請出來，又在各處尋找，也不見姑娘。老太太痛哭一場，自己趕緊回家，將此事與老先生說明，老先生急速又到白蓮寺大鬧一場，掌院僧同著老先生又在齋堂、廁所俱都找遍，仍不見姑娘。老先生遂在縣署起訴，縣太爺派馬快三班搜查白蓮寺，並不見奚家小姐。官人搜查了三四次，回稟縣太爺，並無姑娘的下落。莫老先生在縣署公廳大鬧不休。

縣太爺大怒說道：『莫老先生仗身為秀才，騷擾公堂。既為秀才，就不該叫姑娘去降香。家教不嚴，自獲其咎，本縣還得賠你姑娘嗎？』將老先生趕出縣署。老先生回到家中痛哭一場，又想起法子，前去托人情去啦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托誰的人情呢？」伙計說道：「杭州府蹂躪亂顛，專管各官廳，安樂村賀家堡賽專諸賀照雄的便是。」金頭虎一聽，一把將伙計抓住問道：「老先生是賀照雄的什麼人？」伙計說道：「老先生是賀照雄的岳父，姑娘就是賀照雄的未婚之妻。」金頭虎聞聽，將伙計向後一推，伙計鬧了一個仰面朝天。賈明叫道：「黃三哥！此事怎麼辦吧？」蕭銀龍長歎一口氣，說道：「你不是專管用事嗎？」賈明說：「要了我的命啦，我也沒有主意啦。」伙計爬起來，擲了擲身上的土。銀龍說道：「我們這位哥哥有點半瘋。老先生煩人情怎麼樣？」伙計說道：「煩人情去到了賀宅，只見賀宅大門上有杭州府的封皮，賀宅一人皆無。老先生回得家來，又是一場悶氣，老夫妻非要尋

死不可，眾街鄰誰也不能老在後頭跟著。」銀龍長歎了一聲。伙計說道：「我方不叫您問，問了也是白添煩惱而已。」賈明叫道：「黃三哥，蕭銀龍，此事怎麼辦吧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看怎麼辦吧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黃三哥將刀借給我吧。」三太說道：「你要刀何用？」

賈明說道：「我要自刎。」三太一笑說道：「賢弟就是這個能為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伙計，你將你們掌櫃請來。」伙計前去請老掌櫃的去，工夫不大，掌櫃的來到屋中。蕭銀龍說道：「老掌櫃的，我們與賀照雄是磕頭弟兄，請您將莫老先生請過來，我們弟兄要捨命找小姐。」金頭虎喊道：「賀照雄為我們封的門！」老掌櫃一聽，心中甚為歡喜，當時叫伙計到西隔壁，將莫老先生夫妻請來。老夫妻來到店房，哭的得同淚人一般。黃三太六位英雄迎上前去說道：「伯父伯母，小姪男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賈明、銀龍拜見伯父伯母。」老夫妻衣裳襤褸，自覺赧顏，見此光景，不知所措，急忙答禮相還，說道：「寒儒不敢當。」三太說道：「我們弟兄六人與賀照雄是金蘭之好，令婿打官司封門，俱都是為我等連累。令愛在白蓮寺還願，何能失蹤？必然是廟裡僧人隱藏不獻。因親者親，因友者友，小姪男可不敢放肆，姑娘必是姿容秀麗。」老先生眼淚汪汪的說道：「小女倒有幾分姿色。在此時我也與賀宅結不上親事，皆因為前二十年我學生在杭州府開了兩處小生意，現時與賀大人相善，故才結下兒女親事。那時我的小女尚在懷抱，我家姑爺才會行走。要不然早已過門啦，皆因賀大人病了一年多，然後去世了，我家姑爺守服，未能完婚。今年小女已二十二歲，到如今失去，將來叫我怎樣見我的姑爺？小老兒自買賣收拾之後，又多蒙我家姑爺周濟與我。有小女是親戚；若沒有小女，還是什麼親戚？我夫妻必至凍餓而死。」三太與蕭銀龍向老者說道：「白蓮寺距此多遠？」老先生答道：「在此屯正北偏點西，約有六里之遙。」三太說道：「老伯父千萬不要行拙志，我們必然尋找姑娘，去探白蓮寺，以報答賀照雄待我弟兄之恩。要論能為，我們可如白蓮寺僧人，我們雖然沒有能為，尚可以拼命呢。姑娘若果在白蓮寺之內，我等必將姑娘接回來；姑娘若不測，我們也將屍首取回，然後老伯父再與僧人成訟。老伯父萬不要行短見。三日之內，必然有姑娘的下落。」蕭銀龍又低聲問道：「黃三哥，您腰間還有銀子嗎？」三太說道：「只有十幾兩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您拿出一錠銀子，我這裡拿出一錠銀子，先與老先生度日。」黃三太伸手取出一錠銀子，交與銀龍，銀龍托著兩錠銀子，交與了莫老者，遂說道：「老伯父，此銀子拿去暫為度日，候我等救出小姐，必有辦法，不能叫您生活艱難。」蕭銀龍又問了白蓮寺的佛殿共有幾層，奚老者說道：「白蓮寺是五層佛殿，頭前有鐘鼓二樓，西南有十三級寶塔，東院有東禪堂，西院有西禪堂，觀音殿在後院，此寺甚為廣大。」蕭銀龍問明白了廟中的情形，記在心中，遂說道：「老伯即請回家，我們六人就要起身。」莫老者是千恩萬謝，遂出離小店，回到家中不提。

弟兄六人奔白蓮寺，蕭銀龍在路上叫道：「黃三哥！咱們這就是捨命交友。咱們六人也不是一個和尚的敵手。在擂台咱們都看見啦，歐陽大義士都被和尚所敗，咱們眾人到廟，可是專為找奚家的小姐，千萬可別打仗，打仗是自找其禍。」說著話過了樹林子，看見十三節寶塔，高聳聳直插霄漢。走到了白蓮寺切近，只聽得風吹銅鈴響的聲音，廟的西面是山，陡壁山崖，廟後距小西湖岸不遠，前面迎門一塊匾，上面寫的是「萬曆重修」。字樣看不甚真切。眾人看完匾，周圍繞了一匝，由西面再向北去，是白蓮寺的後牆，此牆最矮，廟後東西俱是葦塘，北面是一片大樹林。看了看地勢，真是清靜，連犬吠的聲音都沒有。蕭銀龍說道：「黃三哥，廟裡的和尚武藝高強，咱弟兄是兩個一撥，我與黃三哥一撥。」張茂龍說：「我與李煜一撥。」金頭虎一笑說道：「楊香五小子，咱兩一撥。可有一樣，誰探哪兒，可得依我分派。銀龍與黃三哥探東禪堂，張七與李煜探西禪堂，我與楊香五探後禪堂後院。」傻小子這一回為的是便宜，反倒上了當啦。蕭銀龍叫道：「三哥！就這麼辦吧。」語畢，二人由後牆縱過去，由東院向南走。見有廣大的二所花園子，九月初間的時候，一看裡面真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青之草。此時正在三更時分，二人進了東禪堂北院，就聽禪堂屋中有法器聲音，燈燭明亮。屋中雖點著燈，可是鴉雀無聲。二位舐破窗紙往禪堂屋中竊看，見牆上俱畫著武術的姿勢，屋中坐著和尚，手打著問訊，盤膝養神。再看各屋中，有唸經的，有練武的，再向南去是東禪堂的東院，寬闊之甚，房舍甚多，再向南去是東禪堂的南院。弟兄二人走到鐘鼓二樓，輕車熟路又返回來。走至花園子，剛才走到翠竹林當中，粉壁牆咔嚓一響，開了一道木門，打木門裡面轉出一個和尚，手掌著一個白紗燈，出了門回身將門一帶，砰的一聲雙門關閉，此和尚打著燈籠向北去。銀龍低聲叫道：「三哥，咱們跟著他。」

到了花園東北角，有十數間兒楞兒角的大灰棚，由平地起，高有一丈七八，裡邊俱是堆的劈柴，一垛一垛的俱都有八仙桌兒大小，相隔二尺來遠的檔兒。這座廟本是闊廟，長年有打柴的和尚，此廟真可稱的乾柴細米，不漏的房屋。小和尚打著燈籠在頭前走，二英雄躡足潛蹤在後面跟隨。和尚到了劈柴棚的東北角，灰棚中有三間矮禪堂，內有燈燭之光，門上掛著青布單簾，小和尚站在門外，念道：「阿彌陀佛。」就見由屋中出來一個和尚說道：「師弟你是誠心頑皮，快進來吧。若叫老方丈知曉，焉有你的命在？」小和尚進了屋中，蕭、黃二人躡足來到窗外，打破窗紙向裡觀看，只見東西坐著兩個和尚，裡面有兩個少婦，滿頭的珠翠。方才進來的小和尚說道：「二位師兄跑到這兒樂來啦，我說裡面十三個，怎麼短少了兩個呢？原來在這兒呢。」屋中這兩個和尚說道：「師弟別大聲怪叫的，倘被師祖父知曉，焉有你我的命在？師祖父在後禪堂，要養一百天銳氣不見天日，吃喝都是四位師叔照料。明天叫你師嫂陪你喝酒，你別胡喊。」小和尚一撫自己的腦袋說道：「師兄許願可得還願，咱們可是出家人，說哪應哪。」蕭銀龍一看這三個小和尚，最大的年紀不過在十七八歲，俱都將頭皮剃的錚光且青。小和尚說完了，轉身形打燈籠掀簾出去。黃三太與蕭銀龍見小和尚出來，遂躲在劈柴垛後。小和尚走遠，黃、蕭二人又來到窗外觀看，就聽屋中兩個婦女說說笑笑。黃爺性急，低聲叫道：「銀龍賢弟，我先殺了這兩個和尚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咱為找奚家姑娘來的，趕緊追小和尚，看他向哪裡去。」黃三太耐著性兒，與銀龍追下小和尚去了。只見小和尚仍然來到翠竹林的當中粉壁牆，左手一拉粉壁牆上的銅環子，右腳尖一蹬古銅月牙釘，唬吸一響，雙門開開，小和尚轉身進去，一帶雙門，仍然是粉壁牆，荷葉門就看不見了。蕭銀龍走到近前，用手一摸，牆上平平整整，南面是一片竹林。蕭銀龍晃著火折子一照，此門高有五六尺，寬有三尺，上面畫著福祿壽三星，不知道的決看不出門來。蕭銀龍用手輕輕一敲，門的兩邊俱是磚牆，小俠客叫道：「黃三哥，您在這邊給我看著點，我到那邊看看。」黃三爺點頭，銀龍跨身形上牆，到上面一看，此牆有六尺寬，小英雄縱到牆的東面一看，是一所大跨院，用手一拍當當亂響，俱是磨磚對縫，由西面看是粉壁牆，由東面看是大牆。蕭銀龍縱過了粉壁牆，叫道：「三哥！小和尚方才在劈柴棚那兒所說的有這麼一句話：『十三個剩了十一個啦，原來你們在這兒取樂呢。』大概那十一個必都在這裡。此牆乃是夾壁牆，上面六尺餘寬。賀大哥未過門之妻必然在這裡，我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？我對這消息埋伏倒也略知一二，我想裡面必有危險。小弟進來壁牆之中，倘若平安無事，我就不言語啦；倘若有了差錯，說一句不幸的話，小弟若被獲遭擒，或被消息埋伏所傷，小弟必給您一個信，我若是在裡面遇險，必然啊呦一聲，那就是出了事啦。到那時您可千萬別救小弟，您趕緊出白蓮寺，尋找勝三大爺與歐陽大爺，他們二位若來一位，就可救小弟出險。您要麼不這麼辦，您就不是疼兒愛弟了。倘若您不那麼辦，您伸手救我，不但救不了我，您也得饒上。」語畢，蕭銀龍紮綁了一番，摸了摸判官雙筆，左手一抓青銅環子，右腳尖一點底下的月牙釘，就聽咔嚓一響，荷葉門一轉，人隨著門進去了。三太側耳細聽，工夫不大，就聽裡面咯咯咯咯的聲音，緊跟著童子音，「啊呦」一聲。黃三太擦拳磨掌，咬牙切齒，心中暗想：「我兄弟輕者帶傷，重者殞命。蕭銀龍並不認識賀照雄，都是我的介紹，蕭銀龍為朋友能捨命，我三太豈能畏刀避劍，放下好朋友逃走之理呢？」三太思想至此，勒十字絆，繫英雄帶，左手一拉銅環，右腳尖一點月牙釘，咔嚓一聲荷葉門一轉，人隨著門進裡面去了。三太轉到裡面，腳一觸地，底下四寸寬的接腳石，用腳一點，實地一般。第二層也是如此，這是倒下台階。到了第三層接腳石，黃三太的手可就鬆開門上的銅環子，下到第四層，是平坦之地。原來，地下是一塊轉環板。剛由台階下來之時，正踩在轉軸的中心，這是有尺寸的，再一邁那條腿就踩在板上了，覺著向下一歪，想要向上縱可就來不及了，英雄一抱頭，就覺身落在網兜之上。蕭銀龍叫道：「黃三哥嗎？」黃三太答道：「是我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怎樣囑咐您？您偏這麼辦，只落得哥倆被獲遭擒。您看看這個窰子，有一丈多深，咱們這是在半懸空的網子裡。您可別動，要一動彈，可有倒須勾，必紮入肉內。」黃三爺此時焉能聽這一套？在網上兩膀一晃，倒須勾果然圍住身軀，串鈴當當一陣亂響，就聽北面上有人說道：「這是哪個這麼慌呀？進了荷葉門，向南一縱六

尺遠，就有倒下接腳石。」此地窰子三十餘丈長，一丈二尺寬，若由荷葉門進去，向南縱出六尺遠，就腳踏實地了，有台階可下。小和尚喊著，由北面而來，走到網兜的切近，「啊呀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原來不是咱們的人。」語畢，轉身回去，與二當家送信去了。這位二當家的就是梅花樁下被勝爺打了一鏢的法慧，小和尚走到法慧的面前說道：「師傅不好了，咱們廟裡有人，是俗家的打扮，還帶著傢伙呢。」法慧說道：「這必是莫老兒在縣裡告啦，官人前來探探。將他們捆上來。」

兩個小和尚答應一聲，出了垂花門，來到網兜切近，伸手摘網，將黃爺、蕭爺二位俱卸下來，然後仍將網掛好。兩個小和尚早將黃、蕭二位的兵刃暗器由身上搜出來，捆綁停當，要攙著黃、蕭二人。蕭銀龍說道：「何必攙著？你就說話吧，哪兒都跟著你走。」於是小和尚每人推著一個，遂說道：「進垂花門吧。」

蕭銀龍一看，四扇垂花門開著兩扇，臨進門的時候，蕭銀龍心細，用嘴巴子一挨垂花門，冰涼，原來此門是石頭的。蕭銀龍在前，黃三太在後，進了垂花門一看，是一個大地窰子，大可容十餘間房子，正北面是北禪堂三間，南面還有灰棚。小和尚將銀龍與三太二人推到三間禪堂之內，裡面坐定一個凶僧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萬惡的淫僧法慧，禪堂之內擺著一桌酒席，在那裡取樂呢。蕭銀龍進了禪堂之內，是笑容可掬，滿不放在心上，黃三太是怒目橫眉，二人站在凶僧的面前。法慧問道：「你們是哪個衙門的鷹爪？奉何人所派，前來要探白蓮寺？」蕭銀龍聞聽，微然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們是有眼無珠，我們是保鏢的。」

法慧一聽是保鏢的，當時面帶怒容，咬牙切齒問道：「你們是哪裡的保鏢的？前來何事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們是江蘇十三省總鏢局的，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勝英，那就是我勝三大爺。後邊這位家住浙江紹興府，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姓黃名三太。」法慧一聽，怒氣沖沖，遂說道：「小輩們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自來投。原來是勝英的門人。」遂吩咐小和尚道：「將這兩個小輩綁在外面柏木樁之上。」這座地窰子，四外俱用柏木樁作立柱，上面有架，鋪著柏木板，柏木板上面就是平地，鋪黃土栽種花草，禪堂外面俱都是柏木樁。惡僧一聲吩咐，將蕭、黃二人俱都捆綁在柏木樁上。

正在此時，就聽又有串鈴響的聲音，進來兩個小和尚，對法慧說道：「回稟二當家的，外面十八尊羅漢殿，又擒著兩個人。掌院老當家的問他們，原來是十三省總鏢局的，一個叫張茂龍，一個叫李煜。掌院當家的言說：「先將他們幽囚在地窰子之中。」法慧聞聽一笑，說道：「我這擒獲了兩個，也是保鏢的，現在俱都綁在柏木樁上啦，叫他們在一塊作伴吧。」小和尚將張、李二位英雄推推擁擁，來到東面柏木樁之前，頭一位蕭銀龍，第二位黃三太，第三位張茂龍，第四位李煜。剛捆完李煜，就聽夾道又有腳步聲音，黃三太只氣得肝膽欲裂，原來是一個小和尚同著七星真人趙昆福而來。進了垂花門，和尚站起身軀說道：「道友請坐。」老道七星真人說道：「二師兄請坐。」列位，怨不得勝爺尋不著老道呢，原來他跑到和尚廟來了。真是凶僧惡道聚於一處，二人道了寒暄，對坐飲酒。正在飲酒談話之際，夾道外又有腳步聲音，進來一個年輕的僧人，遂說道：「二師伯，現在觀音殿後院禪堂又拿住了兩個人，四師叔、五師叔問了他們啦，也是保鏢的。老當家的有話，一百日之內，無論什麼事都不叫回稟。四師叔與五師叔吩咐的，叫放在地窰子裡。」法慧說道：「這裡柏木樁子上捆著的都是他們同伙，將這倆也捆在柏木樁子上吧。」兩個小和尚將賈明、楊香五由肩頭之上向地下一擲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啊？黃三哥、蕭銀龍你們都早到啦？」賈明又向桌上一看，禪堂的簾子挑著呢，惡道與法慧同桌飲酒，外面看的很清楚。賈明說道：「老道，原來你跑到和尚廟裡來啦，怨不得尋不著你呢。」惡道七星真人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二師兄，這小子太壞啦，在古城村，他們將貧道捉住，臨活埋貧道的時候，這小子他還打貧道兩個嘴巴子。若不是二師兄相救，貧道早被群小們害了。」黃三太、蕭銀龍一聽這才明白，原來古城村埋老道的時候，是此和尚救去的。

原來，賈明與楊香五探的是後院，二人跳過了大牆，是十間禪堂，正面五間，兩邊各兩間半，都有跨院，北正禪堂可矮。

楊香五、賈明二人都上了西面的禪堂，禪堂下兩對大紗燈，在地上支著，小和尚手提著紗燈，院中兩個和尚比武，有十餘僧人旁觀。這兩個比武的和尚特別，俱是藍布褲褂，白襪開口僧鞋，一個頭上帶黃澄澄的月牙亮金箍，黑真真髮髻飄灑兩肩頭，面如冠玉，齒白唇紅，年在十八九歲，手使黃澄澄的一對亮金如意；一個頭上是白亮亮的銀月牙箍，黑髮髻飄灑兩肩頭，也在十八九歲。這二人是老方丈的徒弟，八大名僧內的兩位弟子。

老方丈無論上何處去，他有四個年輕的徒弟，都是正身的童子，跟隨寸步不離。這四個徒弟伺候完了老方丈，師兄弟兩個在院中比武，帶亮銀箍的是七徒弟法如，手使一條大桿子；帶黃箍的是六徒弟法祥，手使亮金如意。二人在院中比武，亮金如意是摘解撕掙，劈打抓拿；大桿子一丈多長，有胳膊粗，是吞吐撒放，撒步抽身，蛟龍出水，擺尾搖頭。二人真是棋逢對手，在院中來往操演對打。楊五爺一看，暗中伸大指叫好，賈明低聲說道：「楊五哥，有好叫著點。你看大蠟桿子眼看要點上，拿那個玩藝兒一推就出去啦。」楊香五低聲搖頭擺手說道：「你別惹禍。」五爺知道傻小子的毛病，高興就喊。楊五爺遂打瓦簷邊上向下一滾，一手抓著椽子頭，一手揪著瓦簷，雙足踏著一棵椽子，珍珠倒掛向下觀看。就見用蠟桿子的，一抖桿子奔使如意的太陽穴點來，如意向外一崩，「叭噠」一聲，將蠟桿子崩出去了。傻小子低聲叫道：「楊五哥，好厲害！嚇了我一跳。」傻英雄一見無人理他，舉目一看，楊香五沒有了。

傻英雄說：「這小子他哪裡去啦？」就見下邊兩個小和尚，使蠟桿子的前把一高，後把一低，奔使如意的鼻樑上點去，看看點到鼻樑之上，使如意的一矮身，雙如意啣的一聲，將蠟桿頭咬住。使蠟桿子的後把向前倒，前把一揚，將使如意的挑起，用力一掄，就聽得唔唔帶風的聲響，使如意的將雙如意一鬆手，落在了塵埃，猶如一個棉花團相似。賈明張口就要喊好，又想起來身在白蓮寺呢，將聲音向回一閉，鼻子眼裡哼了一聲。就聽使蠟桿子的說道：「師兄，咱們休息休息再練吧，我要小解去。」法祥一點頭，法如遂夠奔西禪堂後坡去了。賈明還在房上爬著向下看呢，冷不防由背後一桿子將賈明由房簷之上挑將下來，傻小子由房上落下來，離地三尺來高，一個雲裡翻，方要站穩還沒有站住呢，又在肋梢上斜插柳又是一桿子，將傻英雄按倒塵埃。傻英雄說道：「別按勁，別按勁，小心著肚子。快捆吧，快捆吧。」過來兩個小和尚，一掏賈明的兜囊。小和尚要掏賈明的飛爪，好捆賈爺，哪知道賈爺囊中是空空如也，上白蓮寺來的時候，與店家練笨把勢的借了一口單刀，賈明的兵刃零碎早就入了庫啦。小和尚一掏兜是空的，遂將傻英雄一翻身，解傻英雄的十字絆，好捆賈明。賈明這一仰面，一眼就將楊五爺盯上啦，遂仰手一指說道：「椽子頭上還有一個。」

使大桿子的仰面一看，甩手一桿子奔楊五爺肋梢點去，楊五爺隨桿而落，打算就地十八滾逃走，被人家用蠟桿子一按，過來幾個小和尚，手忙腳亂，四馬倒攢蹄捆好。法祥遂問道：「你們是幹什麼的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咱爺們是十三省總鏢局的，老爺我叫恨地無環鐵霸王。那個叫小毛遂楊香五。」法祥、法如二人不敢發落，又不能稟報老方丈，遂與師兄一商議，將此二人暫放在地窰子內，這就是傻英雄與楊香五被獲的根由。

楊香五在第五棵椽子上，賈爺在第六棵椽子上面，小弟兄六位，總算沒白探白蓮寺，總算是開了眼啦。和尚、老道喝著酒說話，凶僧惡道同氣相親，無話不說，惡道說道：「二師兄的絕藝是香砂迷魂袋，可稱天下罕有，古城村救貧道，多虧此物。自從古城村逃走之後，貧道至今落得無立錫之地，幸而來到白蓮寺方得存身。」凶僧說道：「你我乃是知己之友，只管住著，日後再為設法。」二人隨便一談，接談法慧姦淫婦女之事，老道說道：「二師兄多大福氣，可稱身占十美而不亂。」

法慧說道：「道友不知，梅花樁下，老勝英暗算貧僧，打了我一鏢，如今鏢傷尚未痊癒，故不能追歡取樂。提起老勝英來，真令人可恨。」老道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還有一件要事，這六個人是勝英的羽翼，今既被擒，但不知二師兄如何處治他們？現在勝英在杭州呢，這六人若逃走一個，走漏了風聲，若被勝英知曉，白蓮寺必然化為灰燼。」法慧聞聽老道之言，微然一笑，說道：「道兄何故長他人的銳氣，滅自己的威風？勝英何足為慮？」惡道自知失言，遂說道：「二師兄傷痕未愈，身體必然虛弱。人心這宗東西，能大補元氣，若將六個小輩摘心飲酒，既可補元陽，又可助心氣。」法慧說道：「道兄，我這地窰子每日打掃，地板全都用清水刷了，摘心開膛，血水淋漓，豈不污了禪堂？」老道笑道：「二師兄您不明白，開膛不能夠過去就動手。您這廟裡有的是廚房，廚房有髒水桶，一個髒水桶就可以開三四個人的膛，血都流在髒水桶內，地板上一點血跡也不能見。然後叫兩個人將髒水桶搭到葦

地裡一倒。」法慧說道：「屍體向外抬的時候，也是血水淋漓。」惡道說道：「二師兄真慈悲，開完了膛就將人大卸八塊，放在水桶之內。先叫人到葦塘裡刨上一個大坑。」法慧仍然猶疑，惡道說道：「二師兄萬不可優柔無斷，倘若走了一個，將消息傳到勝英的耳內，勝英必然勾串官前來搜廟。咱這廟中現又私藏婦女，倘若破了案，二師兄您擔待的起嗎？蓮花峪林士佩的山寨，被勝英一夜之間將山寨掃平；建寧府的雙龍山猶如銅牆鐵壁一般，都被勝英等所破。二師兄萬勿猶疑。」法慧遂叫小和尚，將六位英雄的髮髻俱都打開，綁在樁子上，腿腕子也綁上一道繩子，又打發小和尚去取牛耳尖刀、小刀子、小剪子、髒水桶等物。小和尚由地窖子後地道出去，打花園中的花廳出來，去取應用的對象不表。金頭虎大聲喊道：「雜毛！你太損啦，要宰先宰你賈太爺！」工夫不見甚大，小和尚將髒水桶抬到地窖子之中，小刀子、小剪子，俱都放在六位英雄的面前，油布一塊，搭在水桶之上。法慧說道：「哪位動手？」有一個小和尚手黑膽大，上前說道：「我動手。先開哪一個吧？」老道說道：「由第一棵樁子上動手。」小和尚遂將蕭銀龍的英雄帶解開，將短靠用刀挑了，又將髒水桶放在銀龍的面前，一個伸手開膛，一個提著油布，為的是血濺不了人的身上。老道在屋中告訴開膛摘心的小和尚：「開膛之時，先用牛耳尖刀，由小腹紮進去向上挑，挑到胸口窩，用小勾子，將心向外一勾，放在涼水盆內，然後再由涼水盆中取出來，放在醋盆內，為的是去腥氣。」小和尚聞聽，說了一聲：「曉得了。」手執牛耳尖刀奔蕭銀龍而來。

老道說道：「別忘了用水澆頭。」一個小和尚用涼水給銀龍澆頭，連澆了三次，此時乃九月初間的天氣，冷水這麼一澆頭，蕭銀龍就是渾身直打戰。小和尚問道：「道爺，冷水澆頭取其何意？」惡道說道：「不讀哪家書，不識哪家字。涼水這一澆頭，心中的血就靜了，為的是熬湯時沒有血腥氣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惡道，你太損啦。但不知你將來怎樣報應？」老道吩咐小和尚：「他要再罵街，先將他舌頭給他割下來。」賈明一聽，心中暗想：「別罵啦，人家都受一刀之苦，我弄得兩個死，這是何必呢？」此時蕭爺心中那分難過，就不用說啦，家中的父母，從此不能相見。黃三太、張茂龍、李煜俱都轉睛而視，就是金頭虎的腦袋亂動，他的沖天杵拴不了樁子上。小和尚挺著脖子，用二指一點銀龍的心口窩，中耳尖刀向腹中一遞。六位小弟兄們一閉眼睛，不忍觀看，耳中就聽撲的一聲，死屍栽倒塵埃，血跡濺出去好幾尺遠。楊香五睜睛一看，並不是銀龍，乃是小和尚躺在地板之上。殺人的這個人，沒有二十年的苦工夫，就練不出這手武藝來。此人是在禪堂上面爬著，殺人的時候，一手執刀，一手扶著禪堂的椽子頭，兩足一蹬上面的地窖子頂板，頭朝下奔小和尚而來。人不落地，刀先奔小和尚脖頸而去，殺完了小和尚，站在地板上，一抬腿將死屍踢出三四尺遠。法慧當時就是一怔，就見此人身穿皮馬褂。您道此人誰？不是別位，正是歐陽大義士。法慧一聲喊嚷，叫徒弟取過了傢伙。

再表歐陽大義士因何來此處呢？自黃昆、趙得勝殺焦公子與陶氏之時，他與勝爺約會，要探白蓮寺，在白蓮寺與勝爺打對頭。當時勝爺只言歐陽大義士，約自己辦杭州丟婦女的案子，可未敢言明探白蓮寺，一則怕隔垣有耳，二則怕小弟兄們好奇心勝，私自前去，所以並未明言。歐陽大義士自從在雙龍山得了寶劍之後，便到杭州尋找聾啞仙師，舉凡庵觀寺院，莫不進去參觀，當日在黃宅與勝爺說完了話走後，第二日歐陽爺到了長春寺，就聽禪堂之內有人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歐陽賢弟裡邊坐。」大義士一聽，心中暗想，和尚廟裡怎麼有了老道啦？

進禪堂一看，正是諸葛道爺，連弼昆長老也在廟中。歐陽爺進了禪堂落座，小和尚獻過茶來。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雜毛老道，我與你賀喜。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歐陽施主，此廟中長老是我的朋友。當著朋友，歐陽施主不要玩笑，貧道何喜之有？」歐陽爺遂將包袱解開，取出寶劍，遞與諸葛道爺，說道：「雜毛你看看，這個東西是哪個王八羔子的？」道爺接劍在手，不由的驚喜說道：「貧道謝過歐陽施主，此劍正是貧道之物。」

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雜毛你不要謝我，我求你點事。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但不知何事？請施主當面言來。」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現在杭州府出了不少的離奇案子，大姑娘小媳婦在家好好的，明日便將人丟了，遍訪無著。所有杭州著名之地，我都訪遍了，連一點影都沒訪著。現在我要探白蓮寺，恐我一人有失，打算請你去一趟。」道爺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施主你先走吧，夜晚我必到，咱們廟中見面。」蠻子遂站起身形，告辭而去。長春寺的掌院僧是白蓮寺壁和僧的師姪，自幼參禪悟道，不好學武，來長春寺掌院，他就知吃齋奉經，是事不問，諸葛道爺與之相善，這位長老名叫法然。法然僧在旁一聽這件事，不由的大吃一驚，遂說道：「貧僧不問世事，諸葛道兄務必調查調查，千萬此事不成為事實才好。」不表法然僧與諸葛道爺閒談，單表蠻子由長春寺走後，候至三更來天，蠻子獨自一人奔白蓮寺，由西群牆而過。他是夜眼，看見小和尚有抬著水桶的，有端著水盆的，還有端著醋盆和小刀子、小勾子的，由花廳裡面下去。蠻子一看都下了地道啦，花廳上面還留著一個小和尚坐在板凳上面，蠻子過去一伸手，將小和尚用點穴法點住，掏出繩子將小和尚捆住，然後一把掌破了點穴法，拾起小和尚的鋼刀，照著小和尚腦袋一刀背，將小和尚腦皮磕破，微見血跡。

小和尚苦苦哀求，遂說道：「施主饒命。」蠻子說道：「我問你一件事，你在此幹什麼呢？這是什麼所在？眾小和尚抬著水桶是幹什麼的？」小和尚也是怕死，遂將地窖子之中擒著六位鏢行之人，怎麼要開膛的事說了一遍。蠻子聞聽打了一個冷戰，又問明白了地窖子的道路，遂掏出一塊紙來，將小和尚的口堵住了，由花廳裡的地道下了地窖子。一看地道這裡面方磚鋪地，走出去一箭來遠，就是地窖子的後門，進了後門奔禪堂而來，一看黃三太等在東面柏木樁子上捆著呢，小和尚正要開銀龍之膛。歐陽大義士一看，禪堂正樹著柏木樁，歐陽爺遂上了灰棚上。一看小和尚方要動手，歐陽爺兩足一踹地窖子的頂棚，將小和尚殺死，站起身來，一腳將死屍踢在一旁。

老道一看，認識歐陽大義士，遂叫道：「二師兄！這就是勝英的左膀右臂。」法慧叫小和尚：「取過來三股烈燄。」

小和尚答應一聲，工夫不大，將叉取來。叉桿真有鴨卵粗細，法慧雙手托叉奔大義士而來。金頭虎叫道：「蠻子叔叔！先解開我，咱們爺倆個跟他們乾！」大義士說道：「傻小子，我哪有工夫？」此時惡僧兩手擎叉，奔著大義士叉來，歐陽爺在地道內與淫僧交手，二人戰了三十餘個回合，未分勝敗。此時銀龍也明白過來啦，一看大義士這把刀上下翻飛，無論如何，又碰不著刀。此時惡道在灰棚禪堂門口觀看，遂說道：「二師兄，為何不以拿手的取勝？」老道這一提醒，賊僧這才想起香砂迷魂袋，遂用了一個野雞抖翎，縱出圈外。伸手掏出香砂迷魂袋，聞瞭解藥，奔歐陽大義士而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歐陽爺本來知道這宗東西的厲害，因為上次在古城村講究過，非本門之藥不能解。歐陽爺此時進退兩難，又要由原路而逃，又得保護著六位小英雄。在一猶疑之間，香砂迷魂袋奔大義士抖來，大義士欲待躲閃，焉得能夠？一晃兩晃，翻身栽倒。法慧僧是洋洋得意，哈哈一笑，小和尚過來將歐陽大義士捆了。

法慧向老道說道：「您看看，白蓮寺向來不殺生害命。您看看，殺一個人就滿地板都是鮮血，簡直道兄你另想一個法子吧。」老道說道：「若是如此，給他們一個快的。當初在古城村他們怎麼埋貧道來著？趕緊叫少師傅們，在廟東邊的葦塘子西面刨一個大坑，越快越好，趕緊將他們一埋就算完事。」淫僧說道：「此法倒省事。」遂派小和尚前去刨坑。人多好作活，不多時將坑刨好，遂回來報告法慧：「坑已刨好啦。」法慧說：「好好。你們將樁子上那六個都解下來，從新捆好了，你們每人找一個，將他們擲在坑裡，愈快愈好，埋完了就算完事啦。」

惡道七星真人說道：「二師兄，勝英的餘黨甚多，您帶著香砂迷魂袋，貧道帶著子午鴛鴦熏魂錘，咱二人跟隨保護著，以保無虞。」眾小和尚此時已將小弟兄六位，每人扛著一個，淫僧惡道保護著，由地道之中走出，奔後門去埋鏢行老少七位。走地道梯的時候，聞聽花廳中有哼哧的聲音，小和尚用燈籠一照，是自己的師弟被人捆了，遂將綁繩解開了，掏出口中的東西，一問這才明白，是蠻子進地窖子時候捆的。眾人出了白蓮寺的後門，走了幾十步就是葦塘子。來到坑前，頭一個小和尚扛著的是小毛遂楊香五，向下一擲，「撲咚」一聲，將楊香五擲在坑內。第二個小和尚扛著的是鳳凰張七，走到坑邊向下一順，將張七爺頭朝下腳朝上，倒栽著擲到裡面。第三個就是傻小子賈明，臨到坑邊的時候，用盡平生之力打千金墜，小和尚擲了兩次，沒將傻英雄擲到坑

內。傻英雄遂大聲喊嚷：「救人啊！救人啊！淫僧惡道要活埋人哪！」七星真人趙昆福，捧著寶劍向賈明唾了一口，說道：「別沒羞啦，喊乾了嗓子也活不了。」

傻英雄道：「那可沒有准，就許喚出救星啦。」此時小和尚又抬起賈明，往坑裡用力一擲，傻英雄仍然打千斤墜喊嚷，就聽東邊葦塘之內，一聲：「無量佛，僧道莫要害人，出家人以慈悲為懷才是。」語畢，縱出葦塘。來者非是別位，正是諸葛道爺。惡道七星真人仗劍迎將過來，兩個老道遂殺在一處。惡道迎面向諸葛道爺便刺，諸葛道爺閃身軀舉劍相迎，趙昆福知道諸葛道爺的寶劍厲害，急忙抽劍不敢相碰。賈明說道：「這可是金頭虎的造化。僧道不能相離，我的師傅必然也來啦。」

傻英雄話音未了，就聽西面葦塘之中，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你們不要害鏢行的人，貧道來了。」一道白線猶如閃電一般，奔擲賈明的小和尚而來。法慧一個箭步迎上前去，舉叉便砸，弼昆長老閃身形亮劍，兩個僧人也殺在一處。雖然說都是老道，可是一個是姦淫殺害，無惡不為；一個是除惡安良，無善不作，二人殺到一處。老道與諸葛道爺動著手，見小和尚擲不下去賈明，遂著急說道：「一個人擲不下去，還不會兩個人擲嗎？過去一個幫著擲下去快埋呀。」這才又過去一個小和尚。方要動手，就聞北面樹林之中一聲喊嚷：「不要害我鏢行之人，老夫勝英來也！」魚鱗紫金刀一道電光相似，夠奔眾小和尚而來。眾小和尚一看，嚇的膽裂魂飛，人也不向坑裡擲啦，放在地下便跑。鐵鍬也擲了，都奔廟裡跑去。扛著歐陽大義士的小和尚，正將歐陽大義士擲在濕土之上，歐陽大義士一聞濕土的氣，忽然明白，睜眼一看，原來自己被人捉住了，捆綁著擲在塵埃。一運氣力，兩膀一抖，將綁繩抖斷。此時勝爺走到大義士面前，伸手將大義士的腿上綁繩解開，又將金頭虎賈明的綁繩解開。賈明跳下坑去，把楊香五、張七二人的綁繩也解開了。

再說，三老怎麼來的呢？歐陽大義士約好勝爺，勝爺將黃昆師徒打發走了，又叫小弟兄們出杭州府幾十里地再安身，勝爺遂溜達著到了小西關一個素飯鋪門前。向裡一看，聾啞仙師、弼昆長老正在飯鋪裡吃飯呢。勝爺走進飯鋪，聾啞仙師讓道：「勝施主請坐吧。」老哥兒三個坐在一張桌子上，勝爺問道：「你們老哥倆怎麼來到這裡？」諸葛道爺遂將蠻子所約之話，說了一遍。哥兒三個從新要了菜飯，吃喝完畢，哥兒三個坐在飯鋪裡閒談。耗夠了時候，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咱們哥三個到廟裡，專尋找婦女們的下落，不打仗才好呢，老方丈現在廟中養病呢。」哥兒三個談了會子閒話，遂給了飯錢，奔白蓮寺而來。

進了樹林子，席地而坐，閉目養神。天至三更多，聾啞仙師說道：「我進到裡面看看，你們二位在這裡等候我。」勝爺點頭。聾啞仙師在廟裡各禪堂屋中窺看一番。並無婦女們的下落，仍然打廟裡出來，走到西面這片葦塘子旁，就見兩個小和尚拾著一個席捲兒，一個小和尚打著燈籠，手中拿著鐵鍬，三個小和尚說著話向前行走。就聽有一個小和尚說道：「刨深深的坑，七個人啦。」那個說：「師兄，這個蠻子真可惡，要不是香砂迷魂袋，還不准捉得住他，他是軟硬動的工夫。別看咱們師弟被他所殺，一會兒活埋這群東西，還不就給師弟報了仇嗎？那個梳冲天杵的，捆在椅子上嘴還不閉著呢，我抽了他兩個嘴巴子，他倒沒理會，我的手疼，這東西也不是什麼骨頭？」老道在葦塘子裡聽了個明白。三個小和尚刨坑，說說笑笑不提。聾啞仙師先來到樹林子內，見了勝爺，備言小和尚刨坑埋人之事。」勝爺道：「你先別出頭。等他們埋人的時候，我先出頭，你最後出頭，報你的名姓。」哥兒三位正說著話，就見燈籠的亮光，小和尚扛著人，後邊跟著拿鐵鍬的，也有拿著木鍬的。

道爺遂藏在西面葦塘之中，和尚遂藏在東面葦塘之中，勝爺仍在大樹林中，容小和尚擲金頭虎的時候，道爺由葦塘之中縱出，與惡道七星真人二人接著動手；弼昆長老由葦塘中也出來啦，與淫僧交戰，二人拌住了淫僧惡道，不容淫僧惡道使香砂迷魂袋與熏香錘。小和尚仍然動手埋人，勝三爺由樹林中縱出，一聲吶喊：「勝英來也！」小和尚等望影而逃。小弟兄們與歐陽爺的綁繩俱已解開，大義士抄起了兩把鐵鍬說：「吾要殺和尚！」此時就聽廟中鐘聲響亮，道爺說道：「勝施主快走。」勝三爺與蠻子及小弟兄們先奔東南而去，僧道二人俱都賣了個破綻，也向東南跟蹤而來。走至一個樹林子，勝爺說道：「咱們且在林中休息休息。」眾人進了樹林子，勝三爺大怒問道：「是誰先探的白蓮寺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們六個人先探的白蓮寺。我歐陽叔父，因為救我們，才被和尚用香砂迷魂袋所擒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們六個小冤家，幾乎將你歐陽叔父的性命饒上。你們沒有看見擂台上的事嗎？你們六個人也不是一個人的敵手，三太你目空四海，竟敢前來送死。若非遇見我等，你們爺七個的性命休矣。」又向賈明說道：「這必是你領頭來的吧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勝三大爺，這回可別怨我們，這個事，凡是咱們鏢行的人，無論是誰要知道了，也不能忍耐。你讓我們出去杭州府幾十里去安身，我們住了一個店，夜間聽隔壁有人啼哭，我們叫店家將他召喚過來一問，才知道是因為失了姑娘，老倆口子要行拙志，這個姑娘是在白蓮寺內為母病燒香去的。好，你這位老先生是誰呀？不是外人，正是賀照雄的岳父。姑娘是賀照雄未過門的媳婦，被和尚隱匿不獻。」勝爺一聽，兩眼冒火，七竅生煙，遂說道：「和尚明明是凌辱我師徒。因為在擂台上動手，梅花樁傷了老和尚，他們知道賀照雄是我的門生，故此將賀照雄未過門之妻隱匿廟中。眾位兄弟們，咱們就此殺奔白蓮寺，一死相拼！」賈明說道：「是不是三大爺，你要知道了，你也著急吧？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勝施主且慢。此時天已將明，再說三太他們又沒有傢伙。咱們先回三太等所住之店，到在那裡，勝施主你先與莫老先生見了面，問明白。白天咱們在店中養精神，夜晚再去救人。老方丈雖然破了金鍾罩，他的藝業還在，咱們設法救人，千萬別領頭打仗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今天姑娘丟了三天啦，明天就是四天。豈不誤了事嗎？」道爺說道：「有命不怕家鄉遠。」蠻子說道：「我可怕了那個賊和尚啦。」

勝爺拗不過眾人，只可依著道爺的主意，先回奚家屯。四老六小爺兒十位，黃三太頭前帶路，夠奔奚家店而來，一路無事。

六七里地，工夫不大，已然來到店門。眾人一看，奚家店前站著二人，正是奚掌櫃與奚老老在那裡眺望呢。賈明上前叫道：「莫老伯父！您看越來越多了。」黃三太走上前去，與勝三爺給莫老先生引見了，然後又與僧、道、大義士都引見了。奚老先生呼勝三爺稱為老達官。勝爺說道：「奚老先生，咱們是親家，賀照雄是我的學生，不要如此的客氣。」說著彼此都進了西跨院的內房內落座。金頭虎說道：「奚老掌櫃的，我借您的那把刀，拿著我嫌重，存在廟裡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奚老親家不必著急，勝英在三日之內，必將令媛找回。如不幸已死，必將屍體找回。別說是我學生之妻，就是路人，倘有此事，被勝某遇見，也不能袖手。」勝爺安慰了奚老先生一回，又問道：「老親家，您可有度日之費嗎？」莫老老將三太、銀龍贈銀之事，說了一遍，勝爺點了點頭。又說了會兒閒話，奚老老告辭而去，老少十位吃茶用飯，不必細表，準備夜晚再探白蓮寺。

不言十位店中之事，單說賀照雄，自梅花樁散後，自己也沒回賀家堡，心中一想：「不如追趕老娘，見了面也好叫老娘放心。」打算已定，遂順著江沿追趕老娘的船隻，追了兩日有餘，將船趕上。賀爺叫船攏岸，水手一看是少東家來啦，兩隻船俱都攏岸，賀爺上了大船，直奔艙中而來。下了船艙，一看老太太正在茶桌一旁坐著呢，丫環在旁伺候。賀照雄跪在母親面前說道：「孩兒不肖，無故累及老娘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我兒快起來講話。你們擂台之事怎麼樣了？」照雄叫道：「娘親！我師祖父與老方丈在梅花樁上動手，老和尚被我師祖打下梅樁，梅花樁下一陣大亂。大概是金頭虎、賈明與濮德勇拆擂台，砸死了不知有多少人，我們眾人在梅花樁下逃散，孩兒未敢回家，故此前來追趕母親。」老太太冷笑說道：「兒呀，從今後不可叫小孟嘗君。你師前不地道，擂台下出了這大的是非，必然得有被官人捉進官裡去的，你雖不能露一露面，也得暗中托一托親戚朋友，好照應他們。為娘有男女的下人服侍著，我是上你姨娘家去，何言逃難呢？你分明是怕事。為娘不用你惦著，你回去看看，咱們祖遺的家產怎麼樣了？眾人們與你師傅和師兄弟有打官司的沒有？為娘雖不敢比專諸之母，也要學古人教子成名。你下船去吧，不必惦念為娘。」說畢，面向船艙板。賀照雄唯唯而退，說了一聲：「孩兒遵命，老娘多多的保重。」

出了船艙，下大船，由原路而回。在路上思想：「我誠不如我老娘所見之遠。」

一路無事，走了兩日，到了安樂村賀家堡，已經掌燈之時，賀照雄向四外一看，並沒有官人，遂進了安樂村賀家堡。走到自己的門前，舉目一看，十字花的封皮，是錢塘、仁和兩縣所封。英雄長歎一口氣，遂奔雜貨鋪走去，正遇老四在門口站著呢，就聽叫道：「少當家的，這邊來坐吧。」照雄遂走進了雜貨鋪，有賀照雄的管家在雜貨鋪內藏著，賀照雄一見，遂問道：「何時封的門？」老管家說道：「梅花樁散後，老奴遂隱藏在這裡。第二日，錢塘、仁和兩縣派了官人，用梯子進去人，將院內屋中一切的東

西俱都上了帳啦，就將門給封了。」賀照雄點了點頭。老西給賀照雄溫了點酒，賀照雄自斟自飲，老家人在一旁站著，賀照雄喝著酒，一看老家人眼淚汪汪。賀照雄叫道：「老主管！何必這樣悲痛？」老家人說道：「老奴有心不說，實在難以為情。」賀照雄說道：「老主管，有什麼事只管說來。」老管打了一個咳聲，說道：「真是上天無眼，不助善人。賀家與莫家並未做什麼傷天害理之事，怎麼俱遭這樣的慘禍呢？」賀照雄說道：「此事有奚家的什麼事？還能滅門九族嗎？」老家人說道：「不是因為咱們這件事。奚老先生昨天到這裡來了，一看咱們這裡大門上貼了封條，老先生頓足痛哭。我叫雜貨鋪掌櫃的將老先生請進來，告以封門之故，哪知道奚老先生家也出了禍啦。姑娘因為老娘的病痊癒，去白蓮寺降香還願，無故的將姑娘在廟裡頭丟啦。」賀照雄一聽，微然一陣冷笑，遂說道：「白蓮寺和尚這是欺壓我等。和尚明知打播之事由我師生而起，俱都住在我的家裡，故此將奚家的姑娘隱匿在廟中。」說著話，喝著酒，悶心酒越喝越勇。壺裡的酒也喝乾啦，自己端起小酒罈子，猶如飲水一般，喝了一肚子酒，將酒罈子拋在地上給摔啦。賀照雄空心喝下酒去之後，酒性大發，天色已到定更之時，小英雄站起身軀，自言自語說道：「賀某沒有別的東西，還有鋼刀一把，可以宰和尚呢。」老家人與雜貨鋪掌櫃的，見賀爺在盛怒之下，也不敢相攔，老家人說道：「少主人多要保重些。」賀照雄出了雜貨鋪，直奔白蓮寺而來。

工夫不大，來到寺後，由東邊的葦塘一走，正走到小和尚刨的坑。未埋成黃三太與大義士等，小和尚將坑的原土又填上啦。賀照雄不知，以為是奚家姑娘已死，埋在這裡了。賀照雄心裡暗想：「奚家小姐，你真稱得起賀照雄之妻。」賀照雄心裡頭思想著，遂由矮牆而過，到廟裡忽然眼前一道黑影，方一定神，黑影兒又不見了。由北向南走了幾十步，黑影又在眼前一晃，賀照雄定睛一看，黑影又不見了。此時賀照雄心裡思想：「莫非奚家小姐冤魂不散嗎？」又一轉想：「哪有異端之事？」

再向前行，只見黑影在前面，離著自己十幾步遠，賀照雄這才知道不是鬼怪，急奔黑影追去。繞了兩道院子，走到花廳前，黑影忽然不見。賀照雄上了花廳，就聽有哼哼的聲音，賀照雄奔聲音而去，原來花廳東邊捆著一個小和尚。賀照雄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小和尚哼了一聲，賀照雄知道小和尚口中有物，伸手將口中的東西與小和尚掏出來，小和尚乾嘔了兩口，遂說道：「好漢爺，奚家小姐不是我辦的事，是我師傅法慧所為。」

賀照雄一聽，遂說道：「誰問你這些事呢？」小和尚說道：「方才來了一個妖精，將我捆上了，他說您要來了，叫我告訴您，法慧僧在地窖子裡呢。」小和尚將下地窖子的道路，詳細告訴了賀照雄。賀照雄心中暗想：「這也不是哪裡的事？真有妖精嗎？」賀照雄半信半疑，將小和尚口仍然堵上。走到地窖子口兒，一看果然有一塊蓋地窖子的板，已經掀開啦。賀照雄下了地道，晃著火折子一看，見地道是正南正北，賀照雄由北向南走十幾丈，見東面牆上有一個門，此門是假的，與磚的顏色一樣，賀照雄進了裡面一看，是翠竹林。賀照雄心中納悶：「地窖子之中不見天日，哪裡來的竹林呢？」用手一摸，原來是人造的竹子。賀照雄順著竹林中的蜿蜒小道向東走了不遠，聞有老嫗說話的聲音，就聽一個老嫗說道：「姑娘你太不給我們面子啦，四天四夜，我們這樣勸你，你就連一碗水都不喝。你要從了二當家的，一輩子的幸福，吃著不盡。姑娘大了都得出門子，你別說是秀才的姑娘，天上的仙女還下嫁呢，怎麼這樣死心眼呢？你看我們兩個人倒願意啦，誰要哇？我們這個腦袋，只可粗衣粗食，哪有姑娘的福大呀？姑娘啊，從了吧。先喝碗水，壓壓火兒。」又聽有女子的聲音說道：「你們家沒有少婦長女嗎？都願嫁和尚嗎？老乞婆不必多費唇舌。你家姑娘乃是名門之女，再要勸我，我可罵你們。你家小姐惟求一死，你們不叫我行拙志，看守著我也是不行，再有三五天我也不能活了。兩個下賤的乞婆，何必饒舌？」賀照雄暗中贊成，真是不愧名門之女。就聽婆子說道：「這可沒有別的法子啦，打吧，好倒罵上前來了。」就聽皮鞭子叭叭向身上抽的聲音，先前姑娘是潑口大罵，隨後只有哼唉之聲。婆子打著問道：「小賤婢從也不從？你別認著這一回抽死，沒那個事！這是便宜你。」賀照雄心中思想：「我父母給我結的親，自四歲上就都看見過，雖然未曾過門，我不救誰來救呢？」賀照雄正思想著，就聽鞭子打人的聲音，已經沒有啦。賀照雄向前走來，原來是三間小灰棚子，沒有門窗戶壁，賀照雄在外面叫道：「媽媽，師傅請你們去一個呢。」婆子遂由灰棚中走出一個，說道：「哪位師傅呀？」婆子一看不對，原來是一個俗家，手執鋼刀。婆子剛要跑，賀照雄趕奔進前，手起刀落，挾肩帶背，婆子當時倒在塵埃，賀照雄一連剝了幾刀，濺的混身血跡。走到灰棚之中，那一個婆子啣了一聲，剛要向外逃走，被賀照雄一刀刺死。此時賀照雄滿身是血。再看姑娘在棚子北面樑上吊著，倒剪二背，離地約有三尺，身穿藍綢子的褲褂，足下窄窄金蓮。南面有一個藤床，上面放著一隻箱子，一個皮匣，匣子之內俱是珠翠首飾，箱子之內俱是衣服。賀照雄走上前，左手托著姑娘，右手割斷了繩子，將姑娘托到藤床之上，慢慢的捶後胸，摩擦前胸。

姑娘腹中咕嚕嚕一響，一口濁痰吐於床下，「啊呀！」一聲，遂說道：「苦命的奚秀齡。」睜睛一看，一個血人在自己的眼前扶著自己呢。姑娘說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還不下退。豈不聞男女授受不親嗎？」賀照雄說道：「我非別人，我乃安樂村賀家堡的賀照雄是也。」姑娘一聽說道：「原來是賀公子。你到此何干？」賀照雄說道：「我前來搭救小姐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公子此言差矣。我一青年的女子，現在廟中隱藏了四日四夜，豈能腆顏出廟？公子乃詩書門第，禮樂之家，這件事若由你將我救出，我跳在黃河也洗不清了。廟裡凶僧約有二百餘名，縱公子知我，無奈外人多生物議。」賀照雄說道：「心地坦白，怕什麼毀謗？姑娘乃九烈三貞之女，賀某知之已久。我將姑娘救出去，送到家去，我必替小姐明此不白之冤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公子你乃百萬之富，何愁不妻妾滿堂？我唯有速求一死，公子不必掛念。沒有別的，我死之後，望公子念妾被不白之冤，替我報仇雪恨足矣。再者，我只有父母在堂，上無三兄，下無二弟，仍望公子多多照應，妾死在九泉之下，亦感公子之恩。公子你快去吧，妾只有一死，決不能辱了兩家的門庭。」賀照雄說道：「姑娘言之差矣。你我自三四歲定親，那時節兩小無猜，誰沒見誰？你在廟裡的事，我俱都知道，你何必固執呢？姑娘不要多言，我必將你背出此廟。」說著話走上前來。小姐聽至此處，遂說道：「公子不可如此。即讓你背我出廟，你不想想廟裡是和尚多少？倘有不測，妾反累及於你。你只知道有妾，竟將你的堂上慈親置之度外？公子速去，勿費唇舌。」賀照雄聽罷，一頓足說道：「姑娘我救不了你，惟有與你報仇就是了。」

賀照雄又仰面說道：「蒼天哪！保佑賀某無恙，將此仇報了。」說罷此話，賀照雄轉身形進了假竹林。

姑娘整理衣服，淫僧所有的珠翠首飾、綢緞衣服，姑娘連看都不看，扶著藤床而下。姑娘上吊的繩子，離地三尺餘高，姑娘就著那條繩兒，挽了一個套，地窖子之中辨不出東西南北，扶著繩套，大拜了八拜，口中說道：「生身的父母，白生養孩兒一場，父母養育之恩，兒未嘗稍報，兒不能堂前盡其孝道。婆母慈祥，年供柴，月供米，三四年之久，為的是將不孝的兒婦娶過門去，在堂前侍奉你老人家。如今兒婦遭難已死，負了婆母一片好心。」轉身形又拜了四拜，站起來扶著套兒，杏眼之中流下血淚，灑於胸前，將套分開，粉頸一伸，就聽背後有人咳嗽一聲，說道：「姑娘休行拙志，老朽在此。」小姐回頭一看，身背後站立一個大腦袋，頭如麥門，身高三尺有餘。姑娘說道：「打鬼！打鬼！」大腦袋說道：「哪有鬼怪？我是勝英的大師兄，前來搭救你們未過門的義夫節婦。賀照雄進地窖子，本是老朽將他引來的，賀照雄不能救出姑娘，老朽故此來救小姐。」姑娘聞聽，遂說道：「原來是大師伯。難女落難在廟裡四天四夜，難女不能出此寺院。您將難女救出，叫他人說長道短？老伯父，您快去救賀公子去吧，難女只求一死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小姐，我要救，救你們一雙義夫節婦。我將你夫妻完全救出去，那才是全始全終。我若獨救賀照雄一人，豈不是半途而廢嗎？姑娘你是賢德之女，賀照雄他是孝義雙全之男，故此老朽才前來搭救你們。姑娘你休要遲誤了時候，賀照雄要與僧人動上手，他的武學可不成，必然被僧人所害，反而不美了。姑娘你賢德不賢德？節烈不節烈？你要賢德節烈，速與老朽出廟，老朽今年八十七歲了。」姑娘叫道：「師伯，賀公子救我，我都不出此廟，您雖然是師伯，素不沾親，我是一女子，怎與師伯逃走？」老劍客一聽此言，有情有理，遂叫道：「姑娘，我是八十七歲的老絕戶，無兒無女，我收姑娘你為義女，我若拿你不當親生的女兒，叫我夏侯商元不得善終。」姑娘一聽，趕緊飄身下拜，遂說道：「不肖的難女逼得義父起誓，倘日後難女得志，若不以義父當作生身的父母看待，叫我必遭惡報。義父受小女兒一拜。」老劍客心中歡悅：「我八十多歲，沒有聽過叫父親的。」老劍客終朝尋茶討飯，酒色財氣拋了三樣半，就是還有點好氣。如今認了乾閨女啦，老劍客可愛了財啦，見姑娘應允出廟，遂走到藤床

前，將首飾放在包裹內，包好了向腰間一圍，將綢緞衣服，一件一件的向背後披，披了七八件。

向地下一蹲，叫道：「女兒這裡來，義父背你逃走。」姑娘這才伏在老劍客背後。老劍客又拿了一件大的衣服，將姑娘向自己身上一纏，遂說道：「姑娘閉眼吧。」大腦袋一晃，身形一搖，唔唔的帶風，穿過假竹林，夠奔地道，由打花廳出去，往正北奔廟的後群牆。前文表過，後群牆矮。老劍客施展八卦趕著名的童子功，一縱過了牆頭，要是牆高，背著一個人，誰也過不去。老劍客背著姑娘縱過了廟的矮牆，夠奔廟後東面的大葦塘子。九月間葦子已經落葉，老劍客先將葦子鋪倒一片，又掀過來一把葦子，叫道：「女兒！你扶著這把葦子站好。」姑娘掀著葦子，劍客將姑娘由身上放下來，姑娘站在一旁。老劍客將衣服鋪放在倒了的葦子上，叫道：「女兒你坐下吧，我去救賀照雄去。你可別行拙志，若那麼一來，老夫就枉費一片苦心了。」姑娘說道：「義父，螻蟻尚且貪生，何況人呢？請義父速去救賀照雄去吧。」老劍客放下小姐，再進廟去救賀照雄不提。

單提賀照雄，自假翠竹林灰棚中頓足走出，仍奔假磚門。

出了假磚門，順著地道向南去，走至地窖子的北後門，一扇關著，一扇掩著。賀照雄探頭向裡觀看，一看裡面是三間禪堂，坐北向南，北面的窗戶，屋中燈燭輝煌，外面地窖子有掛燈。

賀照雄手背著鋼刀，叫道：「小和尚，你們出來一個，媽媽叫你們去呢。」小和尚問道：「哪位？」賀照雄說：「是我。」

小和尚走出來一探頭，賀照雄一伸手，揪住小和尚的耳朵，照著小和尚脖子上就是一刀，將死屍拉著，靠到東面地窖子牆，又叫道：「小和尚，你們倒是出來一個呀！」小和尚又出來一個，賀照雄又殺了一個，兩個死屍擲在一處。再叫小和尚，裡面的小和尚說道：「怎麼去了兩個啦，還招呼呢？」這個小和尚遂留了神，剛一探頭，賀照雄一伸手，這個小和尚抽身向裡便跑，賀照雄在後便追，追到禪堂屋中，手起刀落，將第三個小和尚斜插柳一刀，小和尚倒在地板上。法慧僧一怔，賀照雄並不答言，將兩旁邊站著的五六個小和尚，用刀一路亂刺。法慧僧方才站起身形，賀照雄縱起身來，照著和尚便刺，和尚一抓桌子腿，向賀照雄翻去，桌上酒菜撒了一地。賀照雄這一刀正刺在桌子上，和尚一轉身形，由門後抄起三股烈燄叉，遂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此時賀照雄由桌子上撤出刀來，遂用手一指：「大膽的凶僧！奚家屯的奚老先生之女，前來燒香還願，你敢隱匿不獻？大太爺是安樂村賀家堡的賽孟嘗賀照雄是也。」和尚一聽，心中一怔。和尚知道，賀照雄是有名的人物，倘若勾引官兵前來，這場官司不好打，並不是怕賀照雄的本事。和尚一想，一不作二不休，索性將賀照雄結果了性命，就算完啦。

賀照雄此時舉刀便刺，和尚仰起叉來便搪，賀照雄不敢碰和尚的叉，順勢便划和尚的雙手。二人在地窖子之中，戰了二十餘個回合，和尚的叉將賀照雄的刀叉住，向上一抖頭，說聲：「撒手！」賀照雄身不由己，單刀出手。和尚的叉奔賀照雄胸前便刺，賀照雄用了兩個野馬分鬃的招數，賀照雄可不敢前進，只有後退之能。擠到西面上這行柏木樁子上，和尚是急勁，恨不得一叉將賀照雄叉在樁子上，按足了膂力，照定賀照雄胸前刺去，賀照雄將身軀向南一閃，和尚的叉刺入柏木樁子上。和尚向外一撒叉，賀照雄由和尚的叉桿上縱過來，和尚一伸左腿，照定賀照雄便踢，賀照雄將身軀向東一閃，和尚的腳踢空，和尚的叉仍在柏木樁上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和尚踢賀照雄落空，左腳落地，右腳一踹樁子，將叉由柏木樁子之上將叉撤出來，舉叉向賀照雄便砸，賀照雄向北一閃，未留神腳底下死的小和尚，竟將賀照雄絆倒，和尚見賀照雄栽倒，雙手抱叉便紮。賀照雄武學雖然不十分精，他可是雜學，在家練武之時，山南的海北的，到了賀宅，沒有不招待的，朋友臨走的時候，有過意不去的，便對賀爺道：「賀兄，在下有幾手拳藝，地躺的招數，我在你面前獻獻醜吧。」在武學之中，這就是要傳授武藝，賀照雄是有教的便學，所以他是雜學。和尚抱著又這一紮賀照雄，賀照雄遂施展地躺招的工夫，和尚使的力大，賀照雄閃開了叉，和尚便將叉紮入地板之內。和尚拔叉的工夫，賀照雄便向北翻，和尚在拔叉的時候，擋著北面的門，不容賀照雄出去，拔下叉來再紮，賀照雄仍是就地十八滾，燕雲十八翻。和尚忽然靈機一動，心裡暗想：「我為何不用叉舉起來拍他？再不能叉入地板了。」於是換招，舉起叉來拍賀照雄。賀照雄此時頭東腳西，仰面看著和尚舉起叉來，賀照雄心中暗想：「悔不聽吾妻之言。淫僧舉起叉來就叉，倘若亂叉，吾命休矣。」

正在此時，就見北面地道中一人，一縱一丈多遠，兩縱進了地窖子。和尚一看就是一忙，原來是個大腦袋，頭如麥鬥，身量三尺多高，頭上的短頭髮有三寸來長，壞棉袍厚厚的油泥，頭上挽著一個疙疸髻，破布條與草繩擰的腰帶子。和尚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老劍客用手一指和尚，說道：「淫僧！震三山撼五嶽鬼見愁大頭鬼王夏侯商元是了。你隱匿奚老者之女，已被某救出去了。」此時賀照雄已經站起身軀，聞聽是大師伯夏侯商元，心中這才放心。和尚聞聽說道：「真是聞名不如見面，原來是討飯的。」說著話用野雞抖翎的招兒，將叉向外一擋。

老劍客八卦趕站童子功，草鞋一點地，成心要賣一手兒，向上一縱，大腦袋幾乎頂著地窖子的上板。和尚一想：「這個人還稱得起劍客呢？容你落下來，後腰上給你一叉，就是金鐘罩也將你砸折了。」他哪知道老劍客是夜行眼，童子功，黑天白天看的一般遠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容老劍客由上面落下來之時，和尚平著叉向老劍客打來，老劍客一彎腰，踏在叉桿之上，猶如棉條兒一般，和尚悠了兩悠，老劍客頭朝下一落，手一按地翻身站起。賀照雄在一旁看著，不住的驚訝，平生未見過這樣的武學，只見法慧僧的叉吞吐撒放，撒花蓋頂；老劍客閃展騰挪，暗藏著貓躡狗閃，躡高縱矮，內隱著兔滾鷹翻，陡轉如環。

賀照雄一看，這才知道自己藝業不高，和尚忙活了半天，連老劍客的破棉袍都沒有沾著。老劍客說道：「凶僧，我將奚家小姐已經救出去啦，這是與你開開玩笑。你不用著急，我站在地上不動，你打我兩叉看看。」老劍客遂伸出兩隻胳膊，站在那裡不動。伸胳膊為的是護頭。凶僧掄起三股烈燄叉，照著老劍客的軟肋柄打來，這一叉「吧噠」一聲，正正打上，老劍客向上一進步，讓過了叉盤子，將叉挾住，遂說道：「我可沒躲。你該挨打啦，一對一下的。」和尚心裡暗想：「我可受不了。」

兵刃似自己的命一般，和尚焉能放鬆，擎著叉桿，與老劍客要較勁。你道老劍客在蕭金台舉過石香爐，那是多大的膂力呢？

和尚與老劍客較勁，老劍客遂將凶僧舉起四五尺高，向地下一甩，凶僧將叉鬆手。老劍客平生沒害過性命，今天是急勁，拿過叉來，手執叉的尖子這頭，用叉鑽照著和尚的腦袋上，就是一下子，和尚急忙用縮頸藏頭之法，向下一縮頭，叉鑽正紮在腦袋左邊，將頭皮劃破了，鮮血當時流下，迷了和尚一隻左眼。

和尚轉身就跑，奔南面上的四扇垂花門，出了垂花門奔地道，和尚的用意，他想老劍客必追，將老劍客引到前面的地道門那兒，老劍客必不知有消息，掉在網裡，將老劍客擒著，然後捉拿賀照雄易如反掌。哪知道老劍客是童子功，八十七歲正身的童子功，黑夜可作楷書。和尚在前頭跑，老劍客在後頭追，遂叫道：「照雄隨我來！」追到地道要出門的那兒，老劍客嚷道：「照雄啊！你的火折還有嗎？」賀照雄說：「有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你將火晃著，要出地道兒。堵著門是轉環板，板底下是網，掉在裡頭就得被擒。到那兒別直走，靠牆南有面頭台石，向南縱到階頭台石上，登台階出地道的門，在我背後緊緊跟隨。」和尚在前面一聽，心中暗想：「乾啦，他全都知道了。」

和尚由地道之中出來，一拉銅環子，出了月洞轉環門。老劍客的腳程要追和尚可不費力，皆因為後邊有賀照雄，賀照雄在地道里打著火折子走，哪跟得上老劍客呢？因為賀照雄沒跟上老劍客，老劍客在地道外等著賀照雄，比及賀照雄由地道出來，老劍客一叉桿將月洞轉環砸落。

就在這個工夫，法慧順著花園子向南跑，跑到東禪堂的北院，一邊跑著一邊喊：「大師兄，了不得啦！現在劍客震三山在地窖子裡，由地窖子裡追出我來啦。快出來吧！」此時就見東院各禪堂中，縱出三十來個和尚，俱都是短衣襟小打扮，手擎合手的傢伙。老劍客叫道：「照雄你在北面等候我，待老夫獨鬥眾淫僧！」你道這三十多和尚為何這樣齊整呢？皆因為昨日勝三爺等在廟外與法慧慶戰，廟裡的和尚故此有預備。這三十多和尚之中有一個老道，正是七星真人趙昆福。老劍客手擎著叉，引頭在前，賀照雄在後，法慧僧懷抱著亮銀梅花奪，大聲說道：「來者是夏侯商元麼？你也是道門之徒，為何攪開佛門善地，殺害廟中僧眾？」老劍客大怒，罵道：「猴兒崽子！你還裝好人呢？染污了佛門淨地。現在我將奚老先生的女兒救出廟去。還有多少案都是你們所為？大膽的凶僧，竟敢將降香的婦女隱匿廟內。錢塘縣現在出了七案，如其不將少婦長女都與我獻出來，我把你們這一群猴兒崽子都打壞

了！你們這群猴兒崽子，莫倚人多勢眾。」和尚亮銀梅花奪一分，上前一近身，老劍客手執三股烈燄叉，叉頭向裡，叉桿向外，按棍使用，亮銀奪向前一遞，被叉桿撞出去，和尚就覺著虎口發酸。和尚自知氣力不敵，不敢砸老劍客的傢伙，但是亮銀奪吞吐撒放招數神妙，老劍客的叉當棍使，和尚的亮銀奪拿不著叉。和尚雖然氣力不敵，他的藝業高強，這二位，一個是道門長門的，一個是僧門長門的，兩個長門的弟子戰了五六十個回合。正殺得難解難分，惡道七星真人在旁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。大師兄為何不用絕藝呢？」法藍僧恍然大悟：「我有香砂迷魂袋，為何不用呢？何必費此氣力？」亮銀奪虛點一招，縱出圈子外，將奪交於左手，伸手由兜囊之中，撤出香砂迷魂袋。香砂迷魂袋頭上有皮口袋，口袋上有梅花孔，先向自己鼻子用手指一彈，聞瞭解藥。老劍客借著燈光一看，心中暗想：「此袋沒有破法，有心要走，大腦袋一晃就走啦，群僧決追不上我，無奈有賀照雄在後邊。」

老劍客一著急，一頓足將就地的方磚踩裂，一掉叉桿，將翅子朝外，遂說道：「你要打香砂袋，我就用叉叉你。」和尚香砂迷魂袋，離著遠了夠不著，遂向前欺身，老劍客的叉就要出手。

正在此時，東禪堂上咳嗽一聲，說道：「掌院當家的休要使暗器，俺勝英來也！」又聽一人說道：「大師兄休要擔驚，貧道諸葛山真來也！」又一人喊道：「弼昆在此！」來了一僧一道一俗家，勝三爺手中托著明晃晃的金鏢。這段書殺得天翻地覆，名為勝三爺兩隻金鏢破寺院。為何兩隻金鏢呢？指鏢救友，給了黃昆一隻。老兄弟四位，黃三太小弟兄六位，由莫家店來的，歐陽爺與小弟兄們未敢進廟，手中也沒有傢伙。歐陽爺說道：「你們老哥兒三位進廟，我得便與他們找傢伙去。」故此歐陽爺也未進廟。法藍一見勝爺金鏢在手，勝爺的鏢有名，人所共知，和尚明知自己要用香砂袋，勝英他必打鏢，鏢能打得遠，香砂袋不能及遠。自己一想，難討公道，遂將香砂袋還於兜囊之中。勝爺說道：「現在廟中隱匿奚家女子，還有別的案子，當然也是你等所為。你去請老當家的去，勝某與老當家的有話講。」

正在此時，就聽廟內鐘響，皆因老劍客由地窖子之中追出法慧僧的時候，早有和尚報於老方丈，老方丈本打算不出頭，後來又聽說是劍客到了，又聽說勝英也到啦，老方丈打了一個唉聲說道：「前日推算一卦，十日之內有血染衣襟之禍，此乃天數也。」遂吩咐小和尚擊鐘，齊集了一百多和尚，都手執兵刃，奔東院而來。群僧進了東院的月洞門，俱都雁排翅排開，勝爺一看，老和尚背後，有兩對小和尚，這四個和尚俱都是精神百倍，氣宇不凡。這正是老和尚五徒弟法吉、六徒弟法祥、七徒弟法如、八徒弟法意。再往後有兩個和尚，身軀魁梧，搭著龍頭鳳尾的如意架子，架子上放著亮銀方便鏢，鏢桿有胳膊粗細，鏢頭三面是刃，鏢尾有大月牙兒。這條鏢，在少林寺由宋太祖所封，自有少林寺就有這條鏢，為鎮少林寺之物，永久未出過世，此次老和尚出來遊方，忽然將它帶出來了。也是天數，按說這宗東西不是打仗用的，是和尚埋白骨所用之物，如今老方丈，拿方便鏢當作兵刃。此鏢重有一百來斤，除非壁和僧，誰也用了。勝爺看罷，整整鳴尾巾，攏銀髻，拱背躬身，叫道：「老師傅，弟子勝英拜見。」壁和僧叫道：「勝俠士！你乃替天行道之士，為何殺害我廟中的和尚？」勝三爺叫道：「老師傅！可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弟子焉敢攪鬧佛門淨地？老師傅，你有失查之過，這寺院之中，不知有多少婦女。有弟子之徒弟賀照雄之未婚妻，奚家屯奚老先生之女，前來廟中降香，被你寺內的僧人隱匿不獻，奚老先生在縣衙告狀，派官人前來搜查幾次，未見奚家之女，現在被我大師兄救出了寺院。既然有這一案，其餘那些案不問可知，也必是老師傅廟中的僧人所為。老師傅大慈大悲，將這些婦女俱都獻將出來，叫這些婦女們全都骨肉團圓，散而復聚，豈不美哉？」老和尚一聽，慈眉倒豎，遂說道：「如有此事，就是貧僧獲罪於天，貧僧我必清查白蓮寺，將肇事之人，必照戒規處治；再不然，我將這些不法的僧人交與府縣衙門。賀施主是大善士，施捨四輩子了，他來到白蓮寺，殺了些小和尚，是替我除害群之馬，那算作為罷論。」說至此處，用手一指老劍客，問勝爺道：「此人就是夏侯商元嗎？」勝爺答道：「然也。」又指著諸葛道爺說道：「此人就是你的二師兄諸葛山真嗎？」勝爺答道：「不錯。」和尚又指紅蓮羅漢弼昆長老問道：「他是你的師弟弼昆麼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正是我的師弟。」老和尚問畢，復又說道：「我平生不開殺戒，如今被汝師破了我的金鐘罩。沒有別的，我將你們羈留幾天，你師傅必來，等你師傅來了，我們兩個人有交代。我也不與你們動手，你們也不是貧僧的敵手。」勝爺低頭不語，一旁怒惱了老劍客震三山，夏侯商元說道：「老猴崽子，你別不知自愛啦，你要羈留老太爺，老太爺將你掰壞了。勝英後退，看我的。」和尚說道：「夏侯義士，你失言了。」

老劍客說道：「你這兒不是杭州官府，我們沒犯王法，你敢言羈留老爺子們，你是胡說。」說著話，一抖三股烈燄叉，縱起來便打，老方丈回手抄起方便鏢，向上相迎，就聽「噹啾啾」一響，老劍客倒退兩步。老劍客將叉按棍使，上下翻飛，老方丈橫攔豎架，蔽住了招數，這條鏢使活啦，分上中下三百六十鏢，就聽鏢使得嗖嗖帶風。勝爺擔驚害怕，金鐘罩要叫鏢打上，也得骨斷筋折。勝爺心中暗想：「這都是為我們爺們，要不然吾大師兄豈能到這裡呢？」勝爺想到這裡，遂叫道：「大師兄與老師傅合上招啦，不能分出勝敗。且請下退，小弟陪著老師傅走幾趟。」老劍客心中暗想：「老方丈這條鏢使活啦，我是不能戰勝他，我師弟有鏢，倒可以贏他。」老劍客思想至此，遂虛晃一叉，縱出圈子外。勝爺提刀，夠奔近前，老方丈的鏢向勝爺一晃，勝爺一閃身，魚鱗紫金刀接架相還。二位各使平生學業，魚鱗紫金刀不敢碰鏢，方便鏢也碰不上勝爺的刀，老方丈修行眼亂轉，要看刀法步眼，還得讓勝爺。二人正在酣戰之間，南面上的僧人之中，一聲無量佛說道：「為何不施展絕藝，將勝英等一鼓而擒？」老方丈自己的奇方，配的香砂迷魂袋，只傳與大徒弟法藍、二徒弟法慧，自己沒有用過，這回被老道提醒，由兜囊中取出香砂迷魂袋，自己聞瞭解藥。勝爺一看，心中暗想不好，將刀交於左手，伸手登鏢。和尚一看，心中暗笑：「我專接暗器。」思想至此，向上進步。諸葛道爺打稽首，念無量佛，一籌莫展；大腦袋直晃，也是沒有法子。

正在此時，就聽月洞門外，佛殿廟脊上，一聲：「無量佛，善哉，善哉。貧道來也！」一道立閃。此人在廟脊上獸頭藏著呢，由脊上一道立閃相似，三四縱來到月洞門，在勝英與老方丈當中一站，念了聲：「無量佛。勝英為何與汝師伯交起手來？還不後退！」勝爺啞啞連聲而退。你道艾道爺怎麼來的呢？

自擂台散後，老劍客艾道爺遂在鄉村閒遊，聽說本地出了失去婦女之事，艾道爺訪了多少庵觀寺院，並無有下落，有心要訪察白蓮寺，又恐僧人施展香砂袋。累次研究破此物之法，還請了一位女劍客，為的是抵制香砂袋，如今劍客研究成了破香砂袋之法，這才前來竊探白蓮寺，正趕上勝爺等與老方丈動手。

比及老方丈取出了香砂袋，鏢行大眾都在計無所出之時，艾道爺這才露面。老劍客面向南，這才向老方丈打稽首：「師兄別來無恙？大師兄乃是參修之士，何必與勝英他們一般見識？看在小弟之面，饒過他們吧。師兄你來看，我的四個徒弟都在你的面前呢，他們倘有不法行為，或做了傷天害理之事，貧道決不輕饒。大師兄，你現在有失查之過，你知道嗎？你的二徒弟法慧竊盜少婦長女，現被吾之弟子、震三山夏侯商元，將奚家屯奚老先生之女救出白蓮寺。既然隱藏奚家之女，別家所丟的婦女不問可知，也是令徒所為。請師兄將那些婦女們俱都釋放，叫他們夫妻骨肉團圓，豈不美哉？咱們僧道淨講慈悲為懷，將她們這些婦女們若永久藏在廟中，豈不有失大師兄半生慈善之旨？現在這個地方有七家丟失婦女之案，連奚老先生這一案，共是八案了。師兄若放出這些婦女，吾師徒與大師兄賠禮。」

老方丈聞聽，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，遂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道友，果有此事，貧僧真是獲罪於天了，我必當清查白蓮寺，將同作此事之人，按戒規治罪。但此是一事，惟有貧僧八九十年的苦功夫，前被爾破了十三太保橫練功夫，道友就是不到白蓮寺，我養了一百日氣功，我必找道友分個上下。你今日既來了，咱們二人須要分一個輸贏，這又是一事。你我分輸贏已畢，再將犯戒規之門徒，按規處治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無量佛，貧道素不練功，已成無用之人。恕過了小弟吧。」和尚說道：「道友，你縱有蘇秦之舌，貧僧也不能聽。貧僧非與道友一同開殺戒不可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無量佛，師兄非此不可，貧道只好奉陪。大數來臨，貧道豈能脫過？請師兄上招吧。」

老方丈方便鏢換於右手，剛要動手，前面站著四個徒弟，五徒弟法吉說道：「師傅你戰了勝俠士，又與夏劍客戰了一回，你已乏了，待弟子會一會艾道長。」語畢，亮銀如意一分，就要進招。艾道爺一看是一個小孩子，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師傅法名怎麼

稱呼？」法吉說道：「貧僧名叫法吉，排行在五。自幼出家，拜璧和僧長老為老師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自古僧道是一家，動手之時是點到而已，千萬莫下絕招。」艾道爺向勝英說道：「你過來，與這少師傅接招。」勝爺聞聽答應：「謹遵師命。」拉刀來戰法吉。法吉雙如意一晃，夠奔勝爺鴨尾巾，勝爺一閃身，如意走空；第二招推如意奔面門，勝爺又一閃身躲開；雙如意又向左右二肩頭，勝爺一閃身軀。法吉說道：「勝俠士因何不還招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師傅你是八大名僧之中的高明人，故此讓你三招。」法吉說道：「勝俠士不用相讓。」雙如意掛兩肋而來，勝爺這才還招。勝爺這一與法吉還招，可比不了平常的動手，此時兩方面俱都是老少三輩觀看，故此勝爺施展勝家獨門八卦絕命刀，法吉的如意，摘戮撕捋，以力降勝爺。戰的工夫稍然一大，勝爺步眼一散，由北一撤步，法吉年輕，以為勝爺是真敗，雙如意直奔勝爺二肩頭，勝爺一翻身，如意落空，勝爺就勢裡手一刀，法吉頭上的月牙蓮子箍被魚鱗紫金刀削去，震得僧人頭痛，抹頭向正南而敗。勝三爺說道：「承讓，承讓。」法祥見師兄法吉落敗，縱身過來，叫道：「勝俠士！法祥奉陪幾招。」勝爺又讓了三刀，第四刀魚鱗紫金刀接架相還。雙如意對單刀，戰二十來個回合，勝爺佯輸乍敗，法祥向北便進，口中說道：「不見勝敗不能罷休。」

夠上了步位，一隻如意奔右肩頭下，一隻如意奔左臀部，勝爺燕子翻身，雙如意走空，勝爺的刀向和尚右耳平掃而去，法祥見刀臨切近，縮項藏頭式。和尚向下一低頭的力量甚大，將七八寸頭髮就飄起來啦，正被魚鱗紫金刀掃上，頭髮紛紛落地，眾人俱都愕然，法祥也敗歸本隊去了。法如見六師兄落敗，縱身夠奔當中，叫道：「勝俠士！我五師兄、六師兄俱都落敗，小僧法如願奉陪勝英俠士走幾趟。」法如一出來更顯著鮮明，亮銀月牙蓮子箍，亮銀雙如意，黑真真髮髻飄灑兩肩頭。勝爺仍然讓了三招，第四招接架相還。法如掌中的雙如意，神出鬼沒，上下翻飛，摘戮撕捋，拘掛稠拿，雙如意帶風聲。勝爺一看，法如雖然年青，藝業高強。此時勝爺臉面微見汗跡，遂使了一招仙人解帶攔腰斬，夠奔僧人肚臍上，雙如意一擋魚鱗紫金刀，勝爺抽刀，抹頭敗式，遂說道：「七師傅，勝英氣力不敵了。」語畢，向北而跑。法如在後一語不發，在後便追，夠上部位，雙如意一隻奔後腦海，一隻奔後心窩。勝爺此時早將魚鱗紫金刀交於左手，刀柄頂在心口窩上，尖朝外刃朝上，右手註銷一隻金鏢來，容小和尚的雙如意看看到了勝爺腦後，勝爺一翻身，口中說了一聲：「打！」勝爺的鏢奔的是法如上身，法如見勝爺鏢奔上身，急忙一閃身，哪知道勝爺的鏢奔上身是虛的，法如一閃身的時候，鏢奔法如的腿腋打去，法如欲待躲閃，焉得能夠？正正打在腿腋之上，法如被勝爺打了一鏢。勝爺見法如帶鏢而走，遂叫道：「七師傅，你向哪裡走！」法如不語，遂向本隊而走。勝爺心中甚著急，三隻金鏢被黃昆帶走了一隻，剩了兩隻啦，若如法再帶去一隻，就剩了一隻啦。一看法如跑在本隊內，將鏢起出，擲在一旁，勝爺這才過來，俯腰伸右手將鏢拾起。

此時八師傅法意見自己三個師兄，俱都敗歸了本隊，明知道自己出去也白費，但在此時也不能不出來了，遂暗將雙如意舉起。當時北邊的人看得明白，都知道法意是要暗害勝爺，賀照雄叫道：「師伯，看那一個小和尚要暗害吾恩師。」諸葛道爺說道：「臨大敵，不要多言，只許看著。」賀照雄心中甚為不悅，自己暗想：「眼看敵人暗算我的恩師，諸葛師伯何以不叫多言呢？」正在此時，就見法意一縱身軀，直奔勝爺背後而來，舉起雙如意，照定勝爺腦後便砸，只見勝爺向後縮身，雙如意落空，緊跟著勝爺一翻身，就是一鏢，這一鏢正打在法意肩窩之上。兩方面觀者沒不咋舌的，賀照雄才知道諸葛道爺是久經大敵之人，見過陣勢，暗中佩服諸葛道爺有先見之明。

法意當時趕緊起下了金鏢，擲於地上，滿面羞慚敗回了本隊。

勝爺拾起金鏢，還於囊中。

此時老和尚四個愛徒俱被勝爺所敗，慈眉倒豎，善目圓睜，一合方便鏟，走至當中，就要與勝爺較量雌雄。艾道爺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。」縱在當中，叫道：「勝英！須知尊卑長幼，不許無禮，那是你師伯。」此時勝爺正熱汗直流，聞聽老師之言，啞啞連聲而退。和尚念了一聲「彌陀佛」，方便鏟的大月牙子直奔艾道爺哽嚥咽喉來，艾道爺急忙縮身軀，將身軀縮下二尺，方便鏟由艾道爺頭上過去。艾道爺叫道：「師兄！你是慈悲之人，何必如此？你先將被難的少婦長女放將出去，叫她們骨肉團圓，豈不比你我私爭勝強多了？」和尚並不答言，仍然遞鏟直取艾道爺，艾道爺讓過了三招，這才撤背後的寶劍，與和尚接架相還。和尚三十六鏟，猶如蛟龍出水一般，只見方便鏟上下翻飛，艾道爺的寶刀，金光燦燦，恰似銀蛇亂竄。兩旁邊之人，俱各目瞪口呆，此時和尚叢中，萬惡的老道念了聲：「無量佛，大師傅為何不使絕藝，將勝英等一鼓而擒？」和尚聞聽老道之言，心中暗想：「我真是當事者迷。」將鏟向左手一交，右手取出香砂迷魂袋。艾道爺見和尚取出香砂迷魂袋，微然一笑，將寶刀背於背後，由兜囊中取出兩個竹筒，這兩隻竹筒，七寸餘長，都有雞卵粗細，這兩竹筒底下都有底，一個裡面套著鋼筒，一個裡面套石筒，每筒之中裝著硫磺發硝丸九粒，如同檳榔大小，此物專能破香砂迷魂袋。和尚一晃香砂袋，艾道爺將口一磨，筒口火星亂冒，將筒兒向香砂袋上一打，硫磺發硝丸打出，直打在和尚的香砂迷魂袋上。香砂袋就怕水火，見火就著，硫磺發硝丸打在香砂袋上，猶如油與火過一般，當時火光轟然而起，將和尚的鬚鬚眉毛，俱都燎著。和尚拋了香砂袋，舉鏟與艾道爺一死相拼。艾道爺說道：「師兄太執迷不悟了，我能容師兄，恐怕還有不能容師兄的呢。」語畢向正面禪堂上一擺手，說道：「道友何在？」就見由正禪堂上，一道立閃相似，縱下一位道者，先落在平台上面，然後再縱到艾道爺切近。眾人一看，俱都一怔，原來是一位帶發修行的女道姑，看年紀似三十許。其實乃是六十三歲的一位黃花女。落在地上，手執寶劍，向璧和僧說道：「道友，你空修行一世，不分善惡，不懂好歹。你的徒弟搶女姦淫，你不但不自思己過，按戒規懲治，你反護短，以勢相殺。誰無父母兄弟妻子，無故使人骨肉離散，於心何忍？」方丈聞聽，低頭不語。

此時萬惡的淫僧法慧早聽的明白，心中暗想：「這個事情已經鬧大啦，將來無論勝負，我也不能免於死罪。莫若我來一個先下手為強，我將這個道姑引到廟外葦塘之中，先將他姦淫完了，然後帶著一走，我們兩個四海為家，他比我還年少得多呢。」萬惡的淫僧法慧思想至此，由身旁的和尚手中奪取一把大戒刀，縱到道姑切近，說道：「你是一個道姑，無故的加入作甚？不要走，且吃我一刀。」艾道爺在旁邊說道：「道友，這就是為惡之魁。錢塘、仁和兩縣所出的案子，都是此人所為，知道的已經有了八案，不知道的還不知有多少呢。」艾道爺這一句話，生死簿上勾了淫僧的名姓，若論他的罪名，應當零剮都不為過。淫僧的戒刀奔道姑肋肩帶背剝過，道姑一閃身形，寶刀向戒刀一壓，就聽噲的一聲，將戒刀一分兩斷，然後寶刀如風掃敗葉，由和尚脖頸而過，頭屍兩分。此時南面的和尚一陣大亂，老方丈又羞又愧。

艾道爺回頭叫道：「勝英！你看看七十多歲的人，作事總是疏忽。你看惡道眼珠亂轉，他又要三十六著走為上策，他多少次都是這樣趁亂逃走，他這回又要走了。他要是從此海走天涯，多少長女少婦被他所害的，俱都冤沉海底，你的仇從此永不能報了。你附耳過來。」勝爺低頭，艾道爺在勝英耳畔如此如此。勝爺點頭，伸手一拉諸葛道爺與弼昆長老，哥兒三個由白蓮寺北後牆過去，要暗中捉拿趙昆福。哥三個這一出去，猶如撒下天羅地網，惡道想要逃走，勢比登天還難！哥兒三位在廟之四外暗候老道，這且不提。單說惡道七星真人，見法慧被女俠所殺，自己暗想：「我與勝英一天二地恨，三江四海仇。他若得手，豈能饒我？我趁此一亂，何不逃走？」七星真人趙昆福主意拿定，遂暗暗奔東禪堂，由東禪堂南院，縱身躡上禪堂，滾脊爬坡向東而逃。當日晚間，陰雲密布，星斗無光。惡道來到東群牆，見高聳大牆，直插霄漢，方要上牆，就見一道黑影在牆上一晃。惡道不敢上牆，順著東群牆又向北逃，心中思想：「廟後邊必清靜。」惡道走到廟後花園子，又見有人影兒，惡道以為是有人要捉他，由背後撤出寶劍一閃，走向前去，原來是風吹花影。惡道轉至北牆根，留神向四外觀看，見牆根下有婦人迎面而立，黃素素臉面。惡道心中一動，三月間曾取過一個婦人的紫河車，又取了婦人的眼睛，此婦人好似五月間所殺的一樣，又看見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婦，圓方臉兒，惡道又想起春天時曾開一少婦之膛，小孩都要生產啦，將孩子及大人的眼睛，俱都取出；去年八月間開膛一個少婦，黑微微的臉面，四五個月的小孩，也似在面前站立一般。原來這都是惡道疑心生暗鬼，哪有鬼來呢？自己長著膽子走到牆下，並無所有，這才擰身上牆，下了大牆向北去。走著道兒，腿直打旋，土地發軟，惡道以為是鬼揪他呢，低頭一看，原來是昨日要埋黃三太他們的坑，土

尚未實呢。惡道順著東邊的葦塘向北去，就聽東邊葦塘之中「撲啦」一聲響，惡道心中一驚，止步觀看，就見葦子向兩旁一分，縱出一人，手中明晃晃寶劍一晃，口中念道：「無量佛，你認識貧道諸葛山真嗎？」聲啞仙師合著寶刃。

惡道心說：「我戰不過他的寶刃。」回頭要走，又聽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弼昆在此。」手中擊著寶劍，惡道心中暗想：「我直奔西湖岸吧。」抹頭要走，北面樹林中一聲：「雜毛王八羔子，昨天晚上，你出主意要活埋我，今天我可要宰你個王八羔子。」

惡道一聲長歎，心中暗說：「仍回白蓮寺吧，這三個把守三面，我焉能逃走？」轉身再回白蓮寺的後群牆，離群牆有兩丈遠，就見牆上一人，銀鬚亂飄，手中明晃晃的單刀，說道：「趙昆福，你認識勝三爺嗎？」趙昆福不由的打了一個寒戰，心中暗想：「這四個人四面將我圍住，我如何能走？」此時就聽有人喊道：「小子！黃三哥把住東北，楊香五把住西北，蕭銀龍把住東南，我把住西南，張茂龍、李煜在四外放哨。」惡道向當中一退，說道：「姓勝的，是單打獨鬥，還是群毆？」勝爺說道：「闖蕩江湖一世，沒有兩個打過一個。」語畢，勝爺由大牆上飄身而下。惡道舉劍照定勝爺就劈，勝爺施展進手絕命刀，惡道抖擻精神，雙劍越殺越勇，勝爺使到四十餘招，用絕命三刀，紮胸前，掛兩肋，老道雙劍向下一壓，勝爺反手左肋一刀，魚鱗紫金刀紮進去有半尺餘。勝爺手托著刀把，惡道吼了一聲，雙劍撒手，兩條胳膊俱直。金頭虎喊道：「刀紮雜毛左肋梢啦！」勝爺抽刀向外一縱，惡道用手按住刀口，黃三太等向前要刺，惡道說道：「且慢，我有兩句話說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三太別動手，有話叫他說。」惡道七星真人趙昆福，對勝爺等說道：「貧道死之晚矣。眾位施主以後收徒弟，先要教以戒淫二字。貧道自十六七歲，專好美色，後來收了八個徒弟，我又發薰香蒙汗藥，後來我每年必得一場熱病，因此只取紫河車，不能採花了。貧道傷天害理之事，作得太多啦，死之已晚。」語畢，一鬆手，血向外一濺，躺在地亂滾。勝爺遂說道：「你們小弟兄剝他吧。」黃三太小弟兄六位，這才亮傢伙向前一圍趙昆福，楊香五的匕首刀，黃三太的樸刀，金頭虎是把翹尖式鋼刀，張茂龍的鏈子錘，李煜的鏈子槍，蕭銀龍的判官雙筆，劈嚓叭嚓，骨肉翻飛。惟有腰間剝之不動，黃三太的刀下去，只聽說了一聲：「剝不動了。」金頭虎喊道：「老雜毛的腰怎麼剝不動呢？」蕭銀龍將老道的衣服向下一扯，露出藍汪汪的魚鱗，原來是腰間纏著雙龍頭桿棒，寶刃寶劍都剝不動。蕭銀龍一見雙龍頭桿棒，喜出望外，叫道：「勝三伯父！天賜之喜，桿棒有了。」老道動手之時，將小包袱擲在地上，蕭銀龍用老道的小包袱擦了擦桿棒，雙手托著桿棒遞與勝三爺，勝三爺接過桿棒，遞與諸葛道爺，說道：「道兄，物歸原主。」道爺接過龍頭桿棒，非常歡喜，念了一聲無量佛。勝爺一擺銀鬚說道：「眾位，咱們殺奔寺院吧。」蠻子說道：「我不去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賢弟不要膽怯，現有我之恩師與女劍客，俱都在寺內。」

蠻子這才點頭，勝爺率眾由北群牆越過，四老六小殺奔東禪堂東院而來。一筆難說兩下的話，勝爺等出廟之時，女劍客與璧和僧，講清規戒規，老方丈袒護弟子，二人所以殺在一處。老方丈方便鏢上中下三百六十招，女劍客的寶刃上下翻飛，霞光閃閃，二人殺成一團團，老少俠劍客觀看，只見鏢光劍光，看不出招數來了。老方丈與女劍客的武學，可稱蓋世無雙，勝爺與大伙看得目不轉睛。艾道爺叫：「勝英！你順著我的手來看。」勝爺順著艾道爺的手一看，見西月洞門外有一個和尚，手使五股托天叉，勝爺一看那宗意思，這個和尚是用叉要暗算女劍客的。你道這個和尚是誰呢？原來是八大名僧之中的第三名和尚法緣。這個和尚專好打獵，殺害生靈，他每逢出去打獵去，也許晚間去白天回來，也許半夜三更回來，今天因為星斗無光，天昏地暗，三更多天，他就由山上回來啦。先到自己住的禪堂內，見有兩個小和尚在那交頭接耳，法緣僧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兩個小和尚遂告訴他說道：「現有勝英帶領許多的俠劍客，前來攻打白蓮寺，師祖父跟他們在東禪堂東院動手呢。」

法緣僧聞聽，遂放下打的飛禽走獸，夠奔東禪堂東院而來。走到西月亮門外一看，有個紅乎乎的人與他的師傅動手，二人殺在一處，猶如一個團兒相似。法緣僧心中暗想：「我何不在暗地中助我師傅一叉之力？」舉起叉來，前把靠著叉盤，為的是沒有聲音，方要向外發叉，又停了不發，皆因為方丈與女劍客動手，二人行高就低，忽左就右，躡高縱矮，猶如團兒一般，法緣僧有叉不敢出手，恐怕傷了他的師傅，方要照女劍俠發叉，又趕上他師傅繞過來，故此又停止。眾人都願看老方丈與女劍客動手，誰也未見西月亮門外有人，艾道爺是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叫道：「勝英！你順著我的手兒看。」勝爺早已看明，問道：「恩師，此人可留不可留？」艾道爺說道：「此人一臉的殺氣，也是殺生害命之輩，留不留在兩可之間。」勝爺遂點了點頭，註銷一隻金鏢，說了一聲：「著！」法緣僧向東仰面躲看，這只金鏢直奔法緣的哽嚥咽喉打去，就聽得「噹啾啾」一聲響，五股托天叉落地，和尚翻身栽倒。勝爺叫金頭虎與賀照雄起鏢，賀照雄一起金鏢，冒出一股鮮血，容血冒盡，賀照雄將和尚的首級用刀割下，金頭虎將和尚的首級，拴在五股托天叉上，挑著喊道：「眾位看看！這個和尚被我勝三大爺用金鏢打死了！」廟裡的和尚一看，正是三和尚法緣，群僧一陣大亂。

老和尚心中慘切，二徒弟方被女道士所殺，三徒弟又被勝英一鏢打死，老和尚心中一亂，方便鏢帶起了金風。女劍客劍法更鬥改路，驚動了心慈面軟的艾道爺，遂叫道：「道友！劍下留情，慈悲為是，老方丈無有死罪。」此時女劍客改的是一支八仙顛倒劍，使了六十餘劍，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：果老乘驢削鳳毛，先師拐李劍術高。仙姑擺下絕命陣，湘子飛花神鬼逃。且說女劍客方使到「仙姑擺下絕命陣」的招數，平著寶刃奔壁和僧腰上掃來，壁和僧見劍臨頭，立著鏢用月牙一拿女劍客的寶刃，女劍客未容壁和僧用鏢的月牙子將劍拿住，早將寶刃抽回，壁和僧的鏢已經落空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女劍客趁著壁和僧的方便鏢落空，遂縱起身軀，使了一招湘子飛花劍法，奔壁和僧肋帶背砍去。艾道爺在一旁看的明白，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道友劍下留情，可惜那大年紀。」女劍客的寶刃看看落在壁和僧的頭與肩之上際，聞聽艾道爺在旁說情，遂將寶刃向回一撤，欲待不傷老方丈，已經收招不住，竟將老方丈斷去左臂。可憐老方丈鐵鏢金剛壁和僧九十餘歲的童身，正當悟性參禪，不開殺戒，只因識人不明，收下不肖的徒弟，一時又感於護短溺愛，為徒弟開了殺戒，竟被女劍客斬去一臂。眾僧人見老方丈斷去左臂，立時右手的鏢拋於塵埃，翻身栽倒地上，一個個俱都亮出兵刃，要在東禪堂院內廝殺，一決雌雄。此時勝三爺等見群僧亮出兵刃，要以多為勝，勝三爺大伙遂也亮出兵刃，要混戰一場。艾道爺說道：「勝英且慢，不用汝等動手，不論有多少僧人，我與道友俱能當之。」又叫道：「賈明何在？速將老方丈抬在一旁，以免眾人腳踏。」賈明與香五二人急忙過去，將老方丈抬在西北角上，放於地下。金頭虎手提老方丈半節胳膊，叫道：「香五小子！我給他接上吧？」楊香五說：「賈明你別挨罵啦，你看看群僧與女劍客在那殺上了。」單說眾僧容賈明、香五將老方丈抬走，遂一擁齊上，團團將女劍客圍住。此時女劍客一柄寶刃，猶如削瓜切菜一般，只見殺得人頭滾滾，鮮血淋漓。艾道爺掌劍護住東西兩面，不叫僧人越過界線與勝爺等交手，艾道爺猶旋風一般，時而東面，時而西面，僧人有向前進者，輒被艾道爺的寶刃削折兵刃，於是眾僧不敢前進。戰了工夫不久，帶傷者不知有多少，身首兩分及腰斷兩節者三十餘人。法藍見如此光景，情知不能報復，艾蓮遲尚未動手，女劍客一人尚不能敵，遂對法吉等使了一個暗令子，在混殺之時已經潛逃無蹤了。其餘那些僧人的武技都不如法藍與法吉等人，女劍客如同虎入羊群一般，艾道爺見此光景，不忍多事殺人，遂大聲喝道：「勝英！你還不收場？再待一會，這群惡僧將盡矣。」勝爺這才抱著魚鱗紫金刀大聲喝道：「眾僧人聽真，有拋傢伙不戰者，站在南面，不論好歹，決不能殺害。勝英等此來，為的是救被難的少婦長女，汝等如不作戰，可拋了兵刃，任憑逃生，決不追殺。如其不然，勝英的魚鱗紫金刀，混殺亂刺，一個也不留！」

此時眾僧人一聽此言，正苦無暇逃走，不啻半空中下了一道赦旨一般，個個拋了傢伙，跪在塵埃，女劍客這才收了招數。

地下的死屍橫躺豎臥，受傷不能動轉的哀求求饒者觸目皆是，死於非命者三十餘人，受輕傷能自爬起跪於勝爺面前者五七十人。勝爺說道：「汝等乃一時之愚，既往不究。我且問汝等，白蓮寺廟中所藏的婦女，俱都在何處？」其中有老實的僧人說道：「這些事連我等也不知道，廟內有兩個老人，是伙居道，伺候我們二當家的，派人將他們找來，便知底細了。」勝爺問道：「此二人現在何處？」那和尚說道：「這一陣交戰，可不知他二人哪裡去了。」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我知道他二人現在哪裡。因為我在三更來天的時候，給黃三太他們盜傢伙與大衣服零碎東西之時，我看見這兩個王八羔子。」小英雄們在廟外之時，是空著手呢，亂刀刺老道，哪裡來的傢伙呢？皆因為廟中的老方丈與艾道爺交談之時，群僧都齊集在東禪堂東院，歐陽大義士乘那時進了白蓮寺，在

地窖子之中，將三太等的兵刃衣服俱都盜出，交與小弟兄們了。歐陽大義士在盜物之時，早在各處留心婦女們都在哪裡，尋找多時，並不見少婦長女們的下落。在眾僧跪求饒命的時候，歐陽爺先告知勝三爺，叫勝三爺問群僧們少婦長女的下落，故此勝爺質問群僧女子的收藏所在。哪知道法慧僧所作所為，群僧是毫不聞問，法藍僧雖然有些知曉，皆因為法慧偷盜竊取，每逢偷著古董玩物，輒送給法藍僧，法藍僧知道，佯作不知，任法慧所為。先前廟中有四個老伙居道，掌管廟中的地畝，伺候掌院僧法藍、法慧、法緣、法寶等，後來法慧由外面用竹皮箱子向廟中運婦人女子，事被老伙居道知曉，那兩個伙居道勸止法慧，說：「此廟乃正悟參修，清靜所在，老方丈壁和僧費盡心血，募化十方，才招集這些修道僧人，不許污染此廟。」法慧不聽，那兩個伙居道要稟報老方丈壁和僧，法慧聞聽大怒，遂用香砂迷魂袋將那兩個伙居道迷了過去，用繩子捆好，提出廟北山上，將兩個伙居道俱都殺死，擲在山洞之內，然後告訴群僧，如有從中作梗或走漏風聲者，與此兩個伙居道一律處治。由此四個老伙居道剩了兩個，這兩個只有忍耐而已。從此廟中的僧人，對於法慧所作之事，無敢過問者，任法慧所為，法慧姦淫完了婦女，再叫他的徒弟們姦淫。如今勝爺問婦女們的下落，有僧人告訴尋找這兩名伙居道。歐陽爺說道：「我知道這兩伙居道，我盜東西的時候，見有兩個伙居道藏在花園叢中，誰知道此二人挪了地方沒有？」勝爺遂打發金頭虎賈明將那兩名伙居道找來。

這兩名伙居道見了勝爺，跪在勝爺面前。勝爺一見這兩個伙居道，俱都是慈眉善目，趕緊用手扶起，勝爺說道：「如今白蓮寺的僧人，惡貫滿盈，已經伏誅。找你們二人，並不是別的事，所為問汝等在此廟中窩藏的婦女現在何處？」伙居道說道：「勝老爺子，此廟之事，無有我們二人不知的，這個窩藏婦女所在，就在觀音堂西北隅地道之內。」遂叫兩個伙居道在頭前引路，艾道爺與女劍客在前，勝爺大伙在後面跟隨，來到觀音殿。女劍客先參拜了觀音神像，然後艾道爺與勝三爺等，大伙一同參拜觀音，拜畢觀音神像，這才由二老伙居道帶路，奔殿之西北角，有一個五尺粗的大磨盤相似，上頭按著一朵蓮花，蓮花梗有個像粗飯碗似的東西。二老伙居道指著這塊磨盤說道：「每逢婦女們由此處下去，裡面什麼樣，我等沒進去過。還有一件事，裡面有兩個大案賊，是法慧僧半路收的師弟，皆因為法慧僧黑夜提著箱子，裡面裝的是婦人，這兩個大案賊要見面分一半，被法慧用香砂袋將他二人迷昏過去，捆好了弄到廟中，用解藥解過來，法慧問他倆怕死不怕？你道大案賊更怕死，不住的求饒。法慧說：「既然怕死，我將你二人解了綁繩，放開你們，收你們作個師弟，你們可得聽我調遣，不許二心。兩個大案賊應允，落了發作了法慧師弟。聽說法慧叫這兩個大案賊，專管看守此地道，法慧收他們兩個人，皆因為愛他們兩個人的武技高強。不論哪位要是下去，可得小心留神，以免受此賊子的暗算。」勝爺聞聽點了點頭，遂說道：「多勞二位的指教，勝英感激非淺。」勝爺這才叫金頭虎掀磨盤。金頭虎說：「咱們有力量，這個磨盤，一提就開。」語畢，遂上了磨盤，提著蓮花梗，擲了半天，磨盤紋絲兒都不動。賈明累的黑紫臉變成了青白色，遂叫道：「三大爺！這兩個伙居道不是好人，他冤咱們，快將他們宰了吧。」歐陽大義士叫道：「賈明你是渾蟲！你站在磨盤上提蓮花梗，磨盤焉能動轉呢？你快滾下來吧，看著我的吧。」賈明由磨盤上跳下來，歐陽大義士由腰間兜囊之中，掏出一條絨繩，拴在蓮花梗上，用力一拉絨繩，只見磨盤向左一轉，閃開半面。歐陽大義士解下絨繩，將絨繩帶在囊中。一看這個地窖子口有一層銅鐵網罩著，女劍客用寶刀將銅鐵網削斷，眾人圍著向裡一看，黑乎乎深不見底，地窖子口有三層倒下的台階。晃著火折子一看，有一棵大立柱子，約有一圍來粗，上下必須爬此柱子，將柱子磨的異常光滑，再向底下看黑乎乎看不真切。此地道有三丈餘深，上下之人非有本領不可，不然不能下去。眾人看完了，俱都面面相覷，誰也不敢下去。勝爺是俠客身份，不能下去，歐陽大爺平生不近婦女，艾道爺也是不近婦女。楊香五說道：「賈爺能下去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宰了半天和尚啦，我要下去，好叫和尚宰我？咱們的人不死一個，你就不樂意。」艾道爺念了一聲無量佛，遂叫道：「道友，方才在東禪堂東院，道友大開殺戒，傷三十餘命。如今道友若能下地窖子，救出這一群無辜的婦女們，庶乎可以功過相抵。」兩個伙居道說道：「請你多留神，裡面可有我們法慧僧兩個師弟。」

女劍客說聲：「曉得。」遂由地道下了三層階腳石，一隻手抱著柱子，順著柱子而下，三丈餘深站了實地，底下是平坦地，南北一丈二寬的夾道，東西有二三十丈長。女劍客向西走了不遠，有四扇垂花門，開著兩扇，關著兩扇。上門限弔著一口劍刀，下門限弔著一口劍刀，上門限是刀朝下，下門限是刀朝上。女劍客側耳細聽，裡面嗡嗡直響，正是這兩個大案賊在夾道內比試武藝呢。這兩個賊，一個叫法朗，一個叫法光，法朗使三尖兩刃大砍刀，法光使鴉角流金槍。女劍客用寶劍尖一點劍刀，刀由上門限而下，再斬斷鎖鏈，劍刀墜地，消息已破，下門的劍刀就不能向上起了，皆因為鎖是連著的。女劍客向夾道內一縱，燕子抄水勢，寶劍在前面橫著來斬法朗，法朗見女道姑的寶劍來到切近，將三尖兩刃刀向地下一戮，三尖兩刃刀被女劍客用寶劍將刀斬斷，法朗尚不知何事呢，方要逃走，被女劍客一劍斬得頭屍兩分。女劍客遂說道：「可惜你生為男子，下賤的品格，給和尚看婦女。」法光聞聽，是女子的聲音，這法光與女子在地窖子之中，守了三四個月，見了女子就想污染呢，遂說道：「你是姑娘，還是婦人？」女劍客並不答言，手起劍落，挾肩帶背將法光斬為兩段。這兩個淫賊，只在地窖子之中快樂了三四個月，就被女劍客所殺。女劍客斬完了這兩個淫賊，遂進了北禪堂。此禪堂明三暗五，女劍客掀繡花簾，進了東暗間。一看有七個婦女，有起來的，有沒起來的，有一個媽媽，年約四十來歲，滿面上搽著胭脂粉。又一看那些婦女，也是脂粉滿面，他們一看女劍客一身血跡，手擎著明晃晃的寶刀，嚇的婦女們哭哭啼啼。女劍客說道：「你們不要啼哭，貧道前來搭救你們重見天日。」女劍客又向那婦人道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這個婦人說道：「師傅，我是在杭州府賣胭脂粉的，皆因我身量矮小，都管我叫小李媽。我做買賣回家天晚啦，和尚用迷魂藥將我迷惑過去了，用箱子裝好，弄到廟中。我到廟裡頭，我淨做些好事，和尚盜來的婦女們，有固執不從的，和尚要殺，我必勸解勸解。」女劍客聞聽，修行眼一轉，見北牆上釘著有一條大紅綢子被，靠牆有一張藤椅，藤椅上坐著一人，紅綢子汗巾勒著，此人臉色難看。女劍客問道：「這是何人？」

李媽說道：「這位也姓李，大李村的小姐，文學的姑娘，被和尚盜來，寧死也不順從。我勸她，我說：「姑娘，你明著不從，暗中將你迷過去，何愁你驢兒不拉磨呢？」姑娘痛哭了一場，誰知她身上忽然起了一身的黃水瘡，流濃流水。這些婦女都不及此女美貌，此女可稱天姿國色，和尚愛她容貌俊美，未忍殺害，治好了這身黃水瘡，打算再成好事。哪知這個女子，她得便就要尋死，故此將她勒在藤椅之上。」女劍客問道：「被凶僧盜來多少日子了？」李媽說道：「有六十餘日了。」

女劍客左手提燈，上前一一看，果然臉上黃水淋漓，皮裡肉外都是，這真是上天保全烈女。女劍客本是六十三歲的黃花女，她看得出來此女是真正童身。女劍客打了一個稽首說道：「無量佛，觀世音菩薩的保佑。」後來此女被女劍客救出去，勝爺叫人給搭回家去，此女痊癒之後，姿容勝於昔日。六十餘日，未失貞操，這也是德門善報。女劍客說道：「李媽，你將姑娘解了，你攬著她，我救你們出地窖子。」李媽說道：「師傅你慈悲吧，你救出我們去，你必修的長生不老，成佛作祖。」女劍客說道：「不要多言。」李媽將姑娘解下來，女劍客在前帶路，七個婦女，一個個跟隨在後，李媽攬扶著李小姐，看見了兩個死屍，嚇的眾人直哆嗦，來到垂花門，女劍客將下門坎的劍刀用劍斬斷，眾人順夾道向東去，到了明柱這兒，向上一看，上邊已然有太陽之光。女劍客說道：「我先上去，放下長繩來，先將李家姑娘提上去，然後再一個一個向上提你們。」大伙說：「師傅，我們有一年的，半年的，三五個月的，全都沒見天日，你將我們救上去，我們不能忘你大恩大德。」女劍客將寶刀還匣，兩手一攏明柱，兩腿一蹬，上了去，用胳膊肘一跨，上了三層階腳石。女劍客一看，東面是紅油漆板，於是由油漆板旁縱上地道，一看艾道爺英雄等俱都在地道上等候呢。艾道爺問道：「道友，裡面有多少婦女？」女劍客說道：「道友隨我來。」

二人遂奔觀音殿內，女劍客對艾道爺說道：「裡面有兩個凶僧，已被我殺死。有七個少婦長女，有一個四十來歲的婆子。這七個婦女，都是擦胭脂抹粉的形色，俱都失了貞節。惟有李家一位千金，在藤床上勒著，至死不從凶僧，生了一身的黃水瘡，六十餘日，血水淋漓，俊美之容變成醜態，所以貞節未失。連李家小姐帶婆子，共是九人。我先順下長繩去，用繩將李家小姐的腰捆好，再將她提上來。我看那老婦人與那七個女子，俱都不是什麼好人，將他們都活埋在內，道友你看如何？」艾道爺說道：「不可不可。都是野女村姑，被和尚所盜，不從則殺，威逼力迫，誰不惜命？將他們都救將上來，叫他們骨肉團圓。至於她們將來有什麼

事，咱們就不管了。道友慈悲吧。」艾道爺再再相勸，女道姑這才點頭。二人出了觀音殿，有幾個和尚與伙居道找來長繩，女劍客登階腳石，順下繩子去，離地四尺，繩子不夠長。楊香五說道：「將我的飛爪接上吧。」女劍客將楊香五的飛爪接在繩頭上面，飛爪套在手腕上，底下的婆子將姑娘的腰繫上，將李家姑娘提上來。黃三太等看此女滿面黃水瘡，不象人樣，勝爺叫廟內的僧人搭了一張藤床來，女劍客攙扶著李家小姐上了藤床，搭到觀音殿內。女劍客再回來順下長繩去，叫他們再係上一個，底下係好了一個，女劍客向上一提，這個婦人與眾不同。原來這個婦人本是鄉村之女，到了地窖子之中，每日吃的是雞鴨魚肉，半年有餘，養了一身肥肉，分量甚重，女劍客殺了幾乎一夜，獨門群僧，雖然不乏為，也有點精神困倦，拉這個婦人的時候，覺著分量一重，遂向西面的紅油漆板一倚，這一倚紅油漆板不要緊，女劍客身遭大難，就聽裡面一響，毒藥弩由板內一齊發出，女劍客鬆了繩子向上縱時，左肋早中了一毒藥弩。窩弓勁弩，比人打的力量都大，女劍客方向上縱時，這一弩打上。艾道爺問道：「道友怎樣？」女劍客說道：「貧道休矣，再不能同道友奉經誦卷，同參正果了。這也是貧道殺伐過重，觀音菩薩立時報應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道友不要心慌，不要緊，貧道自有辦法。」金頭虎接續著要向上提人，勝爺應允。將眾婦人一個一個的提上來之後，勝爺叫廟裡的和尚尋找了一架轆轤，架在地窖子口上，黃三太與金頭虎賈明等下了地窖子幾個人，將地窖子之中的金銀綢緞首飾，裝在大筐之內，上面的人用轆轤向上搖，將地窖子中的金銀對象全都拉上來之後，用包裹包好。勝爺叫過這七個婦女說道：「你們各自歸家，如不識道路可以打聽行路之人，就說走路迷惑了。回家之後，就提有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請的高人，破了白蓮寺，救出汝等，汝等俱都各提小包包裹各自回家去罷。」

眾婦女叩頭謝了勝爺救命之恩，各攜包裹而去，不必細表。勝爺又打發人僱了一隻船，去武昌府江夏縣松竹觀萬笏山，來回的船腳，叫李媽侍奉女劍客。伙居道將女劍客搭在船上，艾道爺取出百草轉陽丹，叫婆子與道姑起下毒藥弩，調和百草轉陽丹，連服帶敷，這百草轉陽丹有起死回生之力，服後即已止住疼痛。艾道爺也上了此船，同女道姑同赴萬笏山去了，暫且不必細表。

單說勝爺將未曾逃走的和尚叫到面前說道：「此事不能經官，倘若經官，事情可就大了，也沒有你們的便宜。汝等速將那些和尚俱填塞在地窖子之內，用土屯了，往後再不可發生曖昧之事了。所有的銀錢，我們是分文未動，決不愛財，仍歸你們。」勝爺吩咐完畢，鏢行眾人來到禪堂，和尚與勝爺打淨面水沏茶，要款待勝爺齋飯。勝爺等說道：「不便騷擾你們。」

金頭虎喊道：「我這還餓著呢！幾乎叫人家活埋了，難道說還餓著走嗎？」勝爺不理，點查人數，小弟兄七個、諸葛道爺、弼昆長老、歐陽爺全在，單獨不見劍客夏侯商元。勝爺愕然，遂問道爺：「怎麼大師兄不見了？」諸葛道爺念了一聲無量佛，說道：「勝施主不要驚慌，大師兄他送乾閩女去了。」勝爺聞聽，這才恍然大悟。列位，老劍客果然是送乾閩女去啦。將乾閩女送到奚家屯，並將那些金銀首飾衣服，俱都送與了奚家姑娘見了父母，悲喜交集，骨肉團圓。老劍客送完了乾姑娘，急忙再奔白蓮寺，進了白蓮寺，勝爺等大伙已離了白蓮寺，奔江蘇十三省總鏢局去了。老劍客問了伙居道，才知道自己的恩師已回松竹觀，勝爺等已回鏢局了，老劍客急忙順水路追趕艾道爺。追了不到一個時辰，將艾道爺的船追上，縱上船去，叫道：「恩師！您將破香砂袋的對象與弟子留下了嗎？」艾道爺說：「我臨行倉卒，未曾與你留下。」夏侯商元說道：「您要那物無用，將來我們再遇上香砂袋，就不能抵抗，請恩師將此物授與弟子吧。」艾道爺笑道：「我要此物何用？」說著話由腰間百寶囊中取出，遞與夏侯商元。老劍客接到手中，問道：「恩師，此物怎樣用法？」艾道爺將製造此物的來歷說明，並將用法告訴夏侯商元。老劍客聽明，遂說道：「恩師，此物叫何名稱？」艾道爺說道：「此物尚未起名，但是你既問它的名稱，就叫日月飛煌筒吧。」老劍客說道：「恩師，弟子就此跟您告辭，奔江蘇追我師弟他們去了。」艾道爺點頭。老劍客拜罷了恩師艾道爺，遂縱下船隻，返身再追趕勝爺大伙。老劍客的腳程日行千里，不到半日的工夫，在路途之上就追上勝爺了，一共老少是二十位，這才共同回歸鏢局子。

在路途之上，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，這一日老少十二位來到十三省總鏢局，黃昆與趙得勝師徒見了勝三爺，先謝過了救命之恩，然後將原鏢交還。勝爺到鏢局子後院去看蔣伯芳與張旺，囑咐二位賢弟好好養傷。大伙吃完了飯，勝爺說道：「眾位，現在杭州府、錢塘、仁和兩縣，一體嚴拿蔣伯芳與賀照雄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勝施主，你打算怎麼辦善後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打算上控杭州府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要那麼一辦，事情可就大了。白蓮寺三四十條人命，拆擂台砸死人，黃昆又刀殺九命，事實俱在，恐怕有些不便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死生在所不惜，咱們大家酌量寫呈子，我去上控。請道兄與丁紳董商量寫這張呈子。」於是丁紳董請聾啞仙師出主意，寫了呈子，上面略謂：「具呈人民子勝英，皆因門下黃三太、楊香五、張茂龍、李煜、蕭銀龍、賈明，在杭州錢塘門外八月廟酒樓上飲酒，忽聽樓下有婦人哭得可憐，皆因六人年輕，問明情由，知係焦振芳搶奪民婦，遂打抱不平，救秀才之妻。焦之家人，報告了焦振芳，將六人圍住不放，恰遇蔣伯芳解勸，焦振芳家人暗算蔣伯芳，繞至蔣伯芳背後，刺蔣伯芳一刀，蔣伯芳用棍將刀磕飛，刀落於焦振芳家人長毛狗王三太陽穴上，當時殞命。」

焦振芳以官勢壓人，誣賴小民之師弟蔣伯芳等搶緞店、估衣鋪，得財傷主。眾家人包圍了蔣伯芳，與蔣伯芳動手，蔣伯芳見惡奴人多勢強，遂乘焦振芳之馬逃走。焦振芳素與賀照雄有隙，暗聘陀頭和尚，要殺賀照雄滿門盡絕，巧遇俠劍客勸凶僧，凶僧不聽，遂殺了凶僧，將人頭擲於焦振芳宅院。焦振芳仗賴兩縣一府勢力，設立擂台，因此打死摔傷黎民無數。焦振芳又霸佔黃昆之妻，謀害黃昆，誣盜栽贓，將黃昆下獄，屈打成招，問成死罪。民子實有白之冤。」等情，將杭州府前後之事，俱都說明。寫完了呈子，大伙休息，勝爺、賀照雄、黃三太、蕭銀龍、張茂龍奔江寧府。

進西門先到守備衙門，見了守備李廷仁。勝爺與黃三太等行禮已畢，李廷仁將勝爺接進衙署，守備李廷仁說道：「前次老達官與聖上盜回萬壽燈，拿住閔德潤，勝老達官帶病還家。欽差大人常與下官提及，欲保老達官與國出力，可惜老達官看仕路太輕，回家去了。」勝爺說了幾句謙詞話，李守備又問：「勝爺來此何干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要告錢塘、仁和兩縣及杭州府，民子有白之冤。」守備李廷仁聞聽此言一怔。李廷仁知道勝爺乃行俠作義之人，決不能妄告不實。李守備遂同著勝爺兒五位到了院衙門。李廷仁報告了回事處差官房，差官房出來五七位，迎接勝爺。皆因為欽差大人暗中常談勝爺，說勝爺可惜年邁了，要不然可稱國家棟樑之才，因此差官房之人，出來五七位，非常恭敬，請勝爺屋中坐。到了差官房內，讓勝爺落座。勝爺說道：「眾位老爺們，我是打官司來啦。」眾差官說道：「您打官司等到過堂再說，您先落座。」勝爺謙讓再三，這才落座。正在談話之際，進來一人，年有四十餘歲，眾差官說道：「勝老義士，您認識嗎？這是管家李二老爺。」勝爺聞聽，過去請安，黃三太等均過來行禮。眾差官說道：「李二老爺，您替我們給回一聲吧，勝老達官要上告杭州府與錢塘、仁和兩縣。」管家李二老爺說道：「好好，我與勝老義士回稟。」

管家李二老爺去不多時，回來說道：「欽差大人有話，不過堂，要與老達官在書房中相見。」管家李二老爺引路，眾差官陪著勝爺來到書房以外，勝爺止住腳步，管家李二老爺掀簾進書房。李二老爺向欽差大人回道：「現有十三省總鏢頭勝英到了。」就聽欽差大人說道：「有請勝老義士。」管家老爺遂掀著簾籠說道：「勝老義士，欽差大人有請。」勝爺急忙摘下鴨尾巾，撤去綢帕，頭髮向後一散。勝爺又對黃三太等也用手一指頭上，小弟兄們會意，也各撤去頭巾綢帕。勝爺邁步進書房，匍匐而前，說：「民子勝英拜見大人。」黃三太等都跪在勝爺之後。欽差大人說道：「老義士請起。前者老義士盜燈有功，本督院欲提拔老義士，老義士告病還家。非是本院不奏聖上，表白老義士之功，皆因老義士不欲居官。可是老義士這點俠肝義膽，本院已奏於當今矣。老義士今者要上控何人？請老義士當面言來。」勝爺以頭觸地說道：「民子罪該萬死，民子要上告錢塘、仁和兩縣與杭州的知府。小民有呈狀。」語畢，由袖內抽出呈狀，頂在頭上。管家二爺將呈子取過，放在桌案之上，王大人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看畢遂說道：「堂堂知府，縱子行兇。勝老義士，你背後跪著的是何人？」勝爺說道：「都是與此案有關之人，並皆是小民的門徒。」黃三太等不敢仰視，都跪在地上不語。大人向下一看，叫道：「你們都抬起頭來。」頭一個黃三太抬起頭來，欽差大人一看，儀表非俗，滿臉正氣。大人問道：「你叫何名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小民家住浙江紹興府山陰縣結義村，姓黃名三太。」大人問道：「汝上輩以何為業？」三太說道：「小民之父黃梧，乃大明守備。」

一背三代，都是作官之家。賀照雄又背了三代，欽差一看，賀照雄五官端正，面如冠玉，一臉正氣，賀照雄並將焦振芳要用陀頭和尚殺一家老少，幸遇俠客之事說了一遍，欽差大人點了點頭。又叫張茂龍抬起頭來，欽差一看，長的人品不俗，問他姓名。又叫蕭銀龍抬起頭來，欽差一看，元寶耳朵，瓜子臉，帶著喜容，男長女像。欽差大人心中暗說：「這焉能是殺人明仗之輩？」來的這幾位，俱是讓人見喜之人，醜陋之人俱沒叫來。欽差大人說道：「勝老義士，呈狀上人還多呢。」勝爺說：「回稟大人，有因兩縣一府嚴拿，逃之在外，還有沒有回來的。」

欽差大人說道：「作官的要不與民作主，枉食國家俸祿，那叫什麼官呢？無奈一節，此事關係重大，我必需明查暗訪，訪明白了再行辦理。可不是本院官官相護，必需慎重從事，將實情訪明白了，果如呈上所言，我必將在拿之人一同撤銷。勝老義士請下去吧，在外聽傳就是了。」勝爺叩頭碰地，退將出來。

還未出書房，回事處報告：「回稟大人得知，杭州府黎民公憤的呈狀到了。」這張呈子應當勝爺退下去再遞，勝爺還沒有退下來，差官房便遞這張公憤的呈子，這都是勝爺上和下睦的好處。忠良爺接過公憤的呈子觀看，第一位杭州府的紳耆趙元成，其餘都是杭州府的紳耆舉監生員與黎民鋪戶，不下一千餘家，都是告杭州府的公子焦振芳。有告賒賬不還的，有告霸佔婦女的，有告仗勢欺人的，有告無故擺播傷人的。忠良爺看完了呈狀，說道：「勝老義士，你所告之事，如今已經證實啦。但是本院仍然得訪查明白，再為定案。勝老義士聽傳吧。」勝爺復又倒地磕頭，小弟兄在後面也是跪著磕頭，然後這才退出。走到書房外，眾小弟兄竊看忠良爺，那派正氣，令人可畏。差官房的老爺叫道：「勝老義士，在這吃飯吧！」勝爺說道：「多蒙諸位關照，足感盛情了。這是眾位老爺們格外抬愛，民子感激不盡，民子要告辭了。」眾差官送出院衙。黃三太這是初次見欽差大人。後文書上黃三太打虎驚聖駕，當時拿在聖駕前，要以驚駕之罪發落三太，那時左有王義，右有石朗，義奏道：「黃三太打虎，那乃是保聖駕。」聖上遂赦他無罪。黃三太跪在底下不謝恩，王大人說：「民人不宜見聖駕，要討一個差使。」

聖上說：「寡人封你四路飛虎廳的御馬快。」黃三太仍不謝恩。

王大人又說：「作官必有文憑路引。」正趕上聖上換衣服，脫馬褂子，聖上遂說道：「以此馬褂為憑。」黃三太這才謝恩。

回家賀龍衣，惹惱了楊香五，盜聖上的九龍玉杯，幾乎剛了黃三太，這才引出一部彭公案來。

閒文少敘，單言勝爺回到鏢局子，再派人四外找尋由火燒紅棚時所出去的二十七撥人，有未回來的，俱都派人去尋找。

勝爺在鏢局子之中，對道爺說道：「這場官司要打贏了，也不枉我行俠作義這一輩子。」道爺安慰勝爺：「不要急躁，且候王大人訪查明白了，定有辦法。」勝爺於是專候傳案。這日忽然鏢局子門外一陣大亂，門房之人進來稟報：「勝老達官爺，大事不好了！江寧府的守備李大老爺、院衙門王千總老爺、江寧府的三班都頭、江寧縣的三班都頭，現在鏢局外，言說有要緊的公事，要見您老人家。」勝爺飄銀髻，心中暗想：「這必是杭州府走了人情啦，我的官司輸了。」遂說道：「我這就迎請眾位老爺。」勝爺遂同著黃三太等出來迎接，走到鏢局子大門外，觀看兩位武職官顏色更變，守備千總每人拉著勝爺一隻手，叫道：「老義士！現在江蘇省的七十多員官一概全都擔了處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莫非我之官司輸了嗎？」二位武官說：「你的官司還莫有一定呢。」勝爺說：「請二位大老爺客廳談話吧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。」二位武官遂同著勝爺進鏢局子客廳，彼此落座。勝爺說道：「請二位大老爺明言賜教。」王千總、李守備二人說道：「這場事太新鮮啦，昨夜三更將過，院衙門內刀殺二命，管家二老爺被殺，護印的童子被殺，盜去九頭獅子烈火印。在印所的牆上題了八句詩。」說著取出公事，打開了給勝爺觀看。勝爺一看，卻是一張黃表紙，寫的不甚好，但看上面寫的是：「民子斗膽拜天顏，叩稟大人虎駕前。皆因勝英實萬惡，苦害黎民真可憐。憤氣來到院署內，攜印先歸九龍山。勝英若到十海島，大半三俠不歸還。」勝三爺看罷，飄銀髻說道：「勝英，勝英，你命休矣。二位大老爺同府縣官人前來，想是鎖拿民子勝英了？」守備、千總齊聲說道：「此事黑白可辨，豈有捉拿老義士之理？現在通城七十餘員官俱都不安，惟有欽差大人談笑自若，對闔城文武官員說：『你們眾位不要驚恐，我衙門內出了殺命盜印的事，不與你們眾人相干，本院吃萬歲爺的俸祿，不叫百姓避屈含冤。你們可知道這座九龍山在哪裡？十海島在何處？』文武官員面面相覷，俱各不知。」

大人這才派下官前來，先與老義士一個信，明天大人堂諭下，派老義士為原辦。這座九龍山必然賊人眾多，鏢行之人力有不及，大人必派官兵，幫助老義士抄山尋印。勝老達官，這檔子事，你得盡力而為，我們要回去交代公事去啦。」千總、守備與眾都頭告辭。

勝爺送眾官人走後，回到客廳，大伙問：「院衙門來人何事？」勝爺遂將詩遞與三太，說道：「你將此詩對大伙高聲朗誦，念到老夫的名字，不要吞吞吐吐。」黃三太接過詩來對大伙念了一遍，念到「大半三俠不歸還」之處，孟二俠與蕭三俠俱都站起說道：「這是告我們三人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沒有你們哥倆。」蕭、孟二位俠都說道：「怎麼不寫別人呀？」勝爺又問道：「九龍山、十海島在何處？眾位可有知曉的嗎？」眾人俱都不知。勝爺說道：「道兄募化十方，必然知道吧？」道爺說道：「九龍山、十海島都俱在江蘇。這座山可不比八大名山，此山寨主乃是大明朝末科的武狀元，此人姓白名玉祥，上山擒猛虎，下海捉蛟龍，堪比戰國時的起、翦、頗、牧，六略三韜無不通曉。我與你提一個人，蓮花湖的總轄寨主韓秀由七歲與此人學藝，韓秀的水性及文韜武略，俱跟白玉祥所學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若是去九龍山探山，可先到何處呢？」道爺說道：「有一個人，姓王名九齡，此人家住菊花村，乃是菊花村之首戶。因在莫州廟上被秦義龍大桿子所傷，回到鏢局子治好了傷痕，回歸故里，憤不出世，他現在家中居住。若我們去九龍山，可先到他那兒，作為站腳之處。」勝爺問道：「這菊花村距九龍山多遠呢？」道爺說道：「九龍山在菊花村西五里之遙。」

勝爺又說道：「探山可去多少人呢？」道爺答道：「去少了不成，因為上九龍山必先乘船，有二十里水路，還得路過銅鐵關十二道，方能上山。咱們可去之人，年長的大師兄可去，震九江屠屠大爺也可去，這二位都嫻習水性。貧道我也當去，弼昆長老、孟鎧孟二俠、蕭杰蕭三俠、賈七爺、李四爺、踏雪於豐恒、丁紳董丁桂芳、黃昆、歐陽天佐、歐陽天佑、邱三爺邱瑾，俱都可去。年青的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濮德勇、張凱、李智、高恒、侯華璧、邱成、歐陽德、賈明、胡景春可去。」

諸葛道爺共分派了去探山的老少四十八位，九龍山在鏢局東南百里之遙。道爺說道：「咱們眾人吃完了晚飯起身，連夜行走。」四十餘位俱都帶各人應手的傢伙，震九江屠屠大爺帶路。

屠大爺叫道：「勝三弟！王九齡家中是深宅大院，他家裡除去他小夫妻之外，就是男女下人，並無有外人。咱們吃完了晚飯，定更來天，會水的帶好了水衣水靠。」蠻子說：「我不會水。」

道爺說道：「大義士放心，這回去的人會水的甚多，你放心吧。」

眾人由鏢局子起身，至五更天，老少四十餘位到了菊花村。

此村有五百餘戶人家，東西的街道，坐北有所瓦房，門前栽有數棵門槐，都有一圍多粗，根深葉茂。屠爺叫道：「三太！上前叫門。」三太遂進前，慢慢敲打門環。裡面有人問：「什麼人叫門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是十三省總鏢局子的。」老家人提著燈籠將門開放，用燈籠一照，老家人一看黃三太是壯士打扮，遂問道：「你找誰？」三太說道：「現有震九江屠屠大爺、神鏢將勝三爺、孟鎧孟二俠、蕭杰蕭三俠，他們幾位前來拜訪。」

老家人一看光戴鴨尾中的有十幾位，老家人說道：「你且稍候，容我回稟我家主人。」三太點頭稱是。老家人遂回歸內院，喚起王九齡。王九齡不敢怠慢，急忙出來迎接。見了勝三爺等，俱各寒暄已畢，王九齡遂向院中相讓，勝三爺說道：「賢姪有閒房嗎？」王九齡說道：「你來了多少位？小姪另有閒房四十餘間呢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我們來了四十餘位。」王九齡說道：「東跨院現有五間北房，五間南房，三間東房，三間西房。這一所房屋，足可容幾十位。」大家進了北上房，從人獻上茶來，王九齡又叫家人將東西廂房趕緊打掃潔淨。大家喝著茶，王九齡叫老家人套上四套的大車，奔六合縣去買雞鴨魚肉，叫長月工在本村找一兩個廚師傅，要手藝好的。真是人多好辦事，天將到晌午，酒席已經做得，遂調擺桌案，入座飲酒。王九齡這才問道：「勝三叔來此何

干？」勝爺命王九齡叫從人暫且退出，勝爺就將欵差衙門丟失黃金印、殺人的事說了一遍，並把賊人所留的詩句也念了一遍，遂又將約請大眾要探九龍山，尋找盜印之人。王九齡說道：「勝三叔，你就來了四十八位，你就是來四百八十位，用上六年的工夫，也不能進九龍山。因由東河坡上船，二十餘里到了銅閘，提閘的時候人能出入，不提閘人不能出入。這十二道閘，就是山溝，水面上有攔江鎖、混江鎖、滾江鎖、轉輪刀，有銅錢網，有弩刀。常聽老人提念，有二位虎狼似的老寨主，掌管水八寨、旱八寨、中平八寨，另外有小六寨，都是有能為的英雄，共有四五百位寨主，嘍卒過萬，飛龍舟、飛虎舟、飛豹舟，大小戰船有幾百隻，水旱相連三百餘里，四週有水圍著，每年種稻田三百餘頃，葦塘、竹林等有三二百頃，山坡之地有果木樹，不計其數；過了麥秋，農田無事之時又以捕魚為業，早潦得收。他父子乃是仁人君子，大明朝末科的武狀元，因避李闖王之亂，攜帶家眷來在此山，可稱得起是無窮的富貴，占此山有四十餘年，招聚天下的英雄，山內是士農工商無所不備。此人實有奇才，並不欺壓良善，如若是旱田不收，派人在大集場收買糧食，比如玉米六吊錢一石，他能給六吊五百錢一石，先兌錢後收貨。是九龍山的嘍卒寨主，買賣公平交易，他焉能殺官人，偷盜印信，暗告勝三叔你呢？所以我說你打九龍山，六年也進不去山。」勝爺一聽，叫道：「九齡啊！要按你所說，九龍山我不能進去，焉能拿盜印殺人之事呢？」王九齡說道：「三叔你若有妙法，小姪男的眼光可看不到了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勝施主你聽，王施主他所談一點也不虛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我不能進山了？」道爺說：「非也，凡事都在人辦。」勝三爺叫道：「道兄！六略三韜，哪位也不及道兄你，就請道兄為弟劃一策吧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勝三弟，大伙都在這裡呢，酒席筵前大家商議，山峰險固，處處有人把守，實難進山。明天一早晨，派一位足智多謀之人，見機而作。如得此人，可拿著你們三俠的名帖，你們三位的名聲，我料白玉祥大概也有耳聞，他必然接見，明著拜訪，暗中看其山勢。到在那裡，若見此人，全憑三寸之舌，請問白寨主盜印的究係何人？落在九龍山沒有？見了本人，就知道印在此山中與否。勝施主當面問問大伙誰能前去下名帖。」

勝爺一抱拳，對大伙問道：「哪一位明天去到九龍山、十海島下名帖去？」勝爺問了一回，四十八位默默無言，此時王九齡也在一旁。勝爺又叫道：「眾位！這回如能下名帖，探山後倘得回黃金印，由欵差大人奏明聖上，功名可立。哪位替我出力？」勝爺說著話，面有難色。說話之間，閃出了血心熱膽的美英雄黃三太，說道：「恩師不要為難，弟子三太願往。」道爺說道：「不是我攔你，你有剛無柔，有勇無謀，你去必然壞事。」三太剛要還言，勝爺向三太一擺手，三太面帶慚愧而退。

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勝施主，你再問問吧。」勝爺又問了一次，閃出來雪亮眼透明心的小俠客蕭銀龍說道：「勝三伯父，小姪男可能前往嗎？」勝爺聞聽，觀看蕭三俠，蕭三俠未及答言。

銀龍說道：「我去有三可，黃三哥去不得。我並不是比我黃三哥的武藝強，我能見機而作，不致暴烈，又不致示弱於人。老寨主既是大明朝末科武狀元，聽王師兄說已七十餘歲之人，必不能見人就殺，我全憑三寸之舌，決不能有危險。設遇不幸，一則為救欵差，得回官印；二則為我勝三大爺，與孟二伯父，及我天倫的官司，雖被害，亦值得了；我若無事，平安而歸，也可名揚天下。我意已決，前三年我十四歲，探蓮花湖受險，未遭其害，蕭金台大鬧群英會也沒有死，大概我不是短命鬼。像二伯父與我天倫，你們三位能成為三俠，若前怕狼後畏虎，焉能有俠客之名？」銀龍語畢，大伙議定，就叫銀龍前去。天至晚晌，銀龍叫道：「三大爺，請你預備好了名帖吧，明天小姪男起身。」勝爺點頭應允，銀龍遂出北上房，回歸東廂房而去。

一夜無書，第二日清晨，小英雄起得身來，換了新衣服，喝茶吃點心完畢，轉身形來到北上房。勝爺此時漱口喝茶，銀龍叫道：「勝三伯父！你將名帖與小姪男吧。」勝爺將三張名帖遞與小英雄，小英雄接過名帖，夾在靴掖之中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小姪男走了。」勝三爺低頭無語，蕭、孟二位俠客不忍卒視，各以袍袖拂面。小英雄邁步出離上房，來到大門過道，有黃三太、賀照雄、張茂龍、楊香五等在後面跟著相送，出離了菊花村西。走出有二里餘，有一片大松林，再向西二里餘，就是九龍山的東河坡。蕭銀龍在松林前止步說道：「眾位兄長，豈不聞送君千里，必有一別？快請回吧。」黃三太叫道：「蕭賢弟多多保重。」語時面帶感容。蕭銀龍叫道：「三哥！膽小不得將軍做。我若遭不幸於九龍山，美名留於千載，雖死猶生。大丈夫若生不成名，與死何異？明天後天小弟若不能回來，必然是被他們所害，小弟死後若有魂靈，必然與眾位弟兄托夢以告九龍山之事。小弟若平安無事回來，依然共在一處。眾位兄長請回吧，小弟下帖去了。」美英雄語畢，轉身形向西北而去，黃三太等以目相送，小英雄頭也不回走下去了，三太等悻悻而歸。

小英雄走出三里之遙，來到九龍山的河坡，眼睛亂轉。一看山的形勢，是山連水水連天，大江一道，波浪花打起來多高；向西一看，黑壓壓峻嶺高峰。小英雄看了看山形，復順大江的東岸向北去，走出約有二里之遙，有擺渡船隻不計其數，小俠客站在碼頭之上，水手問道：「少爺僱船嗎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正是。」水手說道：「你上哪兒去？」小英雄說道：「我去九龍山。」船家搖頭說道：「不去，不去。」小英雄再向前走，連問了五六個船家，俱都不去。蕭銀龍將杏核眼一轉，在河沿上踟躕，看見距河坡兩三丈遠，有兩隻漁船，兩個人搖櫓，兩個人撒網打魚；再看三五丈遠，也是兩隻漁船，每船上站立四個人，再向西一看，一排排淨是打魚船。船上的人都是藍油布的褲褂，挽著袖口，露著胳膊，底衣到膝蓋下，俱都是青筋暴露，船都是一般大小，船油得焦黃雪亮的。小俠客一看，向漁船上一抱拳說道：「辛苦眾位，你們的打魚船，可是九龍山的嗎？」打魚的人說：「不錯。」小俠客說道：「借問你一聲，有報事的頭目麼？」打魚人說道：「有報事的頭目。」銀龍說道：「勞你駕，我這裡有三張名帖，請你轉達報事的頭目一聲，我要拜見九龍山總轄寨主。」打魚人由腰間掏出呼嚕，向西鳴了三聲，西邊的漁船也接著鳴了三聲呼嚕，再向下也是如此。工夫不大，由西面來了一隻小船，船上站定一位老者，其行甚快。

原來這是九龍山八十四隻漁船，所打的魚，一來是山本山中自用，二來是發賣生利，每船四個人，兼管傳達事務，若淨管報事，豈不是白吃閒飯嗎？故此兼打魚獲利。這位老者的船來到東面這只漁船切近，遂問道：「有何事故？」打魚人說道：「現在有人下名帖，要拜見老寨主。」老者的漁船攏了岸，也未搭跳板，老者縱下船來。看那老者年過花甲，身穿藍布大褂，白襪青鞋，領下鬚鬚已然白了，面對銀龍問道：「少壯士可有名帖嗎？」銀龍躬身問道：「老人家你貴姓？」老者說道：「我姓路，排行在四。」銀龍叫道：「路頭！煩你多受累，我這裡有三張名帖，請遞到裡面。在下我姓蕭，由十三省總鏢局子來的，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，那是我勝三伯父。這三封名帖是拜見總轄白老寨主的，我有要言面陳，請路頭領替我回一聲。」老嘍卒路四上下氣打量，蕭銀龍的長相恰如少女一般，老嘍卒說道：「您是蕭少爺，人稱塞北觀音的嗎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正是。」

說著話，由腰間取出靴掖子，拿出名帖遞給老嘍卒。老嘍卒一看，這幾個字很好認：勝英、孟鏗、蕭杰。老頭目笑道：「原來是三位老俠客。」蕭銀龍說：「豈敢。」遂又指名帖說：「這是吾天倫，這是我勝三伯父，這是我孟二伯父。」老嘍卒說：「久仰，久仰。」遂又說道：「少俠客，河坡有酒飯鋪，您暫先在那候等一時，我就用快船到閘口，先用箭將名帖射到山上。」

一撥一撥的傳遞，毫不耽誤，也得過午刻才來回信，吃完了午飯你再來眺望。」蕭銀龍說了一句：「多謝老人家。」老嘍卒上了船，如箭般向西而去。蕭銀龍遂在河坡小飯鋪喝茶吃飯，吃完了飯，開發了錢，又到河坡溜達，等得無精打采。

等到過午太陽西下之時，小俠客向西一看，大江之中亞賽兩條龍一般的船向南排著，破浪而來。離河坡近了才看的真切，原來兩路船是二龍出水勢，每路十隻，銀龍數的數，為何那麼清楚呢？皆因為數的是船桅，要不然迎頭而來，可數不清楚。

船桅上有青龍旗，上邊橫著寫九龍山三字，下面斗大的一個白字，被風吹的飄擺不定。船上的嘍卒，削刀手、撓勾手、七股長叉手、青銅刺、分水槍、長箭手，排滿了十隻戰船。北面這十隻船，頭只船上有一張金交椅，金交椅上坐著一位豪傑，年在二十六歲，頭戴寶藍色的六楞抽口壯帽，在頂門上襯著一朵藍芙蓉花，是短衣襟小打扮，背後一對傢伙，黃澄澄的如意柄，細腰窄背，面如美玉，儀表非俗。南面一排船，頭只船上也有一張金交椅，上面坐定著一位英雄，頭戴銀灰色六楞抽口壯帽，正當中有一朵白芙蓉花，面如冠玉，腰圍子下，明晃晃十二支月牙鏢，背後背著一對傢伙是亮銀柄。蕭銀龍一看是二位少年，俱都是英姿爽爽。來到河坡，南北兩排俱都是次第攏岸下錨，搭跳板、按扶手。二人站起身軀，報事的老頭目引路，登上岸來。老頭目路四用手指著說道：「這就是十三省總鏢局的蕭少鏢頭。」又一指上首這位，對銀龍說道：「這就是我們大少寨主爺白義，別號銀獅。這是我們

二少寨主爺白俊，別號玉麒麟。」三位各見禮已畢，銀龍說道：「小可不避刀斧，受十三省總鏢頭，我勝三伯父所差遣，斗膽前來拜訪老寨主。」

二位少寨主秉性不同，大少寨主是忠厚樸誠，二少寨主是智勇雙全。大少寨主說道：「豈敢。」銀龍又說道：「我初次來此，貴山的規矩，多有不知，求二位指教。」二少寨主答道：「少俠客遠來，身臨賤地，我奉家嚴之命，接待來遲，多要原諒。」

銀龍說道：「二位少寨主過獎了。」語畢，互相抱拳，二少寨主引路上船。銀龍一看，船上的旌旗行舒就卷，一層層，一排排，密布刀槍，令人望而生畏。有心不上船，暗想：「我是幹什麼來啦？」於是隨著二位少寨主上船，嘍卒抬到船上一張方桌，彼此謙讓，分賓主落座。二少寨主玉麒麟由囊中取出令字旗，藍綢子地白七星，這桿旗合山的寨主與嘍卒俱都遵旗而行，真是展旗山搖動，傳令神鬼驚。二少寨主一展令旗，鳴金、撤跳、起錨，掉過船頭，向正西寨內而去，仍是十隻船在南，十隻船在北。三位坐在船頭，嘍卒垂手侍立，二少寨主白俊與銀龍談古論今，大少寨主樸實，隨聲附和。他們二位彼問此答，談了些江湖的英雄，四海的豪傑，以及各種武術，彼此對答如流。不大的工夫，船到山坡切近，蕭銀龍觀看山上，黑壓壓，碧森森，閘口的水，恰似牛吼一般向外直流。此處安設有銅鐵柵欄，柵欄的柱子是四方的，有一尺來寬，一尺來厚，每柵欄相隔半尺有餘，此閘要用人力，千八百人提也不起來，非用兩邊的千斤不能開閘。只見二少寨主將令字旗一展，遂說道：「我家老寨主令迎請下帖之人，開閘！」船上的人將船桅放倒，山上的嘍卒們絞起千斤閘，將閘提起，二十隻戰船排為一行，魚貫向閘門行去。三十隻船進了頭道閘，離二道閘切近，二道閘的分量就輕了。蕭銀龍留神細看，暗吃一驚，在頭道閘口未曾看明，此閘是鐵柱子，用風磨銅包的，寶刀寶劍不能斷。船到切近，嘍卒絞起二道閘門。如此進了十一道閘，到了十二道閘，閘的分量又重，閘口尤其堅固。外面第一道閘重有兩千餘斤，裡面第一道閘重有兩千餘斤，當中的十道閘重各一千餘斤。

老寨主白玉祥製造這十二道閘，約有三年的工夫，花費了無數的金錢。此閘並非混鐵所造，乃是四方的柏木柱子，外面鑄以生鐵，生鐵之外包以風磨銅。此銅出在台灣，銀龍故此認識，要是別位來，必以為是鐵的。進了十二道閘口，十隻船在西，十隻船在東，頭南舵北，水手立桅拉棚，二少寨主一展令字旗，落閘開船。這十二道閘口，有五百人把守，裡閘是一百人把守，外閘是一百人把守，當中每閘是三十人把守。銀龍聞聽一聲令下，唏噓嘩啦，落了十二道閘。銀龍心中暗想：「這就叫撒手不由人。要想出去，除非肋生雙翅。」船向南去一里之遙，看見水內竹城一道，俱都是半尺餘粗的竹子，用鐵絲纏的銅鐵網掛在竹城之上，年久風吹雨灑，生了鏽如同長在竹子上一樣，簡直就是銅城鐵壁。二少寨主令旗一晃，說道：「下帖之人已到，開竹城！」此竹城是十二隻大船所做，一面六隻，嘍卒們聞聽令下，竹城六隻向東，六隻向西。船底下有鐵掃帚，連魚都過不去。二十隻戰船過了竹城，來到寨前，下了戰船登岸，是三合土砸地，兩旁栽種的樹木，半由天力，半由人工，每樹相隔，俱都一丈來遠。來到頭道山口外，二百名削刀手都是年青力壯的人，比平常人都高一頭，太陽平西的時候，削刀被日光一照，耀眼鋒光。蕭銀龍心中暗想：「為我一個下帖之人，何必如此誇張？」蕭銀龍又一轉想：「也許是為三位老前輩的聲名，才這樣舉動。」不表蕭銀龍心中思想，二少寨主叫道：「蕭少俠客！敝山每遇高朋下顧，必然擺隊迎接，少俠客前行一步吧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二位少寨主，在下造次了，貴山有這樣山威，在下要先行了。」語畢，向前走去。削刀手相隔一丈來遠，雙手帶搭著架子，刃兒朝下，人的身量，五尺來高，刀刀離地四尺多高，非叫人的腦袋擦著刀刀不可。蕭銀龍哈著腰，向削刀手隊內行去，刀刀俱都微擦粉嫩色壯帽。蕭銀龍向前走著，心中思想：「明朝吳三桂在關東盛京鑽過刀山，喝過血酒；我勝三大爺在蓮花湖也鑽過刀山。我雖不敢比古人吳三桂與今人我勝三大爺，我蕭銀龍也可稱鑽刀山的第三個了。」

不表蕭銀龍心中思想的事，再表二位少寨主在旁觀看，蕭銀龍從刀下鑽過，猶如無事人兒一般，小英雄真可比三國時的常山趙子龍，混身都是膽。少寨主看罷，一聲令下：「削刀手撤隊！」

這一聲令下，削刀手俱都轉身形，背向而立，兩排人各向上走一步，當中讓出一丈來寬的檔子。過了頭道山口，來到二道山口外，蕭銀龍舉目觀看，二百名長箭手，每人都張弓執矢，躬扣搭弦，身穿虎皮色的衣服，一個個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嬰兒。小俠客心中明白：「這是賣弄威風，決不能亂箭攢人。何況還有二位少寨主陪著我呢。」銀龍是視有如無，向前大搖大擺而行，二位少寨主暗中佩服銀龍，不愧是俠客的後人。走到相隔長箭手兩三丈遠，二少寨主一聲令下：「長箭手撤隊！」

長箭手撤下箭去，將弓向背後一背，一排排，一行行，垂手而立。過了二道山口，來到三道山口，柵欄門兒之外，二百名撓勾手，所使的傢伙以本山出產的藤子作桿，有六尺來長，安著六寸長鋼尖子帶倒須勾，一百名在東面，一百名在西面，具都伸著槍桿子，相隔一尺來寬的檔子，尖兒對著尖兒。人要是打當中走，必被槍尖紮上，倒須勾掛著。蕭銀龍走到距撓勾三二尺遠，仍然是徐步而前，自在自在，獨如無物一般。二少寨主令旗一展，撓勾手將撓勾抱在懷內，向兩旁站立，大氣兒不聞。

蕭銀龍進了紅油漆柵欄門，有兩個大漢，身體魁梧，一個面似熟蟹蓋，疙哩疙疸；一個面似藍靛，凶若瘟神，俱各懷抱撲刀。

見了銀龍，一聲喊嚷：「什麼人敢進寨門？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這是下帖人，少俠客蕭銀龍。我弟兄奉老寨主之命前去迎請。」這兩名大漢微聲說道：「少俠客，見了我家老寨主，你要小心哪。」銀龍帶笑答道：「多承指教。」走了不遠，又見兩個大漢，也是如此。一連走過了三對大漢，迎面有一座高台，三丈餘高，四角見方，南北長百餘丈，東西寬百餘丈。白玉祥佔山四十餘年，煞費苦心，工程浩大，建設非只一日，九龍山內有七座磚瓦窯，九座石灰場窯，石匠工人三千餘名，九龍山的寨子牆，大半是石頭所作，又有稻田，竹草藤等出產，山坡良田共有千頃，嘍卒都以耕耘為業，大麥二秋之後，捕魚獲利，嘍卒寨主都有家眷，女子學養蠶織布，俱都是按治理國家之法。

二位少寨主陪著銀龍奔西面漢白玉台階，蕭銀龍一上台階，就見有兩個挎綠鯊魚皮鞞腰刀的攔阻，二少寨主說明情由，這才放過去，如此經過三撥盤詰，這才到了台上。銀龍心中思想：「不是二位少寨主迎接於我，插翅難進九龍山。」到了台上向南走，見有四扇灑金花綠垂花門，二少寨主說道：「蕭少俠客，且停貴步，容在下與少俠客通稟。」大少寨主陪著銀龍，二少寨主進垂花門，到了大廳之內，向正座上躬身，口中說道：「天倫老寨主，曹二叔，我弟兄已將下書人請到，現在垂花門外。」銀龍在外面，就聽裡面一聲大笑說道：「這必是效蘇秦、張儀故智，前來下說辭來了。你就將下帖之人請進。」二少寨主白俊出了垂花門，叫道：「蕭鏢頭，我家老寨主有請。」蕭銀龍正一正壯帽，揮一揮身上的塵土，大搖大擺進了中平大寨聚義廳。銀龍留神一看，但見正當中面南背北，兩張金交椅上並肩端坐二人，東邊這位，頭上帶銀灰色虎靸腦的老虎帽，頂門顛巍巍的素芙蓉花，面皮皺紋堆累，白雲緞的大氅，銀灰色短靠，腰繫十字絆，一巴掌寬的英雄帶，領下銀鬚飄灑胸前，精神百倍，七十餘歲的年紀腰板不塌。銀龍看罷，便知上座必是明朝末科的武狀元。西面坐著的這位老者黑臉鋼鬚，銀龍認識，這位正是台灣省的三千歲曹士彪，此人在台灣，除去張奇善、石朗，就屬著他了。他為何落在此處呢？皆因他不遵台灣的法律，不論何人，他要一不順氣，就用播鼓點金錘碰死，石朗出主意，叫張奇善多給他金銀，叫他離開台灣。張奇善說道：「有何法可使他離開此地呢？」石朗說道：「我自有利謀。」

這一日曹士彪與石朗閒談，談到凡人莫不思想故土，曹士彪遂亦露出思回祖國之意。石朗說道：「賢弟如有歸意，我與王駕千歲商議，多與三千歲金銀珠寶，三千歲可以回歸祖國，骨肉團圓。」曹士彪有三個姪子，俱都在九龍山，曹寶江、曹寶海、曹寶河。石朗這樣一說，將曹士彪心說活了，遂稟明千歲，他願回祖國與姪子相聚，於是張奇善贈了他幾隻船，船上滿載金銀細軟之物，另外是一船風磨銅，贈送白玉祥的。曹士彪來到九龍山，見了白玉祥，遂將離開台灣之意，告訴了白玉祥，交了風磨銅。白玉祥心中明白，人家這是暗著取消他的三千歲了，白玉祥遂說道：「賢弟既願與愚兄相聚，你就為九龍山的二老寨主。」因此曹士彪落於此處。閒言敘過，書歸正傳。蕭銀龍扭頭回頭向東一看，東敞廳下有八個大紅油漆柵欄，上面有黑地金字匾，每柵欄上的鏢上有三個小字，上書前八寨第一寨，向下看第二塊匾，上書前八寨第二寨，直至第八寨；西面八個紅字油漆柵欄，匾上三個小字，後八寨第一寨，直至第八寨。

兩面共合十六塊匾。北面的東邊有三小寨，就是曹家哥兒三個；北面的西邊也有三小寨，就是白家哥兒三個的小寨。前八寨南邊有四個紅油漆柵欄，上頭掛著黑面金字匾，中平第一寨，中平第二寨，中平第三寨，中平第四寨；後八寨南邊有四個紅油漆柵欄，也掛著中平第一寨，第二寨，第三寨，第四寨。每寨之中都端坐一位正寨主，寨主後面站立十餘家寨主的，有站立二十來家寨主的，真是穿紅的紅似血，穿白的白似雪，一個個精神百倍，器宇軒昂，胖胖，瘦瘦，高高，矮矮，丑丑，俊俊，等等不一。

蕭銀龍看罷，向北面抱拳說道：「老寨主，下帖人拜見。」

聚義廳兩旁站百餘名削刀手，俱都手擎橫刀，叫道：「下書人跪下！這是老寨主。」銀龍佯作未聞。削刀手說道：「你怎麼不言語？嚇傻啦？快跪下呀，一句話將汝剝成肉泥。」老寨主文韜武略之士，心中明白，站起身軀，手捻銀鬚說道：「你們不要一齊喊叫，俱都壓言。」又對銀龍說道：「少鏢頭來到敝山上海島，有何言下教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老寨主，十三省總鏢頭我勝伯父遣我前來，在下不避刀斧，拜見高明，怕誤了老寨主的呼喚，斗膽進了大廳。現因綠林道有不法之人，目無國法，在江蘇省院衙門盜去欽差大人的寶印，刀殺二命。老寨主請想，我們是保鏢的，以作生意為本，不能管這些閒事。皆因盜印之後在牆上留下詩句，寫的是：民子斗膽拜天顏，叩稟大人虎駕前。皆因勝英實萬惡，苦害黎民真可憐。憤氣來到院署內，攜印暫歸九龍山。三俠若到上海島，大輩子川不歸還。皆因為王大人是一國的忠良，恐怕屈枉了民人，未便鎖拿我勝三大爺，這才委派我勝三大爺為原辦，追拿盜印之人。我勝三伯父，久聞老寨主佔據九龍山，開墾為業，並不作非禮之事，命我前來，請問老寨主一言，黃金印若落在九龍山，我回鏢局子回復我勝三伯父；如其未落在貴山，我勝三伯父好到別處找盜印之人。如果官兵一到，老寨主縱有驚天動地之能，老寨主也不能與官兵抗衡，作違背國法之事。老寨主，自古皆有死，民無情不立，想老寨主決不能妄言，有則言有，無則言無。並且欽差大人他又是個一國的忠良，清如水明如鏡，老寨主必不致暗害忠良，恐怕老寨主被他人朦朧，故此我勝三伯父才命我前來下帖，請示一切。」老寨主聞聽蕭銀龍所說之話，聲音洪亮，字句清楚，談笑自若，老寨主手捻銀鬚微笑無言。二寨主曹士彪站起身軀說道：「蕭銀龍，前三年你在蕭金台說服天下的英雄，如今你又來到九龍山動說詞，你膽量真不小。」遂站起身形，趕奔進前，劈胸一掌，抓住蕭銀龍的英雄帶，一仰手蕭銀龍離地三四尺。蕭銀龍在山口鑽刀時面無懼色，此時銀龍桃花臉兒一紅，沈了沉氣說道：「老寨主，吾以情理而來，請問老寨主這是怎的？」曹士彪哈哈一笑說道：「我是愛你英雄蓋世，你敢進九龍山，我敬你三杯美酒。」語畢，遂將銀龍放下，叫道：「左右，酒上來呀！」敞廳的西暗間有盛酒的器具，預備山外來人使用，兵卒答應，急忙將酒送到，曹士彪接過酒來說道：「我敬你三斗。」您道這杯是錫的，約有小茶杯大小，這一斗沒有十二兩也有半斤。滿斟一杯遞與銀龍，銀龍說道：「謝過老寨主的美意。」雙手捧酒門叫道：「老寨主！厚承錯愛，我蕭銀龍量淺，請老寨主恕過。」白老寨主在座上說道：「二寨主，且敬一杯吧，銀龍年幼。」曹士彪說：「一杯吧。」銀龍看此酒杯外面是錫的，比銀子還白，裡面可是景泰藍的，此物乃北京所造，但是酒在裡面看不出清濁。銀龍心中暗想：「景泰藍的酒杯裡，倘酒內若有毒物，殺人不用刀。」銀龍又看白、曹二公不像閻味之人，自己一咬銀牙，心中暗想：「既來之，則安之。」一仰脖，一杯酒入腹，叫道：「二位老寨主！酒杯乾了。」曹士彪在座上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好好，老子英雄兒好漢。看菜來！」左右端過來一盤，大塊豆腐一般的一塊燒羊肉，這是曹士彪打台灣省帶來的廚子做的，他專好吃此物，伺候他的人，將此物端在曹士彪面前，盤中放著明亮亮的刀子。曹士彪拿起刀子，切了一塊四方塊兒，用刀子挑起，對銀龍說道：「你來這塊。」銀龍心中暗想：「我從來不愛吃醬羊肉，要是在盤裡，叫我自己吃，我可就不吃啦，如今他用刀子紮著，我可不能不吃。」思想至此，趕奔進前先說：「謝過二老寨主。」

然後一張口，接過羊肉，整塊的就咽將下去了。曹士彪一看，雖然長得像女子，吃東西猶如虎狼一般，遂說道：「好小子！

好小子！」此時白老寨主已然想起答覆之語來了，遂對銀龍說道：「少壯士，黃金印倒是落在我的九龍山了。因何落在我這裡呢？皆因為他們在我這裡住著，常常言說勝老者害的他們家敗人亡，他們要到院衙內遞狀子告勝老者，我以為告狀焉有不可，哪知他們是這麼告法，將黃金寶印盜來，帶在九龍山。黃金寶印，是國家的制度，雖然在我這裡，我決不能損壞，容某與大家相商，必叫少義士好回復勝老者。少義士你看，現在天已平西，水路出山，有三十餘里，天色已晚，少義士在九龍山下榻一夜，明日再送少義士出山如何？」老寨主語至此，遂叫道：「白義、白俊！將少義士陪到光輝寨上賓館安歇。」

過來兩個童子年皆十四五歲，在頭前帶路，白義、白俊奉陪銀龍，出西垂花門，向西北而去，有三丈餘高，漢白玉石頭台階，左右有漢白玉的欄杆，向西北去有一所大寨，進寨子猶如樓台一般，北面是明五暗七的上賓館。非老寨主至親至友，不能向這裡陪。銀龍一進上賓館，清香撲鼻，紅油漆架子的花盆，擺定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春之草，當中養魚缸，四犄角設有如同大水缸似的大瓷盆，裡面有醉仙桃，醉仙桃有一團粗。

此時兩個童子掀軟簾，裡邊燈燭，蕭銀龍一看，後簷牆花梨紫檀的條案，條案上古瓷盤中擺設著各樣翠玉的玩物，有翡翠盤中擺著雕成的桃梨等果品、翡翠的白菜、翡翠的西瓜，真是希世之寶。西暗間掛著茶青綢子簾，上面懸掛一塊橫匾，黑地金字是「光輝寨」。東暗間也有一塊黑子金字匾，上書「上賓館」。三位英雄相讓，遂分賓主落座，有從人獻過香茶，茶罷擱盞，廚役擦抹桌案，從新又擺上等酒席，三位喝酒，談古論今。大少寨主白義忠厚樸誠，是位志誠的君子，二少寨主白俊，通今博古，與蕭銀龍談話，一問一答，倒很投機，真稱起交友投分。二少寨主問廚役：「酒菜預備齊了嗎？」廚役答道：「酒菜均已備齊。」二少寨主屏退左右，如有呼喚再進來伺候。

廚役等退出去，二少寨主說道：「蕭義士，我兄弟有不好啟齒的兩句話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二位少寨主有話，只管賜教。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我兄弟要高攀，與少俠客結義為友。」蕭銀龍站起身軀，控背躬身，遂說道：「多承二位兄長的美意。但公事尚未蒙老寨主吩咐，今若與二位兄長結為金蘭之好，恐老寨主嗔怪。一俟公事完畢後，我蕭銀龍與二位兄長結盟，是求之不得了。」二位少寨主又道：「我們暫先為兄弟，以後再為磕頭如何？」銀龍當即應允。雖結為口盟兄弟，銀龍可不問印的事，從此再說話，可呼兄喚弟了，不以義士、寨主呼之了。您道這也是天命，勝三爺不該遭難，欽差大人的洪福，要不然，焉能打得九龍山呢？偏偏銀龍來下書，結拜了盟兄弟，先占了人和。閒言不表，話說白俊叫道：「賢弟！你的酒少喝吧，你進寨的時候，我看有對你不悅之人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知道。我一進大寨聚義廳的時候，有林士佩抱著狼牙鑽，程士俊抱著方天畫戟，他們二人在第一排。第二排，白蓮寺的長院僧法藍在左，右面上有二位道人，背後背著八口寶劍，年有六七十歲，此道乃是七星真人的師兄、八寶真人李士寬。三排有一老一少，老者是寶刀將韓殿奎，少者是黑臉面，正是鐵戟將方成。他們六個人，俱都怒容滿面，對也不對？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但是我家老寨主說明天送你出山，那是言而有信。然而大伙公議之事，無論怎麼辦，你不要駁回，駁也是白費事。」

白義又說道：「子不言父過，我天倫向來未作過錯事，如今招了這乾人，竟鬧的我們家務不和。」蕭銀龍回答道：「二位兄長，小弟這條小命，在二位兄長掌握之中，二位兄長也不要多喝了，就此安歇吧。」白家弟兄放下酒杯說道：「我弟兄尚有公事，賢弟你就自己受點寂寞吧。」於是走出了上賓館。蕭銀龍送白氏兄弟走後，下役將殘席撤去，兩個童子伺候蕭銀龍喝茶，蕭銀龍說道：「二位小童，你們也去吃飯去吧。」兩個童子掀起東暗間的軟簾說道：「少爺您要夜間餓了，裡面有食盒，內有各種食物，您渴了暖壺中有茶。」然後又將西暗間床帳與銀龍收拾齊整，兩個童子這才走出了上賓館。蕭銀龍進西暗間一看，屋中的陳設完全不是山大王的氣派，猶如官宦人家的勢派一般。銀龍看明，將隔扇對好，將燈熄滅，自己安歇，小俠客雪亮眼，透明心，自有准主意。一進東垂花門的時候，看見三四個人打西垂花門出去，就看見一個後影，可沒看真切。

這四個人正是太倉三鼠與張德壽，當時聞聽老寨主要接蕭銀龍，這四人賭氣而走。他們為何來到這裡呢？皆因崔通的父親與白玉祥是聯盟，由崔通的引線，老寨主白玉祥才收留他們，既將他們收留之後，見他們品行不端，遂將他們安置在下客所。

這九龍山內有上賓館、中賓館、下客所，上賓館是老寨主的高朋貴友，中賓館是各位寨主的賓朋居住的所在，下客所是嘍卒們招待朋友的所在。因四個人品行不好，故此安置在下客所，如今張德壽見蕭銀龍來到，老寨主排隊迎請，遂對崔通說道：「咱們來

的時候，不恭敬咱們。」崔通說道：「你別這麼挑眼啦，要不是老寨主與我父有聯盟之誼，還不收留咱們呢。」四個人又聽將蕭銀龍安置在上賓館，氣更大啦。因何九龍山這麼待賓朋呢？皆因為白老寨主最敬慕戰國時孟嘗君之為人，每看史記，看到孟嘗君有三千食客，待賓朋按上中下三等，上賓上席，出入車馬；中賓中席，出入無車馬；凡下賓亦不卻之，只有粗茶淡飯，並無酒席車馬等事。白老寨主因羨孟嘗君之為人，故此修造了上賓館、中賓館、下客所，凡有朋友往來，按其資格人品而安置之，所以待遇不同。如今老寨主擺隊接蕭銀龍，又安置在上賓館下榻，張德壽心中不平，與崔通發牢騷。崔通本是好人，復又說道：「若不是看我天倫的面子，還不收留咱們呢。要想叫人家收留在上賓館，多學些好就行啦。」張德壽說：「我不過發牢騷而已，如今蕭小短命鬼來到，我有一計害三賢之法。」三鼠問張德壽道：「你有什麼法子？怎麼能夠一計害三賢呢？」張德壽說道：「這小子今天得了臉啦，必然吃飽了喝足啦，安歇睡覺。單等三更時分，咱們四個人躡足潛蹤，奔上賓館，那上賓館又沒有什麼消息埋伏，最好撥門不過，將門撥開了，將小冤家一刀結果了性命，將事辦完，換好衣服，擦臉洗手，回到下客所，咱們安歇睡覺，假作不知。老勝英打發小冤家蕭銀龍來的，蕭銀龍死在九龍山內，必然疑老寨主所害，決不能說是別人刺殺的。老寨主到了那個時候，也不能說不算的話，他還能說是別人刺殺的嗎？就是老寨主說栽筋斗的話，勝英也不能聽那一套，沒有別的辦法，就是老寨主交出黃金印去，勝英也不能善罷甘休，必然帶領鏢行群眾來到九龍山，給蕭銀龍報雪恨。九龍山可不比蓮花湖、蕭金台、碧霞山、雙龍山，那樣容易打，鏢行的人想要進山都難。臨到那時，九龍山與鏢行的人打上啦，鏢行打死九龍山的人，九龍山也得打死鏢行的人，兩邊都傷人。白老寨主看不起咱們，到那時兩邊殺得天昏地暗，人死無數，這就叫一計害三賢。」崔通聞聽說道：「你這宗計策真叫又毒又狠。咱們三個人誰是蕭銀龍的敵手？那蕭銀龍眼珠一轉，計上心頭，可與別人不同，善於揣度防範。你說他吃飽了喝足了，必然安歇睡覺，若依我說蕭銀龍未必吃飽了就睡。」張德壽說道：「崔賢弟你也太過慮了，愚兄此計萬無一失。此時天氣已經二更多天，咱們就此奔光輝寨上賓館，刺殺小冤家，萬無一失。」崔通說道：「此計可不算正大光明。咱們在人家這裡住著，雖然將咱們安置在下客所，總算是招待咱們啦，人家招待咱們，咱們反設法害人家，這宗事我決不能辦。前者我由雙龍山與你們分手，打算誰也別見誰啦，你們三個人，這回又約我投奔九龍山，九龍山白老寨主，因我的面子，才收留下咱們。要去你們三個人去，我不能去辦這宗鬧味之事。」張德壽說道：「崔賢弟，你總是婦人之仁，不曉得利害關係，咱們不這麼辦，九龍山也不能平安無事。現在黃金印暗藏在九龍山，勝英乃是原辦，白老寨主能否人賊俱歿與勝英？將來難免一場血戰。先殺了小冤家，去了綠林道中的一個禍害。」崔通先前不去，後來被張德壽與柳玉春、秦尤說活了心啦，這才跟隨他們三個人前去。

上賓館是他們的熟路，四個人來到光輝寨上賓館，秦尤問道：「誰去動手？」張德壽說道：「與姓勝的仇深似海者，乃是秦大哥，還是秦大哥動手。我這裡有熏香盒子，又有解藥，完全借與秦大哥你，將小冤家蕭銀龍熏將過去，然後進屋殺他，是非常的容易。」秦尤聞聽，點頭稱是，接過了熏香盒子與解藥。秦尤說道：「你們三位與我望風，我好進去動手。」

張德壽說道：「不用囑咐，那是自然。」秦尤接過熏香盒，來到上賓館門前，張德壽、崔通、柳玉春三人，俱都縱上房去給秦尤尋風。秦尤用刀將上賓館外間的門撥開。秦尤先撥的上門門，然後又撥下門門，撥完之後，用手一推，仍然不開。秦尤心中暗想：「我太慌疏啦，沒將上門門撥開。」這才又從新用匕首刀撥上門，將上門撥開，這才將外間屋門推開。躡足潛蹤進去一看，裡間屋門簾放著，關著屋門。秦尤這才拉仙鶴尾巴，順門縫向屋中打熏香，方一拉仙鶴尾巴，自己大吃一驚，幾乎將自己熏倒，原來未聞解藥。秦尤這才聞聲解藥，向屋中打熏香，工夫甚大，不見屋中有動靜，哪知銀龍早把鼻孔塞上。秦尤正在納悶，忽聽屋中有噁噴聲音。秦尤這才收起熏香盒子，由背後拔出匕首刀，撩起茶青綢子軟簾，用匕首刀撥門。秦尤仍然撥了三次，將門推開，向屋中探頭窺看，一看屋中帳子放著，秦尤心中暗想：「小冤家這回可該死啦。」秦尤思想著，用手一掀簾子，伸腿往屋中便走，背後的匕首刀被綢子門簾捲了一下子，秦尤也未解其意，並不疑惑，走向帳子前，伸手由背後抽刀，剛一抽刀，嚇了一跳，背後的匕首刀，已經沒有啦。

您道秦尤的刀哪去啦？蕭銀龍在暗間屋中，早將窗戶打了梅花孔，向外觀看，四個賊人來的時候，小英雄早就看見啦。比及秦尤撥門的時候，小英雄暗將上道門又給插上了，秦尤是不省其事，以為未將門的上門撥開呢。撥完了外間屋門，再撥裡間的門，秦尤撥完了上門，再撥下門，小英雄仍將上門關好，遂由上風口縱上迎門的匾上，頭朝南腳朝北，容秦尤一掀簾向屋中走時，銀龍趁著簾子卷刀柄時，便將秦尤的匕首刀拔去。秦尤走到西暗間裡邊，伸手一掀帳子簾兒，一看裡面躺著一個人，這才伸手由背後抽刀。秦尤正在摸不著刀時，蕭銀龍已由匾上跳下，晃著火折子一照，哈哈一笑說道：「我當是何人？原來是秦尤。屋中是你，外面必然是張德壽、崔通、柳玉春了。你是明清八義的後人，我是蕭三俠的後人，姓蕭的不能暗算人，這是你的匕首刀，仍然還你，願意單打獨鬥，便單打獨鬥；願意群毆，你便將那三個人也叫下來。」語畢，小英雄將刀擲到秦尤的跟前。蕭銀龍為什麼不暗算秦尤呢？秦尤背朝外臉朝裡之時，小英雄若在秦尤背後，用匕首刀刺他，不費吹灰之力，便可結果了秦尤的性命。皆因為蕭銀龍乃是精明之人，明白大體。第一件，秦尤是盜燈的正犯；第二件，此處乃是九龍山，倘若將秦尤刺死，第二日白老寨主若是一怒，必然責備自己為何在九龍山殺人？到了那時，有理倒變成無理啦。小英雄思想到這個地方，故此才將匕首刀擲給秦尤。秦尤拾起匕首刀，蕭銀龍已退到東暗間門口，秦尤出了上賓館，叫道：「蕭銀龍！你出來吧！」蕭銀龍向外一縱，秦尤劈頭就是一刀，蕭銀龍用雙筆一掙秦尤的刀，秦尤急忙抽刀換招，判官雙筆神出鬼沒，匕首刀不能破判官雙筆。房上的張德壽低聲說道：「秦大哥不能取勝，哪位下去幫助動手？」柳玉春看著有點便宜，遂說道：「我下去。」單等銀龍轉到西面，臉朝東之時，柳玉春縱下來，在銀龍背後，用了個腦後摘巾，就是一刀。小俠客與秦尤動手之時，早就留神上賓館西面房上這三個小輩，柳玉春縱下來之時，銀龍右手筆向秦尤胸前猛一點，秦尤見筆往後一退，小英雄一翻身，左手的筆就拿柳玉春的刀，右手的筆照定柳玉春的肩頭便滑。柳玉春由房上縱下來，一心的勝算，以為這一刀必將銀龍結果了性命，他焉知小英雄早就留了他們的神啦，未能暗算人家，自己的肩頭反被判官筆劃了一道血槽，只一個照面，柳玉春便受了傷。崔通此時見柳玉春受了傷，也縱將下來加入助戰，張德壽此時也由房上跳將下來會戰銀龍。蕭銀龍一雙筆前後左右上下，摘解撕掙，真假虛實，會鬥久經大敵殺人不少眼的四寇。四個賊圍著小俠客在上賓館前鏖戰。張德壽叫道：「三位且慢動手！蕭銀龍小冤家，你將雙筆收了招，這兒不是戰場，有花草盆架礙事。咱們到寬闊之處，單打獨鬥，比賽輸贏，我要給我師傅七星真人趙道爺報仇，要倆打一個，我不姓張。你敢去不敢去？」小俠客是藝高人膽大，遂說道：「若論少爺本是為黃金印來的，不能與毛賊私打，你們四個毛賊草寇就是一齊動手，我也不懼怕你們。你們說上哪兒去？」

張德壽說道：「三位哥哥隨我來。」

張德壽等在前，小俠客在後面跟隨，躡房越脊，一直奔西南，由房上走出去有三道寨子，下了大牆，只見黑壓壓一片樹木，南面是桃樹，北面是杏樹，在當中是一片菜園子。現在是九月時間，畦中的菜都淨啦，這段菜畦東西約有六七尺寬，南北有一丈一二尺長，都是菜畦，異常的寬闊。張德壽說道：「姓蕭的，你看這兒好不好？」又叫道：「三位哥哥北面站立，我與他一人單打獨鬥，給我的老師報仇。」張德壽戩戩皮一晃，奔銀龍便砍，銀龍雙筆接架相還。戰了五七個回合，賊人的戩戩皮被銀龍左手的筆拿住，右手的筆奔賊肩頭便點，賊人閃躲不及，受了微傷，哎喲一聲，抹頭向西便跑。您道小俠客為何不向他的致命處紮呢？小俠客這是別有用意，為的是將他們紮的血淋淋的，明天老寨主必問，為何在九龍山傷人？小俠客好有答詞，就說他們夜間暗算我，錯非在九龍山動手，要是在別的地方，就將他們都結果了性命。這麼一來，這叫人情兩盡，還引不起大風波來。閒言少敘，張德壽向菜畦西面跑的時候，小英雄留神觀看菜畦中，有一寸多高的草兒，有人走的腳印，有馬踏的腳印兒，小英雄看明白了，隨後便追。張德壽由第一畦跑到第二畦上，被菜畦絆倒。銀龍心中暗想：「我照他肉厚之處，紮他兩筆。」心中思想著，向張德壽身前一縱，就覺著腳底下發軟，愈較勁愈向下沈，小英雄自知中計，恐怕雙筆紮了自己，將雙筆一擲，兩手一攏磕膝蓋。這二三百道菜畦內，原來裡面有三十六道陷坑，將小英雄打落在第一道陷坑之中。這二三百道菜畦，並不是都是陷坑，其中這三十六道陷坑，有三五相連的，有隔五七道菜畦是陷坑的，陷坑上面鋪的是竹蓆，席之四週用竹釘兒釘在就地，上面撒上二三寸浮土，然後撒上草籽兒，用九

龍山上的山水澆了，三五日便長起青草。上面的人腳印兒，是用藤子條綁上破鞋，慢慢拍出來的腳印兒，如同人走的一般不二，馬的腳印兒也是這樣造做的，若不然銀龍還是真不能上這種當。坑底下鋪的是石灰面兒，有一丈六尺深陷坑，銀龍落在陷坑之中，上面的土向下落，底下的石灰向上起，銀龍再用手護眼時已來不及，將雙眼已經迷的不能視物了。張德壽見銀龍墜入陷坑，哈哈一笑，對秦尤等說道：「三位哥哥，你們看看如何？小短命鬼縱然有托天的本領，這回大概也難討公道。」語畢，由腰間百寶囊中取出五鈎如意抓，走到坑邊，伸下抓去，將蕭銀龍抓將上來。柳玉春、秦尤二人也過來了，掏出飛抓將蕭銀龍四馬倒攢蹄捆上。秦尤說道：「將他宰了吧。」

張德壽說道：「秦大哥你說得真容易，將他宰了？沒有那麼便宜他的。綠林道的人死在他手裡的，不知道有多少啦，這小子就是老勝英的爪牙，他比老勝英厲害十分。今天我報老師之仇，你報殺叔之恨，將小冤家凌遲處死，一刀一刀的剮他，先割他的二目。秦大哥，你揪著他頭髮，將頭巾絹帕給他捋將下來，我用飛抓將他的雙筆先抓上來，剮完了他，用雙筆將他釘在就地。」張德壽將雙筆由陷坑中抓將上來，秦尤已然將銀龍的頭巾絹帕俱都捋將下去。張德壽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是蕭三俠的後人，誰人不知震三江蕭杰？父是英雄，兒是好漢，你也曾做過不少轟轟烈烈之事，歲數雖然不大，可稱得起鏢行的人物。今天我是一刀一刀的割你，你要哼哈你就不是蕭三俠的兒子。」

蕭銀龍自落在陷坑之中，心中那分難過就如同鋼刀刺心的一般，自己又是後悔，又是懊喪。悔的是自己奉勝三大爺之命，下書來的，誰叫自己與賊人較量，致落在陷坑之中？懊喪的是若為下書，死在有名人物的手中，名正言順，落個萬古不朽；自己平生心高志大，半途喪在萬惡淫賊之手，也太不值了，大江大浪俱都闖過，不想墜入四個小輩的圈套中。再說自己乃是千頃地一棵苗兒，從此香煙斷絕，不能在二老堂前盡孝。小英雄正在思想之際，忽聽張德壽說要將自己千刀萬剮，小英雄鋼牙一咬說道：「淫賊張德壽！不要臭美。蕭三俠的後人，乃是奇男子大丈夫，豈能哼咳？別說千刀萬剮，你說是刀山油鍋，少俠客我敢鑽也敢跳。少俠客被你一刀一刀的割了，將來你還不知落得怎麼樣死呢！少俠客在陰曹地府必然看得見你！」蕭銀龍雖然嘴裡這樣說，心中可不免顫跳。您道若是在別處遇難，還許有能人前來解救，鏢行的能人甚多，到處皆有；惟有在這座九龍山上，高山峻嶺猶如削壁一般，就是肋生雙翅，都不能飛到此處，這一回是准死無疑。張德壽叫道：「崔大哥！你過來幫個忙兒，他無論如何嘴強，我今天也要叫他哼咳。我先不割他的肉，這小子的壞，杏核眼一轉，就冒出壞來，眼是心中之苗，我先用刀剮他的二目，他無論怎樣剛強，一剮他的眼睛，他也得哎喲。秦大哥揪著他的髮髻，崔大哥你過來，攏著他的左邊，柳大哥攏著他的右邊，好不叫他動彈。」崔通有不忍之心，遂說道：「張德壽，你既然要報仇，殺人不過要他一死而已，何必如此呢？」秦尤說道：「崔賢弟，咱們是聯盟的弟兄，蕭銀龍是勝英的心腹，勝英與秦家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殺了勝英一個心腹，也不枉使盡了心機，報仇雪恨。今天好容易捉住了綠林道的對頭，又給我報仇，又給張賢弟報仇，又給綠林道大眾除了禍害，一舉三得。崔賢弟，你就不幫個忙兒嗎？」崔通被逼不過，這才過來攏住蕭銀龍的一隻胳膊，柳玉春也攏住一隻胳膊，秦尤揪著銀龍的頭髮，張德壽舉著刀就要剮銀龍的眼睛。銀龍說道：「姓張的，你要是大丈夫，你給姓蕭的一個痛快，咱倆結個鬼緣。你要是剮姓蕭的眼睛，一見血我就罵你八輩，什麼不好聽，我罵你什麼。」張德壽說道：「姓蕭的，你只要不哼咳，你就是少俠客。姓張的怕挨罵，你的嘴，我的刀。」說著話就要向銀龍的眼中遞刀。張德壽哼了一聲說道：「我這口刀是圓頭的，沒有尖兒，如何能剮他的眼睛？秦大哥，你的匕首刀有尖兒，你借我一用吧。伸手由秦尤背後抽出匕首刀來，偏著刀尖兒向銀龍的眼中便遞。銀龍一閉眼，銀牙一咬，張德壽說道：「你就是閉眼也脫不過去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鋼刀看看到在銀龍的眼邊，就聽嗖的一聲，鮮血淋漓，幾乎栽倒塵埃，鋼刀撒手，張德壽口中直喊：「怪哉！怪哉！」立時一道白線由張德壽的背後而來，英雄咳嗽一聲：「什麼人大膽，敢在九龍山私自害人？豈不知九龍山的山規嗎？」張德壽甩手不敢答言，秦尤、柳玉春、崔通俱都撒手，猶如木雕泥塑，不作一語。就聽此人說道：「你們幾位要與他有仇，他有家鄉住處，又有十三省鏢局子，你們不會到他家中或鏢局子找他去嗎？九龍山的飯竟餵了些無知之人。我要不看在崔大哥的面上，我非說不好聽的不可。」崔通說道：「賢弟既看在劣兄的面上，就不便向下再說啦。」張德壽、秦尤、柳玉春一看，來者不是別位，正是本山的二少寨主玉麒麟白俊。方才打的暗器，原來是白家的獨門絕藝，天下無雙，百發百中的月牙鏢，將張德壽的手背片下一薄片兒肉去。張德壽等情知理虧，借著崔通解勸之時，三個人遂暗暗溜了邊啦，逃之乎也。崔通見他們走了，又見白俊向銀龍道驚，遂也去了。

白俊走到銀龍面前，說道：「三弟，你真不愧俠客之後，果然沒有哼哈之字。在聚義廳上面不更色，在荒郊曠野，群賊加害，毫無畏懼，真不愧為白俊的盟弟。愚兄救護來遲，望賢弟恕過。」語畢，將銀龍綁繩解開。銀龍說道：「不是二哥來到，小弟已作泉下人了。」遂將髮髻挽好，用絹帕包頭，戴上了壯帽，整理衣襟，然後與白俊行禮說道：「二哥救命之恩，小弟沒齒難忘。」白俊說道：「賢弟說哪裡話來？自己弟兄，何必如此？這都是愚兄之忽略，致使賢弟受此宵小之欺凌，明天愚兄必叫賢弟出此惡氣。咱們大哥向來是樸實忠厚，不說謊言，明天叫咱們大哥，在我家老寨主的面前，將他等刺殺賢弟之事，對老寨主說明，請老寨主發命令，叫他們與賢弟聚義廳前比武，賢弟的武學在他們之上，劣兄已經目睹。在聚義廳前比武之時，賢弟別照致命處紮他們，將他們紮個鮮血淋漓，叫他們滾一邊養傷去，也出了賢弟之氣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此事不必稟明老寨主，愚弟咎由自取，決不該與他們在此較量。我本是下書來的，誰叫我一時不忍，與他們較量？倘非仁兄救了小弟，小弟死在這裡，兩頭不知底細，我勝三大爺必疑九龍山所為，屈煞好人，暗中笑煞賊人。那時兩造殺得天昏地暗，豈不為小人所愚弄？此事不特使愚弟長一番見識，這也是教訓小弟的。小弟有幾句冷言冷語，二哥莫要怪罪小弟。張德壽乃是個採花的淫賊，小弟深知其所為，後山若有家眷，千萬留神。崔通雖然忠厚，但與此輩小人常處，難免與之俱化。」白俊聞聽說道：「此山只有愚兄的家眷，後山內有家母與小妹，小妹名菊貞，武功不在你之下，這群小子不難便罷，去了是准吃苦頭。婆子丫環也有會武的。其餘寨主嘍卒的家眷，俱都在山寨之南另有一寨，賢弟你不必過慮。這座山不比別的山，這四個小輩，不做無禮之事，是他們的幸福；倘做無禮之事，插翅也難逃。」

蕭銀龍又說道：「二哥，小弟尚有一事相求，這個張德壽是個萬惡淫賊，秦尤是盜萬壽燈與刺殺欽差大人的正凶，尚在通緝之中。千萬可別叫他們出山，以免良民塗炭。」白俊說道：「此事只在愚兄一句話耳。十二道鋼關有五百嘍卒把守，無山令決出不了十二道關，這四個賊子，決不能請下山令來。明天我曉諭把守十二道關的頭目，不叫他們四人出山。」弟兄二人說著話，走到光輝寨，白二少寨主將童子喚醒，童子與銀龍打了淨面水，洗滌面上的塵垢，擲去身上的灰土，沏來香茶，弟兄二人談話。銀龍問道：「二哥何以知我被害？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賢弟進山之時，吾見他們四人面帶不悅之容，吾恐怕他們有鬧味之事發生；三更來天，我遂來在光輝寨上賓館，察看賢弟的動靜。吾進屋一看，不見了賢弟，我遂往四外探視，忽聞桃杏林中間有人說話的聲音，我聞聲追至，正趕上賢弟與張德壽動手。比及張德壽受傷逃走，往陷坑引領賢弟，我欲發言已來不及了。」蕭銀龍聞聽，這才明白二少寨主救自己的情由。二人坐在上賓館中說話之時，蕭銀龍並不提黃金印三個字，還是二少寨主白俊說道：「明天吾家老寨主對黃金印之事，必實行公議辦法，無論怎樣發落，賢弟千萬不要駁回，由公議而行，賢弟縱然駁回，也是無效，徒取無趣。」銀龍唯唯稱是。二少寨主說道：「明天賢弟走後，見了三俠，多替愚兄致意，以後鏢行老少，凡在本山遇難者，愚兄若知之，必然竭力相救。並望賢弟多加良言，致意三位老俠客，此事最好和平解決，倘若以武力解決，彼此兩方皆有不便，恐都無好結局。總而言之，總是不發生戰事為妙。再者，九龍山的勢情賢弟已親眼得見了，知子者莫如父，知父亦莫如子，我父平生好奇好勝，順者無論怎麼辦都行，逆者無論如何也不能辦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仁兄之言，小弟敢不如命？現時小弟之命，在兄掌握之中，弟出山之事，全仗仁兄了。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賢弟不必客氣，愚兄尚有公事在身，不能久陪，賢弟多要小心。還有一事，明日吾父若款弟飲酒，弟千萬勿擾，山中有許多的不滿意賢弟之人，總以早出山為妙，多在九龍山一時，賢弟多一時危險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多承二哥指教，小弟謹當遵命。」語畢，二少寨主出離光輝寨上賓館，銀龍向外相送。

二少寨主走後，銀龍轉身回來，童子不離左右伺候銀龍，銀龍喝了會子茶，天已大亮。就見大少寨主、二少寨主從外面進來。

銀龍站起身軀，向裡相讓，並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昨晚若不是二哥救護，小弟早死多時了。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叫賢弟受驚，實乃餘兄弟之罪。」彼此謙恭數語，二少寨主叫道：「賢弟！吾父特派我兄弟前來請賢弟。」蕭銀龍聞聽，整理衣襟，遂同白氏昆仲，來至中平大寨，進西垂花門，到了聚義廳。

蕭銀龍一看，仍是三十餘寨的寨主齊集於中平寨上。蕭銀龍這次見了老寨主，大異於昨，口中說道：「多謝老寨主款待。」語畢，提大擎請安，白老寨主一看銀龍這般的光景，更加喜悅。

座上仍是曹士彪與白老寨主並肩而坐，就聽白老寨主說道：「我們大眾公議已決，這有三封名帖，是我們回拜三位老俠客的。

來而不往非禮也，你回去報告勝老達官，九頭獅子烈火印現在老夫之手，此物乃是國家的制度，白某天膽也不敢損壞。少義士再轉達三位俠客，此印在東北寨隱逸樓天花板下懸掛，十日之內，聘請三位俠客進山盜印。三位老俠客十天之內，若能將印盜去，我將盜印殺人的兇手，雙手奉獻與三位俠客，我父子也自綁投案，打盜印窩主的官司。三位老俠客十天不能將印盜去，另外再讓一天，十一天倘若仍不能盜去，將印仍由本犯送歸院衙，作為罷論。但是盜印的官司，可得三位俠客自己去打了，與白某無乾。」說著話，將三封名帖，由上面遞與二少寨主，轉遞與銀龍。銀龍雙手恭恭敬敬接過了名帖，一看上面寫的是「白玉祥」三字，三封名帖俱都是一樣。銀龍將名帖放在靴掖之內，遂對老寨主白玉鞠躬說道：「蕭銀龍蒙老寨主款待，感激不盡，願將鈞諭回復三俠。」老寨主遂吩咐：「調擺桌案，用過酒飯，再走不遲。」蕭銀龍抱拳說道：「在下在光輝寨上賓館中，蒙二位少寨主招待，已經用過了點心。公事在身不敢久留，在下告辭了。」老寨主白玉祥說道：「少鏢頭空腹而走，白某心有不安，還是用過早飯為是。」蕭銀龍答道：「在下歸心似箭，食亦不能甘味。」白老寨主哈哈大笑道：「白俊，將大廳中古玩取過幾件，奉送少鏢頭，以作紀念。」白俊答應一聲，到大廳中一看，心中暗想：「蕭三弟兄緣兒真好，我父與他初次見面，就這樣喜愛與他，要送給他古玩。我何不借水行舟，取幾件值錢之物，暗中表示我弟兄的感情？」白俊在大廳中看罷多時，見有一金茶盤兒，價值甚昂，遂將茶盤兒拿在手中。又見有一套漢白玉石的茶壺，四個茶杯，放在茶盤上，雙手一托，來在中平大寨。白老寨主在座上一看，黃澄澄的赤金茶盤上，放著漢白玉石的茶壺，四個茶杯。白老寨主心中暗想：「白俊真能犧牲，竟將這樣貴重之物取來。」白老寨主哪知道自己兒子與銀龍結為金蘭之好？雖然看著赤金盤兒和那玉壺玉杯有點心疼，也就說不上不算來。口中說道：「少鏢頭初次到敝山寨，無物可贈，權將此物贈與少鏢頭，聊表微意。」蕭銀龍抱拳說道：「既蒙優待，又加厚贈，在下實不敢受。」白老寨主說道：「此不過是紀念品，萬勿推辭。」老寨主說著話，又叫大少寨主取些零玩物，大少寨主取了些貓眼、璧璽、翡翠之類，用一個木質茶盤兒托著，叫道：「蕭少鏢頭，此不過是玩物，能值幾何？老寨主之論，豈可違拗？」大少寨主勸銀龍，叫銀龍收下，二少寨主暗中用磕膝蓋推銀龍的大腿。蕭銀龍杏核眼一轉，心中暗想：「不要白不要，反叫我二位仁兄不願意。我既然要，便撿好的拿，別看二哥你托的赤金茶盤，我還是不要。」銀龍一伸手，取了一個翠班指，此班指猶如菜葉色兒一般，當中一條紅線。取過了班指，帶在左大拇指上，口中說道：「謝過老寨主的美意。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不成敬意。」老寨主當時雙眉一皺，心中暗想：「一茶盤東西就是那樣值錢，他就拿去啦。此子不但識人，而且識物。」老英雄微然一笑，說道：「少俠客，你要保重些。」又聽曹士彪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真是好小子！嘍卒們，拿一百錠蒜頭金來作為路費。」銀龍說道：「在下實不敢收了。」曹士彪說道：「為何一樣朋友，兩樣待遇？吾哥哥送你班指，你怎收下了呢？」白老寨主說道：「賢弟你有玩物送與少鏢頭些。少鏢頭奉公而來，若帶去許多銀子，豈不有嫌疑了？」曹士彪聞聽白老寨主之言，復又說道：「哪裡有甚玩物？」說著話忽然想起，由腰間取出一個金如意，約有六寸長，此物乃是壓囊的玩物，曹士彪遞與二少寨主說道：「以此物作為見面之禮吧。」銀龍剛要推辭，白俊向銀龍一使眼神，老寨主在座上說道：「少鏢頭，這是本山二老寨主一分敬意，收下為是。」銀龍這才伸手接過金如意。左手是班指，右手是金如意，面對曹士彪說道：「謝過二老寨主美意。」曹士彪哈哈一陣大笑說道：「好小子！爹是英雄兒好漢，不愧蕭杰的兒子。」銀龍將金如意放在兜囊之中，控背躬身對上面說道：「謝過二位老寨主，在下就此告辭。」白老寨主吩咐白義、白俊：「你弟兄二人，仍用二十隻船相送。」又吩咐：「拿我的令字旗，告訴他們，無論本山的頭目與嘍卒及來賓人等，如有阻攔少鏢頭去路者，將人頭割下，掛在船桅上號令。」銀龍又抱拳謝過老寨主，白義在前，蕭銀龍在當中，白俊在後，出了中平寨。傳出號令，二十隻戰船，鼓號齊鳴，九龍山群雄沒有不暗中佩服銀龍的。品格下賤的賊，俱各氣憤不平，然而可不敢言語。

三位英雄出離了東垂花門，順東北漢白玉台階而下，下了中平寨，奔前八寨，處處都有寨主與嘍卒把守，二少寨主一現令字旗，俱各垂手而立。離了北山口，來到河坡，二十隻船上，眾嘍卒垂手侍立，請三位少英雄上船，鼓樂喧天，好不熱鬧。

三位小英雄共上一隻戰船，船頭上放著大六人桌，三位俱都落座。第一通作樂已畢，二少寨主吩咐開船，嘍卒們哪敢怠慢？

搖槳櫓，奔竹城而來，出離了竹城一里多地，到了裡閘口，閘口上有一百名嘍卒，隊伍甚是整齊。二少寨主展開令字旗說道：「守閘的頭目，我弟兄奉老寨主之命，送蕭少鏢頭出去，急速開閘！」嘍卒頭目大伙一看，令字旗招展。闔山的寨主與嘍卒，無論大小人物，沒有不敬這桿令字旗的，守閘的嘍卒頭目吩咐嘍卒，趕緊絞起千斤銅閘，二十隻戰船魚貫而行。此時蕭銀龍留神詳細觀察，弟兄三位喝著茶，銀龍問道：「二位兄長，此閘是風磨銅打造的嗎？」二少寨主答道：「非也。裡面是木頭，木頭之外有鐵板，鐵板外是風磨銅葉。」銀龍問道：「二哥，這道閘門有多大分量呢？」二少寨主白俊說道：「不到兩千斤。」

說著話來到二道閘口，令字旗一展，仍然開閘。銀龍問道：「這道閘口有多重的分量？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千斤有餘。共合十二道閘口，裡外兩道閘口俱都加重，約有兩千來斤；當中十道閘口，俱都是一千來斤重。裡外二閘各一百名嘍卒把守，當中十道閘各三十人把守，俱都弓上弦刀出鞘，晝夜防範。兵刀俱都是七股漁叉，鐵蒺藜錘。」蕭銀龍一看，鐵蒺藜錘的錘頭俱都有飯碗大小。弟兄們談著話，過了十一道閘。來到了外閘口，三位英雄坐的這只船，停在閘口南面，等候那十九隻船。

工夫不大，十九隻船俱都來到了，船頭向東，二十隻船雁排翅排開，北面十隻，南面十隻。二少寨主遂吩咐開閘，二十隻船出了十二道銅鐵閘，船上的嘍卒急忙立桅拉棚，鼓樂齊奏。弟兄三人在船上喝著茶，有童子在旁伺候。真是波浪濤濤，浪花飛起多高，天未及午時，已看見東河岸。來到碼頭，弟兄三位吩咐將船擺岸，嘍卒下錨，搭跳板，按扶手，弟兄三位下船之後，二少寨主一展令字旗說道：「二十隻戰船的嘍卒頭目，無事不許下船。」眾嘍卒答應，弟兄三人棄舟登岸，蕭銀龍抱拳躬身說道：「二位哥哥請回吧，送君千里，總有一別。」白俊說道：「二十隻戰船相送，這乃是老寨主的吩咐。你我弟兄的私情，愚兄必須要護送一程，尚有要言相告。」二少寨主又叫道：「嘍卒，奏樂三通！」船上鼓樂齊奏，大少寨主與二少寨主向東南相送，送出去有半里餘地，銀龍說道：「二位哥哥請回吧。」白俊叫道：「三弟！你乃是明白人，子不言父過，古有明訓，劣兄豈敢言父過？家嚴平生未做過錯事，惟有這一場事，做得太不合乎情理。賢弟你乃明白人，盜印之人與我父子並非甚近之友，黃金印自到九龍山之後，鬧得我們家務不和。古人云，順天者生，逆天者亡。別看九龍山兵多將廣，邪不能侵正，康熙聖主乃是有道的明君；欽差大人是清如水明如鏡，清廉正直的人；再說你們爺們俠肝義膽，濟困扶傾，誰人不知？不想今日九龍山助桀為虐，如此行為，焉能長久？我父子早晚必敗，事犯公堂。賢弟你是原辦，那時節多多的照應。但願以和平瞭解，勿動干戈，實為愚兄的大願。」銀龍叫道：「二位兄長放心，但能和平解決，總以和平為上。萬一兩造失和，動了干戈，倘若九龍山失敗，小弟與三位老前輩，決不能叫白老寨主打官司。盜印之人我也明白八九分了，定叫他們去打官司，名正言順。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如此不枉我弟兄結拜一場。賢弟請吧。」

蕭銀龍這才轉身奔東南，二位少寨主轉身奔西北河岸回船，彼此走出數十步外，俱都扭項回頭，有依依不捨之狀，直至走得雙方不能相望之時。

銀龍回思山中情景，四賊行刺，在桃杏林中間幾乎喪命，幸結義的二哥相救。在聚義廳上幾乎被曹士彪抓起摔死，哪想他又以囊中金如意為贈？又看了看手上的班指，用手一捂胸前，自己暗想：「我好比撞破玉龍飛彩鳳，頓開金鎖走蛟龍。」一行在道途之上，一邊思想，一邊走著，不覺的已經與菊花村相隔二三里許。前面有一片松林，看見松林之中有人眺望，進松樹一看，原來是黃三太、張茂龍、李煜、賀照雄等在此等候。

三太笑道：「兄弟，你可回來了？」蕭銀龍將九龍山之事，略略一說，大伙一同回了菊花村。到菊花村口，楊香五和金頭虎賈明等出村相迎，金頭虎喊道：「打鬼！打鬼！小龍顯魂來了。」

銀龍遂說道：「昨天二十隻戰船接進我去，臨出來又是二十隻戰船送出來的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別淨說露臉的話啊，不定在哪兒玩了一天，今天跑回來了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不要玩笑。」大伙說話之間來到王宅，眾英雄進了王宅，到東跨院上房屋中。勝爺一看銀龍回來了，驚喜交集，遂問道：「賢姪回來了？」老少群雄一看銀龍喜容滿面，他又伸手由兜囊中取出綠皮子靴掖，將三封名帖向上一舉，俱都是「白玉祥」三個字。銀龍說道：「白老寨主回拜三位老人家，有三張名帖為證。」又說道：「二位老寨主還贈小姪男兩樣東西。」說著話摘下班指說道：「這是白老寨主所贈，小姪男原不敢受，白老寨主言說作為紀念品，與公與私，毫無關係。曹二寨主也要贈小姪男一百錠蒜條金，小姪男堅不收受，他又以金如意相贈。」

說著就將金如意掏出，二物俱都呈上，與三位老人家觀看。勝三爺說道：「這是賢姪拿命換來的東西，二物仍歸賢姪。嗣後無論是誰，若將黃金寶印得回，將賊人擒獲，這頭功總得讓與賢姪。但不知白玉祥對黃金印與盜印的正犯有何辦法呢？」蕭銀龍遂將九龍山白玉祥所說十日為期盜印之話，對勝三爺詳細說了一遍。勝三爺問道：「九龍山的道是否如道爺所言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九龍山有十二道銅鐵閘，俱都是台灣省所產的風磨銅所包，寶刀寶劍，不能損傷。過了十二道閘口，還有一道竹城，兩隻大船做成的門戶，船底有鐵掃帚，雖魚蝦皆不能過。山如削壁，陡岩疊嶂，天然的險固，中平八寨依山為台，百餘丈見方，大寨設於中央。莫說是十一天的期限，若依小姪男的眼光看來，一百一十天也是難以進得九龍山內，別說盜印。」

勝爺聞聽不悅，遂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黃金寶印不能盜了。」

銀龍說道：「實不容易。不特白玉祥足智多謀，並又占了地利。」

聾啞仙師說道：「此言不假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莫非等候十二日之久，自去投首，打官司不成嗎？」聾啞仙師念了一聲無量佛，說道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豈能坐以待斃？今天大伙且休息一日，明日前去探山，今天先將船隻預備好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有十二道銅鐵閘，魚蝦都不能過，為之奈何？」道爺說道：「按理說沒有上不去的山。」王九齡在旁說道：「勝三叔，小姪男有戴葦蛇子的船隻，可不甚大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大船更不適用。但不知王施主有多少只？」王九齡說道：「現有能用者四隻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這四隻作為探險之用，有要緊的事可先用這四隻。另外再僱幾隻備用，也不要甚大的。僱船的時候，作為閒談，別透出形色來，問他的船是多少銀子排的，預備損壞了的時候，好照價賠償人家。」王九齡聽罷此言，遂派精明的家人前去僱船備用。大伙商議明天起身，多備煤米柴炭，茶葉點心，吃食物件。鏢行來了四十八位，連王宅的家人共合五十餘位，第二日準備起身探九龍山。孟金龍、金頭虎這類的英雄急得擦拳摩掌，精細的都料這場事不知須冒若干危險。

一夜無書，第二日大伙起身，由菊花村到河沿，五里之遙，王宅的四隻船在前，又僱了四隻，留兩隻在河坡備用，去了兩隻，共合是六隻船。聾啞仙師主謀叫孟金龍在第一隻船上。第二隻船上是老劍客夏侯商元、震九江屠粲、神刀將李剛，與三位老俠客。後面船上就是黃昆、黃三太、趙得勝、賀照雄等。

六隻船魚貫而行，奔九龍山的閘口而來。

這一去，正所謂：英雄大鬧九龍山，一舉掃平十海島。盜印之賊終歸案，平明高奏凱歌還。上賓館中說話之時，蕭銀龍並不提黃金印三個字，還是二少寨主白俊說道：「明天吾家老寨主對黃金印之事，必實行公議辦法，無論怎樣發落，賢弟千萬不要駁回，由公議而行，賢弟縱然駁回，也是無效，徒取無趣。」銀龍唯唯稱是。二少寨主說道：「明天賢弟走後，見了三俠，多替愚兄致意，以後鏢行老少，凡在本山遇難者，愚兄若知之，必然竭力相救。並望賢弟多加良言，致意三位老俠客，此事最好和平解決，倘若以武力解決，彼此兩方皆有不便，恐都無好結局。總而言之，總是不發生戰事為妙。再者，九龍山的勢情賢弟已親眼得見了，知子者莫如父，知父亦莫如子，我父平生好奇好勝，順者無論怎麼辦都行，逆者無論如何也不能辦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仁兄之言，小弟敢不如命？現時小弟之命，在兄掌握之中，弟出山之事，全仗仁兄了。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賢弟不必客氣，愚兄尚有公事在身，不能久陪，賢弟多要小心。還有一事，明日吾父若款弟飲酒，弟千萬勿擾，山中有許多的不滿意賢弟之人，總以早出山為妙，多在九龍山一時，賢弟多一時危險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多承二哥指教，小弟謹當遵命。」語畢，二少寨主出離光輝寨上賓館，銀龍向外相送。

二少寨主走後，銀龍轉身回來，童子不離左右伺候銀龍，銀龍喝了會子茶，天已大亮。就見大少寨主、二少寨主從外面進來。銀龍站起身軀，向裡相讓，並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昨晚若不是二哥救護，小弟早死多時了。」大少寨主說道：「叫賢弟受驚，實乃餘兄弟之罪。」彼此謙恭數語，二少寨主叫道：「賢弟！吾父特派我兄弟前來請賢弟。」蕭銀龍聞聽，整理衣襟，遂同白氏昆仲，來至中平大寨，進西垂花門，到了聚義廳。

蕭銀龍一看，仍是三十餘寨的寨主齊集於中平寨上。蕭銀龍這次見了老寨主，大異於昨，口中說道：「多謝老寨主款待。」

語畢，提大擎請安，白老寨主一看銀龍這般的光景，更加喜悅。

座上仍是曹士彪與白老寨主並肩而坐，就聽白老寨主說道：「我們大眾公議已決，這有三封名帖，是我們回拜三位老俠客的。來而不往非禮也，你回去報告勝老達官，九頭獅子烈火印現在老夫之手，此物乃是國家的制度，白某天膽也不敢損壞。」

少義士再轉達三位俠客，此印在東北寨隱逸樓天花板下懸掛，十日之內，聘請三位俠客進山盜印。三位老俠客十天不能將印盜去，另外再讓一天，十一天倘若仍不能盜去，將印仍然由本犯送歸院衙，作為罷論。但是盜印的官司，可得三位俠客自己去打了，與白某無乾。」說著話，將三封名帖，由上面遞與二少寨主，轉遞與銀龍。銀龍雙手恭恭敬敬接過了名帖，一看上面寫的是「白玉祥」三字，三封名帖俱都是一樣。銀龍將名帖放在靴掖之內，遂對老寨主白玉謙躬說道：「蕭銀龍蒙老寨主款待，感激不盡，願將鈞諭回復三俠。」老寨主遂吩咐：「調擺桌案，用過酒飯，再走不遲。」蕭銀龍抱拳說道：「在下在光輝寨上賓館中，蒙二位少寨主招待，已經用過了點心。公事在身不敢久留，在下告辭了。」老寨主白玉祥說道：「少鏢頭空腹而走，白某心有不安，還是用過早飯為是。」蕭銀龍答道：「在下歸心似箭，食亦不能甘味。」白老寨主哈哈大笑道：「白俊，將大廳中古玩取過幾件，奉送少鏢頭，以作紀念。」

白俊答應一聲，到大廳中一看，心中暗想：「蕭三弟人緣兒真好，我父與他初次見面，就這樣喜愛與他，要送給他古玩。我何不借水行舟，取幾件值錢之物，暗中表示我弟兄的感情？」

白俊在大廳中看罷多時，見有一金茶盤兒，價值甚昂，遂將茶盤兒拿在手中。又見有一套漢白玉的茶壺，四個茶杯，放在茶盤上，雙手一托，來在中平大寨。白老寨主在座上一看，黃澄澄的赤金茶盤上，放著漢白玉的茶壺，四個茶杯。白老寨主心中暗想：「白俊真能犧牲，竟將這樣貴重之物取來。」白老寨主哪知道自己兒子與銀龍結為金蘭之好？雖然看著赤金盤兒和那玉壺玉杯有點心疼，也就說不上不算來。口中說道：「少鏢頭初次到敝山寨，無物可贈，權將此物贈與少鏢頭，聊表微意。」蕭銀龍抱拳說道：「既蒙優待，又加厚贈，在下實不敢受。」白老寨主說道：「此不過是紀念品，萬勿推辭。」老寨主說著話，又叫大少寨主取些零玩物，大少寨主取了些貓眼、璧璽、翡翠之類，用一個木質茶盤兒托著，叫道：「蕭少鏢頭，此不過是玩物，能值幾何？老寨主之論，豈可違拗？」大少寨主勸銀龍，叫銀龍收下，二少寨主暗中用磕膝蓋推銀龍的大腿。

蕭銀龍杏核眼一轉，心中暗想：「不要白不要，反叫我二位仁兄不願意。我既然要，便撿好的拿，別看二哥你托的赤金茶盤，我還是不要。」銀龍一伸手，取了一個翠班指，此班指猶如菜葉色兒一般，當中一條紅線。取過了班指，帶在左大拇指上，口中說道：「謝過老寨主的美意。」老寨主說道：「不成敬意。」

老寨主當時雙眉一皺，心中暗想：「一茶盤東西就是那樣值錢，他就拿去啦。此子不但識人，而且識物。」老英雄微然一笑，

說道：「少俠客，你要保重些。」又聽曹士彪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真是好小子！嘍卒們，拿一百錠蒜頭金來作為路費。」銀龍說道：「在下實不敢收了。」曹士彪說道：「為何一樣朋友，兩樣待遇？吾哥哥送你班指，你怎收下了呢？」白老寨主說道：「賢弟你有玩物送與少鏢頭些。少鏢頭奉公而來，若帶去許多銀子，豈不有嫌疑了？」曹士彪聞聽白老寨主之言，復又說道：「哪裡有甚玩物？」說著話忽然想起，由腰間取出一個金如意，約有六寸長，此物乃是壓囊的玩物，曹士彪遞與二少寨主說道：「以此物作為見面之禮吧。」銀龍剛要推辭，白俊向銀龍一使眼神，老寨主在座上說道：「少鏢頭，這是本山二老寨主一分敬意，收下為是。」銀龍這才伸手接過金如意。左手是班指，右手是金如意，面對曹士彪說道：「謝過二老寨主美意。」曹士彪哈哈一陣大笑說道：「好小子！爹是英雄兒好漢，不愧蕭杰的兒子。」銀龍將金如意放在兜囊之中，控背躬身對上面說道：「謝過二位老寨主，在下就此告辭。」白老寨主吩咐白義、白俊：「你弟兄二人，仍用二十隻船相送。」又吩咐：「拿我的令字旗，告訴他們，無論本山的頭目與嘍卒及來賓人等，如有阻攔少鏢頭去路者，將人頭割下，掛在船桅上號令。」銀龍又抱拳謝過老寨主，白義在前，蕭銀龍在當中，白俊在後，出了中平寨。傳出號令，二十隻戰船，鼓號齊鳴，九龍山群雄沒有不暗中佩服銀龍的。品格下賤的賊，俱各氣憤不平，然而可不敢言語。

三位英雄出離了東垂花門，順東北漢白玉台階而下，下了中平寨，奔前八寨，處處都有寨主與嘍卒把守，二少寨主一現令字旗，俱各垂手而立。離了北山口，來到河坡，二十隻船上，眾嘍卒垂手侍立，請三位少英雄上船，鼓樂喧天，好不熱鬧。

三位小英雄共上一隻戰船，船頭上放著大六人桌，三位俱都落座。第一通作樂已畢，二少寨主吩咐開船，嘍卒們哪敢怠慢？

搖槳檣，奔竹城而來，出離了竹城一里多地，到了裡閘口，閘口上有一百名嘍卒，隊伍甚是整齊。二少寨主展開令字旗說道：「守閘的頭目，我弟兄奉老寨主之命，送蕭少鏢頭出去，急速開關！」嘍卒頭目大伙一看，令字旗招展。闔山的寨主與嘍卒，無論大小人物，沒有不敬這桿令字旗的，守閘的嘍卒頭目吩咐嘍卒，趕緊絞起千斤銅閘，二十隻戰船魚貫而行。此時蕭銀龍留神詳細觀察，弟兄三位喝著茶，銀龍問道：「二位兄長，此閘是風磨銅打造的嗎？」二少寨主答道：「非也。裡面是木頭，木頭之外有鐵板，鐵板外是風磨銅葉。」銀龍問道：「二哥，這道閘門有多大分量呢？」二少寨主白俊說道：「不到兩千斤。」

說著話來到二道閘口，令字旗一展，仍然開關。銀龍問道：「這道閘口有多重的分量？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千斤有餘。共合十二道閘口，裡外兩道閘口俱都加重，約有兩千來斤；當中十道閘口，俱都是一千來斤重。裡外二閘各一百名嘍卒把守，當中十道閘各三十人把守，俱都弓上弦刀出鞘，晝夜防範。兵刀俱都是七股漁叉，鐵蒺藜錘。」蕭銀龍一看，鐵蒺藜錘的錘頭俱都有飯碗大小。弟兄們談著話，過了十一道閘。來到了外閘口，三位英雄坐的這只船，停在閘口南面，等候那十九隻船。

工夫不大，十九隻船俱都來到了，船頭向東，二十隻船雁排翅排開，北面十隻，南面十隻。二少寨主遂吩咐開關，二十隻船出了十二道銅鐵閘，船上的嘍卒急忙立桅拉棚，鼓樂齊奏。弟兄三人在船上喝著茶，有童子在旁伺候。真是波浪濤濤，浪花飛起多高，天未及午時，已看見東河岸。來到碼頭，弟兄三位吩咐將船攏岸，嘍卒下錨，搭跳板，按扶手，弟兄三位下船之後，二少寨主一展令字旗說道：「二十隻戰船的嘍卒頭目，無事不許下船。」眾嘍卒答應，弟兄三人棄舟登岸，蕭銀龍抱拳躬身說道：「二位哥哥請回吧，送君千里，總有一別。」白俊說道：「二十隻戰船相送，這乃是老寨主的吩咐。你我弟兄的私情，愚兄必須要護送一程，尚有要言相告。」二少寨主又叫道：「嘍卒，奏樂三通！」船上鼓樂齊奏，大少寨主與二少寨主向東南相送，送出去有半里餘地，銀龍說道：「二位哥哥請回吧。」白俊叫道：「三弟！你乃是明白人，子不言父過，古有明訓，劣兄豈敢言父過？家嚴平生未做過錯事，惟有這一場事，做得太不合乎情理。賢弟你乃明白人，盜印之人與我父子並非甚近之友，黃金印自到九龍山之後，鬧得我們家務不和。古人云，順天者生，逆天者亡。別看九龍山兵多將廣，邪不能侵正，康熙聖主乃是有道的明君；欽差大人是清如水明如鏡，清廉正直的人；再說你們爺們俠肝義膽，濟困扶傾，誰人不知？不想今日九龍山助桀為虐，如此行為，焉能長久？我父子早晚必敗，事犯公堂。賢弟你是原辦，那時節多多的照應。但願以和平瞭解，勿動干戈，實為愚兄的大願。」銀龍叫道：「二位兄長放心，但能和平解決，總以和平為上。萬一兩造失和，動了干戈，倘若九龍山失敗，小弟與三位老前輩，決不能叫白老寨主打官司。盜印之人我也明白八九分了，定叫他們去打官司，名正言順。」二少寨主說道：「如此不枉我弟兄結拜一場。賢弟請吧。」

蕭銀龍這才轉身奔東南，二位少寨主轉身奔西北河岸回船，彼此走出數十步外，俱都扭項回頭，有依依不捨之狀，直至走得雙方不能相望之時。

銀龍回思山中情景，四賊行刺，在桃杏林中間幾乎喪命，幸結義的二哥相救。在聚義廳上幾乎被曹士彪抓起摔死，哪想他又以囊中金如意為贈？又看了看手上的班指，用手一捂胸前，自己暗想：「我好比撞破玉龍飛彩鳳，頓開金鎖走蛟龍。」一行在道途之上，一邊思想，一邊走著，不覺的已經與菊花村相隔二三里許。前面有一片松林，看見松林之中有人眺望，進松樹一看，原來是黃三太、張茂龍、李煜、賀照雄等在此等候。

三太笑道：「兄弟，你可回來了？」蕭銀龍將九龍山之事，略略一說，大伙一同回了菊花村。到菊花村口，楊香五和金頭虎賈明等出村相迎，金頭虎喊道：「打鬼！打鬼！小龍顯魂來了。」

銀龍遂說道：「昨天二十隻戰船接進我去，臨出來又是二十隻戰船送出來的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別淨說露臉的話啊，不定在哪兒玩了一天，今天跑回來了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不要玩笑。」大伙說話之間來到王宅，眾英雄進了王宅，到東跨院上房屋中。勝爺一看銀龍回來了，驚喜交集，遂問道：「賢姪回來了？」老少群雄一看銀龍喜容滿面，他又伸手由兜囊中取出綠皮子靴掖，將三封名帖向上一舉，俱都是「白玉祥」三個字。銀龍說道：「白老寨主回拜三位老人家，有三張名帖為證。」又說道：「二位老寨主還贈小姪男兩樣東西。」說著話摘下班指說道：「這是白老寨主所贈，小姪男原不敢受，白老寨主言說作為紀念品，與公與私，毫無關係。曹二寨主也要贈小姪男一百錠蒜頭金，小姪男堅不收受，他又以金如意相贈。」

說著就將金如意掏出，二物俱都呈上，與三位老人家觀看。勝三爺說道：「這是賢姪拿命換來的東西，二物仍歸賢姪。嗣後無論是誰，若將黃金寶印得回，將賊人擒獲，這頭功總得讓與賢姪。但不知白玉祥對黃金印與盜印的正犯有何辦法呢？」蕭銀龍遂將九龍山白玉祥所說十日為期盜印之話，對勝三爺詳細說了一遍。勝三爺問道：「九龍山的道是否如道爺所言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九龍山有十二道銅鐵閘，俱都是台灣省所產的風磨銅所包，寶刀寶劍，不能損傷。過了十二道閘口，還有一道竹城，兩隻大船做成的門戶，船底有鐵掃帚，雖魚蝦皆不能過。山如削壁，陡岩疊嶂，天然的險固，中平八寨依山為台，百餘丈見方，大寨設於中央。莫說是十一天的期限，若依小姪男的眼光看來，一百一十天也是難以進得九龍山內，別說盜印。」

勝爺聞聽不悅，遂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黃金寶印不能盜了。」

銀龍說道：「實不容易。不特白玉祥足智多謀，並又占了地利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此言不假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莫非等候十二日之久，自去投首，打官司不成嗎？」聾啞仙師念了一聲無量佛，說道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豈能坐以待斃？今天大伙且休息一日，明日前去探山，今天先將船隻預備好了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有十二道銅鐵閘，魚蝦都不能過，為之奈何？」

道爺說道：「按理說沒有上不去的山。」王九齡在旁說道：「勝三叔，小姪男有戴草蛇子的船隻，可不甚大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大船更不適用。但不知王施主有多少只？」王九齡說道：「現有能用者四隻。」聾啞仙師說道：「這四隻作為探險之用，有要緊的事可先用這四隻。另外再僱幾隻備用，也不要甚大的。僱船的時候，作為閒談，別透出形色來，問他的船是多少銀子排的，預備損壞了的時候，好照價賠償人家。」王九齡聽罷此言，遂派精明的家人前去僱船備用。大伙商議明天起身，多備煤米柴炭，茶葉點心，吃食物件。鏢行來了四十八位，連王宅的家人共合五十餘位，第二日準備起身探九龍山。孟金龍、金頭虎這類的英雄急得擦拳摩掌，精細的都料這場事不知須冒若干危險。

一夜無書，第二日大伙起身，由菊花村到河沿，五里之遙，王宅的四隻船在前，又僱了四隻，留兩隻在河坡備用，去了兩隻，

共合是六隻船。聾啞仙師主謀叫孟金龍在第一隻船上。第二隻船上是老劍客夏侯商元、震九江屠祭、神刀將李剛，與三位老俠客。後面船上就是黃昆、黃三太、趙得勝、賀照雄等。

六隻船魚貫而行，奔九龍山的關口而來。